
武俠世界
第36年
15
$18.00

編者話 本期乃刊登金戈先生撰著的倫理故事「幻影神劍」。單大先生與女單若卣父女相依，山墳爲鄰；而其弟單二先生却家世顯赫，威震地方，當地老百姓只好敢怒不敢言。單英偉之子單超要娶親了，娶的是號稱天王的柴九之女，可謂「門當戶對」，然而新娘子不見了，接二連三發生了死人事件，甚至連單二先生亦重傷在床……內容撲朔迷離，關係錯綜複雜，而單兄弟的離異，究竟隱藏着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欲知故事詳情，請一閱本文便知。

* * *

本期續刊麥涙先生撰著的湖海恩仇錄之「湖海一神龍」，緊張刺激的打鬥，耐人尋味的亂源因由，將在本故事爲你圓滿交代，切莫錯過精采的結局。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余破涙先生撰著的「斧霸征歌」，屆時請留意。

另有程天朗先生撰著的短篇新故事「巫山夢」，分上下兩期刊出。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83.8.11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15期
(總號182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正宗北派俠情故事／文•戈飛　圖•金可

幻影神劍

父女相依　山墳爲鄰



這是一片叢林墳地，連陽光也有些避忌似的，令得此地散發出極不自然的光芒。

這裡有一所自然的石屋，一連兩大間，門開着，門口有張小櫈子，坐着個年紀十八九歲的少女，極可能是此地的情景關連，所以，看起來有着股極不自然的神色。她的膝頭上放着一隻小竹籃，看得出，織籃人頗有心思，這籃的篾條細微，而籃又織得很緊密、文雅，籃中放着些菜蔬，此時少女在摘菜，不過，她的頭不時抬起，眼睛盯着前面的山路。

少女生得不像是個山野的人，斯文，並且，微微的吐露出書卷氣，大概是避居的閨秀。世上，有些人，會嫌城市囂鬧，也會嫌城市人的銅臭味。因此，令他們遠避世人，而避居山地，少女大概是這種人，也因此是如此清麗脫俗，有如仙露明珠的姑娘，祇能陪着些山墳，聽些山中野獸怒吼，姑娘的眉頭打了結，望着前面的山路。

前面的山路沒有人也沒有其他跡象，此時左側山路却來了一個人，一個年約二十開外的少年人，本來此君生得英挺，有氣度，不知怎麼搞的，一身車伕的打扮，將他很妙的風度，掩了個乾乾淨淨，再說，走得吃力，氣喘吁吁，流着汗，越看越不是味道，一股不調和，不相配的味兒。

「姑娘！」他看見了人，還能不高興！還能不請她指點迷津：「請問，前面可有路？」

姑娘微微一驚，因爲，她一心望着前面，她不曾防到有人在她左側說話，不過，少女立即回過神來：「前面，得看客官想走什麼路。」

「這個……」少年可被問住了，什麼想走什麼路？他不太明白，「可有人走的路？」

「人，唉，也得看什麼樣的人啊，客官想走那山路捷徑，沒有，想走陽關大道，也沒有，想走從未有人走過的荊棘路，有的是，如果想走死路——更加方便！」

少年傻住了：少女健談，自己只問一句，而她却答了好幾句，這……

「你覺得我奇怪嗎，唉，我們，可以說是獨居窮山啊！我有一個可憐而又不幸的爹爹，我……眞怕我連話怎說也會忘了。」

少年有些明白了，姑娘一定是過得很清靜，也有可能是太清靜了，所以，她極希望有人來，來與她說話，解個悶，少年看了四週，然後，他問了：「姑娘祇有一個爹爹陪妳，令堂呢？」

「死了。」姑娘臉上立即浮上一層極深的哀痛之情。

「沒有兄弟、姊妹？」

「娘生下我才三天，瘋了，病得很重，然後，她……死了。」

不必再問，越問可能越會引起姑娘的傷心往事。

「看來我該走回頭路了？」

「依我看，是的。」

「那多謝妳了。」

「也不必，其實，我該謝你……」突然，少女一聲歡呼，她放下了菜籃，站起身來：「爹！爹！」少女像飛的向前去，落日餘暉下，祇見山道上，有一個盲人，手拄明杖，慢慢的走過來，少年的眼光不差，看得出此人的氣度不凡，可惜盲了，並且，可能是太多的憂愁，令他早生灰髮，刻劃似的皺紋更增加了他的哀愁，此人一定是飽經憂患，此人一定是有令人心酸的歷史。

「若卣啊，我依稀聽得妳與人說話，難道華大嫂今年來得早？嗯！」

「不！爹，是個過路的人，也可能是走錯了路的人——他在問路！」少女一邊回答，一邊流露出幽怨的神色，少年明白，姑娘聽說的華大嫂，可能令她不開心。

盲人聽完了，在他女兒引領下走入了自己的家門，少年覺得萬分奇怪，爲什麼女兒喜歡說話，而老人，問了他該問的話，一句話也不多說了，哦，明白了，老人是個極之討厭說話的人，所以，令女兒不得不找機會就多說幾句話，少年似是恍然大悟，但是，當他看了看落日餘暉照着的山屋，怔怔的，流下了兩行清淚！

* * *

城中，與山頭的墳場簡直是兩個世界，多熱鬧，又多興高采烈啊！人們是你呼我叫的，勾肩搭背的，上酒樓的上酒樓，上茶館的上茶館，那怕是下個窰門兒，也是無傷大雅，對啊！時間已是酉初申末了，是個起市的時候啦！

「聽說單家今年要大熱鬧一個月吶！」有一個人在高談闊論，看他的樣子，是個掌櫃的，他在宴請幾個伙計：「到時候，我說老洪、老蘇、老胡啊，我可是全拜托你們哩，全仗你們三個替我兜住，否則，我還眞不敢接這檔生意。」

三個之中，有個年紀六十開外的老人，可犯了愁，其實，其他兩個也有心事，不過，他倆全看着老人的……

「我說曹掌櫃，本來，我是不該說掃興的話，但，不說也不行啊！我是眞怕，到時候湊不上人手……」

他一說開，好，其餘兩個也順勢而上：「眞的，洪老的話，可說到我心眼中，我也怕人手難

湊……」

「掌櫃，其實你也該知道，單二員外他作事作得絕啊！雖然幾年過去了，唉！人們心中，可不是易忘記啊！」

「我能嗎，三位，我能不忘記嗎？我是掌櫃，打開了店門做生意，我能推生意出門？」

「裕祥、寶泰，他們可推啦，曹掌櫃！」那個洪老說了。

「祇因爲他倆推了，我才不能推啊！一個推，二個推，那個單府大總管何理圖還糊塗着，我這一推，他可揪住我啦！他說：『好啊！原來你們是結了伙的要弄我啊！告訴你，老曹，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今天是十四，十七是挑盤抬箱籠，廿日是正日，你看着辦！』我，我還能推嗎？一推，我這紹源，怕不讓他們給拆了？三位，你說，我該怎辦？」

眞個是難題，單家而今越來越顯赫了，可是，人們對他家也越來越不憤。有不少人在拜天拜菩薩，有不少人在問天：「那會專佑惡人，不佑善人？」又有人問：「幾時，這些口蜜腹劍，吃人不吐骨頭的傢伙能遭報應？」可惜，你們罵你們的，壞人却越來越發達。

最近單二員外的愛子，單超要成親了，娶的是福州大豪柴天王的獨生女，試問，還不是錦上添了花？這是不是惡人得天佑？好，你們大喜，與我們窮哥兒們無干，最多，你拜你的堂，我看我的戲，至於要張燈結彩吹吹打打、贊禮唱詞、抬箱、挑籠的，別叫我們，咱們不伺候，就因爲這個道理，大總管發了急，强壓硬迫的，要紹源禮品店辦妥，人家生意上門，歡天喜地，祇有紹源的曹掌櫃是怨天怨地，現在，他不得不倚着三位老行尊，希望三位出來壓個台。

這一來，三位老人可頭痛了，商議再三，唉，恨只管恨，也不能恨出了面。一城中的人，低頭不見抬頭人，單二又不是一時三刻死得了。自己窮人，總不能與富人鬥，那可一個不留神，弄了雙小鞋穿，那可是死了還不知道是爲了甚麼，多冤枉。

別以爲單二員外不會幹這種缺德事，人人心中明白，十幾年來，他們就看見過一個人家，糊裡糊塗的例子，並且，還算是至親呢！

有不少人是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可是有個蠻牛他不成，第二天的午飯時分，他一個人在流浪飯店吃飯，不，他是在罵座：「不看你洪老大面子，我啊，哼！我是死也不抬這個籠，我心中有火，我恨不能對着他的門牆罵十八聲他媽的，來！喝酒，算我的。」

可惜，蠻牛的盛情沒有人領，誰不知道啊！就算這一次抬箱抬籠，有了三倍以上的工錢，徐蠻牛又是一個人開了三，因爲他既善於梨花牌，又氣力大，所以，他是有幾個人的工錢，但是，誰也知道，他家負擔不輕，誰好意思吃他、喝他，再說，目前他已開始醉了，再喝下去，那不是讓他嘔吐、倒地……所以，人人在避他！

嗨！他可找到了生人，所謂生人，就是生面人，其實城中人是見慣見熟，稍有陌生，他們可就全認得出，這人年約二十開外，一身車伕打扮，啊，一定是那個車行中的伙計，也可能是最近走鏢來此的驢馬伕！不理他，徐蠻牛心中壘塊未消，他找上了這個少年。

「我請你！」

「不，我請你！」少年可挨上去了，看的人個個在搖頭，這還能有個完？

「哈哈，你是客，我是主，那有客人請主人。」蠻牛不蠻，至少，他還懂得主客之分。

「我不當你是主人，你也不當我是客，我當你是朋友，四海之內皆朋友！」

看的人不能不走了，因爲，一成了朋友，不是你醉得躺下，就是他醉得不省人事，更可能一對全躺下——不必看，看着看着，看出些災禍來也不出奇。

「別理他們，他們怕事，我，我蠻牛不怕……什麼單二員外，單他媽的員外。不是看在洪老大面上，我，早就摔了他媽的鳥籠鳥箱……」

「大哥，看來你與單家有仇？」

「我可不是與他們有仇，實在……心不順，氣不服，唉，對了！大哥，你貴姓？」

他快醉了，酒已喝了二壺，他才想起人家貴姓，於此可見，他雖說話流利，可也不能算是清醒，很明顯，祇要此君舌頭一滾了邊，他就該躺下了。

「小姓王，徐大哥，你喝！」

「我喝，當然喝，你可知我，我這心……就像有盆火，在燒……眞，我……」他站起身來，拍打着他自己健碩的胸脯，就在此時，有幾個壯漢進了門，店家可以看出，他們這幾個不是好相與的，更可以說，不是來喝酒，他們是來打架的，店東在所供的神前裝香，默禱道：「神佛保佑，別……在我店中打，別在我店中打……」

可惜那個徐蠻牛，不能體恤店東的誠心，還在呼、喊、罵、吵：「什麼單二員外，眞的說出來，比鳥還不如……眞他娘的邪，越惡越發，好人，唉，嗚……」哭了，莫名其妙的哭了。

姓王的明白了徐蠻牛的心情，

實在，他是個忠直人，他看不過單二員外。據徐蠻牛說，老大，是單二的嫡親哥哥，也給他氣瞎了眼睛，可憐這個姑娘，住在荒山石屋中，多好的姑娘，斯文，好心——不，徐蠻牛說：「我怕這個好心的姑娘沒好報，因爲，天，他媽的天，沒眼，沒睛，專護佑惡人，不保佑好人……」

「不喝了……」徐蠻牛起了身，不對了，一站起身，他的眼前全在飛舞，一個人看成了三四個——隨他喜歡，他在笑，口中說沒醉，可是他在是觀察自己，是不是也變成了三個或四個！

姓王的扶着他，姓王的付了賬，想走，不對了！這幾個壯漢已圍住了他們兩人。

「你與我滾開！」挺有氣派的命令着那車伕。

姓王的車伕可能也醉了，他傻笑了：「爺們，幹什麼來的，俺可不會滾！」

「他媽的，小子，給我走吧！」那個壯漢把姓王的一推，車伕被推開了，他可將徐蠻牛也拖走了。

「放手！」一個人來撥他的手，姓王的手舞足蹈的說着話，眞巧，沒頭沒腦的一個反手巴掌，「啪」的一聲清脆響，而此位壯漢已被打得頭昏眼花，最不可理解的是，他一個倒退，一帶就帶跌了三個。

「搞什麼鬼呀，你……」

「你他媽的，算是打自己人？」

「算什麼來的——打昏了頭啦。」

你一句，我一句，全在編排那個挨打的不是，試問，他那能受這個氣，糊裡糊塗的捱了一下重的，還得聽你們的訴說，他可氣啦！一氣就亂說話：「你們倒是會說，可是你們也捱打一下看看！」

什麼，捱打也得均分啊！大哥，你可是被打糊塗了，還是氣糊塗了，嗨嗨，十分可能被打糊塗了，放屁嗎，要我們陪你捱打，他們三個剛想說，唉！先生們，該留神四周啊，什麼，「啪」的又是一聲，又一個被打了個沒頭顛倒！這小子，是眞的，還是假的，你們——當他發覺招呼別人，嗨嗨，個個躺在地下在叫苦——而自己，不對，那會越痛越厲害，這痛順了經筋走，啊！他！慢慢的也趴了下來，該如此吧，人人躺下，不該有個人鶴立鷄羣的吧！他想，不過，痛，痛到了心頭，祇有叫，不叫，更痛，叫得越響，這痛可以減輕——也不知怎麼搞的，叫的喊的，躺滿了整個飯堂，店主正在暗中謝神。因爲，打的是人，沒動他傢具雜物，他想到，一定是神靈庇佑，明天，三牲謝神，至於其他，他不必理，也不該由他來理！

徐蠻牛讓車伕扶了出門。

＊　＊　＊

「老大，我是專程來請你，看，你侄兒也來了啦！」一個身穿古銅色長袍，極福泰的中年人，對着個盲人低聲的說着話，神色是不勝其忿怒。

一個年才十八的少年，生相不壞，唇紅齒白，劍眉高挑，惜兩眼無神，而且，太喜歡轉動，還有，太瘦削了，依相書說：「非有福之相也。」他的神色也極躁急的：「大伯父，侄兒單超，大禮叩拜……」

其實，他跪也沒跪，盲人冷冷的笑，看來，他非但是眼盲，連口也啞了，兩人的說話，他只是聽，並不回答。

「老大，你未免太固執了，也太絕情了吧！」

「我絕情？」

「不提前事，不提前事，再過兩天，是你侄兒大喜日子，你是單門之長……」

「我是嗎？」

「老大，你要我也跪下叩頭？」

「我敢當嗎？」

「那麼，轎子已在外面，請大伯父移玉步……」

「你大伯父說過的話，不是當放屁嗎？」

盲人，他是只問不答，但是，誰也該聽得出，他有他的分寸，說話不多，可是，字字如冰，冷而脆，他那滿佈皺紋的刻板臉上，是這樣的靜，不，可以說，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絲毫的表情。

「我們得逼你了……」

「十幾廿年了，逼得還不夠？」

這一句話，將這一雙父子反逼到了死角落，兩人面面相覷，說不出半個字來。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却傳來了一個少年的語音：「啊，多好的馬，多精緻的轎啊，誰來啦，單伯伯，誰來了……」邊問，邊已踏進門檻，來的也是個十八九歲的少年，生得挺俊，極美，不過，年輕人，可顯得有些輕佻！

「你是誰？」那穿長袍的中年人在問他。

「別理他，大侄兒……」是盲人在阻止。

「爹，我們走了。」那個單超說着氣話。

「唉！」他老子祇有嘆氣的份兒，兩眼也在骨碌骨碌地轉。

哈！有其父必有其子。

祇剩下那個輕佻的青年，與盲人對了口面，少年是恭恭敬敬的叩拜見禮，盲人可挺高興的扶起了他，不過，突的，他臉色突變：「大侄兒，你娘呢？」

不知爲什麼，那個大侄兒一聽到盲人問到他母親，他的臉色是更

極尷尬，可惜，盲人看不見，但是，裡面有一對美麗脫俗的俏眼睛在看着，她是看了個清楚。

盲人不喜歡說話，但是，他見到了自己心目中的人時，他講的多，祇是，大多數是問少年的母親──華大嫂，問她可有辛苦，可有清減些，可有受氣，可……但是，少年只是隨口敷衍，而且，有幾句話聽出是言不由衷。

盲人眼盲心不盲，漸漸的他發覺了不對，他起身走回裡間，半晌之後，才見那位俏麗冷艷的姑娘出來了。

少年一見姑娘，首先是一喜，接下來的，他的神色變得莊重了。

「華大媽呢？容哥兒，可不准再和我說假話，爹他雖然眼盲，他可也聽出了些苗頭來，而我，相信你是知道，你可以騙你生身之母，可以騙溺愛你而又盲了的世交，但是，你永不能瞞過我。」

姑娘是喜歡說話，因此，她可以令到那個容哥兒臉色大變，半晌，他一咬牙，他是站起身來道：「若卣妹子，你我借一步說話。」

姑娘是點點頭，跟了那個容哥兒出了門。

前面是一片荒涼，遠處有些荒墳起伏，容哥兒突然走了幾步，哭了，「是孩兒不孝，是孩兒該死……」

簡直是莫名其妙，也簡直是石破天驚，這一哭，可將個姑娘傻住了，是的，姑娘是秀外而慧中，不過，她那能想到，那個自幼訂親的未婚夫，她是萬分萬分的不喜歡，會路迢迢的走到此地來哭，男子漢大丈夫，哭些個什麼，她一直鄙視他，現在，她有些可憐他，更可憐自己。唉！自己那會有這樣子的未婚夫！

「娘，給我賣了……」

「你說什麼？你賣了華大媽……爲什麼？」

「妳總記得，去年不是有個朋友，我的朋友……」

突然，姑娘的眼睛瞪得很大，而且，透露出極銳利的兇芒，她低聲呼叱道：「別再說下去，華岩容，你不是出賣娘，你是賣我，我明白了，那個什麼玉面小孟嘗，那個什麼聲威震八方……根本是你有意引他們來，什麼誤傷……什麼誤走七十三彎，全是假話，本來，我已有疑心，想不到，你是賣我……我……」

「聰明，果然聰明……可惜，我不敢冒犯妳，項大哥說得對，妳這樣的美人，我華岩容無福消受，我祇能讓賢！」

「你與我滾！我不想再見到你。」

「我娘怎辦呢？」

「啊……你……」

「我娘可是對你情如海深啊！」

「是你出賣你生身之母！」

「那妳是不肯救她，讓她在苦牢中掙扎！」

「啊！你……」姑娘可說不出話來。

「若卣！」一聲極威嚴的呼聲，原來是盲人站立在自己女兒的身後了。「是我的不是，我……有負妳母親生前的重托，我依然是個感情用事的人……」

「爹！你不可……切不可……」

「我不會自殺，祇不過，大侄兒，不，我那配如此近親稱呼你，華大少爺，請你走，別再讓我聽到你的聲音。」

「大叔，我是無可奈何，但，對你父女，却是個極好的機緣，事實俱在，我與我母，再加上你與大妹子，別說今生，幾輩子也報不了這個仇，如今，得項家的看得起，大叔，我們可以借刀殺人，然後……」華岩容興高采烈的。

「呸！」盲人已阻止了他的話「走吧！若卣！想不到……」一陣急劇的咳嗽，盲人是心痛。而姑娘十分柔順的代父親撫摸心口。

走了！依然是個落日餘暉的場面，但是，是這樣的蒼涼，凄然，加上了這幾聲咳嗽，更顯示出衰老的和孤弱的一對，是如此可憐，也是這樣的無助。

「華大嫂那會生出個如此不孝之子……」盲人的話，有如狼嗥，雁鳴，在這個秋夜，更令人聞之心酸，任何人都知道，人之一生所望，是下一代，如果下一代不好，那會令老一代的傷心，如果下一代爲非作歹，那麼，老一代寧可他們從未來到這個世界，或者……倒不如死了……早死早好！

今夜，盲人有着如此的痛心感受。

「他也是爲你呀，單青峯！」依稀有人在提醒他，但是，盲人更感到悲痛，借刀殺人，然而再圖謀其他，自己豈不是與單家人一個樣，自己落得如斯地步，爲了什麼，爲了什麼！他眞想大聲吼叫，甚至於，他想死，但是，華大嫂該怎麼樣？這個小畜牲說，在苦牢中，八成不會假，女兒是靈慧的，她已推想出，華岩容爲求逼使自己與他母親的點頭，定會將華大媽扣押起來，早已說過，華岩容一舉一動，那怕個細小關節，她全看在眼中，記在心中，如今，祇要提出來，稍爲綜合一下，就可以將華岩容的眞正面目描劃出來，一直以來，她暗藏心底，爲了活着的人，更爲了死去的娘……她打算犧牲自己，不想，她不將是犧牲，而是被出賣，

然後墮落。

她不甘心如此，她寧可死，她不能爲人所賣，姑娘是俏麗的，秀慧的，但是，誰也沒有看見她內心剛强的一面。

老父不叫，她還可以冷靜默思，老父一叫，她心又痛了，是的，老父問得好，以華大伯生前爲人，爲了朋友，不惜千里送行，爲了朋友，他雖然沒死在半路，但是，最後的關鍵，他依然是死在這一次的護行中，臨死，據老父說，他什麼也沒怪，祇怪自己的無能，祇怪自己無法護送朋友平安抵達。他說：「我死後用七層面巾遮住我的臉……否則，我怎敢面對好友……」

華大伯死得可憐，他可以說是死不瞑目，他不在乎，他祇怕擔心死後，有何面目見好友！

華岩容──大媽要他記住嚴父之訓，而他，好高騖遠，不求自己長進，而眼紅別人的一切，他希望是武林至尊，却不肯死下功夫，他希望雄霸一方，却不肯老實的埋頭苦幹，他希望發達，他期望暴發，他曾經遠走邊疆，因爲，聽說那邊有寶藏，他希望掘到一個或者幾個，他的一切，華大媽說，孩子喜歡作白日夢，他喜歡作不切實際的幻想，唉！我已告訴過大媽，這是危險的，祇怕他越走越陡，最後，墮入個無底深淵。

現在，他已步入了險地了……

姑娘在糊裡糊塗中，進入了夢境，但是，她在夢中也希望父親，好好的睡吧！任何事，明天，明天再說吧！

可惜，第二天的早晨，她不見了父親，她以爲父親爲了這個刺激，又到了母親墳前懺悔，默禱，她等吧，事實上，她已等慣了。

咦！有車輪聲，奇怪，那會有人駕車到這個絕地來，這裡是絕地，再走過去，會進入武夷山中最難行的地區七十三彎，還有山路崎嶇，車子也太不方便……

姑娘看見了，是有輛車子上來，一匹馬，咦，可憐的馬啊，姑娘是個好心腸的人，她希望阻住車子，她要救人，到現在才看出來，沒車伕──走回去吧，別讓這匹馬也受這個可以避免的苦難。

這匹馬好像懂得人的心思，辛辛苦苦的走到姑娘面前，牠可是搖頭又擺尾，挺親熱的，用個馬頭向姑娘肩頭拱，姑娘看見馬是一身汗水，她用了自己的手巾替牠抹汗，小小的手帕，能抹得多少，哈，馬老爺可高興了，聽！牠「唏聿聿」的叫了一聲，兩隻大眼睛盯住姑娘。

「眞好的馬，也眞乖的馬，車中可有人？」

「沒人趕車來幹什麼？」啊！聲音可冷得很，也挺不客氣。

「好吧，大叔，前面沒有路，眞的，我不騙你，本來，我是可以取些水來，讓馬喝些，可，唉……」

「對啊！我們就是要水，看，馬出了太多的汗……我也口渴了，好，代我取些水來吧。」

本來，姑娘對人家的命令是極之討厭，今天，她看見馬可憐，她才說了句：「爺台，本來，我不是個受人呼來喝去的丫環使女，如果不是看在你這匹馬的份上，我會不給你水。」一邊說一邊走，很快的她提一桶水來，親手去水桶邊取下個水瓢，勺了一瓢遞進了車窗，低聲問：「夠不夠？」

車廂人嗯了一聲，她把水桶移近了馬前面，拍拍馬的脖子，柔聲道：「這是很好的山水，放心喝吧。」

馬乖乖的喝水，而車中人遞回了水瓢，水瓢中有着塊赤金，約重五兩，姑娘平靜地：「爺台，你掉了東西。」

「不，是我給妳的。」

「我不是賣山水的。」

「爲了妳的好心！」

「我對你沒好心，我祇是看在馬的份上。」

「就因爲如此，才給妳那麼多，姑娘。」語氣是眞誠的。

可是，姑娘笑了：「爺台，天下比我好心的人多着呢，我怕你給不出呢？」

不知爲什麼，車中有了嗚咽之聲，姑娘手足無措了：「大爺，我……說笑呢，我決不是有心……」

「太好心了，好心，可不見得有好報。」

姑娘怔了一怔，不對了，後面有人出聲，她回頭一看，是華岩容，她可惱火了：「華岩容，你還好意思來見我，你非得逼死我爹嗎！」

「不！妹子，我是一片好心。」

「你能有好心？」

「單大叔呢？」

「上墳去了！」

「爲什麼不去找一找？」

姑娘臉色變了，她是個聰明的人，她看得出有些陰謀的氣味。是的，父親上墳，一定在午飯後，他會走到母親的山墳邊睡了，人家午睡，他也午睡，他是陪着死去的妻子睡，十幾年了，他沒有改變過自己的習慣，而今天，他早去了，滿以爲是爲了華岩容，現在，不可能……

「你們將父親怎麼樣？」姑娘發急了，一手將這赤金擲入車廂中，一面已走近了華岩容，她不希望讓這個滑頭小子走脫，她自信，她有

能力可以扣住他，雖然，她沒有什麼大本領，但是，得拚命時且拚命。

「大叔給人請去了。」

「誰？」一面說，她一面俏眼回望，果然，還有人，祇見一個面目清秀的青年，手執紙扇，步履逍遙的走了過來，走到姑娘面前，他雙手一恭到地：「單姑娘你……別來無恙……」

姑娘一見那那個少年，臉色大變，變得既恨又鄙視，憤怒又可懼，說不出一句話來。

但是，在少年的後面，却不知怎麼一來，嘿，多了四個老者，而那四個老者，看來老態龍鍾，不過，個個目光如炬，臉色紅潤，對着姑娘笑，姑娘心中明白啦，這四個老人是少年的保鏢，而老態也是裝出來的。

姑娘本已被迫在壁角落裡，現在她是更苦了，自己已爲人所賣，父親爲她失踪，她想拚命，可捨不得父親——這世上唯一的親人，不拚命，她又該怎辦？隨他們去，還是讓他……

不知怎麼一來，嗨，背後有活東西在拱拱自己，姑娘正在心事重重的時候，她以爲還有人……人已走到了她背後，她想不出個好主意，他想出手——可是長嘆了一聲：自己同自己商量：「我能嗎，我有什麼資格，華岩容他不學上進，不肯下苦功，如自己可能對付得了，而面前幾個……那一個是自己的靶子……不打！不打又怎麼樣！」她一手下意識的想拍去那後面——她當後面有人與她開玩笑，唉！不對，手好像爲一個大東西阻住了。自己依稀打了這東西一下，不得不回頭看，啊！是那匹馬，哈，姑娘一見那馬，雖是心事重重，可也讓牠引得發笑。

天下那有這樣的怪馬，不，簡直可以說是古靈精怪。看官，你看見過會嘻皮笑面，又打眼色又掀唇的馬，大概，我相信你們見的機會不多，可能絕無僅有。

可是，姑娘今天她看見了，啊！那麼長的一張馬臉，那麼大的眼睛。嗨，牠會閃一眼，閉一眼，又掀唇露齒，「唏聿聿」的叫，像是在笑，馬會笑？當然你分不出是眞笑，是假笑，冷笑，惡笑，然而馬可咬住了姑娘的衣袖，是的，這馬可是挺小心的，祇牽着了衣袖，要姑娘退到牠馬的身後。

姑娘可莫名其妙。

「小可項青選，來遲一步，幾乎讓手下與伯父鬧了個大誤會，伯父的火氣大，所以，我先來一步，先說個事由來去……若卣姑娘……你……」

姑娘氣得說不出話來，不料！有人代她接了口：「你是人不是！」聲音是淸脆的，但是語氣是生冷的，而且，將個項青選嚇了一大跳，「誰！啊！車中有人，哼！我們的事，與這車中人何干？」

「車中是那一位？」

「還不與我滾下山去！」

「我問你是誰？」

「活死人……」

「朋友，你罵我是活死人？」項青選可是語氣變了。「可是，我是有爲而來，不達目的，誓不下山！」

「喔，看來，你得要死在山上了！」

「也不知誰死在誰手上！」

各位，可不能怪項青選的大言不慚，實在，他是有他的實力在。玉面小孟嘗這五個字，不能說是名滿天下，可是，在南七北六十三省却是赫赫有名的，他的家傳武藝因龍十三訣，有說是已得祖傳藝之六七成，何況，在他十五歲那年，又巧碰上閉門已久，偶然靜極思動的雁山雙老出山，雙老遊戲風塵，隨遇而安，隨緣而施，他們看中了項青選的人才、武功，雙老這才住三月，各人傳授了一套驚世駭俗的武功，百步劈空掌，寒蟬遁。

兩門技藝是江湖失傳已久的功夫，百步劈空掌，還可以憑仗本身正氣的調馭得法，破體而出；這寒蟬遁，却是天下輕功潛踪術第一，他可以揣度地形，不論山樹木草，那怕是屋上房脊，他全可以取得藏身之所，你是不容易發現他，他却可以將你們洞若觀火，而一切瞭如指掌，如果他出手，至少，他可以佔得八成之上風！

項青選成爲小輩中第一個英雄人物，也因此，他受盡了各路英雄的抬舉，難免有了些驕態，十多年來，他走得好順風，廿來歲，已受盡了江湖同道的吹捧，一直以來，項青選是生活在雲端裡。

他會受這個氣！他是沉住了氣，摺扇打開，看！他是瀟灑斯文，他是風度不凡的說着狠話：「在場人大概沒有幾個不知道小可之爲人，絕不狂言亂吠，也不敢看不起江湖任何一個好朋友，如果眞有人指出小可不是之處，也不必人敎訓，小可當地叩頭，不過，大言不慚，自命不凡，我可也見過不少……」

「我看你該跪地了，否則，唉……」這一聲嘆氣充滿了倜儻之意味。

「你說什麼？」

「還好意思問？」

「哼！出來！」他可眞的發脾氣了。

「徒弟，出去吧！」

一聲遵命，車廂突開，一開即

閉，而一個行動不算俐落，看來也猥猥瑣瑣的，再看清了打扮，項青選也幾乎氣煞，而姑娘差些急煞——因爲，是那個車伕，年紀廿七八，一頂破氈帽遮住了眉毛，走啊走，嘿，他走一步，那匹瘟馬是嘶叫了一聲……

「是大少爺逼我出來的啊！」

「是你？」

「不論是誰，我看，你也眞該跪地叩頭。」

「憑什麼？」

「憑你爲人啊！唉！小伙子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又出鬼計，又使奸計，好了，看準了個小王八蛋的弱處，向他下了手，抓人家的老娘，逼他來攤牌，不想人家父親眼盲心不盲啊，氣了個發昏第一百一十一章，罵了小畜牲，當然也牽涉到你這個王八蛋——如今，又擺什麼闊呢，請來四個老不死，你是奚百靈，你叫門世神，你叫管登，還有你——呃，對了，自命爲天下掌法天下第一個的苦煩先生，其實，你的眞名字是四大不要臉中的邢無奇。還有，不少小朋友，唉！什麼小孟嘗，簡直與下流的採花大盜沒有分別，小孟嘗、項青選，該叩頭了吧！啊……」

這個車伕眞不知有多少能耐，敢一口氣得罪了那麼多人，尤其是穿黑袍的老人，被車伕直指鼻樑，罵他爲天下四大不要臉中之一個，苦煩先生他的伏魔金光拳，允稱當代第一，讓個小輩指罵，他能受得了嗎！老頭子第一個跳了起來。

「哼！老不要臉，我話未說完，你以爲是多讀孔孟之學，而且又在龍山讀書思過卅年，唉，我就不相信，你會讀漏了這一段話。」

「什麼話？」邢無奇恨極而說。

「當眞年老，戒之在得，你，老不老，你貪不貪得？」

想死快了，看來這個貌不驚人的車伕，連人們的私隱事也打聽得一字不漏，此人可惡。殺！邢無奇是出了名的天煞神君，年輕時，他可以因一時興趣，連殺十二個寨主，不殺則已，一殺，就如血屠一般，殺了個鷄犬不留。難道不能講理，理！他說的就是理。後來，在廿年前，他不知怎麼一來，閉門思過了，要懺悔自己的魯莽，說退就退，人們莫名其妙，可也讓白道黑道人物透過了一口氣。因爲不必再提防這個天煞神君。

今日，他不知爲了什麼出的門！當然，他做夢也想不到會捱這頓臭罵，因此，他決不會忍得下，他在笑，誰也會看得出，這笑懷有極大的惡意。

「大哥，小心！」姑娘在叫。

「搶了走！」不知往那裡傳出了這三個字！果然，有人出現在姑娘面前，姑娘怔住了，實在，她從沒有打過人，並且，從這些人的出手勁力來看，自己根本不能擋得住其中任何人的一招。她幾乎是束手待斃了，又是個笑話，兩個傢伙，來勢最兇，並且，出手最怪，可莫名其妙雙雙慘號聲中，跌出了老遠，而且那匹馬，却在得意的嘶鳴，馬臉上顯示出很得意樣！

姑娘不禁對牠看了一眼，嘿，做馬戲呢，馬在掀唇抖嘴的笑，姑娘是無論如何不能相信，一匹馬那能對付了兩個江湖人！

「別看，出手！」

姑娘身邊傳來了森嚴的四個字，這就弄得她沒了主意，因爲，她始終以爲車中人只有那個車伕，車伕在打那個老人——老人的殺法，她不懂，可是，打法穩重，這是看得出的，她眞怕車伕因爲自己事而吃虧，她根本沒將自己的事放在心上。

現在有人叫她出手，分明還有個人在車廂中，她不想其他了，因爲，面前有人來，來的是個大漢，十指如鈎，幾乎已快抓到自己左右肩，她是莫名其妙，也是糊裡糊塗一個印掌——這可算是滑天下之大稽，人家雙爪抓肩，至不濟也得卸肩沉勢，掌分左右相擋，那來的印掌，出手慢而沉，這才能進門着招，可還得看對方之功力是不是在你之下——一個不巧，掌在半途，就得變招改式，這還是你在佔上風的時候，祇有佔上風時可以發掌，姑娘現在是處下風，出印掌，除非是不想活，或者，根本不理自己，讓對方擊中了你。

你說滑天下之大稽，就有荒天下之大唐事發生，沒有人可以解釋，明明大漢之雙龍爪，應該先將姑娘扣住，奇就奇在大漢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雙手會停住不發，更像是專等姑娘的玉掌到，而且，眞說不出個道理來，姑娘竟然切中了這傢伙的「中脘穴」，中脘穴與胃相連，是爲木穴，木性柔，好，大漢是眼中充滿了奇怪的神色，笑了，不，是穴道牽涉的作用，所以笑得十分古怪的倒了下來。

姑娘比大漢更驚駭，她那會想到，自己普通一掌，並且會後發先至，自己根本沒功沒力——祇憑着山居日久，有幾斤蠻力，可怎麼能打倒了個人？這個人看來應是個好手，姑娘幾乎笑了出來。

現在打起來了，姑娘這才看到，自己爲馬老爺拖到了好方位上，也就是說，不必有後顧之憂。其實，她是有了護身所在，前後左右全不必怕，而且，祇有她打人，那怕有百個好手，也決難近得了她的身，想近身，哈哈，祇有如第一個那樣，笑着倒下去。

姑娘莫名其妙的說笑用兵，打一下，指一下，她打倒了有四五個之多，馬也踢傷了三個人，看看戰場上，車伕是冷冷的兀立在前面，地上躺了一個，手中他又扣了一個，啊，是項青選。

其餘三個老人向車廂說話。

「咱們認輸了，閣下可否說一說尊姓大名！」

「活死人！唉！老人眞是沒用。」

「就算老朽沒用，但請您放下項青選。」

「單青峯幾時平安歸來，項青選幾時平安下山。」

「你好霸道。」

「是我霸道，是我來暗劫別人，是我仗勢欺人，是我上門凌弱……」

「你與我出來。」

「你三個必需見棺材？」

「啊，你說什麼？」

「我說老年人，別弄了個不見棺材不流淚！」

「老夫可想領教領教。」

一聲龍吟，一條黑綠人影，好快，不能輕易形容的快，似輕烟，似幽靈，並且有如一股旋風般的，啪啪啪三聲清脆響音，而綠影一晃即入了車廂，姑娘根本沒看清楚此君的面目神情，然而，她可是看清了三個老人，那三個江湖上極難得一見的惡霸，他們是臉色慘變，而且，個個托住了右手腕，哭笑難分的向車廂中道：「好身手，但是，你究竟是誰？江湖上幾時有活死人這個名號？」

但是，車廂寂然，也就是說，他根本不再理會三老四老，也可能是，他根本看不起這一羣人，他的意思極明顯，要他們滾下山去，當奚、門、管三老命令傳出後，那些人打傷的也好，馬踢傷的也好，一個又一個，你扶我携的人扶下馬去──就算那個爲車伕擊成重傷的邪無奇，他也在三老扶持之下走了。不過，當三老一看邪無奇的臉色，再一按脈息，三老個個面面相覷：「活死人先生……請問，邪老弟他犯了什麼罪，你要震斷他的百脈？」

「自己事自己知……」是那個車伕說着話：「我師父說的話，比鐵板刻的字更不可更改！你們走吧。」

「可是，可是……」管登與邪無奇是至交，他無論如何想不出，邪無奇是喜歡殺人的，但他殺的是黑道中人，他濫殺，可他不該受到如此殘酷的報應──他想問個清楚明白，但是，邪無奇却在說：「報應，管兄，是報應。」

「現在項大公子在我們手中，而我師父是講究十倍還報的，你們該明白了，單青峯前輩他若缺了一根毫髮，哈哈，大少爺可能失去一根手指──依此類推，你們該明白了。」車伕說得十分平凡，却將三老震住了。可憐，項青選的臉色大變──他希望走，因爲他明白，單青峯在自己人手中少不免會受了碰撞，他不能坐以待斃！不能……

「項大公子，我勸你乖乖的聽天由命，你如想逃走，哈哈，你大可一試，就怕你功不成，武不就，到那時，嘿嘿，抓回一次，先挖掉你的眼睛，然後……」

項青選也不必再說其他，他已嚇得暈死過去了。少年得志，而能謙而有所收斂，尚且不能保得後運之暢通，而今，依項公子的予取予携，從未受過這種逆境的人，他能受得住這些？

「車中……大叔，」姑娘結結巴巴的，實在，這個稱呼難出口。「這些人是你打的？」

「什麼？打了人，怕天譴了？」

「不！我不信天！」

「喔！」車中人看來產生了極大的反應。

「眞的，大叔，我不怕天譴，其實我什麼也不怕。」

「他們來欺凌妳，壓迫你，妳怕不怕呢？」

「是我命中所招！」

「什麼命中所招，信命不就信天？」

「唉，大叔，能不信命嗎？再說，天，根本不顧誰人的命……祇是，好人死了一個又一個，我看見的和沒看見的，奇怪，我總是記着他們……」

「你記住誰了？」

「第一個記住的是我娘，唉！第二個，我大舅，多好的舅舅，死得又多麼慘……」

「妳娘死了，妳大舅也死了？」

「是啊，娘對我說『記住，學大舅！』娘到死，可不忘記她的哥哥，一個太好太好的哥哥，啊，大叔，你可知道我的姓名？」

「我又不是神仙。」

「對，我講給你聽，我叫單若卣，那個『卣』字可是怪字，不，至少很少人用，尤其是女娃子，這個卣字，是從前的酒尊──是祭器，看！我倒像個村中學究了，娘說，大舅就是個學究，可惜，我沒有見過，爹說大舅好，好得幾乎像個聖人了，可惜，我沒有見過，所以，娘取我的名字叫若卣，她是要我不忘記大舅了，要我學大舅舅，可惜我沒有見過大舅舅，爹在娘墳旁，掘了個坑，準備葬自己，在他倆墳前，葬了大舅舅的血袍。」

「一件血衫？」

「是啊，是華大伯在青龍山邊帶回的，大舅舅……他中了毒，致

命的毒，不過，華大伯他還是回來了，帶來了那件血袍，我見過，不過那時我很小，才三歲，可是我懂事了，我看到那件血袍很長很大，我相信，我的大舅舅啊，是個高尚的人，傷心哭過了，後來，娘死了，爹盲了，我看着心痛，我爹十天半月不說一句話，我自己對自己說，如果，爹死了，我，我也會死，其實，我也該死了。」

「爲什麼？」

「沒個親人，活着有什麼興趣？」

「華大媽呢？」

「她有兒子。」

「她不是把妳當作了兒媳婦了嗎？」

「我能嫁給這樣個……這樣個……唉，我也說不出來。」

「華家的孩子太不爭氣，如果他爭氣多好，你不是還有個親人嗎？」

「大叔，我不知爲什麼，極喜歡和你說話，我把我的事也給你講講吧，我心中祇有死人，眞的，我眼中的活人，好的──簡直是沒有，就說華岩容吧，他自私，祇有自己，想獨霸武林，又想發大財，淨是這些欺壓人的主意，人，自食其力有多好，你說是嗎，大叔？」

車中人沒回答。

「大叔，我說話令你厭倦了？」

「不，可是，姑娘，你該吃飯了吧？」

「啊！」姑娘好像發現了一件重要事而爲自己忽略了那樣，她再三致歉，她奔入了石屋。

車伕在說話：「師父，她是個單純、好心、又深情的人啊！」

「一個可憐的人。」

「是啊，多可憐，她處在孤寂中，她喜歡講話，並且，她有不少話是帶有玄哲之理。」

「青峯，你爲什麼不教她習技？」這是車中人自語的一句話，又過了半晌，姑娘奔出了門。

「大叔，我以爲……吃飯喝酒，不能在車中，對吧？大叔。」

「妳怕不怕我？」

「我怕什麼？」姑娘覺得極不可思議，光天化日，有什麼可怕的呢？

「我的臉色、神色？」

「大叔，你以爲我好傻嗎，哈，我還怕你看見了我，你會大叫，啊呀！一個醜丫頭！」

「妳是不怕了……」

然後，車門打開了，一個身穿墨綠長袍的人出現了，姑娘看見過這件長袍，因爲他曾經出手，不知用什麼身法、手法，一股旋風將三個老人打成了重傷。現在，她看到了此人之臉──一張毫無血色的臉，白得可怕的臉，即使在陽光普照之下，可也讓此君帶來了三分陰森之氣，還有，早就說過，此地山墳荒涼景象，出現了他，更讓人懷疑自己在地府呢。

此人之臉容並無表情，但是，他的一雙眼睛變了，變得如此之慈祥，他盯住了姑娘。

「大叔，你自己不好啊……」

活死人可讓個姑娘講了個莫名其妙，我自己不好在那裡？

「少見陽光啊！其實，大叔，你生得挺俊啊，我好像在那兒見過你，啊！夢中！」

活死人幾乎給姑娘嚇得魂飛魄散！這個丫頭在搞什麼鬼，可是，姑娘却搖搖頭了，「不是，可是你，像我大舅舅啊！不說了，大叔，請吧！」

活死人聽話的跟了姑娘走，他一進門，就聞到菜餚的香味，姑娘是個家務能手，沒多大時間，她竟然菜是菜，湯是湯，還有一壺酒，兩副筷子和杯子。

「大叔，你是個好人，你不會叫你的徒弟，那位大哥挨餓的吧！」

他笑了，這孩子的心靈純樸、天眞、活潑，這樣的姑娘若該死，我可得跟天下人打大架，與閻王講價錢，如果不讓她活下去，快快樂樂的活下去，那，不敢保証，自己會不會變得更不可理喻──不，孩子，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

車伕進來了，他坐在師父的對面，他看出了師父的神情不定，他明白啊，師父動了眞情啊，其實，若卣實在太好──不過，他可怕了，因爲師父爲人喜怒無常，現在，他對若卣萬分的關懷，那麼，誰對她有點冒犯，他會千百倍的還報，他老人家在責怪自己了，爲什麼讓他們全身而退，該殺！

「大叔，你吃不慣吧？」

「好，我什麼也吃過，可從沒有吃過這麼好的菜，不過孩子，」記住，從現在開始，他可稱若卣爲孩子：「酒，不太好，那麼好的菜却沒好酒。」

姑娘已流淚了，從來沒有的事，他震驚了：「孩子，幹嘛哭？是我說錯了話啦！不說不說了……」

「不，大叔，你越來越讓我記起娘──還有娘說的話，她說過：『大舅舅生平好酒！他……』」突然，姑娘走進了內屋──活死人可算變成了個眞死人了。

不一會，姑娘快步走出，手中有一罎塵封極久的酒罎，她首先對車伕說：「大哥，請你原諒，這酒，祇讓你師父喝。」可是，車伕却已看出師父眼中含着淚光，車伕是機靈的人物，他捧住酒罎，故意的摩挲了一會：「哈，一定是好

酒，師父，我吃飽了，我去招呼馬匹，還有那個大公子，您慢慢的品嘗品嘗名酒吧。」說罷，見師父已拭去淚水，他走了，事實上，他該去放青啦，姑娘送走了車伕出門，然後她對活死人道：「大叔，我……祇能給你三杯。」

「多謝妳。」

姑娘斟了酒，酒香四溢，這是眞正的古井特麯！活死人幾乎又忍不住洶湧之情，尚幸有明杖拄地之聲傳來，並且，有人在叫，在號，在怒斥：「若卣，妳……妳發了瘋啦！將這酒胡亂給人……」

「爹……是……一位好人，爹也該知女兒的個性。」

「可是妳舅父呢？」

「欠他一次。」

「欠他一次？」

「或者，我們早死一年。」

「孩子，」盲父親抱了女兒，他嗚咽了，活死人可怔住了，他看了眼前的一切，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明白——爲什麼罎中酒不少，而他們却如此矜貴，連三杯，三杯僅是三個小杯子而已，也不願浪費，分明他們有着某種默契，他想到了他們祭墳，每年一次，每次三盅，直到酒完了，他不禁長嘆了一聲。

「是誰？」

「爹！是大叔，是那位救你出來的大叔！」

「喔！」盲人沉思了半晌，接道：「恩公！」

「不敢當！」

「我，請求你一件事！」

「講！」

「救救我的親家！」

「還是親家？」

「不能說不是，孩子不好，不能拖翻了老一輩的交情，恩公，華大哥死得慘，爲了我那……唉！華大哥是個肝膽血性的漢子，他中了毒！」

「什麼毒？」

「千年一朶花。」

「是西域毒聖……」

「我們也不必再理這些，先得將華大嫂救出來，姓單的不能忘恩負義！」

「若卣呢？」

「這，孩子……唉！」

「好，我答應你，不過，我可有個條件……」

「一百條也行！」

「你捨得了？」

「捨命也敢！」

「先飲完了這罎酒……」

姑娘幾乎傻了眼，他未免得寸進尺，不，簡直强人所難，突然，她恨自己了，發什麼瘋把人家領進門，如今被迫得往死裡趕。

「第二，你們不准死！」

「哈！閻王下了牌，判官點了帖，不死成嗎？」

「老而該死，可以，自己找死却是不行！」

「這個……」

「還有一個難題，孩子跟我走！」

「大叔，你請便吧！」姑娘犯了性子：「你趁火打劫？未免過份。」

「我是趁火打劫？不，若卣，我問妳，妳有什麼本領保護自己，更何況保護妳的父親呢？」

「我們父女是過慣了這樣的日子了。」

「十來年，你們幾時見過江湖的人物出現過？」

「這個……」

「還有，華大嫂大可能在逆子的出賣下，以她的個性爲人，她能忍得住嗎？如果她施展娘家的反穴功夫，十成有九成，成了個殘廢，那可算是你們父女害苦了她，對啊，你們也說過，華老大是個好人，好人沒好報，就不能讓個好人後裔看看惡人的報應？」

「你……是誰，」盲人突然激動地說，並且，他抖抖索索的走向活死人面前，盲眼發出了奇異的光彩，「你是誰？是誰？」

「活死人！」

「若卣，看，代我看，他是否身材高大？」

姑娘莫名其妙，她從來沒看見過父親如此激動過，爲什麼，她還沒有所表示時，外面却已傳來了一片鬨吵聲，聲音中，依稀可以聽出來，「四面封住，不准有一個人下山，單青峯！乖乖的交出你的女兒，萬事皆休，否則，看我們不將你的一切毀了！」

姑娘大叫一聲：「是二叔，二叔。」

暗施絕招　掩護罪行

是的，是單家二員外又來了，這一次，他帶了不少的人，並且，全是江湖道上的人，不是說過了嗎，單家同福州大豪柴家聯了親，爲了這件事，令當地的居民有的咒駡，有的幾乎與天吵了架。

還有，單二員外帶了他寶貝兒子單超是專程來敬請盲人單大先生下山的！那麼一翻臉就翻臉，這不是透着些邪氣來？柴天王是天王級的人馬，能爲江湖人稱之爲天王，不是有些眞材實料，不有些特別的技能，配得上嗎？不過，天王的親家，如此來去匆匆的，與大哥互相不通音訊已有十幾二十年了，昨天低聲下氣來請老大，老大拒絕個乾淨俐落，而今天打開旗號要老大交出女兒來，爲甚麼？他的女兒有什麼特別好處，或者，有着與衆不同

之處？人們在喊，在叫，二員外單英偉已走到了山屋門口：「大哥，到了此地步，咱們也不必打什麼啞謎，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是發過誓，不再進單家的門，但，姪女可沒發過誓，至不濟……她是姓單的，她能不理單家的事，看單家死了個絕！老大，你祇此一女，而我也祇單超一子，咱們人丁單薄，做兄弟的千錯萬錯，可是老祖宗沒罪，老大，你能讓單門絕後，讓老祖宗香燈無繼？老大，請你把女兒交出來。」

這可令山屋中的父女既驚且怒，他倆可不明白，事情那會牽涉到祖宗頭上來。人不能忘本，人當然不能不理祖宗——尤其是在舊禮法下，封建禮教控制人心的時代。不過，問題在於，他們是眞的，還是假的？單英偉實在害得盲老大太苦了，所謂創疤痛深，再說，目前還有一件事情得搞清楚，即使是「大有可能」，他也得再問個清楚，可惜他已找不到那個活死人了。老大更恨了，那怕是假，那怕是一會兒的歡悅，可惡的老二也不能賜給他啊！還有，十幾廿年不相來往，最近，來了兩次，兩天中來了兩次。他恨了，他走出山屋，一片歡呼聲傳來，嗯！他明白了，他女兒扶了他，一起面對這批人！

「搶了走！」

「不必多說！」

「對，二員外，搶回府中上再說。」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好不熱鬧，但是單英偉不愧爲人稱「九頭鳥」，他是冷靜的，至少，他祇看見一人，他是大有機會可以挾制住老兒，他壓制了手下，他搶步上前，說着萬分苦惱的話：「老大，我是知道老大你心疼做兄弟的。」

「放屁！」

「何必呢，咱們人多，再說老大，你也不是當年啦，功夫一擱下來，就像是廢了似的，咱們人多……」

「你大可以殺了我。」

「我可不敢殺自己的大哥。」

「哈哈哈……」盲人突然一陣長笑，笑得如此蒼涼，如此落寞：「你已殺了多少自己人啊！老二！」

「今天我祇是來請侄女啊！」

「二叔，我與你何仇何怨？」姑娘開了口，她也看出，覺得二叔今天這件事有些出乎情理之外，當然，她是不明白二叔的眞正動機。但是，她一直聽過過世的母親，說是他氣盲了自己的父親，還有華大媽的數說，十幾年來，二叔幹盡了喪天良，昧道義的事，所以，她一開口，就問二叔，有何仇怨而非害她不可！

其實，目下他兒子的婚事也停止了，柴天王如此的人物，嗨嗨，他也在苦惱中。

柴天王親自送嫁，並且，還帶了不少自己的心腹手下，至親友好，由於陪嫁的箱籠太多，故而，另有一號大船在中間，由柴老之女黑牡丹柴香吟守船。更請了江湖三女俠的鐵煞手梅天娥，青竹仙子林素娥，千手龍女陳紫娥相伴，老柴請來這三位女俠作伴，已可以看出他的面子不小，何況，暗中還有一個金面比丘尼慈慧師太作接應。

柴天王年老謹愼，他怕太過招搖，會引起黑、白兩道的好漢垂涎，所以，即使是朋友，也是堂堂有名的武林俠士，一路上由閩江逆上……那想到，到了葫蘆山，就已發現不對，自己的船會莫名其妙的被人釘了暗記。

一行七隻大船，那一隻船都有好手坐鎭，誰敢吃了豹子膽，獅子心，來老虎頭上叮虱子？當時柴天王是秘而不宣，可是，暗中已留了神，更命手下三大弟子，商一揚、查二郎、金山樂小心。

可是碰了個大頭鬼，明明是被釘的暗記已給自己去掉了，嘿，天一亮，那個半截鬼頭，尤其是兩隻眼睛，狠狠的對住自己，似笑非笑的釘在老地方，七隻船一查，老地方照舊的一個不缺。

柴天王動手去拔，哦！鬼頭下有着張黃紙：「今晚，先取三人性命，以示警誡！」

柴天王幾乎氣得個眼前發黑，自問廿六歲出道，一直到打了片江湖基業，而今年近六十，反而越活越不像話了，自己陪個女兒出嫁，也會鬧出場風波來，再說，我嫁女兒，與你們又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自己的女兒艷壓江湖，因之而得罪了江湖上的好朋友，而今來找個二場，那也無話可說，怪就怪在自己的女兒雖有黑牡丹之稱，其實是一個揶揄的花名，女兒實在是又瘦又乾，非但不能稱之爲美，實在，當得一個「醜」字，再加上一個「陋」字，也因爲如此，他才會親自送嫁，到北平上門做親，因爲自己的事自己知，既然如此，那會引起爭風呷醋的？

半截鬼頭作暗記，他實在不知道是何方神聖幹的，可是，要先殺三人示儆，那却要試試看，他們有何本領，有何人物敢出來下手，還有，殺的是那三個？

總以爲殺的是自己或者至友的門下，不料，第二天，他的船還泊在水口，剛想開船，旁邊有人大叫大號，有三口棺材抬來了。柴天王不禁心神一震，一上岸，打開棺蓋一看，三個死人臉孔在笑，笑得七分詭異，三分凄然，而三人是柴天王之倚爲長城靠山的衡山三劍。

衡山三劍英名播四海，而且，

這個媒人還是他們三個，糟了，這一下，連個媒人也沒有了，小夫妻拜堂，可得大費週章了，但是，三劍幾時被殺，那會上岸，而上岸一些也不讓自己發覺……還有，到底中了什麼妖法，而死得如此的詭異古怪？

自己一行人是送嫁，是大紅大喜之事，抬上了三口棺材，可不像個樣吧，這不明明是有意難堪自己？可是，不理也不行！無可奈何之下，柴天王祇能派了個幹練的門下，帶了幾個下人留在水口鎮上，照料三具棺材，待等寄厝之事辦妥，再行趕到北平。

此事已無可隱瞞，柴天王與幾個至交好友，嵩山派四大金剛之一，陰陽神掌戚子先、慈慧師太、天下一孤司徒燦、金獅飛鉈裴對江、玉面笑天君閔神行，幾個人商議對策，這幾個全是奔走江湖數十年的老前輩，所以，他們決不會輕易視之，尤其衡山三劍，三劍合一，所謂三陽一炁，也不知誅殺過多少成名英豪，如果對方祇有三幾個，那是決不可能的事，多過三個，試問，這麼多江湖人物，自己人是一無發現，那豈不荒天下之大唐，無稽兼滑稽之事。

不想，艙外傳來了一聲清脆而怪厲的冷笑聲，這可震動了所有的人，連那幾個小輩的人物，也開艙窗窺視，果然，岸上站着一個青袍高冠的中年之士，他在笑，但是，你無論如何看不出他是狂笑，還是微笑，他笑聲淒厲，可惜那一雙倒掛的眉毛，更是令你哭笑難分。

「不必大驚小怪，也不必你眼看我眼，說實在話，我還不想殺那麼多人呢。如果你們不拆去我的暗號，我眞不會動手，至多，到了將近北平，那些吹吹打打的雜役上船，抬新娘，抬嫁粧時，我請新娘子去住幾天，如此而已。因爲，該死的只不過是有限的幾個人，我是極體諒上天有好生之德的，不料，這三個傢伙，原來與那個主兒也有勾結，殺人，害人，他們也插上了一手，那不太好，就該死了，該死的人是不該活在世上的。佛說，留一魔頭，勝過千萬魔障。好，殺就殺吧，就這樣，讓我一放手，三個照面，滅魔無影掌下，唉！全死了，我還買了三具棺材，叫人送來，白銀八兩七錢六分，柴天王還給我吧！」

讓他這一說，實在是不明來歷，不知深淺，更可能他有着後援四伏，不想他越說越不對，如此厲害的衡山三劍的三陽化一炁的三才劍，死在他一個人的手下，滅魔無影掌已沒有人聽說過，現在還有更難堪的呢，來討索棺材錢！

那些老前輩比較愼重，至少，也得看個眞正淸楚明白才出手，可那些個小輩英俠，他們哪忍得住，尤其是江湖三大女俠，更不能就此算了數，好吧，衡山三劍任你一個人殺，我們不信。三女已互施眼色，只見三朵火雲已如勁箭脫弦而出，分三個方面向那人投到。並且，三個人各自展開自己的拿手絕學，必須要打那傢伙一個狠狽而逃。

梅天娥是先到後出手，陳紫娥却後到先出手，她的外號是千手龍女，分明是打暗器的行家，也不見她如何動作，幾縷光影，幾股勁雨，鐵鏢、菩提、飛刀、鐵釘，向那人沒頭沒腦的打到。

林素娥在衆影紛飛中，靈山天女仙法，已抖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旋風，向此君捲到，於此可見，鐵煞手的後出原由來，她冷笑一聲，人隨綠影擺動下，掌影如山，向對頭連擊十三掌，掌法看來飄搖無力，既如大雪紛飛，又如輕絮風飄，其實，這十三掌正是損心掌的絕學，別看輕飄無力，而飄搖之間，十三股陰損無比的至柔掌力，已直絞而入。

試問，在如此的三股剛柔相濟，暗器與兵器、掌法合圍之下，那怕你是大羅金仙，鐵鑄羅漢，總得顧此失彼，唉！天下就有這麼多的身懷異技，而又不願爲虛名所累的怪人，他們或者沒有嚇人的聲譽，但是，他們有的是驚天動地的技藝。

此君就是其中之一個，眞不知他搞的什麼鬼，斯文淡定，似笑似哭的，雙手先是將林素娥的靈山竹莫名其妙的抓在手中，不知是打結，還是別有用意，而乘她絞住雙竹時，手肘有意無意的一點一撞、一推、一沉……明明是極勁，極狠的暗器啊，哈哈不明白，這些暗器被點，被推，被壓……一個轉折，全阻在梅天娥鐵煞手的中間空隙，試問，這是什麼眼光，也是何等功力？

鐵面比丘尼她是看得淸楚，而且她是冷而狠，一看此人談笑用兵，如果再能强力一壓，可能會有意外之收穫，她是悄沒聲的仗着手中鐵拂塵，有如一縷輕烟般，突入圍中，唉，老師太可忽略了此君手中尚有兩支竹條，他看來左絞右結，而林素娥也不肯就此失去師門重寶，當然用盡全力，希望能奪回來，發覺前面的勁力已有放鬆之象，還有不拚力一抖，嗶刺刺竹枝清脆，綠影揮舞中，發覺已擊中了對頭，就此一絞一抖，一絞，希望能令對手損傷：一抖，是靈山竹杖法中的破擊手法，大可以將對手的功勁抖散……

唉！林素娥急於搶竹杖，急於

順勢擊敵，可惜，爲對頭的大挪移神功下，反擊中了自己人，絞損了自己人，就算抖散了也是自己人，那個自己人，就是鐵面比丘尼慈慧師太，她竟然首當其衝的作了個替死鬼，而且傷得甚重。如果沒有柴天王的出聲，並且奮力解圍，鐵面比丘尼眞可能就此爲靈山天竹杖法打個遍體鱗傷，甚或一個不留神，抖傷了師太的功穴也大有可能——待得林素娥看清時，鐵面比丘已在柴天王的臂彎之下，而退出了重圍了。

至於千手龍女，她是發了狠，也犯了性子，不到性命相拚決不輕易用的七種重暗器，子午來復块、閻王勅令、鴛鴦膽、金光紫金芒、龍骨刺、七煞刀、紅雲針，其中紅雲針壓後，那是背城一戰的生死鬥了。

子午块能來復飄飛，已是擾人心目；閻王勅令是小令牌，可却是重型的暗器；鴛鴦膽更重；紫金芒又是擾亂人心神之用；龍骨刺可是劇毒陰魂不散；加上七煞刀，輕重相輔，陰陽交攻；紅雲散花針却將個對頭團團的圍住，試問，又有誰能脫出了這個暗器陣。

這是峨嵋長老木天君所創的陰陽來復，誅魔滅絕陣。木天君就是憑仗這一個陣式，擊斃了當年五台雙煞，多臂韋護、千手天王兩人——除了武林大害。

木長老是不想將這個如此陰狠滅絕暗器流傳世間，却是爲掌門師兄天乙子勸阻，所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勸其留下了這一個惡陣，今日，不想到由他的再傳弟子打了出來。

誰也不敢再着，誰也會想到，這個傢伙勢必會打成個刺蝟般，誠然此人可恨，不過……

從沒有過的事，決不可能聽到的清脆的撞擊聲：「嗆郎郎」又是一片金鐵相擊聲中，黑虹、金光裂處，那張笑哭不分的臉現了出來。

「是有些名堂，可惜功候太差……」

陳紫娥眞恨得不能一頭撞死，如此的絕滅大陣，如此的峨嵋鎭山大法，却在自己手中斷送！她根本不去考慮此君的說話，至少，她只是想着最壞的一面——她斷送了峨嵋顏面，她該死，她竟然拔出了峨嵋的法刀來。

峨嵋弟子決不能見法刀，一見法刀，就得自刎以謝師門——陳紫娥在做傻事了。慈慧師太是受了傷，柴天王必須照料師太，他眞怕師太看不開，那想到，第一個看不開的是千手龍女陳紫娥？他大聲疾呼，但他不敢出手搶法刀，這是江湖的規例，誰搶別門的法刀，那麼，他必需擔當峨嵋門中如山的壓力了。

法刀，祇有峨嵋門中人能搶。

梅、林兩人雖與是峨嵋有淵源，兩人可也不敢搶陳紫娥的法刀。

陳紫娥面西向着峨嵋山方向遙拜八下——不料，刀不見了，陳紫娥祇覺得身邊有一股勁風掠過，可是，她決想不到有人敢搶刀——看一看清，陳紫娥幾乎嚇得跳起身來，因爲，那個哭笑難分的傢伙，手中拿着她的法刀，在對她，可能是笑了吧！

「我不是說過了嗎，眞厲害，可惜，妳的功候不到……好，請法刀，想死了。唉，木天君這老混蛋死了還害人哪！」

「你這是幹什麼？我問你，你可知，一取法刀，你是與整個峨嵋爲敵？」

「爲了救人，而且，還是個不錯的女孩子，妳老爺是承擔了。」

「你有幾個腦袋？」

那個哭笑不分的傢伙讓個女孩子問糊塗了，他左看右看，又摸着頸脖，又摸着腦袋，十分尷尬的還了一句：「我，我好像是祇有一個腦袋。」

本來一肚是火的陳紫娥，可讓這個對頭弄了個啼笑皆非，「你，你……」

「我啊！反正是一個人，法刀我是拿定了，再說，我也不會還給妳，聽說峨嵋有個六合大陣，到時候，我是捨命陪君子，陳紫娥，唉，如果不是三七得個一，那能有妳兄妹二人，走吧！我不想殺人，祇是，我得摘朶牡丹花。」

什麼三七得個一，可是，陳紫娥的臉色變得蒼白又可憐了，「你，你那知道……」

「沒時間和妳說，我該走了，不過，我說話，一是一，二是二，從來沒個通融！」

「且慢，朋友，姓柴的得罪你什麼呢？」

「你沒得罪我，可姓單的得罪我的朋友！」

「啊！單英偉得罪了你……」

「對了，說句實話，姓單的，我還想殺他滿門！」

「他與你結的什麼仇？」

「他那有資格與我結仇！」

柴天王可怔住了，「不是與你結仇，可你爲何殺他滿門……這……可從何說起？」

「殺不殺他滿門，得看他改不改得快，至少，他能將個姪女兒請到府上，記住，是單二的家中，好，姪小姐說了：『大叔，看在我的份上，別令咱單家無後。』那就成了，唉！我看……單二，不能請到他的姪女兒……」

柴天王可變成了傻蛋一樣，他

親眼目睹一切，誠如陳紫娥說：「憑他的臉，可不得人緣，但是，他的本領，防不勝防！」

那麼多好手啊，也只能看他在玩魔術變幻似的，也不知道怎麼搞的，令他們會有了一種驚懼且畏又佩服的感覺，即使爲其出手借力，弄個遍體鱗傷的慈慧師太，也不怪他出手可惡，祇怪自己技不如人，人家以一對四，而且，他是舉重若輕的撇開了三人，借力還力幾乎毁了自己，憑這一份謀定而後動，不，在這瞬息萬變的生死之間場面下，能眼光獨到，不差分毫的連敗敵人，他到底有多少本領？還有更令人吃驚的是，到現在，可沒半個人知道此君之來龍去脈，正式姓名來歷，江湖上奇人異士不少，這不可否認，不過，總該有些線索啊？

難道此人是天外飛來的怪客？

不管它，對，這半截鬼頭，是誰用這種暗記的，柴天王他們可不是小人物啊！你問我，我問你，糟！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他們昏昏沉沉的來到了延平，果然，不見了黑牡丹，反正是必然之事，算了，要找回女兒，根本可在單二員外身上——箱籠陪嫁物是抬了上去，可不見了新娘。

尚幸女眷不少，一混可以混了過去——一進入單府，眞是不知怎麼搞的，福建有名的武術世家，以一套大降魔棍而威震天下的單家，竟然會如此疏忽，正門廳上，就釘了個半截鬼頭在向那些人笑，而單英偉也沒發現，不，這幾乎可以說，單家那麼多的人，會沒有半個人發現。

柴天王不能不講出沿途的事來啦！單英偉是發了呆，單超可是年少氣盛，他是少年公子，出自名宿之後，試問，自己的妻子還沒洞房，半途不見，你說他該着急不着急，也因此而難怪他們專誠來到了山屋求老大出面。明知老大不會出面，唉！總希望他爲了侄兒的婚事，勉爲其難，其實，倒不如實說實話，比較乾脆俐落！可是，他們還得顧住了顏面，因爲，單二父子心中，估計有八成是單大先生出的主意。

一直來，單大先生說過，他會死，不過，他一定會報了仇，代人報了仇之後，一死了事。

因此，單英偉是一直在監視着老大，看住他，不讓他走遠一步。

至於華大哥的遺孀，多年來，他已伏下了不少棋子，更將華岩容教壞了，讓華岩容變成了個一無是處，賤、淫、貪、狠，又黑又狠心的小傢伙，華大嫂管個孩子還管不過來，即使有江湖異人，看了不憤，打個不平，但是，這樣不爭氣的小子，又有誰肯花心血來教導他？更厲害的一着是：華岩容的面具盡撕，扣囚母親，毁親賣親，什麼賤行都表露無遺，哈哈，單英偉，咱們的二員外是掀髯大笑，報仇，除非日從西出了。

在單二員外的心目中是大功告成，那會想到，有這樣的驚人變化，就在單二父子求拜大先生之時，單二員外家中，莫名其妙的死了兩個人，兩個心腹死狀極慘，好像爲人剖心裂肺的——開膛破腹，還有一張紙，「每日殘殺二人，除非若卣來臨。」

今天，他們祇能來搶，來劫……他們實在怕死，連那些平日伏在單府不出面的江湖好手，也露了面。

大先生是不明所以，無論如何猜不出有這樣的曲折來，也所以姑娘詢問二叔何仇何怨，她不知道，目下，二叔對她不會有仇有怨，他可把她當作護身符了。

「無量壽佛。」一聲佛號，從小路上來了三位一體的道姑來，這三個道姑，看來年紀不少，大約是三十開外，但是，有着一股令人畏懼的神態，從容的走着，很奇怪，看她們走得慢慢的，其實，一剎那之間，已來到了姑娘面前：「姑娘你好！」爲首一個拿拂塵的大概是最大的吧。

「師太，妳與他們一起來的？」

三人全不說話，個個是含笑搖了搖頭。

「妳們來……幹什麼？」

「貧尼迷失了路，可又忘了帶水壺，口渴了，求姑娘施捨一瓢水。」

姑娘是好心人，看三位師太，果然額頭見汗，咦，天也眞熱，她只低聲與老父講了幾句，然後走進山屋，這一下可亂了。

「蘑菇什麼，動手！」

「對，動手！」一疊聲的催促，單英偉也看不對頭了，他想發號施令了。

「孽由己作！」

「罪由己清！」

「天道好還！」

三位師太一人一句，最後是木魚、青磬聲中，三人一聲合唱：「無量壽佛……」不言不動，有如死人，呆呆的看住那麼多的人。

姑娘却捧來三杯茶出來，還有一把茶壺，放在托盤上，她是很小心的請三位師太用茶……三個永不會笑的師太，可也笑了出來：「姑娘太好心！也太不嫌麻煩……」

她們還在客氣講禮，後面人已來了三個人，一分左右，他們根本看不起三個師太，因此，就手一推，糟，三位師太是具有十分怪癖的人，如果，你們不去冒犯她們，她們不會出手，說實在話，她們只不過保護着盲人父女而已，千萬別冒犯這三個煞星，只以爲順勢一推而已。那想到，手掌用勁，剛着三人之身，眼前微微一花，而三人的右手手彎之間，突有一股勁風吹到，就因爲他們不在意，更想不到三人會打，還有，這三位師太最不喜歡男人來冒犯她們，好，一人一條右手算是完了，「格」，「啊」聲中，三位好漢又是眼前一花，一股莫名其妙的勁風，將三人一捲而起摔出去了。

單英偉是個江湖大行家，多年來的功夫並未荒廢，喪心昧良巧取豪奪到的幻影劍譜，是最近剛巧練成的。

現在發現三位師太出手狠辣，他那敢怠慢，雙指駢點，「嗤」一聲響中，向三人回了一招「鳳抬頭」，劍氣由下而上，向三位師太阻了一阻。

三位師太不由臉色微變，可是，三位好漢是祇有乾瞪眼的份兒，而盲人突然怒吼一聲道：「你還賴？看你還狡賴，曲大弟，你，死得很慘，原來，果然是他……」

姑娘是抱住了盲父，她問道：「爹，你說什麼，這勁風……這……」

「是曲家的幻影劍譜，是你大舅舅的幻影劍譜。我，我記不起……不，單家全家對他不起，大弟，剛才你好似來過，你……唉……不可能啊，大弟……我該死，我不該氣……對，你說得對，不該氣苦了自己，而讓別人逍遙快活，該殺……」

「爹，大舅舅講得對……這是血的話，每個字，是血……」

「住口！」單英偉發了火，也犯了性：「跟不跟我走？」

「殺了我……大可以殺了我！」

「我何必殺你們！我會好好的對待你們，至不濟，你還是我的哥哥，她依然是我的姪女。」

「呸，單英偉，你是禽獸，你是鬼魅，我……恨不能殺了你，我養虎爲患，我對不起你，大弟，我對不起你！」最後的一句，他是死命的叫了出來的。

「幻影劍譜，還有幻影指，幻影十八式，我可以點了你們的大穴，用幻影指點的穴，你們該知道，會如何，哈哈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是嗎？」單英偉是一回頭對三位師太道：「我不想多惹是非，我希望妳們最好是一走了之，否則……」

那想到，一聲木魚，一聲青磬中，三條黃影有如個大風車般，圍住了單英偉在走……

是的，單英偉的幻影劍是厲害的，也令人防不勝防的，可是這三位師太更是江湖上極難纏的健者，她們三位個個精擅無極神功，即使不如單英偉的指劍的靈幻多變，但是，三人合圍，到底是善於互補其缺，又何況，三人心意相通，還抱着極大的目的而來，她們那能一走了之，她們不會吃了虧就怕了，不，那怕死，也要阻止這個惡魔……

鐵拂塵、木魚、青磬，全是奇門兵器，並且，越壓越緊，越近身，可就越令單英偉的優點盡失，劍氣及遠不利近的，單英偉自練成了幻影劍譜，自以爲是天下無敵，那想到，三個名不見經傳的道姑，就令他險乎爲三人擊出的勁氣所傷，他不禁一聲怒嘯，雙指並出，大開大闔，一剎那，劍氣縱橫，將三位師太漸漸的逼出外圍，這可不妙，三位師太如果不能搶入內圍，那麼，時間一長，她們三人勢必爲單英偉的劍氣所傷。

「你們還不與我搶！」

看得出，單英偉實在不願用到搶！他想過，哀哀懇求之情形下，將老大父女騙進府中，他更不想施展喪心病狂昧良而得到手的劍譜，但是，事已至此，不如此，他眞怕自己會爲人暗算送命，自己一死，這單家總算是毁了！自己購置不少的田產，自己又打平了多少的大盜巨寇，每年，自己可得多少贓物——自己與柴天王的聯親，哈哈，柴天王祇此一女，將來，柴家的一切，還不是落在自己手中……他不能死，他本來是裝成個大豪模樣，一個馬馬虎虎，算得上一流大豪而已。可是，誰又知，他實在是個心懷野心的人。

如今，可算是無可隱藏了，曲家的幻影劍譜是由自己出了手，哼！如果不是爲此，會讓大哥去娶曲英，不是爲了幻影劍譜，我會幹？可是，大哥太笨，本來，以爲他會同氣連枝，不，他簡直是手指拗向外，好吧！他死我更好，那想到現在，出了事，突然，他又想到不能本相大露，讓柴天王有所發現啊！此地的人全得死，決不可風聲外洩！

* * *

可惡的單英偉，他要劫持大哥、姪女，然後，再殺自己人滅口，否則，他勢必會被拆穿西洋鏡，這可不妙，因此，他叫了，他希望能將這三位師太的精神引開，然後出手誅殺。三位師太本來是武林上第一流的人才，非但自恃，簡直有些自傲，那想到，一個不甚出名的江湖大豪，也會是個硬對頭。

難怪龍頭要再三說，這個世界上，有不少埋名隱姓的，臥虎藏龍人物，祇要看差一分，咳咳，就會應了那句老話：「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現在，又該怎辦，想她三

個，出道至今，幾時做過虎頭蛇尾，臨陣脫逃之事，三位師太預備拚命了。

不料，正在此時，遠遠傳來了一聲極漫長的龍吟：……三位師太一聞龍吟，互相微微一笑，身形微動，好身法，就是好身法，也不見她們三位有什麼動作，祇見到三朵黃雲，宛如萬馬奔騰，分三邊退下，而且，在臨退之時，沉聲道：「看你如何打發這些人。」

單英偉不禁一凜，他自己心中明白，三位師太分明已看出了自己的用心，他會殺死那些人，但是，殺人不能一無技巧的啊！還有！即使殺了這批人，自己的大哥又如何？殺……那麼，自己一輩子得與姪女結了個死仇，不殺，風聲依然要外傳，對付親家，就難脫得了干係，如果不怕，什麼也不必畏懼，好，自己變成了這樣，得與江湖上的人士打個正對面吧，不打交道則已，一打上交道，哼哼！自己是半分的安逸日子也難過，不是自己去挑撥江湖間的血鬥，反而是自己已捲入這些血鬥，並且，還得成這個血鬥的中心人物。

單英偉可發了怔，他狂怒了，突然，他一聲狂笑，人如一朵黑雲般，飛入了人羣，那些人是護住了四週，他們有些莫名其妙，也希望能問出個頭緒來，他們那裡想得到單英偉來個裝瘋賣傻，而且出了手，這出手很快，更且壓住了一股怨憤的氣，單英偉首先出手是連刺三人，而這三個正是以輕功見長的江湖客，他們剛想問單英偉，那會想到殺手已到，嗤嗤聲中，好個幻影劍，三人的喉間，立有一股血箭激射而出。

當三人臉露驚怒之色，戟指還想問個明白時，可是喉管已斷，聲帶被損，命也保不住了，不能問個所以然了，而其餘人是猝然遇襲，個個呆得一呆，單英偉就利用他們這一呆，劍氣縱橫，立即展開了天羅地網的殺手神招。

「嗤嗤嗤」，一連幾聲怒叫狂吼中，輕快的，將單英偉帶來的十八個好手，一個也沒有漏下，有的劍穿心臟，有的太陽穴中劍，好一個單英偉，他竟然身一動，看清四週，奇了，不見了老大及姪女了。

「是那一個，是那一個與我單二員外作對？出來，別掩掩藏藏，別見頭不見尾，出來，出來……」他是奔前走後，奔出跑進，可就是看不見一個人影，斜陽西下，此地，本來就是個不大爽朗的地區，如今斜陽似血，而今，有十八條死屍，還有一個形如瘋魔的惡漢在叫，在嘶吼，聽來令人不悅，而看來令人更有愁煩之感，突然，單英偉是一聲慘號，他跌翻在地，他昏死過去，但是，有一聲極清寂的語音傳來：「好厲害……」

然後空山寂寂，然後是一片靜悄悄！此地變成了一個修羅道場，此地滿地屍身，血，一片又一片，一灘接一灘，不知道的，簡直是想破了頭也想不到，兇手假昏死堆中，難怪有人說「好厲害……」

* * *

「那會有這樣的事……」

「爹，爹……」是單超的驚叫聲。子呼其父，並且，不知其生死情況，因爲，單英偉是渾身是血——也不知是他的，還是別人的，祇不過，他本人的確受傷，一樣在激流鮮血，他醒過來了，他看清了，來了不少人，是的，自己一行人那可逾時不歸，當然得看個明白，現在，他們看到啦，至少，柴天王、江湖三女俠，等等……

「我……大哥呢？」

「單二兄，且別說話，你傷得很重，尚幸，傷在心房偏右，否則，你也與這些兄弟一樣……救也無法救了……」

「可是，可是……我怕我大哥……」

「哦，令兄不是回來了嗎，他們就在墳上……」

「啊！回來了……這……」單英偉可說不上是喜，還是憂了。

「這位可是單大先生？」是柴天王在招呼，「喔，這位想必是令千金，唉！大先生，看，血，死人，而且，令弟也幾乎死……」

「哦。」盲人是冷冷的，也莫測高深的應了一聲。

「聽說大先生與令弟有些誤會！」

「不是誤會。」

「唉！我是應該明白的，家務事，本就是難應付的賬，可是，大先生啊！您該看到了，人死了不少！」

「他們該死。」

柴天王可眞讓個單大先生噎了個白眼翻，人，有不少人是不通情理的，人，也眞能有幾個難以說話，難以相處的，不過大先生，他是特別的令人難以相近，總以爲，見了那麼多的血，他是盲人，他看不見，但他也該聞到了血腥味吧。可是他置之事外，二先生與他就算有十怨九仇吧，他，在你門口，他即使沒死，做哥哥的，總該問長問短吧，他，竟是毫不在乎……

「看來，大先生是不心痛的了。」

「我，心痛的日子早已過去了，哼！後悔的日子，可能會纏住我一輩子。」

「那會出這檔子的事？」柴天王的意思是：誰出手，有多少人？柴天王的估計，即使有過前事，但

是，現在是打羣架，好手沒有三個四個，也辦不到，何況，他查探所得，脚印就有四個……不過，好像是三個打一個，而三個圍攻者，身手不弱，至於那個被圍攻者，更是不容忽視，可惜，他看不出三個出手者的來歷，當然，也更想不出被圍攻者是誰。

「你可以問單二員外。」盲人冷冷的回答。

「二先生此行出事！唉！也可以說是與大先生有些關連，我們請二先生來請兩位赴宴……」

「如果我想去，不會死那些人！啊！雖然該死，可惜，不值得啊！」說完之後，他在姑娘的引扶下，走了，更拋下了那些屍首，但是，在這個時候，可將個單超惹翻了，他一聲怒吼，身形一動，在場人個個看出，單超的功夫雖不太好，不過，他已可以阻止盲人父女的去路。

「慢走，我聞『人必自敬，而後人敬之』，相反，『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你是自絕於單氏……」

「倒也不錯，我是自絕單氏！」

「如此，我就打！」單超見父親垂危，而且，又有幾個至交好友死在此地，他實在是恨盡恨絕，說實在話，爲了請盲人父女，竟然會出這樣個大兇殺來，如果不是爲了怕殺手，如果不是爲怕血染單家，如果不是怕自己的聘妻不能回來，他們那會一而再的上此地來看盲人的驕狠，毒絕的神色，他發了少爺脾性，他要打盲人了，不理他是自己的伯父與否。

出手是快，不過，華而不實，快而無力，盲人是根本不動，不避，但是，姑娘不肯讓自己父親被辱，她是出了手——衆人看出來，姑娘的出手更不成，在山中居住，防身是有餘，想出外在江湖上跑，那是大大的不夠了。

雖然如此，單超的出手還是讓若卣格住了，單超還想變招格擊，柴天王是老江湖，江湖人最怕以下犯上，老人是哈哈一笑，身形如風的一現已來到了兩人的面前，揚起右手沉聲道：「賢婿不可無禮……」喏，這就是老江湖的厲害了，他不願讓人家說他幫親而不幫理，所以，是阻格女婿，現在，就看姑娘懂是不懂了。如果她依然出手，如果她一個不小心而還了手，那更好，可以押那個沒家教的孩子走，既免了爲人說嘴，更落得一個一舉兩得。

不想若卣姑娘比懂得禮貌的更懂禮，有個老人出現在面前，她祇求父親不受辱而已，有人代出頭，她是一個襝衽萬福，一面已扶了父親走了，單超還在大叫大吵，盲人父女已不再聽他的狂吠，步入自己屋中，關上門，哈哈，可是「關門成一統，何論四季時。」

夕陽西下，人也已走了，祇留下十三來家丁下人，他們在埋葬死人，可就奇怪，不知怎麼一來，面前多了一個人，有兩個膽小的，幾乎叩頭叫祖宗了，因爲，他們看見一個身穿長袍，這顏色因爲陽光已沒，月光未上的尷尬時分，看不出是黑、是灰……而那具臉孔，就和那些死人沒有分別。

「鬼」字尚未出口，可那個……也不知叫他什麼——他，嗯，就是他可在翻來翻去，翻那些死屍，看他們的創口，他是似笑非笑的說一聲：「狠！」也就放下了死人。對那些埋屍者道：「不可提起我來過。」手揚處，祇見一道金虹，飛在那些人面前，是赤金塊：「每人一份，如果說出我之行踪，你們死得比他們更慘酷……」說完，也不再理他們，他走了。而面前遠處，依稀走來了一輛車。

「師父，我們到那裡去？」

「去救人……」

沒有說話聲了，祇有馬踏着方步，不知它怎麼搞的，明明沒有路，走着走着，豁然開朗，走着走着，有條捷徑，月亮掛得很高時，馬車已出了延平城外了，時已深夜時分，而大道在望，馬突然四蹄飛騰，向前帶了車子，有如箭樣的奔出老遠，可以說，誰也不知道，延平城中有如此一車「馬」，他們可以稱得上來無影，去無踪，車伕根本不必鞭驅，而且，如果你也是個車把式，可以看得出，他根本不用提鞭，收韁，他眞正當得上四個字：「信馬由韁。」

車中人，從來沒有表情的臉上，今夜，看得出有兩行清淚，不過，別以爲他在哭，看得出，臉色是透着些笑意，這個笑意是你要用心辨認，才能看得出。

一片平原，一陣陣秋風，趕夜路，放夜站，實在是個好時光，但是，車中人突然坐起身，他敲了敲車廂，他是在關照趕車的，前面可能有事。

其實，月亮也該下去了，金星——又名啟明星該上升了。一天已過了，事實俱在，這個時分，極少極少有人趕路，這是個最好睡的時刻，嗨，有人，是兩個少女，看來是十分俏麗，晚風吹來，衣袂飄揚，可眞是有些飄飄欲仙的味道。

「曲大俠。」

這三個字一出口，駕車的車伕幾乎跳了起來！

車門打開了，一張比死人還難看的臉，可是這一對黑白分明的眼睛，却別具一股懾人之光華。

「妳們一路辛苦了！」

「奉師主之命，屬下不敢有怨

言！」

「我不是妳們的龍頭，使者主者的，何必來這一套，唉，我早知道，人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缺漏，讓妳們抓住！」

「師主命屬下報告，不，是與大俠說個明白，如果不是大俠手下留情，咱們可會跌了個沒頭沒腦的跤！人，總得有個死，因此，死，並不是件大不了的事，怕只怕死得不明不白，不乾不淨。」

「我以為，過去的事，大可以不必再提了！」

「對，師主決不是向大俠討好，不過，大俠至性至聖，人中英傑……」

「我聽不慣……」死人已是流露出些討厭的情緒來。

「唉……」其中一個少女嘆了口氣，道：「師主是再關照我們，祇是來相報，決無他意。」

「好，有煩二位小姐轉告！」

「什麼？你稱呼我們為小姐！」二個少女分明是受寵若驚，也可以說，她們從來沒有人稱呼她們為小姐。

「為什麼不？某，本來是個獨來獨往，一無牽掛，而今，不錯，我會有幾個親人，唉……」他的嘆氣，可真能令一切籠罩上一層苦惱之愁緒。我會令他們遠避人世，「我會代他們掃清荊棘，我會替他們找個世外桃源，因此，我，不必叨蒙大德，也就是說，我的事，自有我自己來料理。」

「人手太少啊！祇怕顧得頭來，顧不了腳啊，曲大俠！」

「何不冷眼旁觀！」

「我們能嗎？哪，請看……」對面聲到人到，又一輛馬車出現，看得出，這車、馬與他們全一樣，當然，車內人不同，而馬的神力、機智也不一樣，奇怪的是，連個趕車的也一模一樣。

活死人臉孔突然一凜，他看出來，此車一定有蹊蹺，而且是有關自己的大事，他不由淡淡一笑，道：「麻煩師主勞神，更且化裝成本人——此恩此德……」他搖了搖頭！

那個車伕却笑了，因為，她知道，她的一切奔走，並沒白費，這種人，從她的暗中觀察——當然，此人那會不知，因為，他是藝高人膽大，自己又不是設陷阱害他的，所以，他是大大方方的置之不理——他其實是個外冷內熱的人，而今，他可說出大恩大德這四個字，她笑了。

他是打開了車廂——天色微明下，何況，活死人是十五年來皆處於黑暗中，他可以在黑暗無光之情況下洞察一切，那會看不清楚……車廂中，睡了一個花白頭髮的婦人，她代自己去救了華大嫂……可是，即使華大嫂功力因受挫而耗損了不少，可也不至於悶聲不響啊！

他一陣旋風來到了車邊——不過，如果有眼光的人，可以看得出，目前，他是週身佈滿了功勁，他一手扯起那蓋着的棉被一看，他幾乎昏了過去，天下那有這種畜生……

他記得華大嫂，在窮山間，在黑暗中，他一直在想，那些惡人，他日夕祈望他們別死，他更記住自己的朋友，將他們一個又一個銘記在自己的心裡，他更祈求天——唉！他是個不信天的人，也不得不要天代自己照顧他們，別傷別苦——更別死。

而今，他看到了自己畢生唯一的良友的妻子落了個如此下場，沒死，但是，她比死更苦，更不幸，血，已乾了！可以說是遍體鱗傷，他突然笑了，他莫名其妙的點了點頭，對，對，對，是該這樣，不這樣，他那會十倍、百倍的還報他們！

「大……嫂……」從來鎮靜如恒的人，這一聲的叫喚，竟然會叫得如此淒然，抖戰……

「畜……生，畜生……你，死後，不，我死後——如何見好友？」「大……嫂……」

「我……反穴，哈哈，我可以反穴……」突然那個婦人一個翻身，「我，死了……我見到了誰？是，凌卣，是曲凌卣……啊，對了，可……卣弟，代我蓋上棉被……蒙住我的臉，我不能，我沒臉見可蘊，我沒有將個孩子教好。」

「大嫂，妳沒死。」

「我，沒死？我還活着？我還活着做什麼？」

「看他們的報應！」又冷了，又狠了。

「你是誰？奇怪？我沒死，我見的不是凌卣弟嗎？」

「大嫂，我是曲凌卣！」

「啊！你……沒死，你……」

「我死不了，但是，我早已把我自己當作了死人，因此，我，以活死人的名字行走江湖……」苦笑了：「其實，我走什麼，走江湖，闖武林，不，我在找人，想不到，他們搬走了，更想不到妳會離開了故鄉……」

「凌卣弟，我，該怎說，畜生，我那個畜生……」

「我自會安置他……不過，大嫂，我祇能說，他不配做若卣的丈夫……」

「他那配，他那裡配啊？」她哭了，誰也會聽出來，她說不配，還是希望能配，但是，孩子實在太

華岩容道：「我要你們放開我的朋友項少當家……」

壞，連娘也能出賣，這，又該說什麼，其實，她真的沒可說的啊！

活死人想將華大嫂移過自己的車子，但是那個女扮男裝的車伕在說：「你遇到了這種事，也會亂了心神啦，請問你車上有這些被褥寢具麼？你不怕她吹風了麼？」

是的，活死人實在是為情所激動，他渾忘一切，而且，他自以為這多年的辛勤刻苦鍛煉，世上已無可令他棘手之事了。可對付個女傷者，他不禁搖了搖頭，目下，她渾身是傷，再加上她自動反穴，身子根本已弱得不能再弱，傷口最怕就是吹風。現在，他算是看清了，當華大嫂一個翻身坐起時，那個車伕已代她裹了個密實，自己——男女受授不親，自己，看了那個假扮的車伕一眼，而看出她眼中，露出一絲狡獪的眼光來。

女人，是天下最弱者，然而，至柔可以剋至剛，女人是不可思議的，如果，當眞有所求時，她是會不顧一切的，那怕是死，她們祇求死前的一息。

他突然又記起那個可怕而又可敬，可憐而又可怖的師父生前的教訓，但是，他下意識的看，看自身，突然，他眼望遠處，不禁喃喃自語道：「活死人，你眞正的對手到了。」

突然，遠處的傳來一聲尖嘯，假扮車伕的微微一笑，道：「可否前去一叙？」

活死人是傲然的點了點頭，他進了自己的車廂，馬蹄聲、車輪聲此起彼落，彼落此起的向遠處走去。

現在活死人的車，跟隨了那輛摹倣自己的車前進，不多久，前面的馬車已走入了一條長草沒脛的，看來無路可通的小路上，走着走着……前面有一支火箭射起，立即，一朵黃雲飛起，在前車的，出現了一個頭大身短，雙臂特長的老者，拜伏在地，當前車走過，他可是對後面一輛車的車伕齜牙笑了一笑：「少鏢頭……」

車伕一見此人，尚幸他在高人門下已有些日子，所謂日久有功，他也是笑了一笑：「衛天君！」不對，又聽得那匹馬在笑，希聿聿的，車伕是眞正明白，這匹馬是匹通靈神駒，牠笑，是一定有道理的，他不得不留神，因為，事實俱在，要麼前途坦蕩，否則，就可能打得翻天覆地了。

走着，走着，前面突見一個大火圈，而圍住火圈的有不少人，火圈之中，却有一個人，一個滿臉驚惶，渾身抖顫的人！

前面的車，突然的車廂打開，祇見那個半百的老婦人已坐了起來，她是看得清清楚楚，車子一近

火圈，那個火圈中人一聲鬼叫：「是妳……娘……是妳……」

不問可知，此人正是華大嫂的獨生兒子華岩容。

「畜……生……」華大嫂在抖顫——她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會在這個地方，見到了自己的兒子，那個出乎自己意外的兒子，不錯，她曾給自己的兒子所賣，她讓兒子用了迷藥——那裡想得到，自己親生兒子，會用這種下三流的蒙汗藥，當她發現自己已被扣住了的時候，她恨不能一頭撞死。

何況兒子所求的，祇不過是一個分舵的舵主，夠他揮霍，如此而已，現在那個所謂第三香主紀平，祇是在對自己要求，說是要求，還不是要脅——他要自己乖乖認了，成全了兒子，也成全了聲威震八方的項欽，他兒子項靑選看中了單若卣，當然，她如不肯，他們也不會在意，他們會殺了她，然後，由華岩容代說，不過，如果由她代說了，項欽是絕不食言，他會傾盡全力，代華家報了大仇。

華大嫂幾乎讓自己的兒子氣了個半死！她怒斥兒子，她希望兒子能明白，他不能這麼沒有骨氣。

孩子走了，她開始受罪，項欽還希望華大嫂能回心轉意，還有，她得交出華家的最後一部神訣。現在，徹底明白了，項欽還有別的野心，華大嫂是個剛强的女人，她恨自己的兒子不爭氣，她恨自己的教子無方，她施展家傳的獨門反穴大法，她求死，奇怪的是，她依稀聽一聲不可，身後有一股暖氣護住自己的心脈，她不知後事，她昏死過去了。

一睜開眼，看見一張陌生，却又相熟的臉，是自己的好友——一個已經死了很久很久的好友。但是，她醒過來，却看到奇跡，她並沒死，祇是身上已支離破碎。因爲，自己的反穴法震斷了週身大脈，奇怪的是，心脈怎會不斷？還有，自己一直以爲死了的好友，他竟沒有死。

現在，她看見了自己的寶貝兒子，一觸眼簾的是，看到他那怕死、可憐、可恨的神態，華大嫂恨不得這個畜生立即死去的好。

他在叫娘！

「你這畜生，你還有臉來叫我，我，可沒面目來應你啊！你……你……爲什麼不死！」

「我，捨不得娘……」

唉，到了這個時候，他還在騙娘啊！華大嫂再也忍不住了：「岩容，你來……你過來。」

「我，不能，娘，這是他們的七煞神火……我，如果越火而過，我……就會死……死得像個嬰兒……」

「大可一死！」華大嫂是恨極了的道出這四個字來。

「娘呀，你生我，養我，你忍心……我死麼？」

說得挺不錯，華大嫂可眞想反問他一句：「你用蒙汗藥時，你爲什麼就忍心我死了？嘿！對了，我老了，我是該死，如果我死，能令你有個快樂的一生……」

突然，一朵彩雲飛起，祇見那個靑衣——穿綠色衣裙的，在空中一個「雲裡觔斗」，人似一隻彩雀般，跌入了火圈中。

華岩容連看還沒有看淸，祇覺半身一麻，人已爲一股大力抱起，又感一股重力推出，人就如支利箭般衝出——前面微聞有一股腥香味的熱力撲來，祇一下，已脫出了火圈。

驚魂甫定時，「彭」一聲，眼前一花，祇見一隻掌影迎頭打下：「畜生，去吧！」聽出是娘的聲音，而頂門已中掌，想到玄女掌的厲害，剛慘叫一聲：「娘……」這個沒用的傢伙，已一口氣回不過來，就此昏死了過去。

「畜生……你……」華大嫂也以爲擊斃了逆子，到底是自己骨肉，不禁悲從中來，嚎啕大哭了起來。

「大嫂，妳也氣糊塗了吧。」那個車伕嬌滴滴的說着話，令到華大嫂一時之間，摸不着頭腦。

「你自己倒反了經脈，雖然，心脈爲人護住，但是，渾身無力，試問，妳有什麼力能打死他，此子心思極聰敏，並且，更善於隨機應變，他可是裝死給妳看，要妳上他的當，中他的計。」

華大嫂立即恍然大悟，一想，自己眞想偏了，唉，孩子，我是捨不得你，到了如此地步，我還是捨不得你，我該死，我實在是該死。

不想，她這裡還沒有想完呢，自己突然爲人扣緊了脈門、心門兩大穴，耳邊又聞得一聲極陰狠的話：「各位前輩，叔伯……我是個逆子，那是變也無法變，改也改不了，如今，我祇能一不作二不休，扳倒了葫蘆，潑了油，請你們高抬貴手。」

「你是要我們放你一條生路而已。」

「不，我要你們放了我的朋友項少當家走！咱們一塊兒走。」

「如果不放呢？」

「我反正是死了，娘，你是沒給我半天好日子過，我陪妳一塊兒死，死了去見死去的爹，我得問問他，爲什麼祇顧自己逞英雄，要我過那種苦日子，我過不慣，我過不慣……」最後三個字，他就像隻餓狼的嗥叫，可憐的華大嫂，她非但無力制敵，現在，她更是無力反穴自盡，她怔怔的看着自己兒子，他

可以爲了別人，那個什麼項少當家而扣住自己生他的娘——這世上唯一的親人，並且，更說出了他要過好日子。

她流下了兩顆辛酸的眼淚，她眞希望，孩子，你殺了我吧，別讓我在這個世界上現世了。

眼前一聲極陰極狠的冷笑聲，更不知怎麼一來，她看到了一張雪白的臉，那張一無表情的臉上，却有兩行淸淚，而又聞得一聲極凄厲的慘叫，自己的孩子，明明扣住了自己心、命兩脈要穴的孩子，四肢凌空的在抖顫，在號叫，還有一聲冰冷的話聲：「大嫂，本來，我想救他，敎他，甚至，我會給他世上的一切……但是，我能嗎，大嫂，妳自己說，我能嗎，如果，妳說……該……給……他……」

「不，曲大俠，即使大嫂說給，我也不能，我寧可讓你殺了，我也會殺了他，立即殺了他……」車伕說得似斬釘截鐵。

「娘……娘……」華岩容祇會叫。

「大弟，放了他……」華大嫂說，現在他活了，是啊！該叫他活下去啊！「你大哥祇此一子……」華大嫂突然哭了起來。

誰也該明白了，在從前，一家人的香燈後代，可是看得十分重要，做妻子的不能爲丈夫生下一男半女，那可說是犯了七出大條，華大哥已是死得可憐！而他祇此一子，「多不好，是個男孩子。」

「師主妳好。」

哦，又來了個少婦，啊！是賀三嫂，她可是見多識廣的女子，她出來，一定有話要說，有時候，有關世間法，她的計算，眞能比師主高明得多。

她附住了師主的耳朶說了又說：師主是點頭又點頭，然後，她對活死人看了一眼，不想，活死人是阻住了她的話頭，他是搖了搖手，嘆了口氣，手一鬆，將個華岩容擲在地上，可是，你這兒才放手，車伕已一個旋風般，向那小子撲到。

大俠梟雄　各逞計謀

活死人是長長的嘆了一聲，道：「誰也不准出手……」邊說邊已與師主——那個矯裝車伕的，連對了七招，這七招是快如閃電，疾如勁雷，但活死人是神定氣閒的連還七招，既不緊張，又不匆忙，眞可說是擧重若輕，令在場人個個看得心曠神怡，說不出的舒服、關心……不過，賀三嫂姚玲，可已扣住了華岩容，她是突然一聲喝：「殺你這個禽獸不如的畜生，勝造七級浮屠。」

對，在場人個個有這樣的感受。

照理，這是一個極好的偸襲機會，不！應該說，活死人該有個缺口破綻，讓對方抓住，因爲，姚玲——賀三嫂是扣住了他的人，這一聲斷喝，或多或少，該令他有所分心分神，而且，他的對手又是個江湖上一流好手，那怕你有可乘之機，他也不會放過，唉！事情就是如此的不可思議了，至少，與其對手的玄天仙女，她就一些也沒覺得，活死人有什心緒不寧之處，更令其感到難能可貴的是，活死人分明放了她一馬，他的出手是這樣大方，又是這麼從容，不過，在眼神可以看得出來，第一，姚玲的出手，對華岩容有什不利，那麼，他的還報是絕不會輕的，她開始有了怯敵之心。

車上的華大嫂是流了淚，多年的壓抑，多年的不幸，令華大嫂看淸了多少的人情世故，她想不到自己的兒子是個如此的人，是一個犯了衆怒，而且又是可恨可悲的人。至於目前，自己就算有了個靠山，人祇一個，最多也不過兩個，對手起碼有十來廿個，饒你本領高强，人家只是爲了自己，插手在這場是非中，何必呢，孩子該死，讓他死了吧！

「大弟，大弟，住手。」她好像是在哭。

好個活死人，他對着扮車伕的師主看了一眼，嘆了一口氣道：「對不起。」

師主幾乎爲這三個字，勾出了眼淚來。是的，玄天仙女是出了名的冷酷無情，然而，她祇覺得這個世上根本無眞情可言，因此，她無情，她孤傲，而今，祇有她明白，要如此精明、厲害、而又武藝超凡入聖的活死人的口中，吐出這三個字，可眞是萬鈞之重，也可以說，他向你認了不是，他之所以能請人寬恕，不，分明，他是爲了這一對毫不起眼，根本不算什麼的一對母子……

由此三個字，已可看出此人之外冷內熱，由此三字，可算是他已將自己的缺點暴露了給你，人所以橫行無忌，就因爲如下棋般，你看不出破綻，而今，他爲了一對母子，他將自己致命的缺點顯示，他寧可自己死，他不能令這一對母子，在他眼底下吃了虧。

「値得嗎？」玄天仙女低聲的道。

活死人無可奈何的笑了笑，玄天仙女不知爲了什麼，她只覺得一陣暈眩，她突然的看到了一張淸秀、脫俗的臉，一個如此震人心弦的笑，也祇有她，才感到了活死人的美，原來活死人的笑，是美，是可愛的。

「大嫂，我不會令妳失望。」

「不，大弟，讓我說幾句話，你不會令我失望，你不會要我無面目去見你的華大哥？」

大嫂說一句，他十分虔誠的點頭，問一句，他點一次頭，然後，大嫂她笑了，她對姚玲說道：「這位大娘，暫請放下那孽子。」

姚玲是十分聽話，果然放下了那個華岩容，當然，這個小畜生，試問，他又能走得到那裡？

「大弟，我能盼望得到你來，我已經是喜出望外了。當然，老天是公道的，決不能賜了這個，還得賜給另一個，她賜給了我個好大弟，就該有個忤逆子來抵銷……當然，這畜生是我生，是我養，怪該怪我沒有好好的教……我有愧於你的華大哥，不過，我只求你饒了他，讓他活而已，可不能讓他再害人啊……」大嫂哭了，道：「這位大娘尊姓？」

姚玲可讓華大嫂點名道姓了——她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事實上，不是活死人，她是早已死在太原城外的冷香小築內，今晚，她是爲了大局，可是無論如何說，她對活死人是有些恩將仇報的。

江湖人可最是要不得的行爲是恩將仇報，姚玲那會不有些羞慚之感。

「我……姓姚，夫家姓賀……」

「我那孩子，實在太不像話，誠如妳言……該殺了，以免他將來，爲禍武林……大弟，我可是看得比你還透徹啊，孩子已無藥可救了，讓他爲禍武林，你肯嗎，如果，他有了你的本領，那麼他……」

「娘，我有了大……大……叔的本領，我會變好啦，我……再也不會……看人臉色，我……會娶若卣……我……」

「放屁！」華大嫂可口出粗言了，「你能糟蹋了那麼好的姑娘！如不看在你父生前……」華大嫂說不出口了：「賀三嫂……」半晌，她說：「毀了他……」

姚玲是個聰明多智的人，她當然明白華大嫂說這三個字用意，但是，她能嗎，老實說，一擧手，就可將華岩容的全身功力散了，然後，他祇是個普通男子，當然可以生兒育女，不過，他決不能再涉足江湖，那是個好辦法，可是，該由我來出手？

「大弟，你答應過我，不會不聽話……不會令我失望，更不會要我無面目去見你的華大哥吧！」

活死人他點了點頭，突然，他是一個騰步，不，他眞正的像一縷輕烟，誰也沒有看清他是怎麼走的，一刹那，可說是眞正的一刹那，他已到了華岩容面前。

華岩容他已見到了那張白得可怕的臉孔，一對精光四射的眼睛，他大叫：「大……大……叔……饒……饒我……」

看，華岩容那副可憐樣，護頭縮身，活像個小孩怕挨打的那個樣。可是，他聽到了一聲嘆息，是如此的失望，又是如此的怨嘆，突的，華岩容突覺他的頂門，莫名其妙的，自己保護得好好頭臉、手臂不知怎麼一鬆動，而頂門一涼，啊！倒很舒服的，眞想睡一大覺，好吧！就睡吧！華岩容就睡着了——呼嚕呼嚕的打鼾呀！睡得可眞香甜啊！

「大嫂……」活死人突然的向華大嫂跪倒了：「我……不忍見華大哥有……這樣個……」他說不出口了。

「沒用而又心黑手狠的畜生！」大嫂代他接了下去。

「唉！」那聲長嘆，可以令人聞而心酸，「我來遲了！」

「不，大弟，你出手，那更好！」

「我令他不能夠習武，還有，大嫂，我得將他帶在身邊，我怕他會讓人抓去。」

「如此無用之人，還有誰要他……哦……」華大嫂依然不脫她的機警，她明白了，孩子會拖累了活死人啊！

「曲大俠。」是玄天仙女在叫他。

活死人正在踱着方步，此地祇有兩個人。

「我明白妳的好意，可惜，曲某素來是獨來獨往……」

「能嗎？」她笑了。

「唉！我會退出江湖的啊……」

「但有太多的人會找你。」

「我想，我自衞之能力，還是有的。」

「拖了一堆的人，怎辦？」

「哈哈哈……」一聲爽朗的笑聲中，活死人道：「我不怕拖累，至少，我會令他們自守門戶，除了貴教之外，還有誰能對付我？至於貴教是……咱們恩怨已了……後會無期了。」

「能嗎？」

「爲什麼不能？」突然，他看到了師主的眼神，他不由苦笑了笑，說道：「應該能的啊……」然後，他回身走了，而玄天仙女看着此君之背影，突然，覺得他是那麼的孤傲，却又是如此的可憐，她眞想……

遠處却傳來了三聲鐵板聲，這三聲鐵板聲響，令玄天仙女凛然一驚，她依然看了又看，然後，她咬了咬牙，向鐵板聲來處走去，沒入了黑暗中。

＊　＊　＊

一車一馬，如今車伕有了兩個，一個是原來的，一個是穿墨綠長衫的文士，尚幸在深夜——他那張令人望而生畏的臉，沒人見。

延平城中，那個爲人咒駡的單家，這幾天可又有了事，那些閑人可多了不少的閑話，說什麼娶新婦，娶新婦，新婦沒來，死人到……又說什麼，人死了幾十個，有些人更是亂說亂講，說什麼來賀的親友，喜酒還沒喝着，人已死了有幾百個。

眞有可能，由幾百個說成了千個，誰家有那麼闊，請人喝酒，請了千個以上，延平城可不是大城市啊，來了那麼多的人，還得了！

可又有人說，單二員外將近死了，這是從來未有的好事，如果這個傢伙死了，哈哈，天都亮了，但是，單二員外與他們有什麼關連？什麼也沒有，就是爲了曲家……那麼好的人家，給單二員外一手給拆散了，他們是代好人出氣，如此而已。

＊　＊　＊

「爹，你在看什麼？」是那個姑娘！最近她的眼睛可特別大了，當然，這顯示了她人是越來越瘦了。

事實上，祇有她父女倆是眞的明白單二家中事，現在，逢到單家出事，她的家中就有一份血帖，上面寫着死人的名字，有幾個死了……

爲什麼不來對付自己父女倆……姑娘可犯了愁，現在，祇有他倆明白了單二的陰沉可怖，幻影劍的出手，老大是怕了，即使有人在暗中對他說，要他放心，單二的幻影劍是不必怕，但是大先生他能信嗎，還不是你說你的，我聽我的……還有幻影劍出手，他的心是碎了，本來，他還有一些希望，眞，他是實在的希望不可能成爲眞的事，竟然能死人復活……現在，他說，即使人沒有死，又有什麼用處，在幻影劍下，他沒死，還不是讓老二再逼他死多一次。

有位好心的朋友說：不怕幻影劍，這個世界上，說大話的人還少了，說他如果見過幻影劍譜，如果是自己爲了謀奪幻影劍譜，還有他如果習練幻影劍譜……他會死，會不得善終啊！千刀剮，萬刀斬的，而今又如何？還不是使出了幻影劍來了。

大舅子實在是爲了幻影劍譜而死，自己却是個禍首，他若不是中了計，他若不是逼大舅子……那麼，大舅子怎會說出藏譜之事。他不說給老二聽，曲家能完？大舅子會死？還有華大哥……而今，除了西域的佛門般若劍，中原老怪的聖心劍之外，根本沒有其他劍法可以對付幻影劍。

世上三大神劍——幻影劍居其一。

即使其他二種神劍法另有傳人，也祇能並駕齊驅，世上決無可以破此劍法的人。

單二在殺人，將殺人的帳，嫁禍給了對頭。

單二是眞正的魔頭，他殺人，再自傷，然後，再殺人，柴天王他們決不會明白，眞正的殺手，就是與他稱兄道弟之人，他會殺多少人？這是個謎。

本來希望曲凌卣未死，唉，死了的好，至少，他不必看見惡人當道，憑仗了自己祖傳劍譜，而殺人無數，大先生在擔心，而若卣是明白了老父心意，她能不擔心？所以，難怪她瘦了啊！

酒香撲鼻，最近，大先生有些狂態了，不理什麼大舅子專用的酒，酒早喝完了，他祇是在擔心，該有多少人，會死在老二的陰謀中。

柴天王也瘦了，事實上，他的女兒不見了，而今，又死了三個專誠而來，代自己料理婚事的好朋友，最擔心的是親家！單二是傷得極重，最近一天，他看來是奄奄一息的，在托附後事，要自己好好的看顧單超，因爲，即使還沒有成親，單超總是柴老的女婿，柴天王能過得舒坦嗎？

他眞想與自己的好友戚子先等有個商量，奇怪了，他、還有裴對江、閔神行、司徒燦，柴天王自從經過閩江一役之後，他是不敢自命不凡了，老了，他才眞正的體會到，江湖有着高人，而高人之上，還有高人……何況，一到了延平之後，死人又死人，紅事不成，白事接連而來。他是一直祈求，別再死人，所以，當他不見那些好朋友時，他能不擔心？

奔進走出，最後，依然不見人，去看什麼名勝古跡，唉，延平有什麼大不了的古跡？等吧！希望能在晚飯時分，該見他們的吧……不對，他突然想起一個人，鐵面比丘尼慈慧師太，她是個尼姑，還有，她好靜，更有一個不對處，她有傷，她爲林素娥的天竹法，幾乎被傷得死去活來，她那會出門？

他搶步到慈慧師太的靜室內一看，唔，慈慧師太在笑，而身前一片殷紅，她見到了柴天王時，她祇能吐出一個字：「二……」二什麼？柴天王當然不能明白，他必須先看顧老師太，最先得看傷在何處，可惜，他是男的，雖說，老得可以落棺材了，但是，老師太是個比丘尼，她生性極重戒律，因此，她即使殺人，也得訪明了此人之劣行惡跡，否則，不輕易出重手，也所以

她有個慈慧的法號，請教，如今，他能代她解衣視傷嗎？

柴天王跳了脚，總算驚動了內廳人，連素來不該下佛樓的單二奶奶也出來了，首先，她接住了師太的手腕，可惜，師太已是吁了口氣，她已魂歸極樂，再也不能說東道西了，柴天王可忘了，忘了檢視師太之行李，師太的行李雖小，却有着她本門的佛門重物——那部法華三藏論。

單二員外得悉慈慧師太死訊時，他已昏死了幾次，再得如此兇訊，單英偉像是死了般。單超在跳脚，單二奶奶，那位聽說是與丈夫不大融洽的女人，今天，她是十分鎮靜，喝止了單超大叫小號，她走近丈夫身邊，她按住了單二手脈，哈哈一笑道：「死不了！」然後，他放下了單二的手，命人準備了苦艾、藥末，在她的熏灸之下，單英偉又悠悠的醒過來，他是滿頭渾身是汗，他苦笑，他氣喘，他流着淚對柴天王道：「小弟……如何……說……才對？」

柴天王祇有搖了搖頭，說實在，辦婚事，弄得如此狠狽不堪的，也祇有他了，他稱爲天王，天王能役使神兵神將，可是，現在，他是變得一籌莫展，而且，在人世間，這個天王可憐不可憐？

還有更可憐更震驚的事發生呢，那幾個好友直到深夜不見歸來，搞什麼鬼？天王不禁有了煩躁之感。

柴天王目前需要有個人，陪他分擔、分擔，可要人之時，一個也不見了，您說，煩不煩？

第二天，柴天王醒來時，却是莫名其妙的看見了一張柬帖，上書兩個大字：「速歸」既沒上款，也沒有個下署，什麼意思，老人想破了腦袋也想不通，不過，叫自己回去，事實上，他是十分之希望能回去，早些回去，眞的，自己還有大片基業啊！目前是交付給續絃玉面天鳳鄧芙蓉掌管。照目前情形看來，天王砦還可能出些事，可惜，那幾個好朋友又該怎麼辦？

總得向親家有個交代，唉，單英偉如今傷得如此厲害，自己既不能相助一臂之力，那麼，自己……還有，這托孤之事又該如何？婚事鬧了個不清不楚，柴天王幾乎想自殺了，眞，那會有這麼多的煩惱事找上他？

他算是讓人請到了單二的房中，一股藥味未散，單二比昨天不對了！

「親家，聽……說……你……有事找我？」

「是啊！您先別太擔心，我說你聽，事情該怎辦，還是該怎辦，對嗎？不過，這婚事，看來，有些……有些不吉利……而今戚兄、司徒、裴、閔，唉，不知怎麼一來全不見了……連三個女娃子……我是弄不明白，可能……」

「且慢！」

「呃！親家……」柴天王可看出有些不對了，爲什麼，單二這兩個字，可十分有力。

「他們幾時不見的？」

這句話很流利嗎，搞什麼鬼啊！

「昨天……大概是吃了午飯之後……」柴天王越看越不對勁了，親家可不像傷得將死之人啊！他究竟是在玩什麼把戲？

「他們什麼也沒說？」

「我可是感到十分奇怪。」

「他們跑了嗎？溜了？難道，他們……看出了什麼來了？」單二是自言自語的在和自己商量呢！這可引起了柴天王萬分的不滿，柴天王一生爲人，有個好處，坦誠、磊落，他最恨人打小算盤，用小計謀，至於陰謀害人，他更加反對，而今，單二的行動，可令他有了大大的反感。

「老二，你這是玩把戲？」

「和你，我會和你玩把戲嗎？你也配嗎？」

「啊，那你……你這是對付誰？」柴天王只以爲單二是有心對付別人。

「我不是對付，我是得瞞人處且瞞人，再說，遮掩世人眼啊，也是不可不用而已，柴九，你看着辦吧！」

「你……」柴天王轟然站了起來：「單二，你與我也來這一套！」

「越是走得近，我是越得小心……」

啊，這是什麼事？呃，記得了，記起司徒燦對自己說過：「這件事，其中有些說不出的古怪。」

是的，當時他們幾個是圍繞住這個古怪，你說我講的，但是，誰也說不出個古怪在那兒？最後，司徒燦是有意無意的說道：「苦肉計三個字，對，於是心頭一凜，自己只是個草包，自己祇是看着單二的死樣，想不到他是在做戲，而今，他哈哈一陣大笑道：「單二，起來！咱們親家變寃家，可以，咱們玩幾手……」

「你配？柴九，如果不是看在你蠢得如猪的可憐，你能活到今天？但是，走了她們，這幾個倒是個難題……」單二又沉思了起來。

柴天王能受得了這個，一聲厲嘯，洪洪發發的戟指單二道：「你是假裝有傷，我也不必佔你的太多便宜，咱們坐在這張椅上，與你推幾手……」邊說，人已坐在太師椅上，雙掌一圈一揚，柴天王的造詣不凡，這一揚之力，說不上是排山

倒海，却也是力發千鈞！

「這就是『天王掌』麼？」單二笑着道，而右手一個反手上掠，奇怪，天王掌的掌力，竟然爲這一掠之力，「嗤」的一聲中劃斷了！就如單二這手指是一柄無影長劍，而劍氣透出，掌力立斷。

「劍……劍氣……」柴天王祇覺得這「嗤」的一聲是劍氣，他絕想不到是「幻影劍」！可是，單二冷冷的笑了笑，「嗤嗤嗤」連串的勁風中，柴天王覺得自己分明爲單二的出手所困，並且，既是自己全力推擋，可憐的是：這勁風又勁又直，因此可看出來，自己的掌力分明是隙漏太大，單二可能是指上留情，這就令是柴天王大驚失色，突然的恍然大悟，人是他殺的，爲什麼？當然有他極狂狠的陰謀在。

「你意欲何爲？」

「我要以你爲餌。」

「你說什麼？」突然，柴天王祇覺得左肩一痛，而一股鮮血似箭般激射而出，這一來，壞了，柴天王可說是任人宰割了。

「嗤嗤嗤」連聲中，柴天王已是遍體鱗傷，更可惡的是，聲、脈均斷，柴天王已成了個啞巴！而兩手的筋脈爲嗤嗤勁風割中，柴天王心中明白，他成了殘廢，他再不能用手，用口了。

還有可惡的事呢，柴天王混身血跡模糊中，單二可掀被而起，眼前一亮，眼見一柄耀目生輝的匕首，單二手握匕首，滿臉冷酷已極的神色，用匕首一刀一刀的刺入了柴天王的傷口，柴天王更加明白了，單二在掩飾他的劍氣傷口，還是怕眞正的有心人看出來，然後，單二笑了，他臥倒了，將被褥蓋得密實，現在，又是個半死不活的人了。

現在除了一個天王他自己之外，就只有死人是明白兇手是誰，慈慧師太也可能知道了他，可惜，她祇能說個「二」字。突然，他心中一喜，哈哈，不是沒有人知道，至少，自己的好友已走脫了……這就不壞，這就能令他永難安枕了。

「你以爲有人會看出是我？我比你更鬼，我不殺死你，將你的傷勢傳出去，哈哈，就會有人出現，就會有人帶了你，或者帶了我找到他們……」

嘿嘿，這個單二，他依然不死心，他將自己當作了餌，他會逼使他們露臉，那倒不錯，至少，這幾個全是自己的至交，他們會赴湯蹈火，他們會不顧生死，何況，我如今的傷勢……他們沒一個能忍得住，那麼，他們勢必會上當，他們勢必會被陷……

柴天王心痛極了，說實在話，他自己受傷了不在乎，那怕叫他死，他也不在乎，老江湖那會想不開的，福也享過了，厄、難、困也經過了，名也有，利也有，哼，還算得了什麼？祇是累親累友，那可不能啊！

一陣重物墮地聲，又是幾聲慘叫聲……柴天王眼前又見一片光影射來，落在自己的身邊，然後，有人來，大叫聲、驚叫聲，亂成了一片。

柴天王苦笑，好個單二眞會做戲，可惜，他是無法將他的劣行告知大家，當他發覺爲人扶起時，他是幾乎急昏了過去。因爲，出現在他眼前的，赫然是他的女兒，黑牡丹柴香吟。這一來，父親被毀了不夠，還得加上女兒，再說，有了她，更多一張嘴對外宣揚，他想叫，他想點破單二的機關陰謀劣行，可是，發覺自己的聲帶已毀，當他看了看床上的單二時，眞是好會做作啊！而今的單二，又是那副奄奄一息的樣子，柴天王眞想一頭撞死，可惜，他被女兒死命抱住了。

一燈掩映，滿屋愁雲，柴天王是睡不着，他的女兒也睡不着，她根本沒提說，她從那裡來，還有，她那會回來。

本來是等新娘的，現在，新娘來了，家翁却受了重傷，而自己父親也幾乎不成了，試問這個婚如何結法。誰也知道，新娘不漂亮，而今，爲了父親之傷，把她又累又愁的，鬧成了個越來越不像人樣。

新郎又如何？單超他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謂一，他知道柴家這片基業可觀，還有是：柴家在江湖上，頗有聲譽。這門親事對自己有不少好處。並且，哈哈，老頭子已對自己說過了，有了名，自然有利，還怕沒有漂亮的女人作他的二房、三房……眞，大丈夫三妻四妾，又不是犯了天條。對，就這麼辦！單超可是沒結婚，已有了二心，他想不到，自己的妻子原來是這個樣，要多難看，就有多難看，唉！他怕結婚，能不結婚可更好，所以，他眞希望，老子死了，或是泰山也死了，哈哈，有孝服在身，還結什麼婚？

就爲了這個緣故，他不來探視外父之傷！其他事，反正他是大少爺，自有下人來催辦，苦就苦了個黑牡丹，當他看着受傷的父親如斯模樣，她不禁哭了，而且，她，又記起那位先生的話：「當心啊！一個不留神，你會死得不明不白，你怕不怕？」

黑牡丹可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女，也因她有這個性格，所以，她有不少好朋友，連聞名武林的江湖三女俠，也能與之訂交，也因

此，她對於美不美的，她是毫不在乎，說句實話，她是根本沒嫁人的念頭，可是，在當時年代，父母之命，比什麼也具權威性，老頭子要你嫁，你敢說不嫁？

好了，不訂這門親事，天好地好，哼！一訂了這門親事，看吧，事情一件跟一件來，而今，更好了，將個老父親也陷入了漩渦之中。

「有多不值！」她突然迸出了一句怨氣的話。

「對，是不值！」可是怪，有人接了一句。

勁風起處，哦，來了一個老人，黑牡丹是認得的，分明是老父的至交之一，天下一孤司徒燦。

這個司徒燦是生成了一個孤獨相，光禿禿的腦袋、八字眉、小眼睛，一個又高又起節的鼻樑，兩顴又削又怪，看年紀沒個七十，也離不了六十五、六，薄嘴唇上，又有那麼橫七豎八的小鬍髭，薄嘴唇還掩不了那幾顆又焦又大的大門牙，這個相，任你是不會看相，也給你十分孤獨感覺，不過，千萬別要看輕此公，他是個心靈機巧而且心思又縝密的人，但是，你也會來，至少，柴天王一見了他，他的眼淚來了——心中有話啊，你是來幹什麼呢？

司徒燦可也有個心中話呢，唉！天王啊，我不來，成個朋友嗎？可是，當他一見老朋友的傷勢時，他眞傷心了，是啊，風聞老朋友中了暗算，遍體鱗傷，可是，做夢也想不到，他會傷得成了這個樣，他詳細的看了傷勢，他可咕嘀了聲：「世上有什麼匕首能將老天王傷成這個樣？對，老神偸的雙出鋒，但是，雙出鋒也不能出手狠得如此，還有，他決不可能殺人不死，而遺下如此的痕跡來……」

「老朋友，別哭啊！」司徒燦嘀咕，嗚咽的說道。

老天王心中有話，我幹嗎要哭！還不是爲了你們！你不來有多好，這一來，我眞怕你們沒一個能討得了好啊！老孤鬼的本領倒是不錯，但是，與那個單二比，差得可太遠，不是我柴九看輕你們，你們誰也與我相差無幾，至於單二——他祇能哭，因爲，到如今，他既不能寫，又不能說，實在，無法可以洩露太多的消息啊！

唉，司徒燦可眞有個辦法，你看他手中有着不少紙，紙上有字，第一張是：「傷你的是誰？」然後，一張又一張的名字，可惜，司徒燦寫了不少江湖健者之名，但却沒有單二的名！

但是，來了，有一張寫的是單超——近了，柴天王眼中發出異樣的光芒，不對，「嗤」的一聲，眼前一黑，這一隻燈不知爲誰擊滅了。

一聲怒吼中，好個司徒燦，身法如風，極快極靈的已全身而出，外面立即傳來了撲擊聲，好，一剎那，四週鑼聲大起，殺人呀，有刺客呀，叫聲如雷，柴天王可明白，司徒燦是難逃一死了！

不對，你闃我叫之中，慢慢的，慢慢的，靜了下來，柴天王眼前亮了，祇見自己的女兒十分緊張的看住自己，咦！什麼事啊？柴天王也是十分緊張的望住自己女兒，她道：「司徒伯伯幹什麼來的？他爲什麼不理你，一走了之？」

柴天王心中一鬆，看來老孤鬼到底走脫了，唉！

柴天王想回答女兒司徒燦不得不走原因，可惜，他有口難言，他祇能望住自己的女兒，心中在想，如果，妳是聰明的話，妳也走吧！別在我眼前，我瞎了眼，妳可千萬不能再上當，突然，他又想到了自己的繼室，嗨嗨，對了，自己之所以上當，自己之所以把隻老虎當了人，全是她的傑作，自己那會把她當作了親人的？還不是她委身下嫁，總以爲一張床上，睡不出二個人，嗨嗨，偏偏是同床異夢，而鄧芙蓉，她可能與單二有什麼勾結，對，柴天王眼前一亮，對啊，其中定有個局，而將自己引入彀中，可憐自己縱橫江湖一生，到頭來依然倒在一個「色」字上。

心事似亂麻，柴天王苦於說不出，司徒燦看來是走了。他會不會再上門？還有，單二這驚人的功力，他打了幾個冷顫。

後面又傳來了一聲又一聲的號叫：「主人不對了！」

「主人傷勢轉重了！」

「老主人，老主人……」的叫聲，由風中傳來，但是柴天王的眼中吐出令人吃驚的光芒，突然，他迸了全身之力，由鼻哼了一聲。這一聲怒哼，可令黑牡丹有所警覺了，她發覺不對，而老人的臉色，有着極憤怒神情，爲什麼爲什麼？

爲什麼？柴天王是恨單二的詐巧可怖，什麼傷勢重，什麼不對了，不成了，假的，全是假的，更可能，連這個所謂傷者，是不是單二本人，還值得懷疑，不過，他叫不出來，他無法說明一切。

然而，在單二的宅外，却有着輛馬車走過，很慢，也很逍遙的走着。

「唉！厲害的客人，更厲害的主人，還有更厲害的客人，徒兒，看見了沒有，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黃雀自命以爲高招，那想到還有個人在後面。」

「那麼閣下又算是什麼？」

「一個局外人。」

「眞能走出局外嗎？」

「希望能夠！」

「那麼，你我總得一見。」

「哈，那你我總算是螳螂，又是黃雀！」

「我們是兩個人？」

「那也說得是，閣下花了這大心思，不見，也眞死不了這條心，依你之見，悉聽尊便。」

「我早就知道閣下是個爽快人，不過，我可不希望有閒雜人等。」

「這話該我說的啊，我只有一個徒兒，一個不成材的徒兒，還有些親戚朋友，全在閣下的保護之下啊！」

「好眼光，不過，不怕我暗中別有計算。」

「有計算，你會多說這些廢話麼？」

「唉！」暗處，有人嘆了一口氣：「閣下爲我生平第一大對頭。」

「這樣，可令你感到不寂寞啊！」

「啊！此地有個寂寞峯！」

「看來，你比我更熟悉了啊，寂寞峯是我們鄉人的稱呼，其實叫做三元山。」

「明日，你我在那裡一聚，可惜，你那寶馬、好車，不能走得上。」

「那也不見得。」

「好，午時恭候！」

「敢不從命。」

車又動了，馬又走了，然後，是四週一片寂靜。

* * *

車進入了山地，車慢慢的踱到了崖前，奇怪，這是深夜時分啊，車輛聲才傳入山屋，屋中已有了光亮，車還未走到，門已開了，黑夜中，可以看到盲人父女倆恭候在門口，馬才打個响鼻，姑娘飛也似的跑了過來：「大叔，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我代你帶來了對母子。」

「誰？」盲人是匆忙的走來，「是華大嫂，是華大嫂？」

「是我，青峯，我不能以親家稱呼你了。」

「大嫂，大嫂，妳受了傷？妳……若卣，扶親家奶奶！」

「孩子，叫我聲媽吧！從今後，我就是妳的乾媽。」

若卣是看見華岩容已爲那個車伕背了出車廂，她立即扶了華大嫂向小屋走去了。

「大叔，該怎麼樣謝你。」

「孩子，妳稱呼什麼，還有親家，你……不知道，他是凌卣弟啊！」

啊！二個人驚叫聲中，靜了，若卣是先把華大嫂安置好了，而盲人單青峯是在摸着活死人的面容，他發抖的手指，可是十分的仔細摸着每個部位，盲人在流淚，嘴唇在抖動，他想講多少話，可惜，他講不出口。

突然，他猛的用勁，將活死人摟得緊緊的，一聲長號，宛如餓狼嗥月。「我對不起你，凌卣！我對不起你妹……」

「舅父！」若卣的凄叫聲，可夾雜着幾分興奮，凌卣如此冷酷無情的人，他也壓抑不住自己的感情：「我來遲了，我令你們受苦了！」

「不，你受的苦還少嗎？凌卣，你……沒死啊！」

「與死了的差不多……我早已忘了我姓曲，我更忘了我還有名，我祇是個活死人，如此而已，我回來了，我却想不到老二，他有個循序而進的計劃，他會殺不少人。幻影劍，其實，幻影劍也不見得是天下無敵……不過，讓他突然的施展出來，那會殺死不少人，本來，死幾個江湖人，我又何必管，他們喜歡殺來殺去，讓他們去，可不准動我親人一絲半毫！」最後這兩句話，活死人突然變了，變得如此嚴肅，又是如此的不可冒犯。

有酒香，也有山餚田菜，早已說過，若卣是個巧手，更是快手，一會兒，她已端整好了吃的東西，她祇是笑了笑，眼淚還在眼眶裡轉。

活死人看了自己嫡親甥女，知道她是個觀微知著的人，因此，他是十分滿意自己的小輩，突然，他幾乎標了一身冷汗，萬一若卣比小華更壞，或者，小華與甥女換一個位置，那該如何？他不禁怔住了。

「大舅父，明天該先看看我娘的墳。」

不錯，該去看看妹子的墳，可憐的妹子！

「凌卣，該殺了我！」單大先生莫名其妙的吐出了這一句。

「唉！青峯，難道我回到人間，就是爲了來殺人？什麼事我全清楚明白，老二比你精明，精明人就能迷糊人，作弄人一輩子，青峯妹夫，你聽着，我見過佛門高人，他勸我得放手時且放手。當然，也得看看清楚，老二，唉！不能放。因爲他是個魔頭，而你，又有什麼罪了？你給人迷弄了十多年，你毀了一對眼睛，你已夠苦了，難道，我一回來，你死，我再背了個半死人去過日子？你能這麼狠心？」

若卣「噗」的一聲，跪在大舅父面前，滿面淚痕，可是充滿了感恩之意，「娘說過，該學大舅父，大舅父又如何如何……這不就表露無遺了，大舅父多麼的關顧，迴護自己的親人啊！這樣的人還不該學。」

「是我害了你！」盲人深恨痛絕的說着。

「爲什麼不說，是你成全了我？」

反問得盲人無言反駁。

好，封了個密密實實，他撫着甥女的頭髮：「給孩子看了多不好啊！她已沒了個娘，還眞忍心要她沒了個爹，青峯，別說這些成不成？對了，我該介紹我那個不成材的徒弟，仁山，來，見過師伯，這是你的小師妹，該見過啦！」

王仁山，那個車伕是十分端肅的向盲人叩了頭，又向若卣躬身一揖，可在小師妹耳邊，說了三個字：「學本領。」然後，刻意的安排着宵夜。

「曲大俠，不速之客，可歡迎麼？」聲到人到，是玄天仙女來臨，若卣可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美麗的女子，再看，這位來客，雖說是不速之客，其實，她是帶物上門的人，反客爲主。因爲，把所帶來的酒具什麼的，那一樣不是難得一見的精品。

「別以爲我闊，世侄女，你舅父比我更闊呢！」邊說，邊從提籃中取出一盤又一盤，一碟又一碟的小菜，誰也該看出來，這些小菜是山珍、海錯的精食，那怕一碟熊掌，這刀功之精美，選料之純之眞，簡直可算得是厨藝與美技之融合。

活死人祇會搖頭。

玄天仙女却直對他笑，反而，她在招呼主人，盲人以爲來人是舅老爺的客人，他能不竭盡地主之誼，若卣不知爲了什麼，一見了她就投了緣，再見她笑盈盈，對自己十分親熱，更有了好感，有問必答，本來，若卣就喜歡說話，祇是沒人相伴，今夜，來了個如斯佳客，還能不暢言無忌，逸興遄飛！

「妳舅父身懷絕技，妳可不能失之交臂了，尙幸你沒走錯了路，好好的咬牙苦練三年，記住，這三年可能非人能忍，但是，爲了以後，這三年啊，一定得挺過來，我看得出，妳是個好姑娘，所以，我才提醒妳！」

玄天仙女乘曲凌卣與單大先生、華大嫂說話叙舊時，她提醒、指點了若卣，因爲，祇有她是眞正的關心着這個好姑娘，也是她，看出了若卣秉性極佳，她怕活死人擇材太嚴，還有，越是自己人，他會越小心。

玄天仙女是斯文大方，可也豪爽坦誠，所以，也引起單青峯、華大嫂對她的好感。活死人心中可越來越難以開口，多年來的孤身獨處，養成了他的孤僻性格。當自己送師父臨終時，師父祇給了他自己四個字：「美人禍水」。活死人對自己的師父，可是信服得五體投地，他明白，師父的見解、理論，有些是血的精華，有些是淚的積累，可以說，師父非但教了他一身曠世絕代武功，並且，令他獨行江湖風浪中，而不受絲毫之失累。

他眼光獨到，他機智百變，他更善於反客爲主，又能反明爲暗，他是個令人畏懼的怪傑，但是，他却永不會主動去招惹是非。

他不得不想到明日午時之約。

「曲大俠，你在思考如何對付明午之約？」

活死人突然臉色一變：「仙女是奉命來打聽的？」

「不，我是此君之屬下，但是，此君從來不約人比鬥，依我所知，閣下是第一位。」

「喔！」活死人這一個「喔！」字中，已走了三個來回，並且，他已轉了三個不同的念頭來。

「其實，我是擔心你。」

活死人又搖了頭，人最怕受人關懷，何況，玄天仙女曾經爲自己所傷，幾乎送了命，而今，她……

活死人看了她一眼：「多承關懷！」

「或者，你不會相信，唉！不信也祇得隨你。說實話，你是唯一令我心服的敵人。而他，是我唯一的敬畏主者。你有你的絕活，而他，何嘗沒有他獨門的功夫，你是獨行大俠，他是一個眞正江湖的主者，我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有事，可怕就怕，箭在弦上。」

箭在弦上，不錯，這四個字是說出了不少武林中的風浪、慘事來，比武，那會是件好事？不分個勝敗，能叫做比武？並且，越是本領高的，越是兇險，不比則已，一比就得出人命。

活死人是看出了玄天仙女的誠意，突然，他有了個更擔憂的想法，爲什麼要自己授藝？不對，別爲了自己，令這位玄天仙女做出傻事來。

「閣下可看得起我？」活死人冷冷的問着。

玄天仙女也是絕頂聰明的人物，她會不明白對方言語中的最後意圖？她會看不起活死人？可是，她眞的說看得起的話，那麼，她決定不能半途有什麼擧動，她的確有着一個可怕的念頭，不過，她又不能說出口來，如今，活死人的一句話，就此將她釘煞了。

「你要我怎樣講？」玄天仙女如此剛强好勝的人，也會流了淚。

「我祇要妳明白一件事，活死人走東至西決不會受人半點好處，更不能爲人看不起，你說我是個剛狠的人，可以，妳說我是個好勝的人，我也承認，但是，我決不會，也不能爲人背後說一句笑話，何況，這件事會令妳觸犯門規，試問，因我而令妳四處亡命，妳以爲犯得着了，我又如何，哈哈，別說

孩子話，對了，天下是法無第一之人，我更明白，除非不出手，一出手了，不能說不會輸，眞正武林中人是不怕輸，而是該知道爲何而輸。

「我說過，我有個不成材的徒弟，而今，還有一個至親至愛的人，如果，妳是眞正看得起我的話，好，待我倆勝負已分明，或者妳能代我料理後事。」

* * *

這裡是座山峯，不算高，可也算是崎嶇難行了。

太陽開始當了頂，有車輪聲、馬蹄聲，越走越近，這裡是個平坦的所在，而此地，站立着個身材頎長的白袍人，袍袖却有鮮紅兩條滚邊，看一看清，是每一袍袖上，綉了一條龍形的邊。

此人長得很清秀的面容，雙眉高挑，而一對鳳目光芒四射，鼻正目方，兩耳垂珠，此人不怒而威，手中執了一支紫光泛泛的尺，也可算是簫，不過，比簫管更古，面六孔，旁一孔，長一尺八寸。其實，今之簫管，爲古之豎笛。

當車馬搖晃而到，門開處，活死人出來了，他手中却捧着一張琴，不，這張琴有些古怪，琴無金玉點飾，黑沉沉，却隱現金光。

「這是玄玉古琴。」白袍人叫了一聲，活死人却笑了，笑此君之博雅。

「我倆是一定得比一比了。」白袍人笑着說。

「大概是吧！」

「幻影劍譜是你的。」

「什麼是你的，我的，執着，並非是福。」

「好，如此說來，你是認爲幻影劍可破！」

「尊駕也看出可破了啊！」活死人在笑。

「不錯，我是認爲可破的。而閣下認爲……」

「借三還七，退七進三，幻影劍是缺了這一章。」

「哈哈，怪不得你說可破！」

「如果中五神訣全了，閣下破它，比較困難。」

「不錯，你我合奏一曲如何？」

「是啊！否則，你帶尺，我携琴，又爲何來？九天魔音不在閣下的奇門古陣前打個觔斗，閣下也不甘心啊！」

白袍人笑了，活死人也笑了。

白袍人將尺漸漸接近嘴邊，活死人也已席地而坐，將那張長三尺六寸六分的古琴，手按在膝彎間，白袍人管尾稍揚，這是說明他將吹奏了。

活死人點了點頭，一聲穿金裂石的「簫」音起處，活死人是一手按弦，一手勾弦，「嗡」的一聲響，好，簫音飛天，餘音娓娓，而琴聲「仙翁」，後發先越，漸漸地，有蓋越簫音之勢，白袍人再不怠慢，身形一動，雙足不丁不八，雙手按簫，由徵轉羽的，邊吹邊走，活死人是雙手揮動，左按右揮，右按左揮，琴聲簫音，簫聲琴音，鬥了個好不熱鬧。

兩人誰也不敢輕視誰，漸漸的，琴音是越來越高，越高越遠，越遠則顯示琴聲之無遠弗屆，別以爲，它的聲音會因遠而歇，突然，琴聲四處響應，看來，簫聲被困了，再聽聽，也不對，簫音好像是在誘敵，其實，它是在分散了琴音，令琴音由厚而薄，嗚嗚嗚之聲急響，琴聲有如被簫音刺穿了一般，簫音變成了勁箭利劍般，四處反合，看來有反尅反圍之勢，琴聲該絕，不，琴聲一個波濤洶湧，又一變，變成了反包圍，反而將簫音再包入內。

活死人那裡是死人了，比精靈更靈活的，在按弦撥弦，而且越揮越快，兩隻袍袖有如兩隻鼓足了風的風帆般上下飛舞，額頭見汗，臉色也不再是煞白色的死人色了，一股股紅光透出，兩眼神烱烱看着琴弦，誰也看得出，他非但全神貫注，簡直就是全副心、靈、神均已融合於琴弦之中了。

至於白袍人又如何？更是可驚可畏，地下，是一隻又一隻的脚印，可是，這脚印是不大不小，難分深淺，全身的衣袖與活死人異曲同工，有如鼓足了氣般，簫音是尖、勁、激昂！琴簫合奏，不，簡直是生死搏鬥，突然，不知怎麼一來，簫音變，琴聲換，簫音越來越魁奇磊落，而琴聲也越來越和柔祥順，漸漸的，琴弦錚的一聲，其聲清越激石，而簫音也「嗚」的一煞，「合」，與琴音剛好合成，宛如天衣無縫的，你停我歇。

半晌，半晌，兩人幾乎同時開口：「好功夫！」

「這是先師所遺下的洞靈七寶丸！」

「這是家師所遺下的九花凝碧珠！」

然後是哈哈一笑，兩人是交換了珍如性命的丹藥。

「果然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閣下好修爲。」

「閣下好神罡。」

然後又是一陣笑聲後，沉默了。

「時間到了，該比劍了！」

「嗯，不比，閣下是不愜意的啊！」活死人邊說邊已起了身，將具古琴放入了車中，現在是兩手空空，白袍人也將尺笛插在腰間，現在兩個人四隻空手，試問，比什麼

劍，看來，兩人不想比了。

可是兩人各立了一個門戶，而且又各道了一聲：「請！」搞什麼鬼，嗨！兩人已身法奇快的在轉動，如果閣下是個劍術名家高手，那麼，你勢必會看個目定口呆，因爲，兩人俱是以手指作利劍，這點、撥、刺、封、劈、絞、煞……人言：兵刃之道，一寸長，一寸狠，一寸短，一寸險，而今，兩人以指作劍，試問手指有多少長？這豈不是近身相搏，近同於貼身肉搏了？

不，兩個人誰也不敢貼得太近，這「嗤嗤」的勁風聲，也不見得響個不停，反而，嗤嗤相交之時，兩人都會眼神閃現出驚惶之色，並且，倒身退步的各自對視着。

爲什麼？實在是兩人的劍罡已練成得太狠太煞了，誰也怕對方的劍炁會突然被包圍，爲敵所傷，所以，劍炁是你來我往，各展殺手，希得一逞，可是，你有殺手，人家首先不會捱打，一個回格，立即反招，所以，誰也不敢妄發一招，誰也以爲有十分把握而出招，出招之後，一定能加倍維護己身。

事實上，誰也對付不了誰，而且，誰也怕了誰。

突然，兩人在轉大風車，兩人的汗，幾乎全身皆是，兩人越轉越近，誰也明白，祇有這一招，可以貼近敵人之身，待得兩人發覺全在轉時，兩人更加的怕了。最後，兩身貼近了，四手相對了，四目相視了，你看我的臉色，我也看見你的尊容，汗，一滴一滴的流了下來。

「你看顧我身後。」

「我看顧你身後。」

然後，兩人互數一……二……三，好，撒手！

爲什麼要互顧身後，於此可見兩人是眞正的能手，他們即使深信萬無一失，但是，不怕一萬，祇怕萬一，所謂「小心不爲過！」老實說，有人偷伏身後，萬一有自己的對頭，不顧生死的埋伏在側，別以爲九天魔音，奇門神簫，可以對付不少武林人士，如果，他們學得了峨嵋的玄門心法，崆峒的黑玄神經，他們可以抵擋琴簫之合奏，對啊！琴簫合奏，已經抵消雙方的厲害勁力，等自己雙手撤回之一刹間，來個偷襲，若大船翻在陰溝裡，那可大大犯不着。

這種事不是沒有，白袍人之所以單打獨鬥，有壞處，也有好處，壞處，沒有人知，自己對付了個天下第一能手，好處，不至於爲自己人出賣。

現在，兩人得透口氣了。

「這該算什麼？」白袍人苦笑：「不比好嗎？」

「眞的比出個輸贏來，那可索然無味了啊！」

「哈哈哈，好一個索然無味，而今，該你我分頭辦事了。」

「可惜，我不知閣下的法名大號啊！」

「曲凌卣，我也是花了好多好多的心血，才打聽出來的。」

「又是一個可惜，我，那來閣下那麼多的好屬下。」

「哈哈哈，你是罵我人多欺人少了，其實，我最得力的一個，她可是心向你啊！」

「豈有此理，那有此事。」

「哈哈哈，你不信，那也沒辦法，不過，你啊！唉！」白袍人嘆了一口氣道：「你信緣嗎？」

「信者有，不信者無。」

「看不出，老兄，你對佛法造詣，也不淺的啊！」

「信佛是逼不得已，老兄！」

「倒要請教。」

「不在地獄門前打過觔斗的人，不會懂這些。」活死人突然變得萬分之凄涼寂寞了：「我不來問你，我想，你也不必問我，誠如君言，你我該各辦各事了。」

「好，看來，你我有緣。」

「但願無緣。」

「哈哈哈！」狂笑聲中，白袍人是疾如長箭脫弦般，向山中奔去，一晃眼，不見了。

活死人呢？他走入了車中，他不知怎麼說了一聲：「阿秋，咱們走吧！」好了，車轔轔馬蕭蕭，一車一馬，便向山下走去，不過，却走得十分之慢，慢條斯理的，而天邊，已開始抹上了暮靄，他倆這場打，可打得時間不少啊，足足有三個時辰。

馬才走到山下，有人阻止了，什麼人？一個生得孤貧落索的老頭，他向馬車在拜，是天下一孤司徒燦，奇怪了，他來拜個什麼？

馬可不理他啊！你喜歡拜，好，由得你去拜吧！你拜你的，我走我的。

「喂！我說大爺呀，你就看看我這個孤老頭兒可憐忞不成？死的死了，傷的傷了，就算我們武林中人，眞他娘的糊塗，該死，可也得伸伸手，瞪瞪眼啊，不理不睬的，又算是那一門？」可惜，司徒燦越說，這馬走得越快，很快的，走了有一個時辰左右。司徒燦跟上了山，見到了山屋。

司徒燦聽得有人在叫啊，呼號的，怎麼一回事？司徒燦是生就一副孤僻性格，老實說不是爲了柴天王，不是看到了柴天王的慘狀，他可受不了活死人的氣。而今，他又聽到了那些人的歡呼，熱鬧，他的孤僻心情油然而生，說眞的，他受不了這個，他寧可去死，他本來已經向山下走去了，可是，自己的朋

友，還有不少，不能因爲自己而拖累了好朋友，這就是司徒燦，他自己可以率性而行，但是，爲了朋友，他能委屈了自己，而成全了朋友，他回來了。

「好吧，任你們糟蹋吧！我向你們跪下了，成不成？不成，說吧，你們要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要我死，也可以，祇求你們救救我的朋友們。」司徒燦不是江湖無能之輩，並且，今年的年紀已近七旬，他爲什麼自卑自賤到這個地步，爲了朋友，說實話，他不是個木頭人，他更加不是個反應遲鈍的人，他明知柴天王被陷入陷阱中，而自己這般朋友們，看來是一個也難逃厄運。

有人來說，有一車一馬，他相信，因爲，太原一件事，已鬧成武林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這一車一馬，可以說是最近崛起的一位怪俠，此君機智百出，還有，他到底有多少本領，沒人知道，總而言之，此人神出鬼沒，又有人來說，今天，他會在三元山出現，果然，他見到了，他要求大俠出手，至少，他得救朋友！

「老爺爺，起來啊！」

呀！來了個姑娘，生得挺美，挺精神，司徒燦自己明白，他這副「尊容」，可實在不討人歡喜，尤其是女孩子，而今，自己在求人啊！誰也明白，求人的賤幾分，而受人求的，那個氣焰別說了，而今是個姑娘，她是十分的誠懇，並沒有半點驕人之勢，司徒燦可眞的想不到，那會有這樣好的姑娘。

「老爺爺，起來啊！你幹嗎？」

「我來求人救命啊！」

姑娘是不懂江湖事，老實說，所謂救人，這裡面許多許多的曲折，但是，姑娘以爲救人是好事，再說，她又看見司徒燦那麼老的年紀了，跪在地上，她可憐這個老人，她一口答應，還拖了老人進了門。

「舅父啊！救人是好事啊！」

「若卣，我從來不想罵妳，或者，令妳不開心，可惜，妳太不懂事了，如果，妳是我的好甥女，那麼，從今以後，不許多管不是自己的事，妳明白了沒有？」

活死人說的話是冷而且狠的，姑娘可不懂了，爲什麼舅父會這樣？而且，又是這麼的陰狠？姑娘是個剛强的人，所以，她不會哭，不過，她開始對舅父有些不明白了。

「至於你，老人家，我該說什麼好呢？回去吧，不過，別回到自己的巢穴中，那麼，他們可以得救，其他，我不想講，走吧！」

司徒燦可不明白，他看看那個活死人一眼，突然，他是一聲長笑道：「好，我不去見他們，我……」手中不知甚麼時候多了一柄匕首，而一個反轉，司徒燦心口，已對準了匕首的尖端撞去！

姑娘又看在眼裡，但是，她祇能乾着急，姑娘即使是個好心腸的人，不過，她是個更怕得罪了親人長者之人，又何況：目前這個大舅父是個失去又撿回來的，她臉也急得變了色，眼睛張得比荔枝還大，充滿了同情，苦痛的看着老人！

「唉！」一聲長嘆，姑娘不知怎麼一來，祇見一條人影，已劈手將司徒燦的匕首奪去：「我明知你是做戲！可我不想在孩子們面前，落了個壞印象，現在，我叫你走，你即刻走，否則，你非但救不了朋友，更可能害了你的朋友！」

司徒燦十分聽話，可是，當他走的時候，他可向姑娘叩了三個頭，姑娘可被弄得手足無措的望着老人。

忿而復仇　破除神劍

現在，屋中祇有姑娘！

「妳可明白了沒有？」活死人在問。

姑娘祇是搖了搖頭，活死人道：「那麼，你依然覺得他很可憐？」

姑娘可說不出個感受來，活死人道：「你恨我麼？」

「不，不，舅父，別這樣說，」邊說，姑娘已跪了下來：「我是太喜歡說話，還有，我太不檢點，爹早已說過了……女孩子，該像個女孩子……不……不，我……眞的，大舅父啊！我實在不明白，女孩子該怎個樣……我祇覺得……我令您不喜歡了……」姑娘在飲泣了。

活死人深沉的看着姑娘，而眼前，却浮起妹子的倩影，「妹子命苦，難道，我還能逼個小輩往死角裡鑽！若卣，妳是我唯一的親人……唉！你父親何嘗不是，祇是，我又該怎樣說啊！若卣，妳怕不怕吃苦，可能三年，妳得生活在黑暗之中……」

姑娘對於活在黑暗之中，她起了一個寒戰，但是，立刻的，她轉爲平常了，也就是說，她怕生活在黑暗中，不過，她會忍過去。

活死人是何等樣人，任何人的一舉一動，能逃得過他的眼光麼？在他縝密的思維推敲下，他已將若卣眞正的爲人看了個一淸二楚，他難過，不過，他着實的欣慰，孩子是個忠厚、大量，却又謹愼、孝順的人，這種人易教，而她也肯學，若成功了，自己眞正的有了傳人，他那不輕易笑的臉上，顯示了一些笑容。

單大先生出來了，華大嫂也出來了，連王仁山在內，祇是不見了

華岩容，他心中明白，當他在教訓自己的甥女時，他們不願在場。但是，當他看清了他們的臉色時，不禁一凜，又出了事？可是，他對若卣看了又看，奇怪，她沒事，這又是誰？有這大好膽子，還有，白袍人的手下呢？難道都已撤走了？不可能啊，突然，他又有了個想法，莫非是白袍人親自來下毒手？

那可得防範了，自己得看清了情形，再出手，當然，拔除這些毒，得消耗自己太多精力，可是，目前，單大先生你分明已開始中毒了！這說明了也不能拖得太多的時候！

他輕描淡寫，從容不逼的問：「我走之後，有人來過嗎？」被問者個個面面相覷，誰也沒聽說有人來過，啊！有一個人問過路，如此而已，有若卣出門對答了一陣，活死人已不禁有些擔心了，難道孩子是個深藏不露的人？難道孩子……活死人開始詳細的看了一眼，不，絕不能！

「是個何等樣人問路？」

「一個叫化婆婆……」

「挺可憐的……」

「是啊！挺可憐的……」

「你給了她些甚麼？」

「水……一瓢水……」

活死人立即看了看若卣的雙手，奇怪，她的手心中，有一圈極淡的綠影，好像已爲甚麼解法，將她的危、毒尅住了的，突然，他又看到了姑娘腕上有一個烏黑的玉鐲，「誰給的？」

「啊，是井姨給的。」

所謂井姨，就是玄天仙女，活死人可難以明白了，可是，遠處却傳來一聲呼天搶地的哭叫：「我的老天爺啊……」這六個字音，是如此驚心動魄，又是令人作嘔，在夜間聽來，實在令人感到鑽骨椎心難受。

可是，單大先生他們，已是各各一聲悶哼，一個又一個的彎身捧腹的呻吟……外面的叫聲，一聲接一聲，裡面的人是無法忍受的，一個接一個由呻吟變成了號叫！

「你看如何？」

「厲害，厲害！」

「他們的命已握我手中，我們走，別怕，他若是想保護這幾個飯桶，該聽咱們的話……我說……活死人先生，你可想不到吧！此地，也會有神蠱出現！而且，是難養、難收、難落、難治的心蠱！哈哈哈……」笑聲比哭聲更是刺耳。不過，誰也不明白，這種遠處雲貴邊區的苗人至毒之王，敢來閩中地區。

「我說天南乙炁啊！這可是你將功折罪的好機會啊！」

活死人微微一笑，有人來麼，當然，由專家對付專家，省事得多，他可借此機會看了若卣一眼道：「現在，是她可憐，還是我可憐？」

若卣是個聰明的孩子，她那會看不清楚目前的一切，她更明白了，自己是上了當，中了計，不過，她無論如何想不出，那個看來畏畏縮縮的老叫化婆，她幾時出的手？還有，又怎會害了自己人？

眼前又是一亮，祇見井姨來了！

「今天是我的値日，我該暗中護住你家中。我魂不守舍，我也會看走了眼，這個桑仙姥厲害，不愧天南乙炁說她是潛神之王，她走了，我才發現若卣中了暗算，水是最難應付傳毒之物，只好先給了她玄玉辟環！我去追人，曲大俠，是我防範不週……」

活死人可阻止了玄天仙女的話，祇淡淡的說了一句：「可眞難爲妳手下，至少六龍女她們可疲於奔命了吧？也可說，他們命不該絕，這個天南毒門之祖，總算在附近……」

外面突然傳來了一陣苗語相駡之聲，玄天仙女在笑，活死人也在笑……

若卣却另有心思，至少，她明白這玉環可以辟毒，她就褪了下來，她要戴在其他人手上……孩子，妳可好心犯了惡孽了……妳本來是中毒最深的人，全仗這玄玉辟毒環鎮住了，而今，妳這一褪，毒物是一迸而散，待到玄天仙女發覺不妙時，若卣因痛極而昏了，還有，全身的皮膚有如被火燒一般，將個如此美好的姑娘，燒成個了黑、枯、瘡、癩的姑娘……

玄天仙女一發現，她不禁頓了一頓足，活死人更是變了顏色，他一手狂風指還想封阻蠱毒陰火的蔓延，但是，饒你功力通神，也難阻得了這盛行於邊區的蠱毒陰火。姑娘是避不了，這可就令那些爲虎作倀者，被死神暗暗的記了名。

活死人是出了門，他不再理會單大先生、華大嫂，甚至於自己的開山大弟子王仁山，他那張僵硬已久難有表情的臉上，已現出了一絲的冷笑，這種冷笑，是如此的陰沉、狠毒……還有，兩眼是兇光閃閃的，當然，也祇有細心可以看，活死人托住了若卣，他走路時，看來沉穩，其實，他每走一步，他是在抖……微微的戰抖！

門外有不少人，有幾個丐幫中人，有三個白面相公，有一個禿頭老婦，還有一個看來斯文倜儻的文士，在這些人前，有一個破衣老婦，手中一根又黑又沉的鳩頭杖，背上一個大紅葫蘆很是奇怪，她是半蹲着身，在吹面前一堆藍黝黝的

火，而這一股藍色火焰似箭一般直，向前平射而出，哈，那火光分散處，有一個黃衣黃裙的少女，在那一頭，拚全力的，不是吹，而是吸，吸那藍色火焰，誰也該看清了，那個老婦人，分明是自稱神蠱桑仙姥。

而她點燃了火，還會有好東西的麼？誰能吸，不吸還怕中了蠱毒，吸，那不是更不想活了？但是，活死人可不理這些，他是托着若卣大踏步走到了火堆之前，桑仙姥，可不能讓着你搖而擺之的走近來，不知怎麼一呼，藍色火焰分化爲兩股，一股正向活死人射到。

不論敵我，都以爲活死人會避，會閃，不料，活死人是根本不理不睬的，讓藍色火焰打到，他依然走着沉穩的步，但是，這股分化出來的火焰，不知爲甚麼東西所阻，不，簡直如撞到了堅硬的反擊之物，這一股火焰，一個回頭，向桑仙姥本人打到，一聲驚叫，不對，桑仙姥發覺不妙，却爲時已晚了，另外一個，深明剋制之道的少女，那個有名的天南乙炁是乘你一個失神，她立即強運一口眞氣，將桑仙姥的被稱爲神火的心蠱神炁，強收了去。

非但如此，借此一刹那之間，展開了反擊，一股紅光，已向桑仙姥當頭罩到……

桑仙姥做夢也想不到，自己視之爲命根的神火，莫名其妙爲對方破去，而天南乙炁的天蠶炁噴出，她想退，甚至想找兩個替身，對不起，心無二用之情形下，突然他發現活死人手中所抱的少女手上，射出一蓬金色的光華。

「叭」的一聲炸响，這可令桑仙姥大吃一驚，不對，此君可能是對頭，他深明自己門戶之忌，他不知用甚麼暗器，炸了自己的天蠶地毒大葫蘆，不成啊！葫蘆中有自己還未養熟的蠱苗，不帶不成，怕爲人搶奪，此時反害自身，這一碎，自己背部豈非成了衆蠱之的。一爲蠱苗所中，比成蠱之害更壞、更毒，當然，成蠱可以殺人於無形無聲，可是蠱苗，却能痛噬對頭，自己得爲本身之毒蠱所噬了。

果然，背心一痛一痳，一聲慘號中「金蠶，金蠶，看在天南一脈，殺我，殺我呀！」

「誰敢多事？」活死人吐出四個又毒又狠的字，這四個字就如四枚重錐，也如四個霹靂，打得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個個怔得一怔，你這裡怔了一怔之間，桑仙姥是苦了啊，首先，一點一點的綠影飛動，而背都立即白骨頓現，照理，人傷到如此地步，該死了，怪就怪在人不死，而綠火越閃越耀的，一晃眼，全身被席捲，又是慘號聲中，如此神通不凡的桑仙姥，祇能乾號，而坐看自己的肉身，爲心蠱毒苗啃吃咬噬了。

「天南乙炁，」活死人在叫，天南乙炁可不是心慈手軟的邪門人物，讓活死人這一叫，她也會莫名其妙的起了一聲鷄皮疙瘩，抖抖戰戰的應了聲：「屬下在！」

「你不是我的屬下！」

「是，大俠！」

「我不是大俠，我是復仇者，將這些毒物，分給每人一撒。」

啊！這些人可起鬨了，甚麼，每人分一撒？一般東西分一些，那倒無所謂，但是，這是毒蠱，明明看到她如此兇殘狠毒，能分嗎？不！該怎麼辦？出手，對，那些人不能忍啦，想出手，拉開架式，不想出手的，想逃走，可憐那些人啊，活死人已說明了是復仇者，如果，他沒有取勝之把握，他能如此的大刺刺說話，打，你們也不知他尊姓大名，他有多大的能耐？逃？他說出要你們分得些神蠱，不領情也不成啊！

果然，首先那幾個禿頭老婦出了手，不壞啊，功力不錯，深沉有力，看來是平平凡凡的一招「仙人指路」，其實，這仙人指路之後，竟伏有八招殺手，她這麼一點，也可以說是點了對方的死路了。

何況，還有接些丐幫中的叫化子，有個竟然是個「懶驢打滾」封住了活死人的下盤，兩人的一點，一打，有如天衣無縫的配合打活死人，兩人只見到了掌影飛動，禿頭老婦祇感有一股强勁無比的重壓力，非但將她的「仙人指路」封住，還有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明明那個乞丐是在地上的啊，那會平地騰起，不，是有一股令人不能抗拒的神力，將他攝起了——祇一招，禿頭老婦在爲一股神力擊中口胸部，悶哼一聲，只見有血，人已半跌了出去了，她才倒地，一陣勁風斂處，老丐也如個軟骨人般的搖搖晃晃的坐在她身邊，鼻端祇聞得一股腥香之味，啊——啊——慘叫聲中，分明兩人爲毒蠱所噬了矣！

試問，這樣的出手，還有誰不大吃一驚的？有些逃走不及的，這還不加快腳步，但是，他們沒個人走得出這個煞神網中……有幾個自以爲輕身功夫特佳，丐幫中也有不少人啊，他們才走出幾步，眼前却勁風一掠，祇見一對深恨痛絕的眼神，狠狠的盯住了他們，「還不回去。」冷面怪的四個字，令他們——有那麼三五個，個個全身關節發了軟，他們怔怔的看着活死人：「我——們，我們不至於，死得那麼慘吧？」

活死人根本不聽這些，這幾個乞丐，祇覺得有着隻小手……是女

人的手，可眞粗糙啊……呃！不對，人那會爲那隻小手抖出老遠的？喔，分明是活死人借了這托住的女子之手，用勁將他們擊回原處。

還沒有搞清楚東西南北，那會一痲，啊！不對，痛，噬心之痛，不必問，中了蠱毒了，他們連個懺悔的時間也沒有，人已在乾嚎，苦叫之中了。

「活死人，好功夫，但我們祇是應了朋友之請，祇不過是來看看！」是那個看來斯文、倜儻的文士，他滿臉的驚惶之色，看來，是有此懇求之意，是的，他自問祇是來看看熱鬧！

「少廢話！」活死人現在簡直是殺星照了命，並且，他的出手是狠辣的，他絕不會用第二招，然後，他一定得那些人全受毒蠱咬噬之苦，還有，他決不容許有一個人走脫，不論他們是甚麼人，爲了甚麼事來……他以爲，不論幹甚麼，來看熱鬧的，也得付門劵的代價，那就是一條命。

「天魔前輩生前也有個至交好友吧？在下是閔添範之後，我是閔玉環。」

「畜生。」活死人是用了甥女之手，抖起大巴掌，將這個閔玉環直打上了個樹頂上。

三個白臉相公，也祇剩下了他們三個，他們實在是進退不得，現在，他們看出來了，該輪到了自己了，三個人不同而同的跪了下來，死，不怕，可是死得那麼慘，那麼……他們根本不敢想像的啊！不能死得這樣慘的，不能，他們祇有跪下來求：「我們不能逃得活命，但是，我們只是來看，蠱神……唉，單英偉，他不出來，要我們來送死，是我們交友不愼，該死，大俠，我們求個痛快……我們自己死，成不？」

活死人冷冷的看着他們，突然，將若卣給他們看：「看，看，看滿意了？」

「可……不是我們出的手！」

「你們要看，給你們看個清楚，讓你們死得瞑目！」

「好！」

「好一字出口，祇見三縷銀虹向活死人射來，三個傢伙表面是求痛快，求好死，其實，他們根本不想死，他們還想死中求活，何況，他們的威鎭武林的暗器之王，三星絕滅斧還未一試，肯死嗎？

唉！三個忘了對方是誰，早已說過，活死人多經憂患，更且善於誘敵，還可說是到了「念動即知」之地步，你們想死，早就該自絕，還說這些空話作甚？

滅絕斧出手，別看三縷銀虹，其實飄浮得很，斧頭啊！就算略具斧形小得多，但是，總比一般的暗器重得多，用這樣的重暗器，斧頭又是前重後輕的兵刃，能打出時，就有如輕飄無力，這種虛勁神力，就已可怕，何況，這暗器在打向你時，這被打者的危殆，也就不言而喻了。

越是飄浮，越是難以捉摸，更難以對付。

現在，載沉載浮的來勢不勁不疾……突然，不知甚麼暗勁催促，三縷銀光盡帶破風之聲，向活死人投到，宛如活了般，又快又凌厲的近了身，耳聞「噗噗噗」三聲響，哈，中了。三個人再不怠慢，三柄長斧出手，好身法，三個人宛如三隻蝴蝶般，向活死人進招，總以爲，這三柄專破練功穴的絕滅斧，不中人則已，一中人，饒你是一等一的好手，也得爲神斧將功穴擊破，再輔以三柄西方金神君的「蓐收」斧法，算是將個「對頭」圍入了個無形金神煞網中了。

三斧各按方位而進，第一柄斧是「天靈騰蛇」斧，另一柄是中間的「貫龍圍」，第三斧是「地動天翻」，照例，一等一的好手，也難脫身了吧，現在，打一個重傷者，再加上，活死人手中還抱着一個人，一個不知死活的人，還不是手到擒來？

三人打的是如意算盤，突然，他們每個人看到了一張冷臉，一對冷得出奇的眼睛，也不知他是人，抑或是鬼，他渾然沒當三人的出手是一回事，三個人每個感到有一隻冷手，莫名其妙的搶入了內圍，哼，手腕一痲，兵刃脫手了。

讓那個女人手抓了去，邊抓邊擲，三個人的背部一痲，分明是爲斧柄擊中，奇怪的是，那會個個中在背部的要穴？還有，他們的致命要穴在背後，他又那會知道？

「本來你們也得受苗疆蠱毒之害，現在爲了西方金神君，還有，看在這三柄玄鐵斧份上，讓你們得個全屍。」活死人邊說邊由被托住的女子手上，抖出三縷銀虹，三人——三個西方金神君，庚辛眞人的得意門徒，爲三柄絕滅神斧擊斃了。

活死人流淚了，自言自語道：「怎能濫收門徒，怎能祇看天資，不理天性，庚辛眞人，我代你清理門戶了，你不會怪我心狠手辣吧！」邊說，他已在三人的佩囊中取出三本薄絹本，他走了，當他走近金蠶仙姑面前時，他對這個少女道：「本來，我可以一掌劈了妳……」

「爲……甚麼？」那個祇有人怕她，她從來不怕人的天南乙炁，竟然會讓活死人這一句話，連說話也不大伶俐了。

「太京城外，你苛虐寧天仲之子，妳好厲害，也好狠的手段！」

「啊！各爲其主啊，曲先生……」

「各爲其主？」問得十分辛辣，凌厲。

她低頭了，是的，她的確起了野心，尚幸，爲玄天仙女發覺，更代她解說，她所得到的是假的經文，不習則已，一學，後患無窮，天南乙炁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可是，她做了有反叛行爲之事後，她不能不有所後悔，玄天仙女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自己的所謂下毒，聚蠱手法，對她是毫不起作用。至少，她的玄玉辟邪環，就可以剋制所有的苗疆蠱毒。

她一見玄天仙女，她已拚着一死，當玄天仙女要她戴罪立功時，她興奮了，也所以能不辭辛勞的奉命而至。

桑仙姥的南下，她已跟踪左右，爲求不令桑仙姥有所發現，她是若即若離的暗伺在側，就因爲龍頭的出現，她避了，而今，再次現身，却看到了活死人的能耐，也聽到了活死人森嚴的訓示，她心服了。世上，比她更有能耐的人，大有人在。

其實，活死人是心情激動，他恨極了對頭，他才會出手毒辣，現在，他看了甥女一眼，他更苦痛地想，自己自認天下無敵，那個白袍人，已令他有了怯敵之心，自以爲再沒有人敢來虎頭上搔癢，嘿嘿，誰知將個甥女累成了個這模樣。

若卣的笑語聲，令自己開朗了許多，而現在，她已變成了個醜嫫母，她會如何？

「到小瑤宮去！」玄天仙女在提議。

「轟」的一聲，活死人可看到玄天仙女晶瑩的眼神。「小瑤宮」與中原武林根本不相往來，是別樹一幟的奇異門戶，它永不招呼人，而她們也永不喜歡來招惹人，還有，他們可是三年一開山，而分派子弟出外，有緣者結緣，甚至他們更能因一時之喜怒而殺人，放火，小瑤宮爲江湖人士視之爲介乎正邪之間的門戶。

誰是主者沒人知道，究竟功力如何，也沒人能說出個詳細原因來，不過，小瑤宮却因一時之喜怒，毀了中原七大門派，而這件事，始終沒個人敢向小瑤宮提出抗議，還有一件惱人事，小瑤宮究竟在那？也沒有人能知道能說出個準確地點來。

小瑤宮有兩種靈藥，一種「歸玄露」，一種是「瓊瑤天完膏」，是的，三十年前，火燒華山玉女宮，當時江湖稱之謂爲第一美女的冰峯姮娥鄧之瑾，就被燒得不成人樣，全仗小瑤宮主者，慨贈兩種靈藥，鄧之瑾才不致被毀容，也因此小瑤宮與華山結下了極好的友誼。

是的，有了這兩種靈藥，若卣可能恢復了舊觀，但是，小瑤宮目前在封山之期啊，闖山，後果又會如何？

看了看若卣，這一張爲火燒毀的顏容，活死人他長嘆了一聲！「唉！緣——甚麼是緣？難道，孩子該受這惡緣來牽累？」他眞想哭出來了。

「與我下來！」活死人在吼叫。

對，還有個姓閔的，他是讓活死人擲上了的，他，看到了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現在，他是心驚膽跳的下來了。

「本來，我該不理一切，因爲，不是我請你來的，是你們來做幫兇，是你們來看人家的不幸。死，是應份的，而你，提起了閔先生，我猜想是閔老的後人。」

「是，是，前輩，閔添範是家伯父！」

「閔老定會後悔生你這樣個小輩，去，我希望你再不要在江湖露面。」

「是，是，是，」那個自認爲閔玉環的少年文士，一疊聲的答允着，然後，他走了……可是，面前有三朶黃雲飄落，正是那三個主者，三人是阻止了閔玉環，手執拂塵的開了口，道：「閔添範是幾時有了個兄弟？」

那看來斯文，倜儻的少年書生，聽得主者的問話，他的臉色大變，突然，眼中兇光暴露，再不打話，迸雙指，直搶拂塵主者的雙目，咦！現在，可以看出了此君的出手快而狠，陰而實，並且，說到做到，雙指是劍啊！那裡是一對手指，主者如果不知底細，主者如果不是全神貫注，見其身動，立即應變，那麼，這一對眼睛，就得賣給那個少年書生了。

還有個厲害處，少年這裡才點，而身形却極快的而又轉又旋的，「刹刹」兩招分點執磬、執木魚的另外兩個，就在三個主者身形一變之下，他已借此一個時機，人如陣風的向前面的山路奪圍而出。

這一式三招，立即將此君的眞正身份揭露了，他那裡是閔家後人，分明是崛起江湖三十年的老妖唐中牧，此人生就一副孩子臉，並且，善於潛形隱跡，他站在你面前，不到他眞正出手時，你永不會看出他的眞正身份，唐老妖又善於做戲，又善於作僞，因此，他是常常能殺人於無形，當你爲他眞惡招擊中時，你已萬劫不復了。

三主者爲何會揭穿他的身份，並且，老妖那會不向活死人出手呢？這看來是個謎了。其實，三主

者就是閔添範的開小門徒弟，他們當然明白唐中牧的眞正身份，因爲，閔添範現在尙未復原，他就是中了唐老妖的暗算，尙幸三主者的來探，而將老妖驚走，她們那會不認識。

至於不敢暗算活死人，他是實在的不敢胡亂出手，因爲，活死人的功力實在驚人，眞怕自己的殺手還沒有打倒了對頭，而自己眞相敗露，而爲活死人所擊，還有，他也眞怕那毒蠱噬人的慘厲，所以，他是甘心的一走，至少，將來有的是機會，祇要活死人能上當，現在，活死人當自己是閔玉環，那就有機可乘！

不想，爲三主者揭穿，他的偸學得來的玉龍變指法，立即施出，他決不奢望能傷敵，祇求有一破綻，他可以借機溜走。

實在他的心光潛形法，可說當世獨一無二，也就是說，如果爲其擺脫對手，那麼，舉世之人，誰也無法抓得住他！

快！實在快得驚人，幾個轉折，他已將三主者抛出老遠，他笑笑，至少，他是既愚弄了活死人，又可對自己的友好，那個閩中大富單英偉，多敲取幾千兩銀子，以作自己酒色之資。

「不覺得辛苦？」

啊！誰在自己耳邊說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自己的輕功心光潛形，誰能追得上？死鬼師父說過，舉世無雙，而自己對師門其他絕技可以馬馬虎虎，可以偸懶就偸懶，唯有對這心光潛形，他是眞的下了苦心，苦功夫去學的。絕不可能有一勝過自已的，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哦，那……一定是耳朵聽錯了，那麼眼睛又如何？看錯了？明明是個人，而且，此人手上仍然托着一個女孩子！是活死人，他在自己面前，他的死人面孔是越發的冷，陰，難看，更可看得出，他嘴角有一絲冷笑，而人是向後倒退，分明他的輕功比自己還高出一籌，甚至於一籌還不止，他到底是人，是鬼？

「該停停了，該休息了。」活死人在說。

「你……你……」

「我是復仇者。」

「我與閣下無仇無怨。」

「可惜，你騙了我，那比殺了我更可恨，可惡，你明白了沒有，我是遭人騙而騙得我家破人亡，我以爲，死後翻生，再沒人能騙我，而你，讓我明白了，我只是個可憐的凡人，依然有被騙之可能，我爲你提醒，因此，我謝謝你，我讓你活多一會兒，讓你施展渾身解數，現在，你看看清，你到了甚麼地方？」

唐中牧聞言心中一凜，再看看清，那會回到老地方？啊！不……他是尙未出口，鼻端已聞一股腥香，是毒蠱，不能，救命，饒命！唐中牧這個爲惡武林數十年老妖，他受到了酷烈的報應。

桑仙姥的神蠱已照顧了他，眞厲害的毒蠱，才一咬中，才一聞到腥香，他的週身武功算是廢了，他再不能出手，甚麼玉龍變，甚麼斷魂扣，甚麼心光潛法，全救不了他的命，他祇有乾嚎的份。

＊　＊　＊

天南之烝金蠶仙姑，已代單大先生、華大嫂、王仁山，連倒霉的華岩容全祛除了桑仙姥的毒蠱，由於桑仙姥本人已死，蠱已無源，祛除較易，金蠶仙姑又是行家，所以，並沒有耗費太多的時間，精力，金蠶仙姑再將若卣的本命之蠱祛除，因爲，桑仙姥將蠱神先種在她身上，由若卣成爲帶蠱者，所以，元蠱在若卣身上，這裡的事，算是已告一段落了。當她踏出山屋時，突然，一聲慘呼，兩人已跪在地上，渾身打戰，可又一個一個的頭，在拜、在叩。

「龍頭，金蠶妹子有過，也有功。」

「逆叛大罪，種於一身，已算獎其功矣！」

活死人可看出，金蠶仙姑分明已爲一種奇形暗器擊中其重穴，而且，一個不巧，還可引起她本命所種所養的神蠱、毒虫所襲，然後，落一個慘死，而出手者，可能比自已更精通於天南門戶之秘，自己祇是懂得如何避、如何抵擋。自己絕不想摧毀別的門戶，除非這個門戶造禍太多，造成了太多的災禍，否則，他素來主張，「武林是非本身種」，他不會看不起邪門外道的，他也不會畏懼名門正派的，所以，他看出金蠶仙姑之苦難，他是正了身軀，雙手恭揖道：「是白袍道兄……」

「唉！」遠處傳來了一聲長嘆：「看來，你是來强討情了。」

「此女反叛，據我所知，實在是受壓太深，再加巧有機會，這才引起，而佈局者是我，唉！他對我，實是功大於過，我不忍看其受苦受難，道兄，在下……眞心致禮，祈能取得金口一諾。」

「好，不過，此女此後，稍有罪愆，兩罪歸一，而且，一切補過之道，由道兄一力承擔！」

「敢不如命。」

玄天仙女聽得不禁臉色大變，心想：活死人，你那會答應得如此爽快，萬一出事，苗疆之人稍有不對，立可闖出個瀰天大禍來，如果……玄天仙女不敢想下去了。

金蠶仙姑是突然眼前金光一

閃，一閃即滅，她認得，正是靈旗宮中的滅蠱至寶天孫網，她明白，自己這條命是算拾了回來，想不到自己幾乎殘殺了小寧威活死人的朋友，今夜反而使他救了自己一命，這個看來有些鬼樣的活死人，那會令龍頭都聽他話？這可是出人意表，龍頭是橫行天下，從來祇有自己，永無第二個人，可與眞相拚而並立，而今，龍頭對活死人非但言聽計從，聽來，還有三分敬意，他可眞是個了不起的人！

不過，對他，她不禁更具三分敬意，她膝行而前，她向其表敬意，活死人却柔聲好言的道：「好好去吧。」說完了，他是走了。既不居功，也不自命不凡，看得出，他的心中在屋中之人。

苗人心直，你越是對她好，她可會千百倍還報，否則，也然。因此，金蠶仙姑是心中記住了活死人的恩惠。雖然，在龍頭面前，她奉命唯諾，可是，在天南門中，她依然是一方之主，所以，她的命令傳下，活死人等人，已成爲苗疆之友，誰也不敢冒犯，可惜，他們沒有一個知道而已。

若卣醒來了，如果不擅自脫下玄玉辟毒環，她可能是第一個祛毒清醒的人，現在，翻了一個身，她發現每個人的眼神不對，她也看清舅父解救了苗女一事，她一無牽掛的笑，心中想，舅父其實是好心人，那麼，自己不致於會引起他老人家眞正的不滿！

「你可知，唉，我該怎麼說？」

若卣發覺活死人低了頭，越說越低頭，奇怪了，嗯，剛才他們看我時，有着份奇異的眼光，自己一定出了甚麼古怪，現在，她發現了，她發現了自己的手，嗯！那會又焦又黑的？她很自然的撫摸了自己的臉，她明白了，啊！自己褪下玉鐲時，全身覺得一陣火燒似的感覺，燒壞了……她飛快的走進了自己的小房間中，她找到了面鏡，她看到了自己的爲陰火燒毀的面容。

除了一雙剪水秋瞳，清秀依然，整個人形，幾乎全變了，她起先一怔，她，突然覺得有隻手，撫住自己的頭，銅鏡中看見另一張俏麗的面容，是和她最談得來的井姨。

「別擔心，你大舅父會出盡力，他已決定去小瑤宮，代你求取靈藥，無論如何，他要還妳一個以前的若卣。」

「求甚麼靈藥？」

「歸玄露，瓊瑤天完膏。」

「小瑤宮在那裡？很遠，也很難去的吧！」

「在妳大舅父眼中，天下有甚麼難事？」

姑娘低頭沉思了……一抬頭，她看見了舅父，那張慘白的臉，却充滿了後悔、抱歉的神色，她心中一動，而舅父開口了：「妳該明白了，濫做好人，不，該說太好人，反而爲好心所誤，舅父更該說妳，動不動急人之急，動不動看人可憐，結果……」活死人心痛得說不出口了！

姑娘笑了……笑得挺高興的！

饒是活死人多歷事故，饒是玄天仙女自命爲通透姑娘心理的人，也弄了個目瞪口呆！

「舅舅，舅舅！」姑娘是越叫越深情了。「我不在乎啊！天，可沒將我收回去呢！舅舅，如果我有甚麼損傷，死亡，舅舅，你不知會多傷心啦！」

那可是事實，活死人是給姑娘說中了：「孩子，妳不會死的……妳那能死……」

「那，我還敢不知足嗎？舅舅，我爹，祇是個……唉，他喜愛我，可……他不幸，爲二叔氣得瞎了雙眼，我祇求順從他，不能再讓他老人家受苦難，因此，爹，祇是個可憐的伴……而你，不同啦！見舅如見娘……我……總是擔心，你會不喜歡我這個鄉下丫頭，可你……」姑娘飲泣，這是感動，眞情的飲泣，是啊！姑娘是甚麼也不在乎，祇求舅舅能看顧小丫頭，不嫌她煩！

曲凌卣是個至情至性的人，因此，他大爲興奮，他是十分滿意自己的甥女兒：「妳變成了個醜丫頭啦！」

「舅舅你不當我是醜丫頭吧！」

姑娘笑了，是啊！姑娘有個眞正的黃金的心，她毫不在乎，她根本上不理會自己的醜與不醜！

「妳找不到婆家又該如何？」

「唉，舅舅，眞的，我從來沒想過我該找婆家，華大嫂喜歡我，我可不喜歡她做婆母，總算一直做我大媽有甚麼不好，只是爹作主，我不敢反對！」

「爲甚麼？」

「我不想爹受苦，我更不想爹的臉上，再多上兩道不樂意的皺紋，我祇好讓我不樂意，反正，我不樂意，爹也看不見啦！」

曲凌卣笑了，但是，慢慢的，他有了些悲哀，唉！孩子，她甚麼事也先代人家想，將來，她眞可以燒乾了自己照亮別人！爲甚麼那麼好？對，得好好的教她！不錯，人不能做壞事，人該阻止壞人幹壞事。人也不能太好，太好了，讓人利用了，給壞人毀了，若死了個好人，可不能阻止壞人做壞事，那多不值得？

曲凌卣看了甥女一眼，而玄天仙女也似乎看到了一個光芒四射的人，她突然想起了自己，自己是江

湖人，常望而生畏，聞風而遁，其實，又眞正的幹了些甚麼好事來？這個姑娘，她越看越喜歡，她要求曲凌卣出去，因爲，她必需與姑娘好好的談談。

曲凌卣走出了姑娘的房間，三主者是恭恭敬敬的請問：「幾時去對付那個罪魁禍首？」

「曲大俠，眞正的罪魁禍首是單英偉，他在收買人命，他出錢，懸賞格，他裝傷，詐死，其實，他暗中在殺人，一個又一個地殺，柴天王被盯上了，現在，他在注視着司徒燦他們的一幫人了……」

曲凌卣冷靜的思考着，突然，他凜然了，好個單英偉，這才是眞正的梟雄，他千方百計的謀奪曲家的幻影劍譜，但是他却說是由曲凌卣帶走了，二十年前已經發生過了一場小風波，爲了幻影劍譜，他是起過無數次的兇，結果，引起了別人追殺自己。「自己死了」，又將禍水推給了那些押解者，再將風波送給了殺押解者的人，其實，他自己躲在暗處，專心一意的練他的幻影劍譜。

他是厲害的，他令自己的胞兄相信了，他祇是貪圖曲家的家財而已，他逼死了大舅，爲了不露出太多的馬脚，他將盲眼的大哥——不，連妹夫的盲眼，也可能是單二出的手，逼出了大宅，他顯得萬分的手足情深，而讓各人看到了他的僞善的一面，如果，不是，三主者的出現，連甚麼殺人啊，鬧婚呀，有一半是他佈的局啊！因爲，他要自己被陷入了又一個風波中，極可能扣押了單大先生和若卣，做他最後一張王牌，可是，人那會越來越少了，這是個好機會啊！該是人越來越多才是啊！

＊ ＊ ＊

龍頭，白袍客突有所悟！

「是他安排！」

「大俠之所以爲龍頭敬佩，即此一着，已見一斑，如果，大俠也一班人，那麼，龍頭也當退避三舍？」

「貴當家分明已看出我之個性爲人，所以，有言煩轉，我已受人大德，不過，我決不能爲人羈絆，你們該見我的馬啦，我也不能，更不肯對牠有甚麼羈絆，人孤身出遊，來去自如，此爲之本意！」

「龍頭明白大俠的個性爲人，因此，更不能令大俠家人有甚麼危害……」

「因此，我再拜大德耳！」

「何用多說這些，而今，我們已聞風，希望將個延平山城來的人，勸說的勸說，趕走的趕走，除了桑仙姥這一批人外，全已阻住了。也可以說將個單英偉，逼成了孤家寡人，他本來想掀起個一大場風波，而且，越掀越高，越扯越大，可惜，辦不成了！」

活死人是只聽不言，對的，除了這個辦法，否則以單英偉之爲人，他是可以將這件事越說越大，甚至將幻影劍譜作了個招魂幡，將那幫惡鬼厲煞全招了來，龍頭已有所說明，那是你孤身一人，你可以反客爲主，你可以監視主兇，可是，幫兇的越來越多時，你又該如何？你還不是孤掌難鳴，你還不是顧得東就顧不了西。

活死人想了又想，然後，哈哈一笑，「不錯，我可能會孤掌難鳴，但是，而今，我是爲了曲與單兩門之事，我不得不要有個通盤計算，鬧了個拖累太重，如果，有了幾年工夫，我還怕些甚麼？如果，我沒了拖累，沒了後顧之憂，我大可以靜制動啊，我不必顧東理西呢。」

當然，這件事，全仗龍頭他們出手，雖然三主者是說得輕鬆自然，但是，一個不巧，大有可能處置不當，而人也死得太多，將來，但求將來，有機會，我會報答此君情。

＊ ＊ ＊

單二員外又如何？他是裝病在家，一直是時好時壞，當最後一批人，丐幫中的兩長老、四弟子、西方金神宮的三神斧等人，在桑仙姥引導之下，總以爲，即使是活死人可怕，可懼，相信他也絕不相信在閩中地區，有蠱毒的出現，一個不巧，連他本人也中了蠱毒，哈哈，到那時，哼哼，該由我單二大爺另出計謀，讓你們自相殘殺，當然，首先可由他們去找柴天王的朋友，代他打場狠的，哈哈……

可是怎麼等也不來，單二可吃驚了，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說實在的，成功了，他們不見麼，不是好事，因爲，不是自己的鬼計露出馬脚，就是他們之中，有人生疑，等如柴天王的朋友失踪一樣，令他擔心到現在，如果失敗，更是可怕，證明活死人比鬼更可怕，自己該怎麼辦？活死人，活死人，他不禁一直在嘀咕這三個字，這個傢伙，到底是誰？難道是洞悉自己的一切的人？

他由頭到尾的想着，自己這多年來的佈排，可以說，計無不成，而成無不絕的，絕不能有半個游魂，漏出自己的網羅之中，而今……

外面突然傳來了嘻笑怒罵聲，單二不由陡的一震，在笑誰？在罵誰？

「告訴你，小王八蛋，咱們是看穿了，咱們該走了，別以爲咱們是睜眼瞎，無腦的笨漢，你爹有本領，可惜，機關算盡，翻不出老天

這一關！」

嗯！這聲音是那個天下一孤啊，這個看來討厭，可又是十分機靈的老不死，他那敢大叫大罵？不成，難道眞的出了事？走漏了風聲！

「單老二，咱們走了，有本領，來隆福寺找我們！」

更不對，有女聲，有飲泣聲，有哽咽聲，呀！人來了不少，啊！走了，他們全來了，今天敢來，敢說明個地頭，他們如果不是有着必勝的把握，他們會這樣儍，但是，絕不能讓他們走出大門，更不能讓他們對外有所宣揚，這一揭穿了，非但無法扯起風波，不能移禍他人，自己勢必變成個容身無地的人，想到這兒，單二先生再不敢怠慢，身法一動，人已掠出了門外。

此地，是個內天井，而天井中有不少人圍住了自己的兒子在笑駡。果然，有司徒燦，有戚子先，裴對江，閔神行，江湖三女俠……黑牡丹是扶住了柴天王！

「是……他！」

單二幾乎爲這二個字嚇儍了，這兩個字，誰說也沒有甚麼大不了，而今，是柴天王說的呀！而柴天王是早已爲自己毀了聲帶啞穴的人啊！他那能說話，那麼，自己的一切所爲，勢爲他抖個底！好，事到如今，不殺可不行了，單二是一個翻身，首先將自己的兒子擧起帶開了，不料，有個人在笑，對單二笑，單二帶開了幾次，而單超是幾次爲那笑面人護住——不是護住，可說是扣住，單二老奸巨猾，那會不知，其實，笑面人是扣住了單超作人質。

「閔神行，你錯了！」

「我錯了？」玉面笑天君可有些奇怪了。

「你大可殺！」

「何不殺，殺了，你該絕了後！」

「哈哈，單二的後代如此膿包的！」

轟的一震，將在場人個個震了個沒頭沒腦的。

「嗤嗤」勁風中幻影劍炁臨身，尚幸這幾個江湖好手是各仗本身絕技，相互的補拙，雖然是萬分狼狽，却也堪堪封住了那凌厲無比的劍炁。

但是，有個老天王，雖然他可以說話，却劍傷不輕，他不能像他朋友那樣，竄跳飛騰啊！這可是個累贅，他眞想躺倒，死了算數，而朋友們却拚力的圍護住他，祇有個玉面笑天君閔神行是不尷不尬，而今，他是扣也不是，放也不是。

嗨，遠處傳來了車馬聲，也不知是甚麼馬？更不知是甚麼車？這馬車就像走在空洞而又是迴響山谷深徑中，轟轟隆隆的，如打雷一般。

單二那會顧得了那些，他的幻影劍是越發越勁，越勁越狠——反而以一身牽制住這麼多人——照理三女俠陳紫娥，有名的千手龍女，她善於打暗器，應該給他一頓暗器嘗嘗的啊！可惜，人多，雜亂，一個亂打亂擲，敵人沒打中，打中了自己的老前輩，這就令她可不敢亂出手了。

這就是令單老二的幻影劍，劍氣縱橫的原因，反而牽制住了這些人。

單老二是非得毀了他們不可，因此，他的出手是將幻影劍譜中的最後一章，狂風舞展了出來，不好了，祇見單老二如同魔鬼附身般，大開大闔，大轉大騰，而劍炁是看來無形，祇聞「嗤嗤」連聲，其實，他已佈好了一座劍陣，將那幾個江湖好手圍了個結實，然後，開始猛下殺手。

突然單老二身形如一股輕烟般向半天直鑽，衆人抬頭一望，他們以爲，憑自己幾個人的掌力、兵刄，可以合圍合攻單老二的幻影劍譜，他們那裡想到，幻影神劍的殺手招式已展開，單老二祇要往下一合，在他的「天衝地煞」劍陣下，再加狂風一掃，他們之中，至少有三個不死也得受了重傷，但是，他們根本不知——祇是覺得，四週有股煞氣圍緊，是的，這是個危機訊號，他們祇能拚全力發揮了本身的功力，不過，當單老二開始漸漸往下壓時，他們已感到了本身功力已無法可以抵擋得住這一股無形劍炁，他們心膽俱震了，難道，此君騙了他們？

不，他們不知怎麼一來，每人全覺得背後一緊，「咦」人會莫名其妙的脫出重圍。再看看四週，他們的人全聚在一起，而耳邊又聞得一聲極古怪的深沉長嘆。他們到底不是小孩子啊！當今之世，又有誰可以在大家驚惶失措之間，而能一個又一個的從容不迫的，將那多人救脫出危險地？人祇有兩隻手啊，就算救人的擅於移形換影之術，也可說是不可思議。還有，此人到現在還不見個形影，他到底是人是鬼？是誰？單老二顯示了他無比的驚懼。

「單老二，佩服！佩服！」

「你是誰？你佩服我些甚麼？」

「連兒子也有眞假……怎不叫人佩服……」

「啊！你是誰？出來，出來！」

「單老二，你以爲我不會出來？我祇是在等！」

「等甚麼？等甚麼？」

「先給你看個報應！」聲音才歇，祇見在東北角擲下一個人

影，「看看是誰？」

單老二是個詭計多端的人，當然也會猜度到人家將會如何對付自己，但是，父子天性，他不能不看，因爲，依身形來看，分明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我不想過份，但是，有太多的朋友數說，還有，連你自己的兄長也說，你實在殺人太多，你殺的不是一個、兩個之數了——我得殺了他……」

「不……」單老二開始發抖戰了。

「我不殺他，我何必殺他？」

「對，一切罪過是我……是我……」

「你是爲了甚麼？」

單老二爲這個問題啞了，爲甚麼？爲天下第一，爲毁人門戶，自己可以暗中控制他們，他可以爲天下之盟主，殺人越多，對己越有利，自己可能不成功，他必需代自己的孩子打下個基礎，孩子一定能成爲天下盟主，武林中的皇帝。

可惜，他說不出口，他怔住了，並且，當他看見個英挺的少年，全身已患了軟骨病的樣……他心痛了，他是眼光不壞，他當然看見了孩子，已被毁了週身的關節骨骼，並且對頭的出手，勢必用了絕戶的手法，他突然發了狂似的大叫：「誰？誰敢這樣作賤我的孩子！」

「我！」聲遏人現，一條墨綠色的人影，突然的出現在衆人眼前，任何有眼光的人，也無法可以看得出，他是從何而來，施展的又是甚麼身法？

不過，人們個個可以看清了這張面容，一張又冷、又陰的臉，如果不是這一對朗如星月的雙目，眞能當他是個死人，一個從棺材裡倒出來的死人。

「你……是誰？」

「應該認得我！」

「啊！你……」

「活死人。」

「曲凌卣，是你，你沒有死？」

「我不是說了嗎？我是活死人，已死去了，嗯，已死過了，唉……」這一聲嘆聲，令在場人，個個如被打了一個重鎚。

「你來報仇？」

「可是你說的！」

「好！」單老二一陣發狂怒吼，左手一圈，右手却已直點活死人，正是幻影劍譜中的中宮劍法，奇怪，沒有勁風聲，也沒有令人震慄的劍炁，活死人是微微一笑，他是心中明白，單老二依然有着鬼計，他要試試自己，對幻影劍法懂不懂，明白不明白，透徹不透徹，大有可能，他還想移禍江東，他希望自己代他頂包。

他錯了，活死人嘆了口氣，突然，他一個人，以難信的快疾身法已撞入了單老二的內圍，「叭」的一聲，極清脆的巴掌聲響：「單老二，你看如何？」

單老二被一巴打中，他怔了一怔，但是立即明白，曲凌卣的本領，根本高出自己多多，也說明了，自己即使全力施爲，施展幻影劍譜，看來，也不會是他的對手！

難道，幻影劍譜尚不能橫行天下？難道，幻影劍法中的幻影劍尚有對手，他不禁被震住了。

「別走，別怕，別自己困住自己，幻影劍的無形劍炁，至少不是一般人可望其項背，而且，仗此橫行，綽綽有餘，可惜，你走了邪道，你的夫人，九首魔狐修的是修羅外宗，她的練氣法，與曲家的修氣練氣功法，有着差別，更可惜的是，你不知道，幻影劍譜缺了『中五』一訣，這中五一訣是藏在別的拳法中，你那會明白？你也算是難能可貴了，至少，沒練得走火入魔，是你大幸，我教你一個乖，可惜你是無法可學了。」

單老二不禁冷汗直標，他豁出去了，他拚命了，一刹那，無影劍炁是縱橫交錯的向曲凌卣環攻而到，唉！奇怪的是，每人耳中都聽得分明，有「嗤嗤」的怪聲，而且，這「嗤嗤」聲，本來聽起來一往到底，現在，是夾雜了「嗤嗤」之聲，分明有了中斷之象，再看看活死人，他是渾不在意的，出指，還指，瀟洒自然，令個單老二冷汗直標。

「速退！」一聲極霸道的女聲叱喝，立見平地昇起一蓬暗紅的烟火，在場人個個明白，這是迷人耳目的掩眼法，可惜，誰也不敢硬闖，又可以說，明知是迷人耳目的，也祇有任由他們逍遙的而去。

但是今天，你們撞了個頂頭的大尅星，別看活死人死模怪樣的，其實，他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兔，這裡的火頭才起，也不知他是人還是鬼，人竟然能向天空竄上，而越過了烟火之上。

人的輕功，無論如何不能飛得這樣高。可是，他飛上天去了。這是甚麼功夫？

其實，這是一蓬烟火的熱力，將他帶了上去，也可以說，憑這一股熱力，他是借力而上……這就是六十年前，威震羣邪的天魔童子所傳的「火焰騰天」功。也使此而將單老二的永不露面的夫人牽制住了。

單老二之妻九首魔狐，是個與單老二異曲同工的深沉人物，或者，可以說單老二之所以有今日，全憑其所賜，令單老二步入絕境，也是其所引，說實話，如果不是九首魔狐露出尾巴，那麼，單老二或者不會心神大亂而冒險出手，更不

會因見自己獨子被傷，而出手不穩，處處被壓，着着受制。

現在，單老二想轉身一走，他可捨不得兒子，一個猶疑不決，那想到活死人會越過烟火而來，九首魔狐盤元修一見活死人趕到，她於是一聲長笑，抖手一道血光，希望可以阻他一阻，那可是盤元修的錯了，活死人是天魔童子的衣缽傳人，他是專門堵塞魔教的一切，盤元修的血符光針抖出，祇見活死人只是吹了一口氣，哈，這股血光就此折回轉頭，盤元修無論如何想不到，血光會回頭，又聞得一陣密如貫珠的炸音，盤元修一聲慘號中，她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爲自己的得意暗器所傷，血符光針又是陰險，又是狠毒，一炸之下，饒你是一等一的好手，不被炸中，是你的狠，一被炸中，立可將你本身眞氣炸散，盤元修就是這樣，眞氣一散，跌翻在地。

單老二一見妻子受傷，再看到自己，根本又爲曲凌卣所罩住，他不得不認命了。

「大舅舅，別殺二叔！」

「祇怕他生不如死啊！孩子。」

活死人嘆了一口氣，祇見活死人祇彈了彈指，單老二一聲慘叫中：「殺我，殺我，殺我！」

單老二祇是一疊聲叫，姑娘却眼中含淚的看着她的二叔：「二叔，二叔！」

「曲大俠！」衆人眼前一花，又見一位白袍客，生得英挺非凡，但是，他的身形手法，却令人看來眼熟，尤其是江湖三女俠，更是看來，像見過，不過，這個面孔不對……是一張死眉死眼的臉，是他，化了裝。

「今日，我眞的看到了令甥女啦，我得告訴你一句話，太好心，對她可不好，對你更不好，小心啊！嗯，我看此地的事算啦，可是，我也做夢想不到，竟然微風起於頻來，而風波是無名之輩掀了起來……那倒好，總算不虛此行，一個無名之輩，其實是個心懷叵測的大混蛋，該記住教訓啊！曲大俠，稍一不愼，眞能大船翻在陰溝裡。哈哈，梅天娥、林素娥、陳紫娥，眞，不是妳們師門不成，是妳們自己功力不夠，見了尊師，說是八丈崖的孽龍，多多拜上了，嗯……」

* * *

山屋沒有人，而延平城外，却走着兩輛車，二匹馬，奇怪的是，車、馬是一樣的車，一輛車上的車伕是那個小伙子，而後一輛車，看來看去，是個小伙子，却有着另一股韻味。

一個墨綠長袍的中年人，向那另有股韻味的小伙子道：「妳該回去了吧？」

「我不回去！」

本來已是張死活人的面孔，現在，更變得陰沉了！唉！

兩輛馬車，車上人懷着無限歡暢的心情向着他們應走的道路走去……

（完）

上文提要：「俠義山莊」是個名滿天下的所在，聚集了許多當今一流高手，它支撐下的「俠義鏢局」却突然被洗劫一空，只剩下一個牛錕未死，却也被重掌所傷。原來是匿迹三十五年的千魔教所爲，那教主胡老妖的徒弟呂羣山網羅了地冥教及數個邪派邪教的黑道高手，更率領了千魔教的千多名高手，直闖「俠義山莊」……

新派湖海恩仇錄／麥浪・文　可飛・圖

湖海一神龍



羣魔逞兇

三十五年前，胡老妖大敗於少室峯少林寺，今時今日，胡老妖的衣鉢弟子呂羣山的命運又如何？

千魔教的實力極强，若以俠義山莊的高手去對抗，祇怕勢非吃個大虧不可。然而，如今俠義山莊之內，却來了一批助拳的白道高手！

那一批來助拳的白道高手，人數約五百之衆，其中有一大半都是中原各門各派的高手，餘下的，便是來自關外的奇人異士，他們爲了正義，不惜長途跋涉，和冒着生命危險，前來俠義山莊助拳。

這些人不但有正氣，而且也有極高的本事，例如中原的「竹池三友」、「南山怪客」陳雲、「五龍隱士」尹空、「奇刀」馬源、「玉手仙姬」司空碧雲，又例如西域的苦行僧無我大師、東海萬濤樓樓主董賢、南荒的「鬼面金剛」屠老大、北天山的寒月師太等，都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千魔教高手雖多，但面對這羣棘手的人物，也未必就能輕易言勝了。

但是胡老妖却很有信心，所以他放心地讓呂羣山進攻俠義山莊。

俠義山莊的高手聞得强敵來侵，莫不磨拳擦掌，準備迎頭痛擊。

衆豪痛擊

擔當先鋒的是三十六名快刀手，和「鬼面金剛」屠老大。

屠老大的師弟，曾被地冥教用詭計廢掉一身武功，使他盡失人性，自殺身亡，此仇此恨，使屠老大沒有一日飯嚥得安樂，連笑起來都充滿了酸苦。

屠老大一生沒有什麼親友，若說世界上和他最親的，便算是他的師弟了。

可是，他的師弟却被地冥教害死了。

屠老大一腔怒火沒處發洩，於是，便來到了江南，逢見地冥教的人，都算是仇人，不論何人一見就殺，半月之內，共殺了地冥教一百多人。

但忽然間，地冥教消失了，屠老大莫名其妙，到了後來，才知道地冥教已加入了千魔教。

同時，他亦聞得千魔教要侵犯俠義山莊，是以他便連夜飛馬，投到俠義山莊助拳。

屠老大和卅六名快刀手，在第一條戰綫上遇上了一百二十八名黑道高手。

屠老大怒哼了一聲，揮動令旗，先行下手。

攻！攻得猛烈，三十七條不怕

死的好漢子，發動了可怕的攻勢，他們捨生忘死，要用盡一切殺人的力量去殺，用盡一切攻擊的力量去攻擊敵人。

那一百二十八名黑道高手均同時一愣。

但瞬息間，又回復了常態，這是拚命的時候，對方的攻勢既然猛烈，對付的法子只有一個，就是在對方攻擊之中，反攻過去。

互相採取攻勢，便是搶攻，搶攻之際，戰事自然十分激烈、駭人。

雖然只有百多人在決鬥，但其驚心動魄之處，却絕不亞於千軍萬馬的斷殺，每當紅光一現，便意味着一條活生生的生命在刹那間宣佈結束了。

在這戰圈中，人的生命已不值錢，祇是手起刀落，如此簡單的事而已。

屠老大渾身是勁，手中的一柄厚背鋼刀連番飛舞，一連砍殺了三十多個黑道魔徒。

但是，他的左背却吃了一斧，那一斧砍得甚深，連斧頭也拔不起來，牢牢地掛附在屠老大的背上。

屠老大像是不覺，依然揮刀如風，勇不可擋。

陡地人影一閃，自俠義山莊之內閃了出來，一直飄向屠老大身旁，並以極快的指法點了屠老大的穴道，屠老大八大穴道被刺，動彈不得，但神智却還清醒，並且還能說話，他怒聲道：「尹空，你做什麼？」

那人雙目如炬，原來正是太湖「五龍隱士」尹空，他道：「屠老大，你的背上已中了一斧，再鬥三幾十回合，流血過量，那時誰能救你？」

屠老大怒道：「放屁，區區一斧，如何會妨礙我的性命，你不解開我的穴道，便不認你是我的朋友。」

「五龍隱士」尹空一咬牙，道：「拚着絕交，我也決不解你穴道。」

右手一甩，將屠老大負在背上，施展八步趕蟬輕功，直奔向俠義山莊而去。

那三十六名快刀手，仍是戰意高昂，奮勇殺敵。

至於那一百二十名魔徒，也已折損了一大半。

而那些沒倒下來的，都是那一百二十八名魔徒之中，武功最好的黑道煞星。

一頓飯時光，那三十六名快刀手已全軍盡墨。

原來那一百二十八名黑道高手，是四川瘟神谷奪命幫的「一百二十八地煞」。

而那三十六名快刀手，却是俠義山莊中的「三十六刀使」。

初戰交鋒，各不輸贏，扯了個平手。

「三十六刀使」雖然全部陣亡，但「一百二十八地煞」却也折損了八十多人，若論人數，則「三十六刀使」更佔了勝利。

天魔堂主「鬼令無情」蕭龍，率領着二百餘名高手，前來挑戰。

俠義山莊之內，也湧出了二百多名紅衣劍士。

爲首一人，却是一身黑衣，正是俠義山莊總管「黑衣神掌」袁豹。

蕭龍冷冷一笑，向袁豹道：「袁總管，好威風啊！」

袁豹雙眉一挑道：「蕭龍，此刻乃是你的死期，有什麼屁話，不妨趁早點放吧！」

蕭龍怒道：「匹夫狂言，且看你有何能耐！」

呼的一掌發勁，威猛驚人。

袁豹身爲俠義山莊總管，武功自也不弱，對方來勢雖猛，但却毫不畏懼，一掌反擊過去。

一掌對擊，不分勝負！

但袁豹心中有數，對方的武功，祇會在自己之上而決不會在自己之下。

蕭龍嘿嘿一笑，自袖中取出一對鋼環，那對鋼環一大一小，大的一隻色澤漆黑，小的一隻却是金光燦然，奪人眼目。

袁豹一看那對鋼環，便已認出那是蕭龍的獨門兵刃，喚作「鬼神環」，大的一隻稱爲「黑鬼環」，小的一隻叫做「金神環」，各有妙用，使將起來虎虎生風，厲害非凡。

袁豹的外號「黑衣神掌」，其掌法自是十分不俗，但他的劍術，却也天下皆知，此時袁豹也亮出了一柄長劍，準備與蕭龍一決生死。

蕭龍手執雙環，神態從容不迫，似是穩操勝券，顯然，他對自己一雙鋼環極具信心。

但袁豹却不同了，他的武功雖然很高，但他面對着的是地冥教教主，如今蕭龍雖已改稱天魔堂堂主，但其武功却仍然是一樣厲害，剛才在掌力比拚中，自己已施盡全力，猶佔不上優勢，如今想在兵刃上搏鬥中取勝，祇怕更加不易了。

但如今勢成騎虎，雖然沒有把握，也祇能施展畢生所學，奉陪到底了，當下沉聲一喝，一招「急川競渡」疾然刺出。

蕭龍眼看對方劍鋒已直刺過來，却不閃避，左手的黑鬼環一劈，剛好劈在劍尖之上，刹那間，直撞得金星飛濺，而那袁豹的右手竟然被震得虎口冒血，整個手心都流着鮮血。

一招之間，弱强可見。

袁豹自知在兵器之上也鬥不過

蕭龍，於是把心一橫，索性連長劍也不用，以一雙賴以成名的鐵掌與之遊鬥。

但蕭龍的「鬼神雙環」妙用無窮，一招一式都配合得天衣無縫，任憑袁豹出盡法寶，也佔不到絲毫上風，反而被蕭龍逼得節節後退。

倏地，一聲冷喝自遠處傳來。祇見一個灰袍老者，手持金槍，飛躍而至。

蕭龍一見那灰袍老者便猛然停手，哈哈笑道：「本堂主以爲是誰，原來是手下敗將來了。」

那灰袍老者也不懊惱，祇是冷冷的說道：「董某人上次見你，你還是教主身份，何以不見三年，却貶爲堂主了！」

蕭龍臉色一紅，怒道：「手下敗將，竟敢口出狂言，老夫倒要看看三年不見，你的武功有何進展。」

那灰袍老者姓董名賢，是東海萬濤樓樓主，善用一支金槍，招式別創一格，但在三年前在江南與蕭龍交手，結果敗逃而去。

這三年以來，董賢廢寢忘餐，朝夕苦練槍法，爲的就是要勝過蕭龍報一敗之仇。

這三年當中董賢自創了一套八式槍法，一式比一式狠辣，有如連珠爆發，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感。

蕭龍在三年之前曾勝過董賢，是以董賢在江湖之上名頭雖响，蕭龍也不把他看在眼內。

但彼此才動上了手，蕭龍却不禁大吃一驚，想不到董賢的槍法竟然進展得如此神速，每一式都快如閃電，而且，還逼得蕭龍的一雙鋼環無法施展。

轉眼之間，蕭龍已被董賢連攻了八槍之多。

蕭龍力圖反擊，但却徒勞無功。

「嗤」一聲衣衫裂响，蕭龍的袖角被金鎗搠中了，扯下了老大的一片。

接着，董賢大發神威，一式「穿天陷地」竟然在蕭龍的額心之上，刺了個透明的血洞。

血如泉湧，蕭龍陣亡！

* * *

呂羣山在一輛馬車之中坐得十分舒服，馬車行得很慢，在馬車的四週，全都是呂羣山的屬下，這時，太陽已漸漸地昇起了，千魔教總動員進攻俠義山莊，已進攻了一個時辰。

呂羣山在進攻大隊中，押得最後，他認爲自己是主帥，不必打衝鋒，打衝鋒、開大路之責，他交給了蕭龍，他對蕭龍的武功很具信心，以爲蕭龍之能，世上很少人能打垮他。

但是，誰也料不到，單是一個董賢，便取了他的性命。

別人看來，也許董賢得勝，殺掉蕭龍，是一件意外，但在董賢來說，却是一件意料中事情。

董賢殺掉了蕭龍的那一槍，是一式「穿天陷地」，僅僅一式槍法，董賢花了八個月才研究出這麼一式。

但僅僅一式槍法，便粉碎了蕭龍一切的一切，蕭龍的生命和夢想，都被那一式槍法，刺得如同泡影，化爲烏有了。

呂羣山接到了蕭龍陣亡的消息，不禁大怒。

報訊的傢伙首當其衝變成了呂羣山的怒火發洩對象，呂羣山祇一掌，便將他的腦袋劈得稀爛了。

呂羣山殺了自己的屬下發洩，怒火顯然平熄了，他回到了車廂，拿起酒壺灌了幾口烈酒，合上了眼皮，躺在車廂之內。

大戰前，休息是十分重要的事。

* * *

劇戰一直在進行中。

董賢殺了蕭龍，立刻便有四條黑衣漢子衝了上來，那是冀北四熊，是魔熊寨的高手！

「冀北四熊」的功夫，硬橋硬馬全是外家功夫，每一招出手，都凝重如山，沉重如嶽。

董賢綽槍在手，威猛無比，三招之間，四熊中便有一人胸中一槍，立刻了賬。

但他臨死之前，却仍鼓足餘勁，在董賢的小腹上重重擊了一拳。

拳力之重，使董賢無法承受。悶哼一聲，人已倒地。

餘下三人，各出一脚，董賢立刻死在亂脚之下。

至於袁豹，也陷於苦戰之中。

袁豹的對手，是魔熊寨寨主「鐵臂魔熊」周力。

周力就是打傷牛錕的魔星。

周力練的是外家掌功，掌力雄渾，有如雄獅猛虎，每出一掌，都不留餘地，務求將對方一舉殺掉。

周力的手掌比常人爲大，是以武力也更大，更驚人了。

袁豹的天罡降魔掌，乃玄門正宗的上乘掌法，全套共十八式，前九式主攻，後九式主守，各有妙用，昔年有一位老叟，就是仗着這十八式掌法，打遍天下無敵手，照理而言，袁豹是應可勝過周力的，但是，袁豹所練的天罡降魔掌，却並非練齊了一十八式，而僅有十二式。

袁豹練的十二式，其中四式主攻，八式主守，而天罡降魔掌，最厲害的五式攻勢，和第九式守勢，他都沒能學到。

袁豹的出身並不很好，生長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村中，八歲那年，被一個道長看中，收錄爲徒，那道長無門無派，自稱爲天雲子，從外貌看來，天雲子又肥又矮，四肢粗短，十足一個大葫蘆，像這種人，那裡會有什麼本事？可是世間之上，許多事情往往不能以常理度之，像天雲子這副模樣的人，不但醫卜皆精，而且一身武功更是出神入化，達到了爐火純青之境地，袁豹追隨了天雲子才八九年，便已儼然成爲一個少年英俠，然而那時，袁豹仍未學到天雲子的天罡降魔掌。

又過了十年，天雲子要往西域採取珍藥，自知此去危機重重，於是便將自己的壓箱底本領也傳授予袁豹，那正是玄門第一等上乘的天罡降魔掌。

可是，袁豹才學了十二式天罡降魔掌，天雲子就不辭而去了，此後再也沒有回來。

於是，天罡降魔掌的其餘六式，袁豹便沒有學到，這一件事，使袁豹終身抱憾。

此刻袁豹苦戰周力，雙方爭持正劇。周力上來，便以鋪天蓋地，有如雄獅搏兎的攻勢湧向袁豹，袁豹當時吃了一驚，呆了一呆，而周力也就趁袁豹的神情一呆之際，攻勢突然地疾增，傾以全力，使袁豹無法不回顧自守。

高手過招，間不容髮，周力既佔了先機，便等於先勝了一半，袁豹一着之失，便處處受人所制，正是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周力的攻勢，兼備快狠之長，掌指所到之處，即蘊藏了無限殺機，隨便被他碰上一下，也絕不是開玩笑的事，輕則受傷，重則立時喪命。

袁豹苦苦支撐了三十招後，已是不支之象。

周力厲喝一聲，一招「熊王撼柱」，已然攻到。

袁豹才應付了一招，另一招又告攻至，不由暗叫一聲我命休矣，那知就在此時，一條紅影疾飛而至，硬接了周力雷霆萬鈞之一擊！

一聲隆然巨响，周力竟然如斷線風箏被震飛數丈之外，看樣子，顯然已活不成了。

袁豹定睛一看，不由大大意外，那硬碰周力一掌的人，竟是個十七八歲，長得嬌滴滴的紅衣少女。

那紅衣少女一掌擊退了周力，不但袁豹感到意外，便連正邪兩派所有的高手，都大感意外。

那紅衣少女一擊得手，不由大是興奮，她憨直的笑了一笑，向袁豹道：「袁總管，這一掌還過得去麼？」

袁豹尷尬的苦笑一聲，過了半响，才道：「很好，很好。」

袁豹說出這四個字之際，聲音瘖啞，說得十分勉强，因爲他說那紅衣少女武功好，擊敗了周力，也就等於說自己不濟事，打不過周力，要這紅衣少女出手相救。

在袁豹而言，這是一件大大有損名譽的事，但如非紅衣少女出手，祇怕此刻的袁豹已不能站着說那四個字了。

羣魔見那紅衣少女一出手，便斃了「鐵臂魔熊」周力，不禁皆是臉上變色，一時之間，高手雖多，却沒有一個敢衝上來。

那紅衣少女見狀，更是大感得意，哈哈笑道：「你們怕了，既然害怕，就趁早滾蛋！」

蛋字才說出口，羣魔之中，便先後發出了幾聲咒罵，接着，便有兩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長相異常難看的漢子走了出來。

這兩個漢子，右面一個滿臉腫瘤，一個個泡子浮在瘤上，色澤竟呈暗藍，雖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由使人打個寒戰，嚇了一跳。

而左面一個，却是刀疤累累，一張臉上竟然有三四十條傷痕，縱橫交錯，密密麻麻的鋪在臉上，使人看來更覺可怖。

那紅衣少女一見那二人，先是嚇了一跳，繼而恢復常態的哈哈一笑，道：「原來是雲南九重山雙絕門的兩位門主，失敬！失敬！」

袁豹站在一旁，不由暗自奇怪，這女娃兒年紀輕輕，怎會如此好眼力，連遠在雲南九重山雙絕門的兩位門主，也一眼就認了出來。

那兩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漢子，正是雙絕門的兩位門主，人稱「鬼手雙魔」，滿臉腫瘤的姓鮑名惡，外號「毒鬼」，滿臉刀疤的姓褟名棠，外號「冷面狂魔」，各有本領，在雲南一帶向稱無敵，論武功，又比「鐵臂魔熊」周力更勝一籌。

「毒鬼」鮑惡嘿嘿一笑冷冷道：「小丫頭，乳臭未乾，竟敢口出狂言，視本教如無物，今日咱們如不先斃了妳，也枉爲雙魔堂堂主了。」

紅衣少女又是哈哈一笑道：「放着雙絕門的門主不做，却去當什麼雙魔堂的堂主，兩位眞是越來越霉了。」

鮑惡褟棠聞言，皆是大怒，各自不同方位向紅衣少女攻出一掌。

那紅衣少女也眞乖巧，纖腰一挪，便已將兩人的掌風閃了開去。

鮑惡、褟棠兩人一擊不中，心中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這兩個魔頭，外表看來，似乎不將那個紅衣少女和周力所對的一掌看在眼中，其實已看出紅衣

少女的武功，實在是十分之高，所以他們老早便大有警戒之心，剛才兩人各自攻出的一掌是毫無默契，但其實却是一招聯手合攻的招數，名為「甕中捉鱉」，在過往二十年中，這一招除非不發，若然發出，決沒有人能躲得開去，那知紅衣少女祇是漠不關心、隨隨便便的一閃，便將那一招「甕中捉鱉」躲了開去。

看來，這紅衣少女的武功又得重新估計了。

那紅衣少女閃開那一招之後，二人已不約而同各自取出兵刃。

鮑惡的兵刃是一柄長可尺許，用精鋼打造骨架的摺扇，這柄摺扇，不但可以自鮑惡手中施展出許多狠絕招式，而且還可蘊藏不少暗器，不知幾許江湖英豪，佛道高手，就因偶一不愼，喪生在這柄摺扇的暗器之下。

而禤棠的兵刃，則是一條桃木製成的三節棍，使將起來，虎虎生風，狠辣之極。

紅衣少女見兩人取出了兵刃，不禁柳眉一皺，殺機立起，也自背上拔出一口長劍，準備與之展開搏鬥。

那短劍才出鞘，鮑惡、禤棠兩人便齊口驚呼起來。

那一口長劍出鞘之後，不但鮑惡、禤棠二人驚呼，連好幾位邪派高手都為之神色大變。

祇見鮑惡臉色由藍變青，顫聲的說道：「妳……妳是萬老婆婆的門下。」

紅衣少女點頭一笑，道：「萬老婆婆是我外婆，外婆送了這劍給我，要我來俠義山莊，助軒轅莊主一臂之力。」

這紅衣少女說話的神氣，還是一片天眞無邪，但却聽得羣魔頭皮發炸，驚懼萬分。

鮑惡、禤棠二人更是魂飛魄散，連兵刃都險險拿之不住。

原來那「萬老婆婆」乃是華山三潭谷的谷主，三潭谷地處深山，人跡罕見，但三潭谷中，却隱藏着十位武林頂尖高手。

那些高手，其中不乏一派掌門，或是一幫之主，他們為了避世，便投到萬老婆婆門下，在三潭谷中，人人自食其力，沒有名利之爭，也沒有恩怨糾葛，端的是人間仙境，世外桃源了。

萬老婆婆的武功沒有人敢去猜估，曾有一次，有一個老魔頭為了追尋一本秘笈，聯合了江湖上有名的黑道高手共一百一十二位，找上了三潭谷，結果，萬老婆婆獨自應戰，一口前古神劍，大敗羣魔，祇剩下十餘人，落荒而逃。

這件事傳出之後，三潭谷萬老婆婆之名便不脛而走，甚至有人認為，縱使是胡老妖，也未必是萬老婆婆之敵。

當年落荒而走的那十餘人，除了幾個已告死去之外，剩下來的，如今都已在江湖之上，有了一番基業，或是已練成一身武功，橫行無忌，例如鮑惡、禤棠，便是當年萬老婆婆的劍下餘孽。

此刻鮑惡、禤棠，在忽然之間，又看到了萬老婆婆那口曾經大發神威的寶劍，心中所受的震動，實在是難以言喻。

過了好一會兒，鮑惡才勉强抑制住心情，道：「如此說來，萬老婆婆是要與本教為敵了？」

那紅衣少女一整雲鬢道：「不錯。」

鮑惡的臉色又自變了一變。

那一直未曾開口的禤棠，此際忽然以極低的聲音道：「萬老婆婆插上了手，這件事倒得與教主商榷一下。」

鮑惡想了一想，道：「也有道理。」

當下二人身如飛箭，疾向後方找呂羣山。

呂羣山一見二人，不由怒火中燒，怒喝道：「大戰方始，你二人不在前方，來到此處作甚！」

鮑惡一驚，忙道：「回稟教主，屬下等人人捨命，刻下已圍得俠義山莊水洩不通，但敵方陣中，却出現了强敵。」

呂羣山咦了一聲道：「什麼强敵？」

鮑惡道：「是萬老婆婆的外孫女。」

呂羣山問道：「年紀有多大了？」

鮑惡答道：「約十七八歲……」

話猶未了，呂羣山已是大怒道：「混賬，十七八歲的黃毛丫頭，如何能稱之為强敵？」

鮑惡道：「那丫頭年紀雖小，但本領却極不弱，連周堂主與她交手，都難免敗落，死在那丫頭的掌下。」

呂羣山一愕，訝然道：「什麼？竟有這麼一回事？」

鮑惡道：「屬下縱有天大的膽量，也不敢欺騙教主，那丫頭手底之下確有一手，加上她又是三潭谷的人，有萬老婆婆作靠山，依屬下之見……」

呂羣山心頭一緊，問他道：「又當如何？」

鮑惡說道：「萬老婆婆的武功深不可測，而三潭谷的高手又是如此之衆，若與之衝突，祇怕形勢十分之不妙，故而屬下認為，進攻俠義山莊之舉，已成不可為之事。」

呂羣山冷冷一笑，道：「好一句不可為之事。」

語氣陰森，竟然殺機大露，霍

然之間，五爪如鈎直向鮑惡當頭而下。

鮑惡做夢也想不到，一言之失，便惹來殺身大禍，呂羣山這一抓，來勢疾如閃電，他如何避得開去？祇見呂羣山那一抓，像是老鷹抓着小山羊般的狠狠地插了進去，鮑惡頂門之上五條血柱立即噴了出來。

禤棠站在一旁，看得毛髮皆豎，遍體生寒，不想呂羣山的手段竟然如此的毒辣。

呂羣山殺了鮑惡之後，一雙冰冷的目光又射向禤棠道：「你與鮑惡，性情相近，臭味相投，如今本教主殺了他，你的心中，是不是不服了？」

禤棠大吃一驚，忙道：「服！服！」

呂羣山冷冷的道：「你既然服，本教主就暫且饒你一命，但是，你却得服從於我。」

禤棠大喜道：「是，是！」

呂羣山嘿嘿一笑，又道：「你既已答應服從於我，如今我命你去做一件事，你可答應？」

禤棠道：「教主令下，屬下豈敢不從。」

呂羣山朗聲道：「好，如今本教主令你去與那黃毛丫頭一決高下，如何？」

禤棠遲疑了一陣，終於道：「屬下遵命。」

呂羣山道：「你既然肯去，本座便與你一起上前方，倒要看看那黃毛丫頭，有何能耐！」

當下二人便施展輕功，直往前去。

才來到戰陣，已有八九位黑道高手前來迎接，呂羣山甩甩手，道：「那黃毛丫頭何在？」

禤棠手中一指，指着那紅衣少女道：「便是她了。」

呂羣山笑了一笑，道：「這小丫頭倒蠻漂亮。」

禤棠道：「屬下如今便去出戰。」

呂羣山道：「禤堂主，你如能生擒她，這小丫頭便送給你。」

禤棠順口應了一聲，便自飛躍出陣。

那紅衣少女一見禤棠，便不由笑道：「一雙怪物，何以不見了一個，祇剩下了你麼？」

禤棠也不打話，勢成騎虎，便算面對着如來佛祖，也得先打一仗了，當下手抖三節棍，一招「攔魂截魄」便向那紅衣少女中路搠至。

那紅衣少女來自三潭谷，萬老婆婆又是她的外祖母，年紀雖輕，但家學淵源，一身武功已極之不弱，加上她的父親，乃是輕功獨步天下的「無影書生」田亮，故此她不論劍法、掌法和輕功方面，都有着超人的成就。

她名字叫小鳳，她的年紀只是十八歲。

雖然祇是十八歲，但却已身兼萬、田二家之長，是以强如周力，也要喪生在她的纖纖玉掌之下。

此刻，他硬着頭皮，一上來便施展三節棍中最狠辣的招數，希望乘其不備，一舉成功！

可是，田小鳳的武功，着實勝過他甚多，雖然禤棠一上來，便施出一招異常陰損毒辣的「攔魂截魄」，但田小鳳却祇是嬌軀一擰，便已閃了過去，反使他撲了個空，幾乎踉蹌倒地。

田小鳳冷冷一笑道：「原來又是一個膿包！」

禤棠又驚又怒，三節棍彷彿有如一條長鞭，挾着呼呼風嘯，攔腰便向田小鳳掃到。

田小鳳玉手一伸，拔出前古神劍，以極輕靈的劍法，在那三節棍的尖端一格，擋住來勢，並連消帶打地，刺向他的右腕。

進招之快，使人難以相信，饒是禤棠平素自負武功高絕超人，但此時却也被田小鳳一劍刺中手背，鮮血汨汨而下。

至此，人人均以看出，他決非田小鳳之敵，再打下去，他的這條命勢非斷送不可。

呂羣山雙眉一皺，為了保存己方實力，暫時還不可枉令他斷送性命，是以他立叫道：「禤堂主，暫且退下。」

禤棠聞言如獲大赦，連忙飛奔回陣。

呂羣山哈哈一笑道：「這位姑娘，不但長得花容月貌，而且技藝高超，本座佩服之至。」

田小鳳冷冷哼一聲，正想答話，却是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

她做夢也想不到，千魔教教主原來是個風流蕭洒，長得如此英俊的美男子。

田小鳳自小在三潭谷長大，雖然三潭谷中也有幾位年輕男子，長得十分英俊，但是和呂羣山相比之下，却又差得遠了。

面對着一個如此英俊的年輕男子，任憑是那一家姑娘見了，不呆上好一會才怪！

田小鳳的心中彷如鹿撞，一時之間，竟然答不出話來。

那知道呂羣山居然還笑了一笑，道：「這位姑娘，如此望着本座，可是對本座十分喜愛麼？老實說，本座如今還未成過親，姑娘如是有意……」

話猶未了，羣魔已然哄笑了起來。

田小鳳是黃花閨女，幾曾被人如此謔笑過？臉頰之上不由熱得像火燒，銀牙一咬，叱道：「狂徒，

看劍！」

這一劍刺出，刷然有聲，別具一番氣勢。

呂羣山又是哈哈一笑，道：「打者愛也，這位姑娘，果然對本座大有意思。」

田小鳳那一劍攻得既狠且急，但呂羣山仍然是談笑風生，似是毫不在意。

祇見呂羣山衣袂飄飄，凝立不動，當田小鳳那一劍已攻至胸前之際，他才伸出左手，向那劍尖拍去。

這一拍之勁，大大出乎田小鳳意料之外，她祇覺得一股大力自劍尖之上傳了過來，那一劍的去勢，非但未能繼續向前刺去，而且，使她連這把寶劍也拿之不住。

鏘然一聲，寶劍落地。

田小鳳的臉色頓時大變，那柄寶劍，是她外祖母萬老婆婆朝夕不離的寶劍，如今交到自己手上，才不到兩三個月，便輕易被人擊落，那當眞是一件糟透了的事情。

當下也顧不得是否呂羣山之敵，施展精絕掌法，直逼對方。

三潭谷中的武功，遠自百餘年前，便已名噪天下，其中尤以劍法、掌法和暗器最爲厲害，在掌法之中，三潭谷的「五行離合掌」，可稱天下一絕，加上三潭谷的氣功秘笈，又能使練武之人內力大增，故而三潭谷門下高手，人人都有一手高强的掌法。

田小鳳也不例外，她在萬老婆婆親自悉心調教之下，內力與掌法的成就，也已極爲高强。

一時之間，漫天掌影，自四方八面向呂羣山攻到。

呂羣山的武功究非泛泛之輩可比，田小鳳雖然攻得掌影重重，密不透風，但呂羣山還是可以一眼看出，田小鳳的攻勢中有三幾處破綻。

其中破綻最大的，就是她小腹之間大開門路，完全沒有防守，祇要出手比她快的話，很容易便可以擊中她的小腹，甚至連腸臟也可以挖了出來。

假如田小鳳是個男子的話，呂羣山一定會猝然反擊，一爪插到她小腹之上，將腸臟抓了出來，以逞威風，可是，田小鳳並非男子漢，而是一個嬌滴滴，美艷如花的美人兒。

呂羣山雖然好殺暴虐成性，但對着一個如此可人的少女，他也實在下不了辣手摧花，毀却這條美麗的生命。

因此，他沒有施展毒辣的招數。

但是，他却施展了一招奇招，這一招的名堂，祇怕連呂羣山也不知道應該稱什麼才對，無以名之，祇好暫時稱爲「笑擁美人」了。

原來呂羣山自恃武功勝過田小鳳，竟然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手便將田小鳳攔腰摟住，而且，還以閃電的速度，在田小鳳的粉面上吻了一下。

田小鳳沒有反抗。

她並非不想反抗，祇是沒有力量去反抗，呂羣山一手擁住她之際，她已腰間一麻，穴道被制。

田小鳳的武功已是極高，最少，連「鐵臂魔熊」周力和「冷面狂魔」褟棠，都非她的敵手，相繼敗陣，可是，當田小鳳和呂羣山交手時，田小鳳却變得不堪一擊，僅在一招半式之間，便已落敗了。

由此可見，呂羣山的武功，端的是匪夷所思，難以形容了。

呂羣山制服了田小鳳，千魔教的魔徒都爲之歡呼起來，爆出一陣喝采之聲。

獨有幾個身份極高的黑道高手沒有歡呼喝采，反而雙眉緊皺起來，神色閃爍不定。

這幾個人，其中包括了褟棠，和太行山黑狠宮的宮主——「黑煞星」侯廣。

「黑煞星」侯廣，是黑道上頂尖兒的高手，他的掌功堪稱一絕，而他的獨門兵刃雙頭狠牙棒，更是出神入化，連呂羣山這等武功的魔星，也要費了一番手脚，才將他打敗，歸納千魔教旗下。

侯廣敗在呂羣山手下，敗得口服心服，遂誠心投入千魔教，準備助呂羣山一臂之力。

但當呂羣山制服了田小鳳之後，他並沒有歡呼，也沒有歡愉的神情。

侯廣也和褟棠一樣，曾經在三潭谷外，見過萬老婆婆的武功。

萬老婆婆的神威，侯廣至今猶未忘記，她的招數不但快而有勁，而且充滿了殺機，每一出劍，都使人無法抵擋，而且無法躲避。

萬老婆婆的武功是如此之高，加上三潭谷的高手，又盡是武功奇高的奇人異士，試問又有誰敢將來自三潭谷的人加以得罪。

得罪了三潭谷的人，無異是得罪了地府閻羅，祇怕不消多時，便會有勾魂使者、拘命無常找上門來。

然而，呂羣山却不知避忌地，開罪了萬老婆婆的外孫女，一旦萬老婆婆知道了，必然會大興問罪之師，那時，呂羣山是否敵得過三潭谷那一夥老骨頭，實在甚堪疑問。

若是呂羣山敗陣，那麼，千魔教上上下下都別指望活下去，天下雖大，又尚有何處可以容身安命呢？

想念及此，侯廣不由混身打了個冷戰。

且說，呂羣山制住了田小鳳，吻了一下之後，又想再施輕薄，忽然之間，遠遠傳來了一聲冷喝，祇見一個黃袍文士大袖翻飛，施展輕功直飄了過來。

在黃袍文士身後不遠，又有一個神態威嚴，手拄鋼杖錦袍的老者，大步趕至。

那黃袍文士年約五旬，長得臉如冠玉，淸秀脫俗，看來甚有一股書卷氣味，他的手上，持着一柄雪也似的紙摺扇，紙扇張了開來，隨着黃袍文士施展的輕功一樣，一晃一盪，好看之極。

黃袍文士身法美妙，輕功造詣，顯見極之不弱，這人的來頭自應不小，然而，羣魔之中，却沒有一人認出他是什麼來歷，反倒是手拄鋼杖，大步趨前的那個錦袍老者，許多人都認識他，他正是俠義山莊的莊主——「俠義神龍」軒轅悟。

軒轅悟手上的鋼杖，長可盈丈，杖端之上，鐫有一條形態威極的雙首飛龍，那正是他仗以成名的獨門兵刃，雙首飛龍杖。

呂羣山並不認識軒轅悟，却是聽人說過，軒轅悟使的是一根雙首飛龍杖，是以他自那根鋼杖之中，知道那錦袍老者便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俠義山莊」莊主，「俠義神龍」軒轅悟。

軒轅悟既已現身，呂羣山也無暇再向田小鳳施以輕薄，唯有將之交與褟棠，靜觀對方的來勢。

那黃袍文士手中摺扇一收，向呂羣山指了指，冷冷的道：「閣下便是呂教主？」

呂羣山祇見那黃袍文士甚不客氣，不由怒火上衝，道：「本座正是呂某人，閣下以扇相指，是否要向本座挑戰，一較高下？」

那黃袍文士臉色一凜，道：「呂教主武功過人，在下好生佩服，但爾涵養微薄，舉止無禮，却令人齒冷！」

呂羣山目露兇光，殺氣逼人，似是要立時出手，却在此際，軒轅悟突然朗聲笑道：「呂教主，你可認得老夫麼？」

呂羣山嘿嘿一笑，道：「何以不會認得軒轅莊主的雙首飛龍杖，本座早已聞名，莫非莊主也想和本座一戰？」

軒轅悟哈哈一笑，道：「呂教主已兵臨城下，難道老夫還會珍惜這條老命，避開不戰麼？今日你我之間，遲早都要一戰，又何必諸多說話？」

呂羣山冷冷的說道：「兩位既然要與本座動手，本座也絕不客氣。」目光一轉，向那黃袍文士說道：「閣下看來武功不弱，倒不知是何門何派的高人？」

黃袍文士淡然道：「高人二字愧不敢當，在下姓田名亮，來自華山三潭谷。」

呂羣山聞言，不禁微一驚，道：「原來是三潭谷的高手。」

順手向田小鳳一指，道：「這位姑娘，可與田先生有什麼關係？」

田亮道：「她是田小鳳，亦即在下之女兒。」

呂羣山沉思了一陣，才道：「三潭谷的萬老婆婆，與田先生怎麼稱呼？」

田亮道：「萬老婆婆乃是在下岳母。」

呂羣山又沉吟半晌，道：「既然田先生與萬老婆婆乃岳婿關係，本座暫時倒不敢與閣下交手。」

田亮道：「却是何故？」

呂羣山道：「本座欲借田先生之口，向萬老婆婆商議一件事。」

田亮問道：「什麼事？」

呂羣山道：「本座希望貴谷不與本教對敵，彼此河水不犯井水，本座可以保証，不論何時何地，都不與三潭谷的人爲難，至於令千金，本座也可以立即將之交還，未知田先生意思如何？」

田亮搖頭一笑，道：「呂教主之建議，請恕在下難以辦到。」

呂羣山神情一變，道：「却是何故？」

田亮嘆了一口氣道：「萬老婆婆折箭爲誓，誓取令師首級，並將千魔教教上上下下全體，盡數誅殺。」

此言一出，羣魔皆臉色大變。

呂羣山臉色鐵靑，說道：「本教與三潭谷向無仇怨，何以萬老婆婆竟立此誓？」

田亮冷笑道：「你何以知道萬老婆婆與貴教無仇？」

呂羣山道：「本教自創立以來，從未到過華山三潭谷，更未曾與三潭谷中高手動過武，彼此各在天南地北，何以會結仇怨？」

田亮哈哈一笑，道：「胡無求早在三十八年前，便與萬老婆婆有一段過節，你可知道？」

呂羣山道：「誰是胡無求？」

田亮答道：「胡無求便是令師尊胡老妖，你身爲胡老妖的衣鉢弟子，却連師父的名諱也不知，豈非是一件可笑之事麼？」

呂羣山臉上一陣白，一陣靑，無言以對。

田亮語音微頓，又道：「令師胡無求的來歷你知道多少？」

呂羣山雖然口齒過人，但此刻却被田亮問得啞口無言，胡老妖的來歷，他確然完全不知道。

田亮冷冷一笑，道：「胡無求的來歷普天之下，祇有三潭谷的人才會知道，如今，你且不妨聽聽，

令師的來歷與萬老婆婆的過節。」

當下田亮便將胡老妖的來歷說了出來，原來胡老妖乃是萬老婆婆的師弟，早年同拜於三潭谷谷主門下，當時三潭谷的谷主乃武林異人「風雷神叟」慕容賢，提起慕容賢，人人都會肅然起敬，因爲慕容賢不但武功高，而且仁義過人，其名望之高，着實無人能及。

可是慕容賢却收了一個忘恩負義的弟子，他就是胡無求。

胡無求爲了要學成慕容賢的獨門絕技，竟不惜弒師盜書，毒殺了慕容賢，盜走了三潭谷的鎮山之寶——萬變奇功秘笈。

三年之後，胡無求技藝大成，已將秘笈上的武功完全練成，並且四出招納黑道高手，爲非作歹。

慕容賢的死訊並沒有傳開，祇是隱藏在三潭谷的每一個人的心裡。

萬老婆婆接任了三潭谷谷主之職，她才上任，便折箭爲誓，要取胡無求的首級，作爲師父慕容賢的祭品。

可是萬老婆婆找不着胡老妖。

胡老妖出現江湖，不外八九個月，便在嵩山敗陣，逃走無踪。

萬老婆婆找了三十五年，始終不知胡老妖下落。

現在，千魔教死灰復燃，萬老婆婆自然不會放過機會了。她已派遣了十五位高手，去毀滅千魔教。

那十五位高手的武功，深淺不一，其中武功最低的便是田小鳳。

然而，若說田小鳳武功低微，那是絕對說不過去的，她祇是比那其餘十四位高手武功爲低，但事實上，她却有力量擊敗周力和褟棠。

由此可見，餘下十四位高手的武功，是何等之厲害。

其中一位就是田亮，他也是萬老婆婆所派遣十五位高手之一。

呂羣山知道胡老妖的來歷，也知道三潭谷的高手已奉命來毀掉千魔教。

但呂羣山並不懼畏，他對於自己的武功極具信心，因爲胡老妖曾告訴他，他學成了胡老妖的武功，便可以天下無敵，沒有人能夠抵抗他的武功。

呂羣山深信不疑。

因此他又恢復了傲然的神態，冷冷地向田亮道：「既然三潭谷已與本教爲敵，誓不兩立，本座也沒有話可說了，田先生，請出手吧！」

田亮哈哈一笑，向呂羣山道：「在下已決定與呂教主決一死戰了，但在下自問並非呂教主之敵，因此，在下已邀請了軒轅莊主，聯手向呂教主請教請教。」

呂羣山冷然道：「兩位存心向本座挑戰，儘管發招便是。」

軒轅悟沉聲喝道：「好狂的小子！」

喝聲甫落，雙首飛龍杖已疾然掃出。

呂羣山十分自負，不閃不避，伸手便向鋼杖抓去。

但軒轅悟的招式却來得十分兀突，看去是明明橫掃的一杖，攻到身前之際，竟自變了招式，變成了直衝之勢。

去勢之快，猶勝疾矢。

呂羣山微微一凜，礙於形勢，祇好將手收回，退後丈許，恰恰閃過那直衝之一杖。

軒轅悟的杖勢才起，田亮已十分精確地，暗中推算呂羣山退後的位置，他頭腦精明，算得十分準確，使他揀到最利於出手的方位，手中的摺扇立時出擊。

這一擊，似虛似實，若有若無地發了出去。

呂羣山想不到田亮斯斯文文的，居然出手如此之刁鑽，像一條狡猾的狐狸。

呂羣山沒有接下田亮的那一扇之擊，他又退開了丈許，避了開去。

陡地，呂羣山反攻了。

掌風呼呼，直逼軒轅悟。

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殺着，沒有留情，也沒有破綻，這是天下一等一的上乘掌法。

軒轅悟的內家氣功雖然不弱，但也抵擋不住，蓬然一聲，軒轅悟右腕被擊，雙首飛龍杖噹聲落地。

田亮沉住氣，不停揮扇進攻，始終不得要領，沒法擊中呂羣山。

軒轅悟雖然右腕被擊，但却仍然十分勇猛，他獨掌運勁如風，「劈劈啪啪」地出掌與呂羣山遊鬥。

呂羣山的神態越戰越是陰沉，一張俊臉變得冷冰冰的，而且，還佈上了一層濃厚的殺氣，他的心中，早已決定將兩人擊斃於掌下。

爲了雄霸武林，呂羣山不惜和三潭谷的高手作對。

爲了一己私心，呂羣山也不惜和天下所有高手作對。

呂羣山的野心和他父親呂虔一樣大，兩父子的手段，同樣的兇殘，同樣的惡毒。

這兩父子的朋友，都是豺狼，都是蛇鼠，沒有一個安着好心，皆是唯恐天下不亂之輩。

而這兩父子的敵人，則是忠良義士和天下間千千萬萬的蒼生。

田亮和軒轅悟也早已下定決心，要將呂羣山殺掉。

可是，呂羣山的武功確實是太厲害了，田亮和軒轅悟雖然都是武林上頂尖的高手，却也沒有辦法佔上絲毫勝算，反而落了下風，被呂羣山攻得險象環生，節節敗退。

陡地，一陣冷笑，自半空响起。

笑聲並不很大，但却充滿了震人心弦的力量，使人聽來不期然打個寒戰。

呂羣山聽得心頭一震，暗道：「好强的內家眞氣。」

抬頭望去，祇見一個白髮老婦，身穿錦綉華服，手持一根木拐，緩緩地從一棵巨榕之上躍了下來。

老婦人從那榕樹之上躍下，距離地面足有四五丈高，但那白髮老婦人落下來之速度却一點也不急速，倒像是一片樹葉輕輕徐徐飄了下來一樣。

這等上乘的輕功，連呂羣山也不由看得一呆。

顯然這白髮老婦人，就是名震武林的萬老婆婆，也是華山三潭谷的谷主了。

萬老婆婆才一現身，褟棠、侯廣和幾個曾經見過萬老婆婆的黑道高手，都不禁臉色灰白，冷汗如雨。

呂羣山見萬老婆婆也來到了，遂暫時停手，靜觀其變。

萬老婆婆的年紀老得使人無法估計，但她烱烱電射的目光，却使人不敢逼視，她手拄木拐，從容不迫地直向呂羣山趨至。

萬老婆婆的臉色，比起呂羣山還要陰沉幾分，而萬老婆婆臉上的殺氣也比呂羣山殺氣濃厚，看來，這兩大高手是勢難善了。

祇見萬老婆婆冷冷一道：「你是胡無求的弟子麼？」

呂羣山也是冷冷一笑道：「本座正是。」

萬老婆婆臉色倏然地一寒道：「你這畜牲，當着老身面前，也敢自稱『本座』，可知老身是誰？」

呂羣山哈哈狂笑道：「妳雖是三潭谷谷主，難道本座便要怕妳不成了。」

萬老婆婆怪嘯一聲，喝道：「狂妄畜牲，看杖！」

呂羣山深知萬老婆婆的武功厲害，自己是否她的敵手，尚在未知之數，乍聞萬老婆婆「看杖」二字，不由一凜，忙使出一招「倒掛天河」，閃開去。

一聲震耳欲聾的巨响，立時自呂羣山身後傳來，萬老婆婆說打就打，一根千年松木刻造的拐杖，挾着萬老婆婆驚人的內力，擊在一塊大石之上，那塊大石立刻被炸藥爆開的一樣，一蓬碎石漫天洒開，激射到羣魔聚集之地，立時將十多個魔徒打得腦漿飛射，慘呼倒地。

萬老婆婆運拐如飛，直逼呂羣山，呂羣山連忙掏出一雙匕首，一柄稍長、一柄稍短，使用起來，有互輔互助之妙，雖然匕首短小，但呂羣山一掏出兩匕首，兩蓬刺目金光便已射出，連萬老婆婆也不禁被那兩蓬金光映得眼目昏花，險爲呂羣山所乘。

但萬老婆婆終究是絕頂高手，功力不比尋常，略一鎮定心神之後，便再也不爲强烈金光所惑，可是，呂羣山却已藉着萬老婆婆剛才眼花目眩之際，搶了先機，以陰險毒辣的招數，欺身進攻。

呂羣山手脚靈活，猶勝乃師胡老妖，一佔先機，便有如狠虎般猛烈搶攻萬老婆婆。

萬老婆婆一着之失，祇好改攻爲守，步步爲營，封住門戶，絕不給呂羣山絲毫的機會。

呂羣山幾番想冒險出招，都强抑下去，這一戰的勝負着實關係重大，自己若能打敗萬老婆婆，則普天之下，還有誰是自己的敵手？那時，整個武林便會落入自己的手中，大可以爲所欲爲了，但假如自己戰敗的話，一切理想都會立刻如同泡影般破滅了。

是以呂羣山攻勢雖然看來凶狠，其實他和萬老婆婆一樣，步步爲營，極之謹愼，這一戰，實在關係重大，不容稍有半點錯失。

呂羣山一口氣攻了五十多招，每一招都逼得萬老婆婆後退一大步，五十多招下來，萬老婆婆已經被呂羣山逼退了八九丈遠了。但是，呂羣山仍然沒法傷得了萬老婆婆。

呂羣山的額上已漸漸的冒出豆大的汗珠，這是他自出道以來，第一次遇到像萬老婆婆這般難纏的人物，再打下去，實在是一場絕無把握的仗。

呂羣山對自己的武功一向十分有信心，因爲他與一般人所稱的「高手」交戰，結果那些「高手」都被他輕易的打敗，使他養成了一股傲氣，認爲自己已是天下無敵的第一高手了。可是，如今他的這份信心已大爲動搖了，他每一招攻向萬老婆婆，結果都是無功而退，但以前他用這些招式，却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呂羣山越攻越急，越急越是不濟事，萬老婆婆看在眼內，不由口角顯出了一絲得意的微笑，祇要呂羣山沉不住氣，萬老婆婆便大有機會，重重敲他一記木拐了。

果然，呂羣山的破綻來了。

呂羣山右脅之下有了破綻，萬老婆婆目光如炬，一眼便已看到了，手中木拐一揮，呼的一聲掃至，呂羣山大吃一驚，閃避不及，立時中拐。

拐力之重，何止千斤，任憑呂羣山功力如何深厚，也不由被打得血氣翻騰，口中一甜，鮮血已自肺中湧出。

萬老婆婆一拐擊中了呂羣山，第二拐又向呂羣山當頭而下。

呂羣山急忙之中，竟將口中鮮血當爲暗器，一支血箭夾着驚濤裂浪的內家眞力直向萬老婆婆迎面射到。

萬老婆婆一招使老，不虞有此一着，如何閃避得開，在閃無可閃的情況之下，一灘血水便迎面擊個正着。

羣雄見狀，不禁大吃一驚。

那一支血箭，可說是呂羣山畢生功力之所聚，力道足以碎碑裂石，萬老婆婆在冷不防之中被擊中，自然是凶多吉少的了。

剎那之間，呂羣山實在是高興極了，萬老婆婆死了之後，自己便是天下無敵的第一高手了。

可是，他的高興，並沒有維持多久，祇是霎眼之間，他便再也高興不出來。

萬老婆婆雖被那口鮮血迎面擊中，但她那由上而下，擊向呂羣山頭頂的一拐，仍然落了下來，那一拐不偏不倚，恰恰打中了呂羣山的天靈蓋頂。

呂羣山的腦袋立刻响起了一聲異响，「波」的一聲，天靈蓋碎了，血漿腦汁一股腦兒濺飛了起來，他那英俊的俏臉已變了樣，眼珠突出，不成人形了。

萬老婆婆滿臉之上都是鮮血，她哈哈地大笑……隨即倒在地上死去。

呂羣山一死，羣魔立時大亂，俠義山莊的高手也蜂湧而出，一場劇戰，又在俠義山莊外爆發了。

這一戰，直至日落西山，方始結束，這一戰的結果十分慘烈，千魔教的高手僅數人僥倖逃出去，其餘的，都在正派俠士攻勢如潮之下盡皆慘死，落得一個悲慘收場。

至於白道高手，也死傷頗重，「黑衣神掌」袁豹咽喉被斬一斧，已然死去，死狀甚慘，而他伏屍之處，正好就是他殺死「神火天君」焦烈的所在。

半年之後，呂羣山的父親呂虔，被朝廷忠義大臣派刺客暗殺死去，而胡老妖也在極度無奈之中，懸樑自殺！

（完）

方寶玉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欲尋前輩無影踪　驀遭太監抬上轎

上文提要：陸瀚璉見心上人阿蓉被前後左右綁得像個粽子似的，心痛之下却又無能爲力，因爲前後左右武功奇高，他奈何不得他。在前後左右的調侃下，陸瀚璉與方寶玉對決成了定局，結果方寶玉挨了頓毆打，然而前後左右爲了懲治陸瀚璉，決不輕意放他走，使已經松了綁的阿蓉氣得向前後左右刺出一劍……

陸瀚璉不明對方虛實，更兼已成爲驚弓之鳥，壓力頓減之餘，隨即向後倒退兩丈，靜觀其變。

只見前後左右手舞足蹈，臉上的神情更是怪異莫名，過了片刻，居然「咿咿呀呀」的唱起小曲來。「儂甜甜，信是有緣呀，儂情濃……」唱的竟是女子腔調，更一面唱一面擠眉弄眼，宛似風塵女子在賣弄風情一般。

此際前後左右雖則「風塵味」十足，卻不年輕，更非女子，他越是矯扭做作，也就越令人爲之毛骨悚然，胃口大倒。

陸瀚璉初時尚大有誠心，但看了片刻，已明白箇中眞相。

他心中冷笑，忖道：「老瘋子果然是個老瘋子，他眞的瘋了！」

張三李四早已心知不妙，連忙上前對前後左右大聲喝叫：「師父義父，你是蓋世豪傑，可不是戲台上的戲子！」

前後左右陡地目中精光暴閃，接着也大喝一聲，換上了雄糾糾的臉孔，但隨即却又唱道：「關某在此，誰敢過這華容道……」

陸瀚璉心想：「老瘋子變成了戲子，這一唱，說不定唱個大半天，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艮機莫失，急急解了阿蓉的穴道，拉着她便向北逃走。

這一戰，陸瀚璉雖然保住了性命，但也帶走了阿蓉，但士大夫幫已全面潰散，再也沒有人跟隨在他左右。

陸瀚璉狽狽而逃，方寶玉本來是十分高興的，但阿蓉也跟着他溜走，那可大大不是味兒。

胖太歲瞧着他，不禁眉頭大皺，喃喃道：「水花鏡月，原本是當不得眞的。」

方寶玉道：「她打了我幾下耳括子，卻是千眞萬確！」

胖太歲登時臉如土色，連忙掩住他的嘴巴：「拜託拜託，此事千萬不可再提……」

只見前後左右忽然又變了花樣，雙掌合什，盤膝而坐，不斷唸道：「我不入你娘，誰入你娘……」

冷春花聽了，不禁「啐」了一口，但卻不敢說些什麼。

胖太歲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冷小姐找他算帳，只見他站在一旁，噤若寒蟬，唯恐冷春花嚴懲他保護方寶玉不力之罪。

張三李四痛失賢妻，悲慟之極。以往，他惱怒白也黑沉迷弈棋之道，曾有「妻不賢，夫不肖。」之語。但如今白也黑慘遭奸人殺害，頓覺「吾妻賢淑之至」，不肖者唯獨張三李四一人而已。

胖太歲正欲帶走方寶玉，前後左右忽爾長身而起，道：「誰說朕瘋了？」

胖太歲聽見他竟然自稱爲「朕」，不禁爲之愕然。

只聽見前後左右接着又道：「朕憂國憂民，更憂逢賭必勝，贏盡天下百姓民脂民膏，正因爲憂民成疾，患上多屁症候，每隔十載中秋之夜，總有一屁忍無可忍，非放不可……如今屈指一算，朕已放屁凡八百餘響，眞乃多福多壽多屁之至……」

說到這裏，長嘆一聲，接道：「想朕雖有後宮佳麗三千，但賢弟卻無一人，那又怎可秉燭夜談，暢論天下英雄之事？不意今日，遇上了你……」說到這裏，倏地一手抓住方寶玉的衣襟，嘶聲叫道：「你叫什麼名字？怎麼朕竟完全記不起來？他媽的……準是放屁太多，讓勝利之屁衝昏了頭腦！」

方寶玉忙道：「勝利之屁，總比失敗之屁强勝得多！」

前後左右瞪目喝道：「少說屁話，快快報上名來。」

方寶玉只好把姓名報上。

前後左右聽了，不住的搖頭，道：「這名字很壞！很糟！很不好聽……但不要緊，朕不會跟你斤斤計較，你快叩謝皇恩浩蕩罷！」

方寶玉卻道：「你是皇帝嗎？」

前後左右一怔，目露迷惘之色，良久才喃喃地說道：「誰說我是皇帝？我每天晚上，都讀春夏秋冬……不，是讀春冬……不……是秋冬……也不……」

方寶玉道：「是不是春秋？」

前後左右倏地叫道：「對啦，是春秋！某夜讀春秋，又守住華容道，不讓曹操左插右鑽……」說到這裏，忽然用力一拍胸膛，喝道：「我不是皇帝，我是……」但究竟是什麼，卻又再也說不上來。

方寶玉看見這老者瘋瘋癲癲的模樣，不禁大爲惋惜，居然悲天憫人地長長嘆一口氣。

過了很久，前後左右忽然對胖太歲道：「祖師爺，你近來清減甚多，想必是思念祖奶奶，以致茶飯不思之故，再者，你老人家身邊的書僮也太豈有此理，竟自顧自天天大魚大肉，卻不理會您老人家餓也不餓！如此書僮，留在身邊徒添煩惱，照弟子之見，還是不如把他帶走，遠遠的帶走，免得令祖師爺您老人家生氣！」

胖太歲忙道：「俺沒生氣！俺也不是你的祖師爺。」

前後左右「咦」的一聲，叫道：「你不是我的祖師爺嗎？你若不是，誰人才是？」

胖太歲道：「前輩辛苦了，還是好好休息片刻吧！」

前後左右眉頭緊皺，隔了大半天卻道：「賤妾天生賤命，又怎會辛苦啦……喲，且待奴家爲你洗脚擦背吧！」

胖太歲大吃一驚，急急向後倒退開去。

張三李四再也忍耐不住，上前抓住這個師父義父的雙臂，厲聲叫道：「師父義父！你醒一醒好嗎？」

前後左右「喔」的一聲，揉了揉眼睛，道：「你不是何老村長的三姨太嗎？你有身孕，小心着涼，快回屋子用棉被蓋住屁股！」

張三李四氣得連連頓足，一怒之下，竟把自己的頭髮扯脫了一大撮。

冷春花目睹此情此景，也不禁搖頭嘆息，只好對張三李四道：「你這個師父義父，越來越是……」

倏地瞧見前後左右正惡狠狠的望住自己，連忙改口道：「越來越是英明神武，和藹可親！」

前後左右一聽之下，卻搖頭道：「巧言令色，鮮矣仁！」冷春花登時爲之氣結。

胖太歲道：「時候不早了，咱們告辭啦。」說着，拖住方寶玉的手便欲離去。

豈料前後左右以閃電般手法，疾點胖太歲右腕大脈，胖太歲深知此老功力厲害，而且爲人瘋瘋癲癲，要是給他一指點中，說不定立刻便有性命之憂，只好急急縮手。

方寶玉更是吃驚，前後左右已化指爲爪，一把便抓住了方寶玉，道：「娘親，此地不宜久留，咱們速退爲上！」

方寶玉又是吃驚，又是好笑，心想：「老子今番竟然變成了老媽子，不但由男變女，而且輩份升級，倒也不俗！」但隨即卻又想：「這乖兒子千萬別要娘親餵奶！」

但前後左右拉着拉着自己，說什麼「咱們速退爲上。」卻不曉得「咱們」會退到什麼地方？

前後左右本是個瘋瘋癲癲之人，胖太歲和他有理說不清，倘若要動手比劃比劃，只怕聯合大肥人之力，也不是這個老瘋人的對手。

算來算去，方寶玉唯一的「退路」，也就是前後左右的「前路」，只是如此「前路」，不免大有「前路茫茫」之嘆。

然而，事已至此，也由不得方寶玉來選擇，既然說「娘親」此地不宜久留，當然只好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胖太歲見前後左右要帶走方寶玉，不禁大爲着急，忙道：「這小兄弟是我家主人的未來弟子，前輩請勿把他帶走。」

前後左右卻置若罔聞，只是在方寶玉的耳邊悄悄地說道：「咱們到表妹家裏玩，好不好？」

方寶玉心想：「這老瘋子雖然瘋瘋癲癲，但對老子卻一直關懷備至，而且也決計不會把我倒吊起

來，更不會把老子抓去『九蒸九曬』，與其落在胖鬼手裏命懸一線，還是不如跟着『乖兒子』到表妹家裏玩玩，也許會十分快活過癮，亦未可料。」權衡利害之下，決定改轅易轍，跟隨前後左右流浪天涯可也。

但他這個決定，根本不能算是他自己的決定。

因爲就算他決定不跟隨前後左右，到頭來結果還是不免給前後左右帶走。此謂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前後左右決意帶走方寶玉，最着急的自然是胖太歲。他一急之下，再也顧不得與張三李四的交情，搶前便要攔截前後左右的去路。

前後左右臉色一沉，道：「老娘統領三十萬大軍勇戰遼兵之時，你恐怕還在穿開襠褲，此刻你阻攔老娘，莫非竟敢欺楊家將無人乎？」

方寶玉一聽，心中大叫「辣塊媽媽」，這一來，豈非自己也變成楊家將之一？倒不知道是被俘入遼邦的楊四郎，還是刮光了腦袋做和尚的楊五郎？

胖太歲見前後左右語無倫次，忽爾自認爲漢壽亭侯關羽，忽爾變成楊家將的佘太君，總之亂七八糟，無從分解。

胖太歲思量半晌，忽然道：「稟告太君，前面天狼山，敵軍佈下機關奇陣，就只等我軍自投羅網，這便如何是好？」

前後左右雙目暴睜，道：「當眞？」

胖太歲道：「當眞！」

前後左右「吔」一聲大叫，再問：「果然？」

胖太歲道：「果然！」

前後左右咬牙切齒，滿臉怒容，倏地伸手向前一指：「軍情緊急，再探！」

胖太歲一怔，雙足佇立不動。

前後左右又再「哇」的一聲怪叫起來，喝道：「我叫你上前再探，你呆在這裏幹什麼？」

胖太歲道：「末將無能，懇請太君遣派四郎相助！」

前後左右道：「誰是四郎？四郎又是什麼人？他姓什麼鳥？」

胖太歲道：「四郎，自然是說楊四郎。」

前後左右道：「那一個是楊四郎？」

胖太歲伸手向方寶玉一指，道：「他就是楊四郎。」

前後左右倏地狂笑，笑得連腰也彎了下來，淚水更迸流不已。

胖太歲一愕，道：「這又有什麼好笑啦？」

前後左右又笑了一會，才道：「這小子，乃揚州人氏，方寶玉方少爺是也，你怎麼把他當作楊四郎了？」

胖太歲聞言，呆若木鷄，半天作聲不得。

方寶玉心中大爲驚詫，心想：「莫非這老瘋子只是裝瘋賣傻嗎？」心念電轉間，已給前後左右一手抓住抛向背後，隨即眼前樹木急速向後倒飛。

前後左右輕功厲害，說走便走，以胖太歲、冷春花的能耐，怎麼說也萬萬追趕不上。

至於張三李四，他一直呆呆癡癡，偶然口中唸唸有詞，但到底在說些什麼，恐怕便是他自己也不大明白。

前後左右背着方寶玉，在樹林山澗中行走如飛，輕功之了得，使方寶玉大爲嘆服，心想：「要是老子有他這等功力，何愁追不上那位阿蓉姑娘？」想來想去，腦海中還是想着阿蓉迷人的倩影。

只見前後左右不斷狂奔，竟然一口氣奔走了三個時辰，其耐力之强，大大出乎方寶玉意料之外。

前後左右狂奔三個時辰，他自己是否疲累，方寶玉尚未知曉，但方寶玉在這老人背上歎足三個時辰，卻已難熬之極。

方寶玉終於忍無可忍，叫道：「大哥，咱們停下來好嗎？」此時天色一片漆黑，山巒溪澗之中不斷傳來野獸吼叫，怪鳥嘶鳴之聲。

前後左右這一次居然十分聽話，立刻就停了下來。

他一停下，立刻就用火摺子生火，柴火在頃刻之間燃燒得甚是旺盛。

烘烘火光中，前後左右的臉色看來相當不錯，他輕輕嘆了口氣，道：「在兩三個時辰之前，老夫怎樣了？」

方寶玉不明其意，只是含糊其詞避而不答。

前後左右又嘆息一聲，道：「小兄弟，你不必隱瞞，就算你不說，老夫也知道自己的言行，定必荒誕無比，惹人生厭。」

方寶玉聽了，忙道：「大哥言行，也許曾經荒誕之極，但卻並不討厭。」

前後左右莞爾一笑，目注着方寶玉瞧了很久，才道：「小兄弟，你我相逢恨晚，倒是眞的……」語畢，和衣而睡，一睡便睡到天明。

翌日，前後左右又再背着方寶玉，灑開大步望北而行，約莫午時，一老一少來到了一個縣城中。

這縣城倒算相當繁鬧，長街上食肆林立，途人熙來攘往，各式各樣的人物，充斥市井之間。

兩人並肩而行，前後左右對方寶玉說道：「老弟，你可知道這是

什麼地方？」

方寶玉道：「若不是京師，便是洛陽。」

前後左右道：「不錯，這裏東邊便是京師，這裏西邊，正是洛陽，還有中間這個地方，乃是開封。」一老一少，老的腦筋糊塗瘋癲，少的信口雌黃胡說八道，居然談得甚爲投契。

兩人行行走走，來到了一條石橋。

這石橋並不怎麼寬闊，僅可容兩人步過，但在石橋中間，卻有一個黑臉大漢，正在使勁地磨劍。

前後左右一見之下，不禁大爲讚嘆：「好一把名劍。」

黑臉大漢卻連瞧也不瞧他一眼，仍然低着頭不斷地在磨劍。

前後左右駐足而觀，方寶玉越看越是沉悶，但既來之，則看之，雖然並無瞄頭，卻也不催促前後左右速離此地。

只見黑臉大漢把劍磨了又磨，但照方寶玉看，這把劍並不如何鋒利，只是尋常之極的貨色。

但前後左右卻似是看得出了神，過了好一會，又道：「這位壯士，何以在橋上磨劍，未知有何用意？」

黑臉大漢聽了這話，終於緩緩地抬起了頭，目光如刀地瞪視着前後左右。

前後左右神情淡然，又道：「尊駕目露殺機，未知欲殺何人？」

黑臉大漢道：「魏閹。」

前後左右聞言，不禁瞿然動容，方寶玉卻莫名其妙，心想：「魏閹……是何許人也？咦？閹者、太監也……魏閹……莫非就是指魏忠賢嗎？」

只聽見前後左右喟然嘆道：「魏忠賢禍害蒼生百姓，確是該斬該殺，但如今閹黨勢力如日方中，壯士縱有此雄心，只怕難以如願。」

黑臉大漢冷冷一笑道：「只消俺把這『三尺恨』磨得鋒鋒利利，總有一天，魏閹的腦袋會給『三尺恨』喀察一聲，砍掉下來！」

前後左右眉頭緊皺，道：「東廠耳目衆多，壯士在此大言晏晏，難道眞的毫無忌憚嗎？」

黑臉大漢把「三尺恨」虛晃幾招，吼道：「管它東廠西廠，俺全都不放在眼內！」

前後左右嘿嘿冷笑：「倘若我就是東廠中人，那又如何？」

黑臉大漢道：「倘眞如此，自當捨命奉陪！你出招好了！」說着，擺開架式，便要跟前後左右比拚。

前後左右卻又笑了一笑，道：「老夫若是東廠中人，早就對你不客氣了，何必跟你如此婆媽。」

黑臉大漢也一笑，道：「彼此彼此。」

前後左右豪興忽發，遙指石橋對面的一間酒家，道：「難得在這狹橋上相逢，相請不如偶遇，且讓老夫做個東，咱們到那邊喝個痛痛快快，如何？」

黑臉大漢道：「妙極，俺的嘴裏早已淡出鳥來。」

三人搖搖擺擺地來到了那間酒家，只見金漆招牌上鐫刻了三個大字：「前後店」。

方寶玉不識得這三個字，隨口問那黑臉大漢：「這酒家叫什麼名字？」黑臉大漢照實說了，方寶玉陡地一呆，兩眼直盯着前後左右。

前後左右哈哈一笑，道：「這又有什麼稀奇了？這酒家本來就是老夫的，不叫『前後店』，難道該叫『上下店』、『南北店』、『厚薄店』嗎？」

方寶玉連連點頭，但接着卻又說道：「大哥的大寶號，是前後左右，何以不叫『左右店』？」

前後左右一呆，不斷搔腮抓耳，苦思良久，答不上來。

黑臉大漢「嘿嘿」一笑，道：「這個道理，簡單之極，就算換上了俺，也不會把這間酒家命名爲『左右店』！」

方寶玉道：「這到底是什麼道理？」

黑臉大漢道：「常聽人說：『左右做人難』，由此可見，左左右右，最是難於遷就，正是他奶奶的兄長高興，大嫂子掃興，等到嫂子眉開眼笑，說不定那邊廂又是大哥已惱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這豈不是左也難，右也難嗎？如此這般難來難去，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眞是苦煞人也！」

方寶玉聽得眉頭大皺，忖道：「這斷好不婆媽，簡簡單單的事情，卻長篇大論說了一大堆廢話。」

三人大搖大擺，直登「前後店」，只見這酒家雖然不甚寬敞，倒也雅潔乾淨。

前後左右甫入店門，已有兩個店小二上前招呼。

這兩個店小二，一個臉青唇白，一個突目粗眉，前者像個癆病鬼，後者卻像個江洋大盜。

臉青唇白的店小二的臉上，堆滿笑容，但卻只是衝着前後左右說話：「前後大爺，今天吹什麼風呀，竟把你這樣的江湖大人物吹到敝店來？」

前後左右臉色一沉，喝道：「你是何方鳥漢？」

這小二嘻嘻一笑，道：「小人是這裏的茶博士，姓何名一多。」

前後左右的臉色更不好看，又盯着另一個粗眉突目的店小二道：「你又是什麼鳥物？」

何一多笑道：「前後大爺請莫見怪，他叫譚國，是個啞巴！」

前後左右「哼」一聲：「既是一個啞巴，如何能在酒家裏做堂倌？」

何一多道：「譚國雖然不能說話，但卻很能幹，但凡有什麼人喝醉了要生事，都會給他攆出門外。」

前後左右冷冷一笑：「井底之蛙，能見識多少大場面！」

何一多笑道：「難得前後大爺賞光，請到內廳坐！」

前後左右怒道：「什麼賞光不賞光的，老夫本來就是這酒家的老闆！」

何一多卻道：「本來是的，但兩天前，已給管大爺買下來啦！」

前後左右一愕，接着厲聲道：「什麼管大爺？」

何一多道：「管大爺您老人家不認識嗎？喲……這可眞奇怪了，在這地方，又有誰不認識管大爺的名字？」

前後左右左足一頓，地上的大青磚立刻粉碎。

何一多怪叫起來，道：「前後大爺，這算是什麼意思喲？咱們只是混飯吃的小人物，您老人家在這裏搗亂，豈不是要摔爛咱們的飯碗嗎？」

前後左右怒道：「老夫根本未曾把這酒家賣出去，你卻在這裏胡言亂語，該殺！」盛怒之下，一掌疾拍何一多天靈要害。

以前後左右的功力，這一掌若是拍實，何一多就算有十條性命也得一起報銷。

豈料何一多雖然看來臉青唇白，像個癆病鬼一般，但身手居然甚爲靈活，前後左右這一掌雖然又急又快，但卻還是給他輕易閃躲開去。

前後左右冷冷一笑：「原來手底下還有兩下子，難怪斗膽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詞。」

何一多忙道：「前後大爺休要見怪，小人就算有天大膽子，也不敢在您老人家面前無禮。」

前後左右怒道：「竟敢在老夫面前說風涼話，殺！」連環三掌猛劈出手，掌掌威力驚人，有如排山倒海，勢不可擋！

何一多大叫「救命」，驀地一人悍然揮掌，竟把前後左右這三掌一一接下。

這人正是啞巴譚國。

譚國力拚前後左右，這三掌竟能一一接下，實在難能可貴之至。

但他硬拚三掌之後，突然倒退五步，接着狂噴鮮血，栽倒地上。

何一多眉頭一皺，走了上前，對譚國道：「啞巴老兄，不多不少，恰好三掌，這可償了你心願了罷？」

譚國不住的在點頭，突然又再噴了一大口鮮血。

前後左右「哼」一聲，喝問何一多：「這啞巴有什麼心願？」

何一多道：「他久聞您老人家神功無敵，很想見識見識大開眼界，央求小人無論如何也得安排機會，好讓他親自領教領教前後大爺的無匹掌力，如今正好償還了這斷的心願啦……但……前後大爺的掌力，也未免是太霸道一些，這三掌轟將下去，只怕這斷快要變成一個啞巴鬼啦！」

前後左右哈哈一笑，道：「你們有一個極厲害的主人，他就算再拚三十掌，這條性命也一定可以保得住！」

方寶玉心中大奇，忖道：「這兩個店小二的主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就在這時，店堂內悄悄地出現了一個人。

這人身形高大，年約五旬，顎下長着一部黑髯，看來甚是威嚴。

方寶玉心想：「主人來了。」

前後左右瞪着這黑髯人，喝道：「你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黑髯人道：「在下潘青，江湖中人稱『入雲龍』，來歷一如世上千千萬萬凡夫俗子，都是由娘親肚子裏鑽出來的。」

方寶玉聽到最後一句，忍不住大聲喝采！

前後左右上上下下打量着這位「入雲龍」潘青，倏地目光一轉，盯着他身邊的黑臉大漢道：「他叫潘青，你又是誰？」

黑臉大漢道：「俺叫龐志，外號人稱『長街虎』。」

前後左右「哼」一聲，道：「一個是『入雲龍』，一個叫『長街虎』，你們是不是早已認識？」

龐志道：「咱們認識不久，只是認識了二十五年。」

前後左右一怔，半晌才道：「那只能算是新相識，談不上甚麼深厚交情……老夫以前認識一個朋友，相隔四十餘年，彼此仍然如同陌路……」

潘青道：「前後兄，這『前後店』自始至今，都是你的，在下這兩位朋友只是鬧着玩的，還望前後兄千萬不要見怪。」

前後左右搖搖頭，道：「不見怪！不見怪！既是鬧着玩的，我老人家又怎能斤斤計較。」

潘青撫髯一笑，道：「果然是高人風範，海量汪涵。」

前後左右道：「少拍馬屁，難得今天沒有下雨，咱們合該大醉一場。」

方寶玉心中暗暗失笑，忖道：「要是今天正在下雨，這句話大

概就會變成：『難得今天下雨，咱們合該大醉一場。』了……」

衆人進入店堂內，隨即據案大喝大吃。

前後左右雖然有時候瘋瘋癲癲，但有時候卻也一本正經，甚至是精明之極。

這「前後店」確是他一手創辦經營，但每當他知道自己快要發瘋的時候，他會提前離去，把生意交給掌櫃處理。

但今天，掌櫃不見了，卻換上了「入雲龍」潘青這一個人。

掌櫃先生呢？他去了什麼地方？

＊　＊　＊

前後左右酒量極好，但潘青、龐志卻也不賴，三人你一杯，我一碗，喝個不亦樂乎。

方寶玉也陪着喝，但喝得不多，他對喝酒的興緻向來不大，倒是三兩杯酒灌下肚子後，腦海裏又在思念起阿蓉俏麗的倩影來。

這時候，他心裏又在想：「當今天下雖亂，又怎比得上老子的一顆心亂得那麼厲害？阿蓉姑娘！阿蓉姊姊！你在什麼地方？那個姓陸的小白臉，可大大的靠不住，你千萬要小心，別上了這小白臉的大當……」

正當他想念阿蓉想得癡癡呆呆之際，忽然眼前有一個人頭，正放在一個木盤上給搬來搬去。

方寶玉初時還渾然不覺，但那顆人頭鮮血淋漓，血腥氣味刺鼻之極，這才把他驚醒過來。

只見啞巴譚國，捧着一個木盤走來走去，木盤上放着一顆人頭，恐怖之極。

又見潘青不斷向前後左右賠罪，道：「閣下深明大義，在下是很清楚的，這位掌櫃先生，若不是暗中勾結閹黨，殘害忠良之士，在下決不會把他幹掉……」

前後左右嘆了一口氣，道：「不必再說下去，實不相瞞，郝老四若不是形迹可疑，今天老夫也不會回到這裏來……只怪老夫有眼無珠，一直把他當作是忠義之士，還指望他能夠助老夫一臂之力，剷除魏閹黨羽。唉，老夫眞是個瘋子！」說着，連連頓足，氣惱之極。

潘青喟然一嘆，道：「前後兄既已明瞭此事，咱們總算是有了一個交代。」

前後左右道：「潘壯士、龐壯士，閹宦害民，那是一定要徹底對付的，但敵勢浩大，如無把握，還是忍辱負重，圖謀後計比較妥當。」他此刻神智最爲清醒，對當前局勢，分析得頗有條理。

潘青沉吟良久，才道：「今天有幸在此識荊，這一場大醉原是免不了的，但在下還有一件要事必須去辦，今天到此爲止，咱們青山綠水，後會有期。」

前後左右道：「潘壯士既有要事纏身，老夫亦不便强留，咱們就此別過。」

潘青、龐志、何一多、譚國四人走了，只剩下前後左右獨自在喝酒。

方寶玉盯着前後左右，忖道：「要是一直清清醒醒，倒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

忽聽得前後左右怪叫一聲，然後才對方寶玉說道：「老弟，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方寶玉一怔，道：「大哥明白了什麼事情？」

前後左右嘻嘻一笑，道：「我明白了，天下間英雄多如牛毛，狗熊也多如牛毛，正是牛毛既是英雄，也是狗熊，最好就來一個英雄狗熊大雜會，一古腦兒一窩煮熟來吃，最好蘸些醬油，加些辣椒，保証吃得津津有味……」

方寶玉越聽越是不知所云，到了最後，忽然又明白過來。

他明白的是：這個大哥又在發瘋了。

但這一次，前後左右不但發瘋發狂，而且還患上了病。方寶玉初時還不曉得，到後來只見前後左右不斷嘔吐，身子更不斷地在發抖，連臉色也變得像紙般蒼白，這才知道不妙。

前後左右仍在顫聲道：「論天下英雄，操……操你祖宗……他媽的……英雄狗熊，最好都煮熟來吃……最好蘸些醬油……加些……加些辣椒……」

方寶玉眉頭大皺，心想：「操他媽的熊！老子又不是個大夫，這番苦也！」心念一轉，又忖道：「這老瘋子跟老子的交情，並不算深，而且此人瘋瘋癲癲，何不讓他自生自滅？好，就決定這麼辦！反正他造的木床非常危險，差點在懸崖上要了老子的性命，老子不跟他算帳，已算是老子器量寬宏，此刻他是死是活，可跟老子扯不上半點關係。」想到此處，心安理得，大步踏出「前後店」，頭也不回。

方寶玉離開了「前後店」，心情甚是愉快，但走不到三十步，卻又不住地搖頭，自言自語道：「他媽的方寶玉，你太不講義氣了。前後大哥雖然失心瘋，神智不怎麼清醒，但他對你這個臭小子另眼相看，處處維護，卻是半點不假的，如今他患了病，你這個臭小子竟然不顧而去，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漢？還枉稱什麼『鐵秤少俠』，豈不令人齒冷兼噴飯嗎？」

他越想下去，越是瞧不起自己：「要是做人毫無義氣，『少俠』二

字固然是萬萬攀不上，再混下去，說不定會變成卑鄙小人，那可再無面目見揚州鴇婆之輩。」越想越是不妥，越想越是頭皮發炸，終於無可忍耐，回頭折返「前後店」。

方寶玉折回「前後店」，卻找不着前後左右，但見店內到處空無一人，連店小二也找不着一個。

方寶玉越看越不對勁，連續叫了幾聲「前後大哥」，也是毫無反應，心想：莫非他已遠離此店，再也不會回來？

正當方寶玉莫名其妙之際，忽然聽見背後有人乾咳兩下，接着又響起了一個人冷冷的笑聲。

這笑聲聽來眞是奇特，既不像男，也不像女。

但這聲音聽來，似乎甚爲熟悉。可是，這種「熟悉聲音」，決計不會是一件好事，因爲在方寶玉所認識的親朋戚友中，從沒有人用這種腔調說話。

倏地，方寶玉想起來了。

他一想起那人，不禁全身皮膚起了疙瘩。因爲他想起的那人，竟是東廠提督大人「白眉太監」冷森嚴。

冷森嚴怎會在這裏出現？

方寶玉心想：「人有相似，聲音也他媽的有所相同，多半是老子近來甚少挖耳，以致耳屎堆積，聽得並不清楚！」要証實自己是否「聽錯」，唯一方法，自然是轉身看看那人是誰。

掩耳盜鈴，埋首沙堆都不是他媽的好辦法，方寶玉只好咬實牙關，硬着頭皮轉身望去。

一望之下，不禁暗暗大叫：「這番死也！原來老子的耳朵還算他媽的十分乾淨！」他並沒有「聽錯」，在他背後又乾咳又冷笑之人，赫然正是冷森嚴。

冷森嚴的樣子，看來還是和以前一樣，沒有什麼分別，但對方寶玉來說，卻是倍覺可怖。因爲這一次，他只是獨自面對着這個心狠手辣的太監，而且，這白眉閹賊早已說過，要帶他入宮好好侍候皇上。

果然，冷森嚴一開口便對方寶玉道：「皇上近來對身邊的小太監都不大滿意，魏公公更親下命令，叫我早些找個中用一點的小太監回入宮，好好侍候皇上！」

方寶玉道：「你……要找小太監，我助你一臂之力找尋便是。」

冷森嚴搖搖頭：「不必了，既有現成的，又何必到處亂撞亂碰！」

方寶玉早已臉青唇白，聽到這裏連忙雙手亂搖，道：「不！這個職位，我是萬萬幹不來的，你還是另尋高賢去辦這件事罷。」

冷森嚴嘿嘿一笑，道：「你若幹不來，我也不會纏着你，既已纏着你，任憑你怎樣飛，也決逃不出我的掌心。」

方寶玉心中大叫不妙，忖道：「這閹賊武功高我千萬倍，打是打不過的，逃也逃不掉，若要求情，只怕跪碎了膝蓋叩穿了腦袋，也不濟事！」

在這形勢下，他實在想不出任何上策、中策，便連下策以至下下之策也想不出來。

想來想去，居然只有「束手待閹」的份兒！

冷森嚴又道：「你是皇帝身邊的小太監，本座可不敢怠慢了你，門外已準備好一頂轎子，就請移玉步上轎罷。」

方寶玉一呆，道：「冷公公，你不是說說笑便算吧？我……我只是個無名小卒，就算你把我抓去了也沒有什麼用。」

冷森嚴道：「別把自己瞧得太扁了，請上轎罷。」

方寶玉還想多說幾句，冷森嚴已閃電般搶前，把他身上七處穴道點住，隨即挾在脅下，衝出了「前後店」。

酒家外果然已有一頂轎子在恭候着。

方寶玉穴道被制，全身動彈不得，想叫「救命」，但一則叫了也沒有用，二則連啞穴也給冷森嚴所封閉，就算想叫也叫不出來。

方寶玉坐在轎內，心中大是頹喪，暗自嘆道：「罷了！罷了！老子枉爲『鐵秤少俠』，豈料有秤無鉈，有名無實，如今更是他媽的有苦無人訴，連個屁也秤不出來。」

這轎子行走如飛，可見轎伕也是非比尋常人物。

行行復行行，不知過了多少個時辰，轎子才停了下來。

不久，轎子突然四分五裂，原本好好的一頂轎子，竟在眨眼間變成滿地碎木片。

只見冷森嚴可憎可惡的臉孔，又再出現在方寶玉面前。

「從這裏到京師，還有八百里路，山路已走完，咱們換換花樣，騎馬北上。」

方寶玉暗道：「老子對騎馬這個玩意，可不大在行。」

心念未已，冷森嚴已巧妙地把他抛上馬背，然後又叫一個身形矮小的漢子坐在方寶玉背後，二人共騎一馬。

方寶玉身不由主，只得任由他人擺佈，坐轎也好，騎馬也好，他只是個木頭人，什麼事情也不必做，什麼事情也做不來。

和一個陌生漢子共騎一馬，自然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他別無選擇餘地，唯有任由命運安排，到了京師之後再作打算。

但在沿途上，方寶玉卻又不免

在想：「到了京師，又有什麼好打算呢？京師雖然繁鬧，但若爲了侍候皇上而少了一根寶貝，那可不好玩之至。」越想越是不妙，但不妙又怎樣，到了這等田地，他根本什麼事情也做不來，只能聽天由命。

不止一日，方寶玉終於在冷森嚴挾持之下，來到了北京。

方寶玉自小在揚州城內長大，揚州城雖然也是個大地方，但畢竟無法和天子脚下的京師相比。

在進入北京城之前，冷森嚴又把方寶玉放在一頂轎子裏，但卻打開了布簾，任由方寶玉觀看京城內的店舖、人潮和景物。

只見京城之內，店舖林立，行人熙來攘往，熱鬧之極。不久，轎子折南而行，倏地又轉向北方，其後更忽東忽西，轉折無定。

方寶玉心想：「白眉閹賊玩把戲，老子坐在轎內，穩如泰山，指揮若定……他媽的，老子尿急啦！」他坐在轎內，此乃事實，穩如泰山，自是誇大其辭，至於「指揮若定」云云，純屬無中生有，他此刻身爲俘虜，連自己的指頭也指揮不了，又焉能有「指揮」之姿，「若定」之態？倒是「老子尿急啦」，此事半點不假。

未幾，轎子穿過一條狹窄胡同，然後在一座巨宅門前停了下來。

這巨宅朱門高聳，雕花棟樑，飛簷繪影，是一座富麗堂皇之極的大屋。

冷森嚴的聲音忽然在轎邊響起，道：「方少爺，你準備好了沒有？」

方寶玉一直給制住啞穴，但冷森嚴卻在此際隔空解穴，戟指遙空解除了他被封閉的啞穴。

方寶玉瞿然一驚道：「準備甚麼？」

冷森嚴冷冷道：「別裝蒜了，本座問的，是你準備好怎樣當太監沒有？」

方寶玉拚命搖頭，道：「我不做太監！死也不做！」

冷森嚴「哼」一聲，道：「這種話，本座聽得太多了，十個待閹之人，九個都是這樣說。」

方寶玉爲拖延時間，故意問道：「那麼還有一個待閹之人怎樣說？」冷森嚴嘿嘿一笑，道：「這人的舌頭早已給割掉，又還有什麼好說！」

方寶玉聽得舌頭一伸，旋即又急急把舌頭縮回去，以免白眉閹賊順勢一刀，在未閹割之前先把自己的舌頭割掉。

冷森嚴冷冷一笑，道：「方少爺瞧你也不是個婆媽的人，怎麼還縮在轎內不肯出來。」

方寶玉嘆一口氣，心想：「這閹賊的廢話，倒也不無道理，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老子今番認命便是。」想通了這層關節，當下不再做縮頭小烏龜，昂首大步下轎去也。

冷森嚴冷冷地瞧着他，忽然道：「看你也不像個差勁之人，這樁事兒就押後一個月再幹罷。」此語出自「白眉太監」冷森嚴之口，實在怪異之至。

方寶玉心中大爲奇怪，忍不住大聲問道：「冷公公，你想把老子怎樣不妨直說！你要閹，快快閹，別在老子的肚裏掛上一筆鈎腸債。」

冷森嚴臉色一寒，冷冷道：「你只是本座掌心裏的小鳥，任憑你怎樣飛，就算拍斷了翅膀，還是飛不出我的五指山。」語畢，身影一閃，瞬即消失得無影無踪。

冷森嚴走了，他帶着的隨從、轎伕更是早已溜得一個不賸。

方寶玉呆呆地站在巨宅門前，完全呆住，眞的呆住。

冷森嚴不辭萬水千山的勞苦，把他由南方帶入京城，但卻並不立刻動手把方少爺一刀閹掉，卻莫名其妙地把他擺放在這裏，這件事蹊蹺之處，恐怕方寶玉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此事極爲費解，甚至是不可能發生的，但卻偏偏成爲鐵一般的事實。方寶玉心想：「這閹賊玩的是貓捕鼠遊戲，他是老貓，老子卻是錦毛鼠，哼！」

正當方寶玉搔腮抓耳，苦思箇中關節之際，巨宅大門突然「曳」聲打開。

方寶玉轉身一看，不禁又再傻住了。

只見朱門後，竟有一大羣漂亮之極的年輕少女，簇擁着一個更漂亮，更迷人的紅衣女郎，一齊走了出來。

這紅衣女郎笑靨如花，明眸皓齒，肌膚賽雪，其容貌之美，竟不亞於當日令方寶玉神魂顚倒的阿蓉姑娘。

方寶玉原本打算速離此地，最好還遠離京師，離開得越遠越好。

但這一大羣美貌少女和這紅衣女郎一出現，方寶玉的脚步就再也抬不起來了。

紅衣女郎盈盈一笑，對方寶玉說道：「我是這裏的總管神鳳。」

方寶玉「喔」一聲，道：「原來是神小姐……難怪有人說：『敬若天神』。想世上有神鳳妳模樣的姐兒，也就自當有這麼一句話。」

紅衣女郎「噗嗤」笑了起來，道：「『神鳳』只是我的外號，我可不姓『神』。」

方寶玉又是「啊」一聲，道：「請恕在下唐突，敢問小姐貴姓？」

神鳳黛眉一蹙，嘆道：「我是個苦命人，自幼失怙恃，無名無姓，到了十五歲，才有了『神鳳』這個外號。」

若是換上別人，對這種解釋定必半信半疑，只怕多半還是不相信的更多。

但方寶玉卻居然深信不疑，嘆道：「紅顏薄命，每皆如此，可嘆！可嘆！」這並不是他愚蠢率直，而是他本身也是個幼失怙恃的孤兒，再加上神鳳美貌之極，自是大爲感嘆，也深深相信她的話句句屬實。

神鳳道：「兩天前，我已接到冷公公的飛鴿傳書，命令小女子好好款待方少爺。」

方寶玉一聽見「冷公公」這三個字，立刻混身大不自在，而且也大爲失望，道：「原來……妳是冷森嚴的人？」

神鳳道：「冷公公與我家主人交情極深，我家主人曾說過：『冷公公的命令，也就是我的命令。』」

方寶玉聽了，又是混身大不自在，忖道：「原來神鳳的主子，跟冷森嚴這閹賊大有淵源，看來，這大屋子和賊窩也沒有什麼分別。」但瞥見年輕貌美的神鳳，卻又不禁爲之心猿意馬。

神鳳盈盈一笑，又道：「方少爺不必客氣，我家主人有事要辦，到關外大漠去了。至於冷公公，他有命令：『除了不准方少爺離開京城之外，無論他要做什麼事情，都要遵照方少爺的意思去做。』」方寶玉不禁大爲錯愕。

他錯愕未已，神鳳身邊一個胖胖白白少女，正捧着一個金光澄澄的盤子，走了出來。

神鳳道：「方少爺在這裏的吃喝玩樂，自然是不費分文的，但京城處處都是銷金窩，身上若缺少了金子銀子，還是很不方便的，這裏有五十兩黃金，三萬兩銀票，就留給方少爺零花零花罷。」

只見那個白白胖胖少女捧着的金盤子，上面果然擺放着五十兩黃金和一叠銀票。

方寶玉生長在揚州城內烟花之地，雖然自己是個窮小子，但也不是沒有見過世面，沒見識過場面的草包。

在妓院裏，方寶玉也曾見過一些「揮金如土」的豪客，一出手打賞下人便是好幾兩銀子，對那些嬌嗲可人的粉頭，更是一擲萬金毫不吝嗇。但所謂「一擲萬金」者，其實只是誇大其辭，偶然有一兩個闊綽點的寃大頭使上三幾千兩銀子，已經是哄動全妓院的大事。

但如今這個叫神鳳的巨宅女總管，一出手便把五十兩黃金和三萬兩銀票送給自己，還說這只不過是零花零花的小數目，單就此比上一比，她已把揚州城所有的大豪客，全都比了下去。

方寶玉面對着偌大一筆財富，簡直如在夢中，若在平時，別說是人家雙手奉送上門，便是要偸要搶，也非要想個辦法弄到手裏不可。

可是，眼前卻有一大羣少女盯着自己，那個叫神鳳的女總管更是天香國色，千嬌百媚的美人兒，又怎好意思就此把這筆財富貿然據爲己有？

方寶玉嘆一口氣，忖道：「錢財者，身外之物也，老子今番初進京城，雖然身無長物，卻也不可給這一羣小女子小覷了……」

但不到眨眼間工夫，卻又轉換過另一個念頭，暗道：「這位神小姐早已說得很清楚，老子什麼事情都可以放手大幹，唯獨不准老子離開京城。他媽的，這分明是冷閹賊要軟禁老子，閹賊既不仁，老子又何必講義氣顧面子？金子銀子，乃是男子的膽子，有金有銀，力足呼風喚雨，說不定還可以助老子逃離京城，正是不要白不要，還是袋袋平安，最爲高見。」

當下朗聲一笑，道：「在下原本是無功不受祿，無奈神小……神鳳小姐盛意拳拳，方某倒是卻之不恭了。」把五十兩黃金和三萬兩銀票通統囊括收下，而且臉不紅，氣不喘，實在難得。

神鳳嫣然一笑，道：「方少爺遠道而來，合該洗塵款待，且到內廳稍事休息，然後沐浴更衣，再行進膳。」

方寶玉心想：「京師城內，街道錯綜複雜，要逃也逃不來，還是不如先在這裏待一待，再作道理。」主意已決，昂然踏步進入巨宅。

巨宅庭院深廣，石山水池，廻廊亭閣，佈置得美不勝收。

進入大廳，更見氣象恢宏，但見廳中擺設典雅古樸，一椅一桌，無不出自名師巧匠之手。

神鳳恭請方寶玉在廳中首座上坐，方寶玉絕不客氣，一屁股就坐在一張鋪着白熊皮的大椅上。

屁股才沾着白熊皮，已有四個丫環送上香茗、燕窩、魚翅、糕點等美食，不到片刻工夫，已在方寶玉面前擺滿一大桌。

神鳳道：「這些食物，且待我先嚐一嚐，以防有人做了手脚。」她嚐菜極快，頃俄間已把桌上所有食物一一嚐試，然後道：「方少爺放心，這些食物，全都很好。」

方寶玉大樂，正待舉箸挾一塊燉得又香又滑的元蹄放入嘴裏，那個白白胖胖的少女又捧着一個木盤走了過來。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三聖會的三個主腦人物決定親赴石室一探究竟，由慕容長青手提「干將」神劍開路，與石室內的百歲老人龜長齡對決，這情景被藏在暗處的天衣大師全部看到，他的隱藏瞞過了散花仙子，却沒有瞞過白翎，白翎傳話要他潛走，因石室內的人已經潛離，爲了避免受到太大損失，白翎決定讓潛隱江南的大部分人退出是非之地……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以寡敵衆控先機　預伏篷車施計謀

飛雲子用衣袖拭去目中淚水，道：「笑得動人心弦，哭得引人感傷，這算什麼武功！眞邪門！」

「天狐媚術，道兄，看來是不能不佩服她了，如若咱們是她敵人，早在她那一哭一笑間，被她給殺了。」

大和尚說完話，舉步向外行去。

飛雲子緊追身後，道：「看來這一戰將是百藝雜陳，奇技迭出，但最重要的是謀略運用，我們得多用些心思應付了。」

「唉！說到謀略二字，和尚十分慚愧，年過半百，該是一個人智慧最成熟的時期，但老衲不如白姑娘，她只是一個二十歲的小姑娘啊……」

「大師也不用妄自菲薄，學有專精，藝有偏正，大師山居清修，極少過問江湖中事，」飛雲子道：「相識皆同門，來往多兄弟，自然也用不着策謀相對了。」

天衣大師點點頭道：「老衲覺得，白翎的轉變，和她修習的技藝有關。唉！眼看她一步步踏入魔道，我們却束手無策。」

飛雲子吃了一驚，忖道：「老和尚動了慈悲心腸，頗有阻止白翎淪入魔道的打算，但白翎技藝術法却在突飛猛進，一旦受阻，誰又能取代她主持大局的地位？何況，技藝來自仝大夫的授意，未必就是魔道、妖術，就算她步入魔道吧，但敗了她一個人，能救了千百萬武林同道，這犧牲是大的，價值是何等的重大，何等的高貴？如若大和尚從中作梗，橫手一攔，豈不要一步錯棋，全盤皆輸，也辜負了仝大夫一片苦心，這件事一定要阻攔他。」

老道士暗定了主意，笑道：「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找那些殺手的落足所在。」

「藥物控製的殺手，不能見到日光，十之八九會躲在篷車中，」天衣大師道：「殺手衆多，絕非三兩輛篷車能夠載運，咱們找車隊停聚之處，找到了，今天就下手。」

* * *

車隊就停在秦淮河畔，十二輛篷車圍成一圈，四週圍一道藍色布幕。

牽車的騾馬，停在十丈外一座臨時搭建的草棚中，八個黑衣佩刀大漢分坐四週戒備。

飛雲子掀開布幕，向裏面望了一眼，發覺每輛篷車上都坐了兩個人，車前車後各坐一個，而且，刀已出鞘，有個風吹草動，立刻就可以出刀，眞是戒備森嚴。

這時，午時剛過，正是太陽光强烈的時刻，這些篷車內如是怕見陽光的殺手，此刻正是下手的好天

時，因爲所有的篷車車身，都暴露在强烈的陽光之下，只要打開篷車的篷幕。

天時地利都有了，就是少份人和，除了十二輛篷車上的二十四個守護人之外，飛雲子相信這附近還駐守有不少高手，能及時趕援，掀開車篷，有多少機會，得費一番思量了。

因爲一擊不中，目標暴露，三聖會必將全力保護這些殺手，只怕再難有二度機會了。

轉頭看看站在身側的天衣大師，已然不知去向，飛雲子心中一動，忖道：大和尚神出鬼沒，難道已經混入了車隊之中？我如能引起一陣混亂，助他一臂之力，再把這場麻煩嫁禍給唐虹、龜長齡等身上，豈不是兩全其美？

雖是正大門派中人，但處此危機四伏的險惡環境之中，也不得不通權達變，用些手段了。

想到就幹，脫下長衫，反個面再穿上，原本的黑色長衫變成了一襲青襟，看上去就像個老秀才了。

但飛雲子又取出一個掩頭蓋臉黑帽子，往頭上一套，只露出兩隻眼睛，看上去就四不像了，不用長劍用單刀，挑開幕布，緩步走了進去。

坐在車後的人一齊出動，十二個手握不同兵器的人，一下子圍了上來，坐在車前的守護人員，忽然一個倒翻，上了車頂，居高臨下，視界遼闊，任何人想接近篷車，而又不爲人發覺，完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圈住了飛雲子的十二個武士，並沒立刻出手攻擊。

其中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人，道：「朋友，我班公輸走了二十年的江湖，見過裝神弄鬼的事情太多了，眼睛裏豈容揉下沙子，說吧？你是和尚、道士，還是江三公子？」

飛雲子暗道：「班公輸，人稱天下第一輪車手，想不到竟也被慕容長青收入了慕容門下。」

只聽班公輸喝道：「快脫下掩面蒙頭的帽子，讓老夫見識一下是何等人物，否則，別怪老夫下令圍殺。」

飛雲子不理會班公輸，心中暗自盤算道：「監視得如此嚴謹，和尚縱然混入此地，也難有下手機會，非得製造一場混亂不可了。」

心中打定了主意，突然揮刀擊出，直取班公輸。

班公輸舉刀封架，雙刀相觸，響起了一聲金鐵交鳴之聲。

但一動全動，圍守在四週的黑衣人也出手展開了合擊，並非是一擁而上，而是三個人各據一方攻上來，兩把刀、一柄劍，攻勢却非常猛烈。

飛雲子立刻瞭然於胸，這些人不是隨車行動的車伕，而是精選的武士改扮，三聖會如此安排，車中自然有重要人物，也使人警惕到，部署在此地的人手，絕不至此了。

激烈的鏖戰，交手了二十個回合，仍然是不勝不敗之局，飛雲子是初次用刀對敵，招術變化上還難完全適應，二十合後，逐漸熟練，但合攻飛雲子的武士已換上了新人。

原來這十二個武士，包括了班公輸在內，都習練過車輪戰法，進退替換的順序十分熟悉，都選在退避時，頂替而入，不是很細心的人，不易發覺。

換上的新人，是兩把長刀，一對青鋼日月輪，和一隻份量很重的狠牙棒。

這三種不同的兵刃，配合一起，攻勢就十分厲烈了。

狠牙棒硬砸硬封，日月雙輪專找飛雲子的單刀下手，以輪齒鎖拿兵刃，兩柄長刀攻勢又陰又滑，配合着狠牙棒和雙輪的變化，抵隙刺斬，是放血取命的打法。

飛雲子暗暗忖道：這等技藝和兵刃配合的攻勢，顯現出特別的厲烈，如是在進藥室改善體能之前，這一輪攻勢會逼得我全力應付，或是迫得我施展絕技以求自保，慕容門下的精銳武士，的確是不可輕視。

心中念轉，手中的刀勢也突轉凌厲，强勁的刀勢，不但逼住了雙輪鎖拿兵刃的攻勢，竟也硬接了攻勢凌厲的狠牙棒。

狠牙棒重逾五十斤，以單刀硬封狠牙棒，有點螳臂擋車的感覺，但飛雲子運氣行功，單刀上貫注强大的內勁，一連三刀硬封硬擋，不但單刀沒被磕飛，反而把狠牙棒彈震開去。

掄動五十斤的重兵刃，能耍得呼呼生風，除了先天臂力過人之外，也要下番苦功，才能舉重若輕，持久耐戰，這施展狠牙棒的大漢不但氣力强大，攻勢猛烈，而且技藝精湛，變化萬千，强猛、凜烈，構成了極大的壓力，一般江湖高手很難招架得住。

很不幸的他們遇上了飛雲子，這位原本已被江湖譽爲劍客中的翹楚人物，再經藥室中一番淬煉，更是脫胎換骨，在强大棒勢、鋼輪打壓鎖拿中，仍然能應付裕如，兩柄斬殺凌厲的長刀，抵隙蹈罅，刀刀都有放血傷人的機會，但每次都被飛雲子閃避開去，或是用刀撥開，全是四兩撥千斤的手法，看似兇險萬狀，實在從容不迫。

所以，飛雲子還有時間分心他顧，打量四週的形勢。

老道士很希望能看出天衣大師的蹤跡，相信大和尚就在這幕布圍繞的車隊之中，但沒有看出來，總有一點不安心，運足目力，察看篷車上是否有大和尚破壞的痕跡。

和尚沒看到，却見三男三女，正由兩輛篷車中走下來。

六個人的衣着，和三聖會中的武士完全不同，三聖會中的弟子，一色的緊身密扣勁裝，完全的黑色系統，連靴子也是黑色。

但這三男三女却穿着白色的衫褲，而且衫僅及膝，說是長衫吧，短了一些，是短衫又長了一些，還相當寬鬆，不是和人動手的衣着，另一個特色是及膝的白衫上，到處都是口袋，飛雲子數了一下竟有八個之多，每個口袋都鼓了起來，似是都裝着不少東西。

飛雲子一皺眉頭，忖道：這是一批什麼的殺手，口袋中又裝些什麼？

突然想到藥物控制的殺手，不能見到陽光，這些殺手不怕陽光，是活生生的人了。奇怪的是，他們竟然沒帶兵刄。

白衣人動作不快，但還是走近許多，已可清楚的看到他們的臉色，不論男女，個個一樣，蒼白臉色中，透出了鐵青，這就很難分辨出他們的年齡了，約略估算，都是三十上下的歲數。

退在一側觀戰的班公輸，突然大聲喝道：「四位快退下來。」

飛雲子忖道：這四人配合佳妙，殺法凌厲，對張鳳樓等一干下屬，會構成很嚴重的威脅，這批人不能留，心中殺機升起，冷笑一聲，刀法突然一變，一道銀虹閃起，四個殺手畢命，每人的咽喉上都被劃了一刀，血流不多，但人却立刻氣絕而死，屍體栽倒。

像是一道閃電似的，只那一抹刀光飛過，一切都歸於沉寂。

四外觀戰的殺手瞪着眼睛看，但却沒有一個瞧清楚飛雲子刀法變化過程，不由倒抽一口冷氣，心頭也升起來一股寒意，這一刀太快了，快得如夢似幻，目不暇給。

看去動作很慢的六個白衣人，但却在一瞬間佈成了包圍飛雲子的陣勢。

這三男三女來得很詭異，但飛雲子並不畏懼，他已對自己的技藝充滿着信心，一面運氣調息，全身滿佈罡杰，使自己眞氣在體內運轉，以增長閉住呼吸的時間。

飛雲子戴的連頭掩遮的帽子，讓人無法瞧出他的表情變化，只見兩道冷電一般的眼神。

不知何時六個白衣人已戴上了一副白色的手套，而且雙手緊握，也不知抓的什麼東西。

六個白衣人佈成了一個扇面形的包圍圈，留給了飛雲子一條退路。

雙方的距離保持了七尺左右，四具倒在地上的屍體竟然也無人去動，本來四面包圍的黑衣人，都已退出到兩丈開外。

打量過變化的情勢，飛雲子立刻下了一個判斷，六個白衣人可能是用毒的高手，班公輸和這些黑衣武士顯示出的情形，似是很怕受到牽累，才悄然向後退去，而且是盡量躲到白衣人的身後。

六個白衣人非常的沉着，肅立不動，只是瞪着眼睛盯住着飛雲子。

飛雲子心中也在盤算，全力揮刀一擊，能不能一舉打倒六個白衣人，人數雖然不多，但佈置的場面却很廣闊，又是彎曲的扇形佈置，飛雲子估算揮刀一擊，可以放倒三個，另外三人有着閃避開的機會。

他們手中握着什麼奇毒？能不能在一擊未竟全功的空隙中，給他們一個施下毒手的機會？還沒和三聖會的三位會主對決，對方也非敵人的主力高手，如是大意失策，身受暗算，就有些划不來了。千手飛花唐虹態度不明，能不能造成雙方掀起衝突，還難預料，因爲，那批人大都是江湖上的積年老賊，論經驗閱歷，絕對在自己等人之上，是不折不扣的老狐狸，己方眞正能打硬仗的，只有白翎、天衣、江豪、簫寒星等五個人，傷亡一個，就會減去相當的實力，不能不思慮清楚。

但六個白衣人一直站着不動，不給飛雲子找出破綻的機會。

過了一刻工夫之久，仍是個對峙之局。

他們在等什麼？飛雲子有些心急了，和尚可能正隱伏一側，等待着下手的機會呢，這樣大眼瞪小眼的拖下去，不是辦法。

飛雲子決心先動刀了，但已閉上呼吸很久，準備換口氣，再全力出刀。

緩緩的吸一口長氣，糟了，就在換氣中，突然感覺到吸入了一股淡淡香氣。

飛雲子心有警惕，立刻又閉住呼吸，但那股香氣已在胸腹擴散，只覺心跳突然加速，頭腦也一陣暈眩。但却被飛雲子强力尅制住了，竟然沒有形諸於外，爲敵發覺，暗中運氣，把毒性逼住，忖道：陰險哪！竟是早已暗中放毒了。

這等凝神肅立，手脚不動的放毒能耐，實在是可怕得很，讓你全無戒備，讓你在不知不覺裏中毒。

這個發現，也激起了飛雲子捨命取敵的濃重殺機，借藥物之助，身體本已練到了百毒不侵的境界，但如把毒氣吸入腹中呢？頭腦曾經

一陣暈眩，是否中毒之徵呢？飛雲子無法判斷了，既然可能中毒，何不拚盡元氣，在毒性沒發之前，除去這些用毒高手。

不再有所顧慮了，振袂而起，單刀捲向白衣人。

白衣人似是就在等着這個機會，十二隻手掌同時揚起，各飛出一團黑色事物，形似雞蛋，數尺後，互相撞及一處，立刻碎裂，散佈起一層烟霧，迅快的擴散，刹那間，散佈了一丈方圓。

但仍是晚了一步，飛雲子身法太快，人已衝越過烟霧籠罩的範圍，刀如打閃，寒光耀目，二男一女，三個白衣人閃避不及，立刻倒了下去。

但另外二女一男距離較遠，却都已退避開去。

飛雲子殺機已動，不再多想，棄去手中單刀，揮手取出了隱藏在長衫中的長劍，他已暗中作過計算，如若剛才用的是稱手長劍，這一擊，縱然不能殺死六人，至少可以多殺一至二人。

二女一男三個白衣人並沒逃走，又各自從衣袋取出一物，右手一揚，三道黑烟直射過來。

飛雲子揮劍迎擊，冷芒閃動，强烈的劍風竟把黑烟震蕩開去。

原來，這一劍飛雲子用上了十成功力，催動的劍氣排蕩如風，三道勁射而來的黑烟，被凜烈的劍氣一逼，四散而去。

沒待三人再有反應，飛雲子人已飛射而至，寒芒在日光映射下，如萬道銀蛇湧至，耀眼生花，三個白衣人的腦袋已飛離了軀體，血雨濺射，屍體栽倒，只看得圍守在四週的黑衣武士目瞪口呆，連救援的事也忘記了。

武功的距離相差太遠，就不是火併斷殺，而是束手待敵屠戮了。

班公輸行走江湖數十年，還沒見過這樣的局面，逃不了，打不過，只是等着被人殺。

他很想下令讓守護篷車的武士分頭逃走，走脫一個是一個，但想到三聖會的嚴苛規法，臨陣脫逃，五刀分屍，死得就更悲慘了，只有運氣待敵，接下一招是一招，死得一劍畢命，也算運氣不錯了。

站在篷車頂上的武士，居高臨下，看得就更清楚了，雖是都有着逃走的意思，但又不敢妄動。

飛雲子也沒有繼續出手，正在運氣調息，他必須先証明是否已經中毒，前景坎坷，成敗難斷，必需要先求自保活下去，武林大局的變化，正值關鍵時刻，不能就這樣死了，太不值得，也對不起和尚、白翎、江豪等這批伙伴，和陷身在水牢中的師長。

氣行一週天，發覺竟無中毒之徵，飛雲子高興得暗暗笑了，也就更感激全大夫栽培、造就，數十日藥物熏蒸，竟成了百毒不侵之身而兼顧裡外。

目光環顧四週，敵人既沒逃去，也沒借機出手，眞是劍氣森森寒敵膽，慕容門下的武士雖然訓練有素，但還是畏懼死亡，生命可貴，晚死上片刻也好。

大和尚還沒有所動作，這就便得飛雲子有些不解，難道他眞的沒有進入此地？

只聽大和尚細微的聲音傳入了耳際，道：「敵人似也防到了此地遭受破壞，已然有援軍趕到，道兄可以先走，最好能把他們引誘和唐虹的人馬衝突，但這一點很難，我們也無法找到他們藏身之處，不過，引他們到唐家巷搜查，你就盡快離開，他們搜查的舉動越大，引發衝突的機會也大，有白翎相助，可能償此心願。」

大和尚內功精純，一口氣說了好長一段話，仍然能保持着聲音如常，不高不低，也不變調。

原來千里傳音極耗內力，彼此交談越短越好，像和尚這樣長篇大論的，可是極少見到。

飛雲子放心了，大和尚已潛伏於此，不服氣的是，自己細心搜覓，竟然瞧不出一點蛛絲馬跡，和尚確實高了一籌，不論那方面，成就都超過自己很多。

正想再次揮劍取敵，殺他個人仰馬翻，助和尚破壞篷車，突聞一個冷厲清脆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飛雲子，拿下那頂包臉蒙頭的帽子吧，不倫不類的，難看得很哪！」

飛雲子心頭一動，霍然轉身，只見南宮秋月手握彎月刀，站在身後丈許處，兩側分站着四個女婢，年紀不大，貌僅中姿，和三聖會中俊童美婢似有不同，但每人後肩都插着四柄寶劍，加上手中的一把長劍，每個人佩帶五劍。

飛雲子是用劍高手，但也想不通，爲什麼一個人要帶五把劍，江湖上善於用劍的人，最多用到雌雄雙劍，或一大一小的子母劍，劍藝本以輕靈爲主，靈巧多變，劍法中也以施用單劍爲技藝主流，一人配帶五劍的，飛雲子從沒見過，也沒有聽說過江湖上有施用五劍的門派。

但飛雲子也明白，出乎常理的事必有原因，身佩五劍的劍手當有特殊的技藝，倒是不能不小心防範了。

但聞南宮秋月冷笑一聲，道：「道長盛名卓著，聲譽非凡，如此的藏頭露尾，傳揚到江湖之上，不怕別人耻笑麼？」

飛雲子心中忖道：爲了江湖道

上朋友免於淪入你們的鐵腕統治，貧道就算被人耻笑一次又有何妨？日後眞相大白於世，只怕江湖道上朋友還要稱讚貧道入世救人，不計毀譽的佳話美談呢！

心中有了答案，已無惶悚不安的感覺，肅立不動，凝神待敵。

南宮秋月目光一轉，已看清楚了場中情勢，飛雲子毫髮沒傷，慕容門下的精銳武士却傷亡了不少，尤其是慕容長青引以爲傲的十二個用毒高手，其用毒之能，冠絕天下，却已有半數伏屍今朝，武當派，雖號稱武林第一劍派，其劍法技藝尚無法在很短時間內，殺死慕容門下六大用毒高手，和守護此地的精銳武士多人，因爲，這批藥物控制篷車運送的殺手，是三聖會中極爲重要戰鬥主力之一，不但武功高强，殺法凌厲，更重要的是悍不畏死，是極難對付的勇士。唯一的缺憾，是無法承受陽光的照射，那會使他們人變僵木，消失去戰鬥能力。

所以，三聖會除了在這裏佈守高手防護之外，也安排了十萬火急的求救信號，三聖會中人聞得信號，要立刻馳援。

南宮秋月聞訊而來，現場的敵勢，却只是一個蒙面執劍人。

不見敵人任何的反應，南宮秋月有點迷惑了，她無法斷定眼前的青衣蒙面人是否是飛雲子了。目光轉注在班公輸的臉上，問道：「這裏一共有多少敵人？」

班公輸道：「發現的，只此一人，但他刀法厲害，技藝已入化境，本會武士全無還手之力。」

南宮秋月冷冷接道：「刀法？他用的是劍哪。」

「是！棄刀出劍，殺法更爲驍勇，」班公輸道：「是一流中的頂尖高手，六大用毒高手，都死於他揮劍一擊之下，班某行走江湖數十年，從沒遇上過這等人物，現場三聖會的武士，無人能接下他的劍勢……」

南宮秋月冷然一笑，道：「住口，惑亂軍心，長敵志氣，以本會律令，理當處死！」

班公輸立刻閉口，垂手而立。

「不管你如何沉着、裝作，也無法瞞得過我，」南宮秋月道：「武當劍法，雕蟲小技爾。」突然擧手一揮，身後四個女婢立刻有兩人標射而出，兩柄長劍，有如兩道寒虹，電射而至。

飛雲子一直在留心着南宮秋月的擧動，心中却在推想：一人五劍，如何一個用法？也早已運氣戒備。

見敵人攻勢發動，不退反進，擧劍封去。

他對身佩五劍的女婢充滿着好奇，希望能在快速的接觸中，找出它的特異和破綻，再一擧搏殺四女。

飛雲子心中明白，眼下場中的眞正勁敵是南宮秋月，這女人陰沉多智，隱技自珍，三聖會組合龐大，但三位會主和他們的從衞，及這些藥物的控制的殺手，才是可怕的主力，如若今日能一擧毀去這些殺手，火併了南宮秋月，三聖會即將受到極大的挫折，就是拚掉了這條性命，也算取得相當的代價。

所以，劍勢出手，一點也不取巧，硬接二婢的劍勢。

二婢的雙劍攻勢，也由分擊進取中集向一處。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三柄劍混成的一片光幕中，閃起了一串火星，劍勢接觸的一刹間，雙方已快速的硬拚了六劍。

二婢的功力相當深厚，但仍然無法和飛雲子强大的勁力抗衡，竟被震退飛出五尺多遠。

但二婢手中長劍並沒脫手，仍然穩穩站在原地上，只是胸波起伏，喘息出聲，顯然，這一招硬拚，兩個丫頭已出盡了全力。

飛雲子亦有些暗暗吃驚，忖道：「兩個小姑娘有此等功力，實是難能可貴，不知南宮秋月用的什麼辦法，竟把她們訓練成有着超越年齡極多的成就。」

雖然有些吃驚，但也掂出了二婢的份量，估算出全力一擊可殺二婢。

飛雲子此刻的成就，早已超越了人體極限的範圍，南宮秋月雖然愼謀善算，也無法兼計於此。

年前仝大夫在丹室下藥時，就是要培養出他們以一當百的體能，三五個人，要對抗江南武林道上數百名一流高手，所以打通了他們任、督二脈，十二重樓，讓內力循環不息，伐毛洗髓，改變了體質，能抗百毒，不受侵害。

這本是一件震動天下的大事，仝大夫完美的成功了，可惜的是沒有人知道，就是當事人，也只是感覺到自己改變了很多，究竟變成了什麼樣子，也是一知半解，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這等藥物運用的奇跡，前無古人，也沒有往例可循，却在兇險多變的江湖成就了一股砥柱中流的正義力量。

南宮秋月彎刀平擧，守住了門戶，四個劍婢也擺出了攻擊的姿態，但南宮秋月彎刀凝滯沒發，四婢也作勢沒動。

她們在等待南宮秋月的出手命令。

飛雲子監視着南宮秋月的擧止，也留心着四個女婢的行動，適才和二婢對了一劍，已知這四婢非

同小可，也終於發覺了四婢擺出的姿勢有些奇怪，除了右手執劍外，左手又握住了肩上佩劍的一把劍柄。

難道肩上的佩劍是暗器？佩劍長逾二尺四寸，雖然比手中的長劍短了一些，但如作爲暗器施用，又未免太過長大，有違暗器常規，也很難發揮出暗器的作用。

但這動作也給了飛雲子一個啟示，四婢肩上多出的四把佩劍，不是帶着玩的，可能已練成了施展多劍的技藝，一手多劍的技藝，飛雲子還沒見過，倒是希望見識一下。

南宮秋月突然動了，彎刀疾快的橫劈一刀。

雙方相距有七尺以上的距離，南宮秋月的彎刀，長不過二尺六寸，加上一條手臂，長度不過四尺，這一刀自然劈不到人。

但彎月刀上飛出了一股冷芒，似是彎刀突然長了數尺。

刀罡，內力催動的刀罡，竟然長愈七尺，飛雲子正在那刀罡斬劈所及之下，但感覺上有如一柄大刀橫斬而來。

飛雲子吃了一驚，立劍迎擊，劍氣湧出，刀罡劍氣相互接觸，雖沒聞金鐵交鳴，但寒光交織，冷風四溢，劍氣已把刀罡逼住。

雙方原地未動，但兇險凌厲，却足以追命奪魂。

這是眞正的高手拚命，其危機、兇險尤在刀劍直接近身的拚殺之上。

但南宮秋月致命的殺着，却在四個女婢身上，四婢被稱爲四大飛劍女婢，是南宮秋月秘密訓練有成的飛劍高手，四把長劍脫手而出，挾着嘯風的劍勢，電射而至。

飛雲子手中一支劍已被刀罡逼住，再無兵刄迎接四把飛劍，惶急之下，全力劈出一索。

隨着掌勢，鬚髮奮起，衝落了蒙面黑巾，現露出本來面目。

掌力有如撞出的一根鐵杵，四柄飛劍被逼得分由兩側飛過，飛雲子也借這一股威勢，增强劍氣，震退刀罡，人也乘機退出了八尺。

說不上勝負之分，只能說南宮秋月主婢五人合力，逼退了飛雲子。

南宮秋月沒再揮刀進擊，她已感覺眞氣不繼，必需要一陣調息，如若適才的火併是一對一的局面，刀罡、劍氣對決，本身絕難逃中劍之危，本想配合四婢飛劍絕技，一擊取敵之命，却幾乎把本身陷了進去，這打法太危險，不可再輕易施用。

飛雲子也有着暗暗驚心的感覺，那一索勁道若鋼，震分四劍，似是有點僥倖。

事實上是飛雲子也不瞭解藥室的淬煉，自己的技藝內力已升華到何等境界？

但暗中觀戰的天衣大師却有極大的收穫，冷眼旁觀，查及了細微末節，南宮秋月造詣精深到出人意外，但老道士還是勝她一籌，倒是四個飛劍女婢的技藝成就有些驚人可怖。

四柄飛來的長劍，雖被震歪偏飛，擦身而過，但並未落地，飛了一個大轉彎之後，又折向飛雲子刺了過來。

同時四婢第二把飛劍也飛刺而來。

飛雲子心中冒火，長劍施一招「法輪九轉」，八柄飛劍全被他劍勢擊中，斜飄橫飛，被擊出一丈多遠。

怪了，飛出去打個轉，又折了回來。

四劍婢第三支寶劍，也出手飛來。

這已經不是暗器，是眞正的飛劍，一種奇巧力量運作的飛劍，它不會被擊落，能借力廻旋，再行取敵。

這該是劍法中一種至高的劍訣，它有特殊的運行法則，飛雲子也算是一代用劍高手，但却沒有聽聞過這等劍藝中的奇絕之技。

現在，有十二柄長劍，有如轉動的劍輪一般，圍刺飛雲子。

飛雲子不停的揮劍擊打，十二把飛劍也都被他震得飛出老遠。

但繞個圈子又回來，像是通靈的活劍一般，不停的在空中飛舞追刺，飛雲子運劍既準又快，十二把飛劍，環繞刺殺，都被他劍勢擊開，但就是無法把它擊落塵埃。

再看四大飛劍女婢時，都已盤膝而坐，手捏劍訣，雙目注視着飛繞不停的十二把飛劍，似是正在運用眞氣，執行一種神秘的馭劍術法，使寶劍攻勢不斷，盤空擊刺，不落實地。

在十二把飛劍追刺之下，飛雲子並沒有身陷危境的感覺，他劍藝精湛，出招快速，有着足夠能力應付十二把寶劍的輪轉飛刺。

但一刻工夫之後，飛雲子心中有些煩燥起來，這等如影隨形的攻勢，雖然傷不了人，但却討厭得很，不能讓這情形無休止的延續下去，別說偶有失神會遭受刺傷，何況四婢身上還有四把佩劍，如若再多四把飛劍加入攻勢，攻擊的密度勢必又加强很多，是否還能夠應付裕如呢？

但最大的危險，還是一側虎視眈眈的南宮秋月，這個深藏不露，詭異難測的小女人，究竟還有多少玄奇的技藝沒有展現出來？一旦她出手搶攻，在多把飛劍羈絆之下，就很難能應付下來了。

這一深思，頓感到危急迫在眉睫，再不想辦法解開目下僵局，一旦大變臨頭，可能就悔之晚矣！

體認到處境的危險，但却想不出解開僵局的辦法，這等眞刀眞槍，追魂奪命的情勢，憑實力才能解除危機，火併已經開始，智慧和謀略都已暫難派上用場。

飛雲子增强了長劍的內力，希望能擊落或擊毀纏身的飛劍。

果然被他一連震斷了兩支飛劍，殘劍跌落，已失效用。

但運作飛劍的劍婢也提高了警覺，改變了方法，攻勢並沒停息，但飛劍上力道却有了改變，馭劍的勁力不大，飛劍已和飛雲子劍勢觸擊，立刻彈震開去，繞飛一個大圈子，再更易攻擊的方位。

但十把劍輪番攻襲，彼去此來，一直保持着兩劍近身的壓力，飛雲子必需出劍擊打，迫退近身劍勢，這就纏得他無法喘息，也無法集中全力對付一劍，雖然已全力施爲，但已無法再震斷襲來的飛劍，只不過，把它震飛的更遠一些，這情勢拖下去，豈不是授敵以可乘之機。

南宮秋月確實在等待機會，她已調息復元，蓄勢以備，只要發覺飛雲子現出疲態、破綻，立刻以雷霆萬鈞之勢攻上去。

可是飛雲子一直保持着充沛的活力，似是有着用不盡的氣力，不見任何睏倦徵象。

南宮秋月有些震驚了，這老道練的什麼內功，力拒十二把飛劍，仍是久戰不疲，原想獨自擊殺飛雲子以建奇功的打算有些動搖了，準備傳出訊息，召喚慕容長青、散花仙子合力對敵了，但飛雲子似是亦無能脫困而去，這又使她猶豫不決了，如若能重創飛雲子，再迫出他習功口訣，豈不是獨享收穫，召來兩人，就不能全爲已有了。

就這樣猶猶豫豫，一時間難下決定。

這當兒，天衣大師已完成了準備，突然扯開一輛車篷，同時飛身而起，刀光如長虹經天，繞着十餘輛篷車，飛行了一週。

刀光過處，守在車頂的武士，紛紛跌落車下。

班公輸等衆武士，全被飛雲子抗拒飛劍的快劍吸引了注意力，聞聲警覺，十輛篷車的車篷已全掀開。

篷車中本還有一座形同棺材的木床，也被天衣大師掌擊腳踢得掀去了半數之多。

班公輸驚恐莫名，大喝一聲：「圍上去！」帶着餘下的八武士，飛奔而上。

這些人雖然全力搶攻，但如何能攔得住天衣大師？

大和尚一手執刀禦敵，守中帶攻，無人能近他身前三尺之處，三個人捨命衝了上去，也登上了篷車，只不過很快的就摔下來，太勇敢了，逼得大和尚揮刀取命，三個人變成了三具屍體。

班公輸和餘下的武士無能阻止大和尚的行動，只不過片刻工夫，篷車上的床蓋，全被掀開，睡在那木床上的人，也全都曝晒在日光之下。

南宮秋月沒有出手阻止，在她的潛意識裏，這些藥物控制的殺手，都是慕容長青的，也許和散花仙子有些關連，但和她南宮秋月却是全無半點牽扯，她指揮不動這些殺手也不知如何指揮。

當然，大和尚的動作太快，快得她來不及作第二個念頭的反應。

南宮秋月第二個念頭是，要阻止大和尚傷害這些藥物控制的殺手，這是三聖會中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不能坐視被人毀滅。

可惜已晚了一步，還沒來及行動，天衣大師已完成了全部行動，南宮秋月也只好肅立在原地沒動，心中却十分吃驚，大和尚的動作太快了，飛雲子也似有所不及，口中却冷冷說道：「大和尚，你手中的戒刀已表露出你的身份，用不着裝模作樣了。」

「女檀越果然厲害，早已瞧出是和尚了？」天衣大師取下人皮面具道：「你放縱老衲毀去這些殺手，只怕慕容長青不會放過妳了。」

南宮秋月心中一震，忖道：「這話倒是不錯，慕容長青如是知悉了事件經過，必然十分生氣，心中懷恨之深，只怕很難用言語解說清楚了。」口中却冷冷說道：「出家人慈悲爲懷，想不到你和尚却一肚子陰招鬼計，連挑撥離間的手段，你也用得出來。」

突然飛身而起，彎刀劃出了一團精芒，直向飛雲子射了過去。

天衣大師吃了一驚，忖道：「道士對付十把飛劍，已然有些吃力，如何還能抗拒南宮秋月這全力一擊？」心中念轉，人已飛躍而起，以極快的速度迎向南宮秋月，希望能把她攔截下來。

那個飛旋的精芒去勢沒變，但却分飛出一道白光，迎向了天衣大師。

天衣大師戒刀橫掃，響起了一聲金鐵交鳴，把那道白光震飛去八九尺遠。

但天衣大師也被這一震之力滯住去勢，落着實地。

白光斂收，現出了南宮秋月，手中握着一把寬面短刀。

原來，她手中的彎刀投擲出手，攻向飛雲子的去勢不變，取出身藏短刀，迎向了天衣大師。

「大和尚好深厚的內力。」南宮秋月道：「小妹領教了，也衷心佩服。」

天衣大師目光一轉發覺彎刀配合着十把飛劍，攻勢更覺凌厲，彎刀攻擊正面也比飛劍大了不少氣勢。

但飛雲子還能應付。

大和尚放下心中憂慮，道：「好說，好說，女檀越太客氣。」

心中却在盤算道：這丫頭技藝博雜，就算全力施爲，只怕也無法殺得了她，此地不宜久戰，一旦慕容長青和散花仙子趕到，今日恐將成一個不了之局。

想到了慕容長青，大和尚心頭突然泛升起一股寒意，那把削鐵如泥的干將寶劍，何物能夠抗拒？如若干將寶劍在南宮秋月手中，只怕老道早沒命了。

此時處境，走爲上策，不再作口舌之爭，大聲喝道：「女檀越，再接和尚三刀！」

喝聲中揮刀擊出，刀聚一片銀芒，有如刀輪轉滾而來。

南宮秋月沒有退讓，竟然奮起迎擊。

一團旋動擴散的刀氣，有如一道湧升出的光幕，淹沒了兩人的形體。

一大片冷焰刀芒中，響起了三聲金鐵交鳴。

三招硬拚硬接。

南宮秋月迅快的退出了一丈多遠，刀光也同時斂收，可以清楚的看到南宮秋月右臂上的鮮血，透衣而出。

受傷了，不過，傷得不重。

南宮秋月低頭看一下傷勢，冷冷說道：「少林刀法，果然不凡。」雙眉聳動，似是已準備情急拚命。

突然間，傳來了幾聲慘叫，聲音尖厲，入耳驚心。

大和尚回目一顧，只見那些曝晒在日光下的殺手，大都離開了形同棺材的木牀，他們動作僵硬，神色怪異，好像煮在鍋中的活魚，水在加熱，魚在鍋中掙扎，急於脫出熱水，但却力難從心，行動緩慢，顯然身體正開始了可怖的變化，逐步走向眞正的死亡。

但他們還有餘力對付制止他們行動的人，都被他們生劈活砍了，只有班公輸見機逃去。

南宮秋月也被這意外的變化驚呆了，這些藥物控制的殺手，在日光照射之下，分明已開始崩潰，不再受控制指揮，也無法辨識敵我，一旦被他們包圍了，脫困只怕不太容易。

天衣大師更是當機立斷，大喝一聲，飛身而起，人刀合一，有如一道經天長虹，飛射過去，攻擊飛雲子的飛劍，大都被這一刀震盪開去。

用不着大和尚招呼，飛雲子已騰身而起，刀劍連揮，人影並飛，穿越布幕而去。

南宮秋月也及時喝止了四個飛劍女婢，道：「快走！」

眞是全無心肝的做法，不管這些藥物控制的殺手了。這批藥物殺手武功高强，殺人的手法凌厲，如若衝出布幕，在秦淮河畔展開了一場殺戮，無辜的商旅、船伕、歌姬、樂師，不知要死傷多少。

幸好，碧空如洗，日光强烈，完全不給這些殺手一點喘息的機會，身體變化得十分快速，他們也就不過是行近布幕，大都不支的倒了下去。

死亡是可怖的，但對這批失去思想意識，形同植物的藥物殺手，那就生不如死了，他們活着只是殺戮的工具，一死百了，也解除一場殺戮的危機。

但見人影閃動，慕容長青和散花仙子有如飛鳥破空而來，落入現場。

可惜來晚了，連藥物人死前的掙扎都沒看到。

看到的，只是滿地屍體，沒見到一個活人。

慕容長青目光如電，掃掠了場中橫七豎八的屍體一眼，突然高聲叫道：「班公輸，不管你是否有錯，都免了你的罪責，快些出來見我。」

眞是目光如炬，察及細微，只那麼一眼，就已經看清楚數十具的屍體中沒有班公輸，不見屍體不見人，自然藏了起來。

但慕容長青連呼數聲，竟不見班公輸現身，臉色一變，道：「跑了，這是臨陣脫逃，我要立刻下令追殺，全家誅絕，雞犬不留。」

「慕容兄，請息怒火，班公輸的事晚一些追究不遲，」散花仙子道：「此時最需要的是冷靜，何況，現場的打鬥痕跡，有很多需要研究之處。」

「對！細查現場痕跡，分明是經過了一場激烈的搏殺，」慕容長青道：「是什麼人呢？玄武湖逃走的高手？還是天衣大師、飛雲子那幾個漏網的餘孽？」

散花仙子道：「不管是那路人馬，但本會中能和他們拚鬥的人，亦非弱者，除了藥物人和守護此地的武士之外，並不見其他傷亡。」

「那些看守馬匹的人，雖沒趕來援救，」慕容長青道：「但他們應該看到了敵我雙方的人馬，我去召他們過來問問……」

「不用問了，是小妹和他們打了一場。」南宮秋月緩步行了過來。

「秋月賢妹的輕功，又有了很大的進步，」慕容長青道：「來得無聲息啊！」

散花仙子微微一笑，道：「妹子受了傷？」

「還好，傷得不算太重。」南宮秋月低聲道：「想不到和尚、道士的技藝，已到了功力通玄的境界，小妹和四大飛劍女婢，全力幫助守護篷車的武士，抗拒兩人，不但沒能阻止兩人的屠戮，小妹反爲和尚的戒刀所傷，眞是十分慚愧，看來小妹這點武功，實難登高手之林了。」

「天衣和尚和飛雲子，能力拒四大飛劍女婢和賢妹聯手，已經出人意外，竟又能傷了賢妹，實有些不可思議了。」

南宮秋月一蹙柳眉，道：「慕容兄是不信任我，還是譏笑小妹？左臂上傷勢可鑒，還會有假的不成？」

慕容長青微微一笑，不再言語，心中却暗暗忖道：「哼！天衣大師和飛雲子，就算練成了刀槍不入的神功，也無能抗拒我這當世第一神劍，干將寶刄削鐵如泥！何況，人是血肉之軀，不可能練得比鋼鐵還要堅硬，可惡的和尚、道士，毀我殺手，一旦遇上了我，你們就準備死吧！我不會給你們任何逃命的機會！」

殺機已然深植，只等待機會出手了。

自在玄武湖中一劍劈去落魂鐘，把一件威震江湖的邪惡之器毀去，使得慕容長青對寶刄的威力充滿着信心，連帶自視甚高的氣焰，也升高了不少。

散花仙子已感受到了慕容長青自視日高的威脅，但她心機深沉，心中雖然不悅，却沒形露於外，只是放任慕容長青氣焰日升，暴虐漸增，馭下也更見嚴苛，慕容世家的武士們身受其害最多，却敢怒而不敢言。

因爲，忠言逆耳，稍有不愼，即有性命之憂，但心中已生怨恨。散花仙子瞧出來了，只不過視而不見，也不勸阻。

她心中很明白，長期生活在慕容世家的門下武士，縱然對主子不滿，也不會很快的生出叛逆之心，心中的怨恨，需要時間累積、成長。

所以，散花仙子在耐心的等待時機。

她沒有傷害、對付慕容長青的用心，目的只希望取到干將神劍，但又判定慕容長青絕不肯放手，這就很難找出個善了之局，等到慕容長青的暴虐造成了衆叛親離的局面，再取而代之，大權獨攬。

散花仙子謀取干將神劍的決心是堅定的，却又不希望翻臉成恨，因此，耐心在佈局、等待，希望能造成一種迫使慕容長青交出干將神劍的情勢。

散花仙子揚起了雪白的右腕，纖巧的玉手輕輕一拍南宮秋月，笑道：「秋月妹妹，不會啦！慕容兄只是心疼殺手被毀，話說匆急了一些，怎會懷疑妹妹之言呢？」

慕容長青心中忖思，散花仙子打圓場了，這批可作主力的殺手已然毀去，回天無術，即使殺了南宮秋月，也無法讓這批殺手重生，如再使南宮世家有了離棄之心，就大大失策了。

心中盤算過得失之後，放下臉，輕輕歎息一聲，道：「是我估算錯誤，造成此一大恨事，一時情急失言，南宮賢妹萬勿放在心上。」

目光一掠遍地屍體，南宮秋月低聲問道：「這批殺手，對我們眞的很重要麼？」

這句話問得極具心機，探一探這些殺手實力，但語氣天眞，全然不着痕跡，似是對這批殺手的實力全然不解，眞男奸女詐，各逞心機。

「這批殺手人數雖然不多，但都是特級殺手，」慕容長青道：「如論他們對敵力量的强大，足可和慕容世家門下數百名武士抗衡，和一流高手對抗時的勇猛、豪壯，更非第一流武士能及了。」

「小妹之過也，如是慕容兄早一些把內情告訴小妹，」南宮秋月道：「也許小妹會早作預防，以阻憾事上演，拚着一死，也要阻截和尚、道士毀去這批殺手。」

死無對証，活着的人，就可揀好聽的說了。

「說得也是，」散花仙子道：「如今我等面對和尚、道士，前景坎坷，兇險重重，三人合力，是否能尅敵制勝，還難預料，如再彼此心存芥蒂，力量分散，那是必敗無疑了。」

「仙子姐姐放心，小妹絕不會因小失大，」南宮秋月道：「言語上一點意氣之爭，也談不上什麼誤會。不過，小妹經過剛才的艱苦一戰，雖然受點小傷，但也大有收穫，和尚、道士的武功雖高，但小妹親率南宮門下亦足以和兩人頡頏，至少，可對抗兩百個回合以上，以仙子姐姐和慕容兄之能，誅殺江三等一批人手，自非難事，所以，小妹建議，先殲滅和尚、道士等一股力量，再全力對付唐虹。」

「慕容兄手中的干將神劍，鋒利無匹，」散花仙子道：「實已掌握致勝之機，只是神劍亮相，機密已洩，要如何保護寶刄，免爲敵人盜取而去，當爲第一要事，慕容兄，

你要小心了。」

「觀主說得是，事關霸業的成敗，」慕容長青道：「小弟會全力防範。」

「很好，很好，現在，我們可以商量一下對敵之策了，」散花仙子道：「事實上是敵暗我明，我們很難判定和我們對上的是那方面的人。我們能作的只有兵來將當，因爲我們無法掌控主動，他們可以隱匿不出，等待最有利的時機出擊……」

「觀主，」慕容長青打斷了散花仙子的話，道：「明月的天狗，能追踪敵人數百里，現在活動的範圍只在金陵地面上，追出敵人行踪豈不是易如反掌？」

「局勢太亂了，只怕天狗也無能爲力，」散花仙子道：「數百人的場面，數百不同的身體氣味，天狗也無法選擇我們要追的敵人，但我會盡力試試看，此後再遇上需要追踪的敵人，兩位先要知會我一聲，最好在動手之前，使天狗能認定他身上的特異體味。」

「和尚、道士，施展的刀法、劍術，似是已脫出了少林、武當的武學範疇，」南宮秋月道：「就小妹所知，這兩派武學，大都不傷天和，就算是殺人的武功，也不會展現出凜凜殺氣，可是，今日兩人的刀法劍術，却十分的霸道、兇厲。」

「和尚、道士還了俗，胸中滿懷殺機，刀法、劍術，也全走了樣，」散花仙子道：「技藝隨心變動，也就無足爲奇了。」

「不！他們施展的是另一種武功，」南宮秋月道：「和少林、武當的技藝有很大的不同。」

「和尚、道士，已經過易筋、洗髓的改變，」散花仙子道：「技藝的精進，已到了另一重境界，十之七八是仝大夫的傑作……」

「這個魔鬼大夫，早就該殺了他！」慕容長青道：「兩個微不足道的人，竟被他改造成我們的頭號勁敵。」

「天衣大師、飛雲子，本就是少林、武當派中的傑出人才，」散花仙子笑道：「但仝大夫改造得更爲成功，提升他們的技藝，功力數倍，可能已達到百毒不侵，刀槍難入的境界，只不過，他們這番心血白費了，就算他們已成金剛不壞之身，也難當干將神劍一擊，現在，最重要的事，是設計出一個圍殺他們的佈局，慕容兄仗神劍之威，當可一舉擊殺？」

「仙子姐姐，」南宮秋月道：「和尚、道士，比起來茅山妖人龜長齡如何？」

「單一武功而論，各擅勝場！」散花仙子道：「要是眞的動手火拚，龜長齡就未必是和尚、道士的對手……」

慕容長青接道：「龜長齡年過百歲，打破了世無百歲英雄的局限，自然有特殊成就，難道還不敵天衣和飛雲子？」

「這中間定有蹊蹺。」散花仙子沉吟了一陣，「龜長齡等一般人，老而不死，出人意料，想到的可能和藥物有關，這秘密必需要查個明白，茅山術只不過是妖異小法，不可能修到長命百歲，找出茅山術秘密，就可能掌握到他們生命之源，當然，以干將神劍的鋒利，殺他們易如反掌，但如想收爲我用，就得下番工夫了。」

「這麼說來，咱們三聖會眞正的勁敵、禍源，還是和尚、道士那批人了？」慕容長青道：「干將寶劍出鞘，只在玄武湖的島上展現過一次，和尚、道士未必就得到消息，如能設計出一個精密的計劃，出其不意，寶劍出鞘，一舉殲滅禍源，然後，集中精神，對付唐虹那批老不死的高手，先殺幾個立威，餘下的收爲我用！」

「慕容兄想得太如意了。」散花仙子道：「和尚、道士和江豪一伙，絕不至三五個人，干將神劍出鞘，是震動江湖的大事，再說唐虹那批人物，是否已和和尚、道士連成一氣，還難預料，但他們一定會知道這個消息，殺他們的計劃是……」

聲音低沉下去，低得人聽不到說些什麼。

但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却聽得連連點頭。

一番計議之後，三個人聯袂而去。

這時，一個全身土黃衣服的人，由一輛篷車中輕俏的走了出來，頭上戴一頂土黃色的方帽，和現場的土地完全一色，一看即知是經過思慮後的設計的衣着。

推高了低壓眉際的帽沿，露出了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她的臉容，竟然是白翎姑娘，只見她就地一滾，像一陣旋風刮起了一陣黃土，飛越圍繞的布幕而去。

白姑娘去後不久，又有兩個人分由東、西兩面緩步走了進來。

看上去他們走得很慢，但似慢實快，只不過片刻工夫，已然走遍了全場。

這兩人沒有蒙面、易容，竟是千手飛花唐虹，和茅山妖人龜長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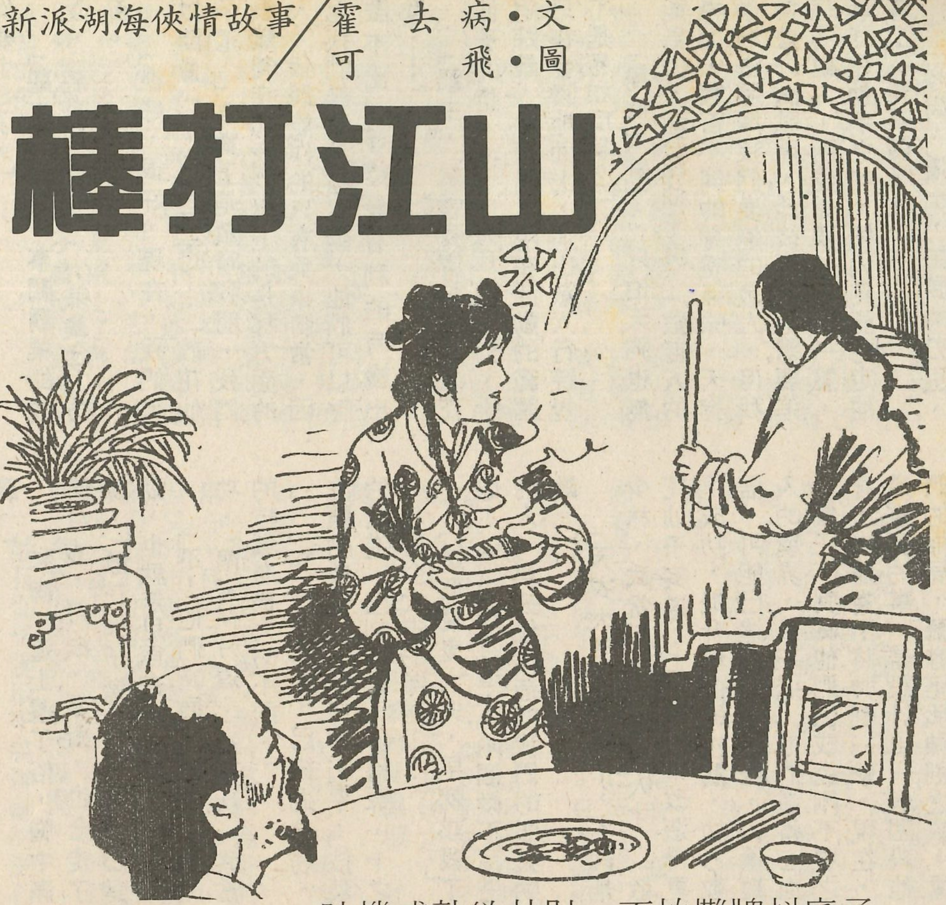
唐虹歎息一聲，道：「我們來得晚了一步……」

（未完・卅）

上文提要： 知縣聽完章飛的報告，落鳳莊被姦殺的姑娘兇手是淫賊封流雲和錢丹鳳，二人都被陶克發現擊殺了，知縣公事公辦，賞銀五百兩當場發放給陶克，淫賊屍體由三水幫認領。陶克上墳拜祭妻女之墓，以慰她們在天之靈。有了官家賞的銀子，陶克打算和四個兄弟過太平日子，再折回快活居找紅紅商議同去鷄公山過日子……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時機成熟欲劫財　不怕攤牌抖底子

陶克大爲感動，道：「屠兄……」

屠萬山道：「兄弟，小事一樁，別放心上。」

陶克道：「屠兄，不如這樣吧，我離開這裡，我回去找我四個好兄弟，你們這裡沒有我，三水幫又奈何你什麼？他們不會亂殺人吧！」

屠萬山道：「也是好辦法，兄弟，你到劉家莊，見你的四位兄弟，好像你還有個教你們武功的大師？」

陶克道：「了無大師。」

屠萬山道：「連了無大師你們一共六個人，是不是？」

陶克道：「不錯，他們正等着我回去吶！」

屠萬山拉着陶克的手，十分誠懇的道：「我的好兄弟，你們幾位在一起，我也就放心了，記住，等風聲稍小一些，我歡迎你們再回來，也休忘了紅紅五人也在想着你們，如果他四位要來看看他們的女人，你們就一齊來吧！」

他把聲音放低，又道：「紅紅五個姑娘，眞心的愛上你們了。」

陶克的心動了。

* * *

陶克眞餓極了，當紅紅把吃的端上桌，他匆匆的一馬掃光，抹抹嘴巴就站起來了。

屠萬山道：「要走了？」

陶克道：「我回劉家莊！」

屠萬山道：「我不送你，紅紅送你出去吧。」

紅紅深情無限的看着陶克，二人又走回前面來了。

陶克雙手放在紅紅肩上，雙目凝注着紅紅：「我走了，暫時的，我還會來的，妳等我喲！」

紅紅眼圈一紅，忽的抱住陶克，她流淚了。

「別哭，紅紅，上天若見憐，我們很快會相見，這時我們在一起，對妳是不公平的。」

「怎麼說？」

「太危險了，三水幫必派人追殺我，那會連累妳的，我不忍。」

紅紅道：「我不怕，陶哥。」

陶克聞言，黯然了。

陶克終於走了。

當陶克走到大街上的時候，紅紅掩臉嚎啕大哭着奔回後面去了。

陶克當然聽到紅紅哭聲，但他狠下心不回轉，他甚至走得更快。

他的心中並不是那麼殘忍，實因爲他的心中還裝滿桂花與女兒小娟的影子，一時間他很矛盾。

紅紅是個可愛的女人。

屠萬山手下的「北地胭脂」均是多情善良姑娘。

陶克心想，大響馬屠萬山怎會窩藏在桐城縣做生意，他眞的在打三水幫銀庫的主意？

陶克也想着，憑大響馬屠萬山的作風，他不會只有那麼一間小小的「快活居」，還有他住的大房間中，那麼樣的簡單，甚至比任何一位姑娘的房間都寒酸。

當然，最重要的，莫過於屠萬山他個人，他怎麼沒有老婆孩子？他沒有家眷嗎？

還有，就是他的五個伙計，他們也與屠萬山一樣嗎？

這一切，均令陶克想不通。

於是，屠萬山在陶克的心目中，是一個很神秘的人物，大響馬屠萬山何許人也？

陶克邊走邊想，直到快進了劉家莊，他還是沒有想通屠萬山的來歷。

* * *

陶克殺了淫徒封流雲與兇手錢丹鳳的消息，天黑的時候便傳入劉家莊了，冬瓜唐幾人正陪着了無大師在客房中閒話，聽到這消息，無不興奮異常。

了無大師却又臉現憂愁的道：「陶克可以遠走高飛了，他不應再留三江。」

常在山道：「大師擔憂三水幫報復？」

了無大師道：「那是必然的。」

冬瓜唐道：「大師，我們應快去迎接我陶大哥，兄弟們在一起，怕他什麼三水幫呀！」

毛汾水點頭道：「對，大師說過，兄弟一條心，石頭變成金，以後我們五兄弟在一起，怕他什麼？」

成石道：「如今劉家莊的兩位護莊武師也請到了，咱們今天辭別劉家莊，盡快先去桐城找大哥。」

他此話說中每個人的心裡了，幾天來，哥兒四人每夜抱緊被子當愛人，哼呀咳的想着，不知如何才睡得着。

那劉莊主知道留不住冬瓜唐五人，且這些天沒再看到鐵石心與「洛陽花魁狐」杜牡丹再找來，加上聘請來了兩位武師，他也就答應放人了。

只不過，劉莊主很誠意，弄了一桌酒席請大伙。

就在這時候，陶克來了。

大廳上的酒席剛下筷，衆人見陶克進來，樂了，劉莊主更樂，因爲陶克等於也爲他報了仇。

劉莊主的女兒劉小鳳也慘遭封流雲與錢丹鳳二人的毒手，死得極慘。

* * *

陶克便在酒席上，把發現封流雲又去採花，及錢丹鳳之間的「醋愛」對大伙說了個清楚。

劉莊主一聽，當場幾乎氣結，天下還有這樣將醋勁發在別的女人身上，而這女人又是受害人，太可惡了。

冬瓜唐道：「大哥，一路走來，可有什麼可疑之人跟踪你？」

陶克搖搖頭。

了無大師道：「應該是離去的時候了，劉莊主這裡也不宜久留，以免連累。」

陶克道：「大師，弟子等愚昧，可否指一條明路？」

了無大師道：「方今朝廷走下坡，有識之士不出來，我以爲你們應該打破這種論調，聯手做一番事業，方不枉爲人一場。」

他撫髯而起，飄然而去。

陶克追上去：「大師，你欲何往？」

了無大師道：「見你們有成，我歡喜，又見我師妹清蓮是寃枉的，我歡喜，更見你報了妻女之仇，我歡喜，陶克，有此三喜，足慰老衲未來歲月，如今正是我跳出紅塵的最佳時候！」

他往西指去，又道：「也許，老衲偶爾會在武當的望江亭上同方外摯友萬壽道長下幾盤棋吧！」

陶克自懷中取銀子了，然而，了無頭也不回的大步往路上走去，即使陶克叫，了無也不再回頭了。

陶克轉身，却發現冬瓜唐與常在山、毛汾水與成石，四個兄弟低頭跪在那兒垂淚了。

陶克拉起四人，道：「起來吧，大師走遠了。」

哥兒五人這才聚在一起，五個人回頭看看劉家莊，陶克道：「爲了怕三水幫找來此地，咱們以後不來此地了。」

冬瓜唐道：「大哥，你的打算是什麼？」

陶克道：「做大哥的聽大伙的意見，不過……」

他看看四個兄弟，又道：「我先把咱們存的銀子分一分，親兄弟財帛分，至少在銀子方面咱們的心坦蕩。」

常在山道：「大哥，你做主了，分的什麼銀子？」

陶克道：「分了以後我有話說。」

他不等四人反對，便把一把銀票取在手中。

「我的好兄弟們，這兒差幾兩就是一千兩銀子了。」

冬瓜唐道：「會有那麼多？劉莊主只送了咱們五百兩銀子，那幾天也用了些呀！」

笑笑，陶克道：「再加上官府懸賞捉淫賊的五百兩銀子，加起來就是這個數。」

他抖抖手上的銀票，臉現微笑。

常在山道：「官府賞銀是大哥的，我們……」

陶克立刻止住常在山，道：「你錯了，如果不是你們四個好兄弟，我陶克早就死在黃土坡上。」

是的，那日他被封流雲與三水幫四大高手圍殺，若非冬瓜唐幾人及時趕到，陶克怕已死在山坡上了。

陶克不容分說，臉皮一緊，取出百兩銀票有五張。

「都伸手。」

常在山四人見陶克板起臉孔，只得伸出手。

陶克數着：「你一張，你一張，你一張，你一張，我一張。」

他每人先分了一百兩銀子，他也把自己的一百兩塞入懷中，然後又撿些五十兩的每人又分了一張。

餘下二百兩多一點，他對四人道：「這一點做爲咱們的零用，我的好兄弟們，現在，你們聽我說。」

冬瓜唐幾乎要落淚。

成石已在聳肩抽泣。

陶克却笑笑，道：「大哥知道你們同大哥一樣血性漢子，別說大哥自私，報了仇殺了兇手就趕緊遠走高飛，不是的，我不是那樣的人物！」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兄弟們在一起不容易，也是上天的安排，所以我在這方面還是聽你們的，如果你們想各自謀生，我尊重你們的，這些銀子就是本錢，如果……」

冬瓜唐道：「大哥，我們要石頭變成金呀。」

陶克見四人都瞪眼，齊點頭，他也望了一下。

頓了一陣，他才又道：「我問你們，屠萬山那裡的姑娘，你們覺得怎樣？」

他此言一出，四個兄弟吃吃笑了。

陶克道：「我對你們說，幾個姑娘很不錯，不知對咱們是否是眞心的。」

毛汾水道：「我看是眞心的。」

冬瓜唐道：「天下女人都似她一樣，娘的，我準討上七八個……」

他見陶克不高興，立刻又改口：「她們眞好哇。」

陶克道：「這麼辦，咱們一齊去桐城縣，咱們再問她們一遍，願不願意跟咱們過日子，如果她們願意，一人一個帶她們走，如果有遲疑，咱們馬上離開三江往北走。」

常在山道：「往北去那裡？」

陶克道：「不一定，至少咱們不同三水幫硬幹。」

大伙一陣商量之後，立刻改道又往桐城縣去了。

* * *

陶克五人一邊走一邊商量，主要的是商量着「快活居」的五位俏姑娘。

陶克今年三十三，妻女已死就別提了，除非準備打光棍，否則當然要成家。

如果紅紅眞的愛上他，那是他天上掉下來的福氣。

陶克此刻就想着紅紅，他臉上有了笑。

常在山更應成家了，他一個人住在武當後山裡，幾曾想過會有像翠翠那麼標緻的姑娘跟着他？他以爲只要是個女人，便醜陋的女人，只要能替他生個兒子就不錯了，那裡會想到翠翠會愛上他！

樂啦，常在山滿臉笑意，想着同翠翠在一起，那天夜裡翠翠用手抓他身上的毛，抓得他痛不痛癢不癢，混身上下直哆嗦。

常在山的身上，除了背上與手掌脚掌沒有毛，別的地方同個猴子差不多。

豈料還有姑娘愛長毛的，翠翠愛得不得了。

冬瓜唐是矮了些，但他那一身肉有時硬梆梆，有時軟綿綿，冬瓜唐動刀的時候，一身肌肉栗子般硬梆梆，但當小小姑娘坐在他身上的時候，就好像坐在綿羊尾巴上似的好舒暢。

冬瓜唐只一想到那夜小小坐在他肚皮上，搖呀搖的晃呀晃，他就吃吃笑。

他現在就在笑。

當然，毛汾水與成石二人也在微微的笑，因爲他們是去桐城縣的，更因爲他們是去會情人。

這些天來，大伙爲了陶大哥找兇手，就算是姑娘在身邊，也樂得不盡興，如今就不一樣了。

如今五兄弟一齊找姑娘，如果姑娘點個頭，他們每人帶着自己親愛的，立刻沿江往北上，離開這三江。

* * *

哥兒五人快樂的走起路來還蹦幾蹦，冬瓜唐還吹起口哨來。

毛汾水與成石還哼了兩段越調腔，聽起來不怎麼好聽，成石唱腔不夠勁，哼的字又不清楚，一邊的冬瓜唐問成石：「我們大伙的小弟呀，你唱的什麼戲？」

成石笑道：「五子哭墓……」

冬瓜唐「噗」的一口唾沫吐在地，叱道：「你唱段好的行不行？」

成石道：「說錯了，我剛才的是五子登科呀，哈……」

冬瓜唐道：「這還差不多。」

陶克却笑笑，道：「哭墓也好，登科也罷，對咱們沒影響，咱們五個沒爹娘，咱們五人也不打算去做官，咱們只圖過太平日子……」

常在山忽然一瞪眼！

另外四人也發現了。

陶克道：「桐城縣內失火了。」

哥兒五個往高處登，就在個土丘上面，冬瓜唐指着遠處的桐城道：「好大的火呀！」

陶克忽然一怔，道：「會不會是『快活居』被人放火燒了？」

冬瓜唐道：「大哥，縣城呀，那是有王法地方，誰敢在城裡放火？」

陶克道：「三水幫敢！」

常在山道：「是，咱們跑去看看。」

哥兒五個放開步子往前奔，沒多久，便迎面馳來兩輛大篷車。

雙方只一碰上面，嗨，大車上的人開了腔了：「頭兒，眞被你料到了，哈……」

立刻，篷車內伸出個頭，陶克一看就笑了。

篷車上跳下一個人，這人敢情正是屠萬山。

那屠萬山跳下大篷車，他仰天一聲大笑，道：「紅紅，翠翠，妳們還不快下車，妳們的心上人來了。」

嚄，後面的那輛大篷車上，車簾自後面掀起來，一個接一個的跳下五位女嬋娟。

不用多說，正就是紅紅她們五個人。

前面的大車上，三個伙計兩個灶房的，再加上屠萬山，一共六個人跳下車來了。

陶克心中想，這屠萬山眞絕，初次見面他是「快活居」大掌櫃，怎麼又開飯館又開大煙攤，這以後他關上門不做了，伙計就叫他老大，如今又改口稱頭兒，這伙人到底是幹什麼的？

陶克不能多想，因爲紅紅跑過來了。

「陶哥！」

紅紅叫着跑着，兩臂也張開了，就好像久別的情人又重逢似的。

冬瓜唐已摟着小小把肥臉貼上去了。

常在山懷中的翠翠，抓牢他的鬍子抖起來。

毛汾水雙手按在乖乖兩肩上，左看看右瞧瞧，好像忘了乖乖什麼樣子了。

成石很靦覥，只拉着明明的手在吃吃笑。

這幅畫面很感人，屠萬山就得意地哈哈捧腹笑了。

* * *

這場面有一半是屠萬山故意安排的。

屠萬山爲什麼要走這條路？

屠萬山非走這條路不可。

如果這條通劉家莊的路上碰不到陶克五人，他打算跟個姑娘進劉家莊，因爲他認定陶克五人可以幫助他。

屠萬山是個人物，江湖上能夠被人稱得是人物的人，這個人不但武功高，而且也老謀深算。

屠萬山最愛看兩齣戲，一是蕭何月下追韓信，另一便是劉關張三顧茅廬。

別論韓信與諸葛亮的結局怎麼樣，他們却都爲主子定了江山。

屠萬山如今盯緊陶克五人，他的目的是三水幫的那條藏金船。

他已經盯了幾年啦。

* * *

屠萬山拍拍陶克的肩，他笑笑道：「陶老弟，我就是找你來的。」

陶克道：「找我？」

屠萬山指指附近四對正溫存的人笑道：「找你們！」

陶克摟着紅紅淡淡的道：「屠兄，找我們，不會爲了把她們五個佳人專程送來吧？」

屠萬山道：「兄弟，我直說。」

陶克道：「那是應該的。」

屠萬山道：「兄弟你看！」

他轉身遙指桐城，又道：「那大火。」

陶克道：「我正想問你屠兄，那火是……」

屠萬山道：「我放的。」

陶克吃驚的道：「那麼好的兩院房子，你爲什麼把他燒了？」

屠萬山道：「我不燒，三水幫也會燒！」

陶克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屠萬山道：「兄弟，我長話短說。」

他示意紅紅先廻避，這才拉着陶克坐在道旁。

他的神情是灑脫的，好像燒了自己的房子只是件小事而已。

陶克怔怔的，也重重的看着屠萬山，他又想到剛才那伙計叫屠萬山頭兒了。

屠萬山道：「兄弟，你殺了三水幫幫主的獨子封流雲，是嗎？」

陶克道：「桐城縣都知道。」

屠萬山道：「就有人看到你進城，你走後沒多久，就有人上門了。」

陶克道：「幹什麼？」

「是個婆娘，那婆娘說了話就走了。」

「她說了什麼話？」

「他們要在我店裡住三天，便大煙土也要準備齊全。」

「屠兄，你不是不開店了？」

「陶老弟，別人我拒絕，那婆娘乃是三水幫的呀，他們不是來住店，他們來掀我的攤子砸我的店，兼帶血洗我的店！」

「眞大膽！」

屠萬山道：「我明白他們調兵

遣將去了，只待人馬到齊，我的人一個也別想活，殺人放火他們明着幹。」

陶克罵了一句，「操他娘！」

屠萬山聽錯了：「你說那個縣官曹拓郎呀，他只會要銀子！」

陶克搖搖頭，道：「屠兄，你這把火燒得我好難過。」

屠萬山道：「兄弟，別放在心上，燒了舊的蓋新的，如果兄弟你幫我，這兩院房子算什麼。」

陶克道：「我能幫屠兄什麼？」

屠萬山道：「你只說，要不要幫我？」

陶克想到兄弟還有四個人，他不能當家做主就這麼答應屠萬山！

他緩緩站起來，道：「屠兄，照理，你有初一，我就該有十五，可是，我們五人相聚不過兩月，我不好當家做主，這麼辦，我得問問他們四個人！」

屠萬山擔心的是陶克，至於冬瓜唐四人，他心裡明白，四個人都是性情中人。

重重的點點頭，屠萬山道：「兄弟，我等你。」

陶克走到一片亂石堆上，他招手對常在山四人道：「兄弟們，過來打個商量吧。」

冬瓜唐與常在山聞得陶克呼叫，便連毛汾水與成石也叫過來了。

哥兒四個哈哈笑着走向陶克。

屠萬山便也把紅紅五個姑娘叫身邊。

那陶克低聲把屠萬山的話說了一遍。

冬瓜唐第一個發表意見：「大哥，了無大師臨去贈言，願咱們聯手做一番事業，當今三水幫爲惡三江，正是該爲之時，我願意與屠掌櫃聯手！」

陶克道：「他不是掌櫃，如今他伙計已改叫他頭兒了！」

常在山道：「蛇無頭不行，樹無頭根枯，那也沒有什麼呀！」

陶克道：「他乃江北大響馬！」

他遙遙看了屠萬山與幾個臉現憂慼的姑娘，又道：「重要的是他正在打三水幫那條裝銀子船的主意，這是幹搶，響馬作風！」

毛汾水笑道：「大哥，我在江面討生活，見得可多了，三水幫的人很難惹，分魚貨、搶生意、拉營運，只有他們說了算，比强樑還狠幾分，搶他們的庫船沒關係！」

陶克道：「別是你們被姑娘迷住了。」

成石哈哈笑道：「大哥呀，難道你不要紅紅了？」

陶克一楞，他不由的看向紅紅，只見紅紅也在遙望着他，嚄，還眞的含情脈脈想跑過來。

冬瓜唐道：「大哥，等咱們奪來三水幫的銀子船，咱們把銀子分給江面上苦哈哈的人，一樣也是好事情呀！」

陶克道：「兄弟們，三水幫不是好惹的，他們的人馬有兩千吶！」

冬瓜唐道：「大哥，你不也殺了他們的少主嗎？我看吶，就算咱們兄弟躲到天邊也躲不過，三水幫幫主必會派人追殺咱們。」

常在山道：「不錯，既然躲不過，兄弟們扭在一起不走了，咱們跟在屠……屠頭兒那裡去，我以爲姓屠的一定有計謀。」

陶克想了一下，咬咬唇道：「好，遠走高飛，不如就近一拚，咱們就這麼決定了！」

五個人十隻手，手壓手一聲厲吼：「幹了！」

「哈……」

陶克哈哈笑着往屠萬山走去，他的神情是愉快的。

一個人一旦對某一件事做出決定，在心理上就有了如釋重負的感受。

屠萬山心中樂透了，但他很會表面化。

「陶老弟，你要實話實說，我可不會勉强各位好兄弟留下來的，只不過我太喜歡五位了！」

「屠……頭兒！」

「怎麼，你呼叫我什麼？」

「我叫你頭兒呀！」

「哈……」屠萬山拍着陶克笑了！

陶克五人也笑了。

當然，紅紅五個姑娘更樂，紛紛抱住她們的「心上人」又吻又抓的吃吃笑起來！

大車上，五個男的下來了，其中一人奔到大車後，他提來一壺酒。

「頭兒，慶祝一下吧。」

屠萬山接過酒壺揚了揚，道：「來，我先喝。」

他仰起脖子一大口，立刻交在陶克手上。

陶克也灌了一口，交在常在山手上。

這五個好兄弟改行了，改行幹起響馬了。

只不過陶克有話在先，他們不會亂搶的，只幫着打垮三水幫。

屠萬山當然高興，三水幫垮了，三水幫的銀子船便是他的了。

他看看一行人歡笑得不得了，便命大伙快上車，這就連夜趕路了。

陶克五人也擠上第二輛大車，他們把原來趕大車的兩個伙計趕在屠萬山的大車上，這樣，屠萬山與他的五個得力手下就在第一輛大車上了。

車子開動了，再遙望桐城，城

裡的火也不見了，大概被人救熄了。

＊　＊　＊

兩輛大車才馳出十幾里，忽然間，後面傳來馬蹄聲，蹄聲如滾雷，瞬間趕到大車後。

常在山與成石二人坐在車轅上，那成石回過頭去看，喲，三水幫來了八個騎馬的人。

常在山趕着大車不開口，他抖着韁繩裝糊塗。

突然一聲暴吼：「停車！」

後面騎馬的從道路邊上攔住大車了。

「快活居飯館的人，是不是？」

這大漢聲色俱厲，背着一把蝎尾刀。

於是兩輛大車停下了，車簾掀起，屠萬山把頭伸出來看了一下，道：「各位這是……」

八個騎快馬的怒漢已到齊，那背蝎尾刀的怒漢吼道：「該死啊，大清早怎麼對你們說的，爺們訂下你們的店，爲什麼反而把店燒了？你們想逃？」

屠萬山道：「朋友，我早就不開店了，各位可以住別的店呀！」

大漢沉聲道：「別的店中沒大煙，別的店裡沒有大姑娘，別以爲你燒了店就算了，就在大車上也可以！」

屠萬山道：「怎麼啦，惹不過躲也不行呀！」

大漢吼罵道：「你奶奶的，我們不叫你走是有原因的，你知不知道！」

屠萬山道：「什麼原因？」

大漢怒道：「我們已經打聽過了，那五個狗日的喜歡上你的姑娘們了，你只要在桐城，他們早晚會再出面，三水幫少主的命不能白送掉，血債血還，他們五個潑皮，一個也別想走！」

屠萬山冷冷道：「我就是不想當餌，才毀店走路，朋友，請回吧！」

另一怒漢抖着手中鐵牌吼道：「行，你再把這兩輛大車也燒了，老子們放你走！」

屠萬山道：「你憑什麼？」

背蝎尾刀的大漢吼道：「憑你們與那五個狗東西們聯過手，這就夠了。」

馬上又一人也吼道：「少主加上錢姑娘，小子，你回頭吧！」

屠萬山道：「你們眞霸道。」

那人冷冷道：「你這是廢話。」

不料就在這時候，背蝎尾刀的看到第二輛大車上，嚄，他開口似雷一般的大叫了。

「他娘的，原來這小子也在呀！」

說着，他反手背上去拔刀，因爲他看見常在山了。

成石與常在山坐在車轅上，長鞭握在常在山手上，他本來是垂着頭的，但當他聽到對方一句霸道話，不由得把頭抬起來，便與那拔蝎尾刀的人照面了。

這人對常在山不陌生，乃是漢江分舵護法蔡斗六。

常在山不只認識一個，其中還有另一護法「江上鷹」戈千，另外的兩人又是「丹江雙義」洪大川與白水青二人，還有，長江分舵舵主古月亮也來了。

常在山與成石二人再細看，這八人中只有三個沒見過，一人手上抓着鐵牌，另一人手上提着劍，還有一個腰裡插着一把刀。

＊　＊　＊

常在山與成石見八個騎馬的圍過來，二人拔刀跳下車，前面的屠萬山與五個伙計也下車了。

於是，第二輛大車上再從後面躍出三個怒漢出來！

只見陶克、冬瓜唐與毛汾水三人站定，馬背上的人便也疾快的落下馬來了。

蔡斗六暴喝如雷，道：「還我家小姐命來！」

陶克道：「放屁，你家小姐命值錢，她殺死那幾位姑娘，人家的命不是命呀，江湖上就有你們這種混帳王八蛋的說法，我女兒的命怎麼說？」

蔡斗六哇哇怪叫，道：「一面之詞，强詞奪理，老子以爲全是你這小子揑造的！」

陶克道：「當場抓到，官家也不糊塗。」

蔡斗六吼叫依舊，道：「仍然只有你一個人，娘的，老子以爲你才是淫賊兇手吶，我的兒……」

陶克冷笑道：「殺人的兇器不會假吧，官家也當場驗過刀口了！」

蔡斗六跳起脚來罵：「操，這就是你小子的高明處，你高明，再遇上糊塗縣官『操他娘』，所以你才爲你脫了這姦殺的罪。」

陶克怒道：「怎麼說？」

蔡斗六道：「你殺了我家小姐與少主二人之後，你取了我家小姐的刀進那落鳳莊內去做案，然後嫁禍我家小姐與少主，小子啊，可惡呀！是不是？」

陶克哈哈笑了，但他多一半是冷笑。

「姓蔡的，你的思維高人一等嘛，也虧得你想得出來，只不過你仍然是個忠狗而已！」

蔡斗六吼道：「你娘的，承認了！」

蔡斗六只一說，洪大川與白水青直點頭，站在一側的古月亮，以長江分舵舵主身份，沉聲加了一句：「姓陶的，我們點破你的陰毒詭

計了，是嗎？」

陶克咬牙，道：「什麼詭計？你們是一羣豬！」

他怒極而冷笑得哆嗦，因爲他想到了他的女兒小娟受害的樣子了。

冷笑還能厲吼，這人必是忿怒已極。

陶克就是這樣！

「眞是一羣惡霸，你們平日在三江地頭上啃吃慣了，便理字也被你們抹殺了，我問你們，這半年來，三江之地被害了幾位姑娘？」

他的眼中充滿了潮濕的紅光，厲喝着：「一共七個，而我才回來兩月吧，可這些姑娘的死，均是尖刀戳在她們的雙乳上，刀法一樣，刀口相同，如果不是一人所爲，那麼又怎麼解釋？」

他此言一出，蔡斗六八人一瞪眼。

冬瓜唐已開罵：「眞是一窩王八，他奶奶的，你們有理三分霸，無理霸三分，要開打，老子們幹了！」

就在這時候，屠萬山過來了。

「各位，殺人要有個理字，否則便是惡霸，各位回去吧，辦你們少主與錢小姐後事去！」

古月亮冷冷道：「少主後事當然辦，只不過得有供品，那就是他們的項上人頭！」

冬瓜唐怪吼道：「小子，那就來取啊，操……」

蔡斗六道：「你以爲你能活多久？」

屠萬山道：「走不走？別給臉不要臉！」他忽然把臉皮一沉，又道：「就憑你們八個？」

古月亮看看屠萬山，再對一旁的中年紅臉大漢吃吃笑了笑，道：「道山兄，你瞧瞧，連這開飯館侍候爺們的傢伙，膽子也大了，敢對咱們當面咆哮，這要傳出江湖，江兄啊，咱們還能混嗎？」

那人把劍一橫，道：「也不能丟了三水幫的人！」

屠萬山冷冷的道：「生旦淨末丑，神仙老虎狗，昨日叫你爹，今日你叫我爺，侍候你，那是開飯館時候，現在，哼，老子是你們的爺！」

姓江的吼道：「他娘的，你在找死！」

屠萬山手一揮，對陶克道：「兄弟，你們五位一邊掠陣，對付他們八個龜蛋，且看我們的！」

這話吼得多新鮮。

陶克急忙道：「不！」

屠萬山沉聲道：「老弟，你剛才的話忘了？」

陶克道：「剛才的話？」

屠萬山道：「你稱呼我什麼？」

陶克道：「稱你……頭兒……」

屠萬山道：「我是頭兒，你就得聽我的，你們五人站一邊掠陣，咱們今天宰活人。」

蔡斗六八人聞言，一個個臉色也氣灰了，「嗆郎郎」各自拔出兵刃來了。

屠萬山大吼一聲，道：「下車，今天幹了，咱們今天不扮孫，咱們是爺，是奶奶……」

嚄，就在他的一聲吼中，只見五個伙計與五個姑娘，通通全部下了大車，他們每人手中提着刀……馬刀。

嗨，只一看便知道這些刀只有響馬才用得着。

刀身稍細又窄，長長的還帶點彎。

這五男五女全變了，變得一片冷漠得不得了。

陶克五人就奇怪，怎麼屠萬山的這夥人，一日三變，說話不算，就姑娘們而言，從伙計到現在，已經三變了，難道紅紅對他說的當年她們是跑江湖賣藝，被屠萬山收留，也是騙他的？那麼他們到底是些什麼人？

陶克這裡在吃驚，便示意幾個兄弟在四週掠陣。

此刻，便屠萬山也躍在大車上站着了。

這光景連他也不出手，就看五個男子與五個姑娘他們如何搏殺了。

＊ ＊ ＊

蔡斗六八人一見被十個男女圍上，他們咬牙咯咯響，那古月亮與紅臉中年大漢均是三水幫分舵舵主，紅臉大漢江道山一領劍訣，便往一個男的刺去，他口中厲吼：「殺！」

這是發動了，蔡斗六與戈干雙雙揮動分水刺與蝎尾刀直往兩個姑娘刺來。

另外洪大川與白水青見陶克五人果然站在一邊不插手，二人對望一眼，揮刀也殺上去了。

另一邊，古月亮與他的分舵護法「快刀」何方仁，併肩往兩個伙計撲去。

那跟在江道山身側的「大鐵牌」方浩，虎吼着抖動鐵牌砸向一個姑娘！

雙方只一交上手，嚄，這才發現原來五個伙計與五個姑娘的殺法不同於一般。

只見他們十人揮動馬刀騰身起，空中出現男的，那女的必然迎上去，這叫挾殺，兼帶彼此呼應，利時間，宛如花蝴蝶穿梭在花層之間一般，一男配一女，交叉往來與敵人的刃層中。

這光景，蔡斗六八人想固定一個敵人就難了，只不過幾次衝殺之後，八個人已暈頭轉向的東砍一

刀，西劈一劍，那方浩的鐵牌別砸了，當防身兵器吧。

屠萬山臉現怒色，但也得意地看着。

當然，陶克五人也愉快了。

一開始，他們五人還眞擔心，因爲五個姑娘是他們的心上人！

冬瓜唐驚訝地問：「這是什麼陣？」

陶克道：「從陣勢的移動，好像是梅花陣，你們看，男女交叉奔殺，衝入以後揮刀砍三刀便又出來了。」

常在山道：「大哥，梅花陣果然厲害，但如果咱們五人聯手，以了無大師的刀法，這陣也就不起作用了。」

陶克不開口了，他注意觀看着。

他發覺，這陣勢的妙處在於彼此呼應，功力即使不如敵人，但却可以令敵人手忙脚亂。

忽然，奔殺騰躍中，男女十人狂吼着：「殺！」

「啊！」

「唉！」

蔡斗六八人中已有人抖着鮮血往外逃，那是白水青與方浩！

緊接着戈干與洪大川二人也掛彩了，這二人本來背對背，不料側面的刀砍上身，兩個人幾乎同時中刀！

這種仗不能打下去了。

江道山抖手十八劍出手，一片芒束中，他厲聲大叫：「撤！」

古月亮也同時鐵槳暴砸，橫身架住挨刀的洪大川！「快上馬！」

八個人一面殺，一面往馬匹處退，顯然要上馬逃走了，四個受傷的有兩個需要人架住，因爲洪大川與白水青二人的腿上挨了刀。

屠萬山一聲吼：「陶老弟，我問你，這些人該不該殺？」

陶克一怔！

屠萬山又問：「兄弟，憑你一句話，你說他們該死，今天他們一個也別活，如果你慈悲他們，只要一句話，我放了他們！」

陶克不懂屠萬山的意思，但憑這八人，他們是來要他命的，當然應該死，但陶克却又不忍。

屠萬山再問：「快說呀，兄弟！」

陶克嘆了一口氣，道：「頭兒，你開恩吧！」

屠萬山大吼道：「王八蛋們聽見了吧，我兄弟放你們一馬，回去以後別忘恩，滾！」

守在外圍的陶克五人，立刻閃往一邊，大道上，只見五男五女仗刀分站在大車前，嚄，一個個憤怒的注視着蔡斗六八人上了馬！

那蔡斗六馬上留下一句話：「你們逃不掉的！」

江道山也咬牙道：「開飯館的，這幾年老子們看走眼了！」

屠萬山道：「看走眼是很危險的事情！」

古月亮拍馬一聲吼：「走！」

三水幫八個殺手剛巧傷了一半，只不過才五七個照面，便傷了一半，這仗當然不能再殺下去了。

八馬快如風，利時間馳得無影踪。

陶克急忙奔到紅紅面前，道：「眞擔心吶，紅紅！」

紅紅收刀擱在大車上，道：「都叫你看到了。」

那面，冬瓜唐抱着小小直叫好，這二人相抱哈哈笑，眞愉快。

常在山拉過翠翠，道：「你們還會刀陣吶！」

翠翠笑笑，道：「已經很久未曾如此動刀了！」

毛汾水更在乖乖臉頰上吻了一下，道：「眞有你的，出刀夠狠的！」

那明明把刀交在成石手上，道：「你試試，這刀用起來很順心的呀！」

成石揮刀左右殺，點頭笑道：「不錯，這刀叫什麼名字呀！」

屠萬山哈哈笑了！

他得意的拍拍陶克，道：「兄弟，我可以告訴你，剛才的陣勢正是你說的梅花陣，這種殺法本來是騎馬的，兄弟，你休忘了我是大響馬呀，哈……」

陶克道：「如果在馬上用此陣，威力就更大了！」

屠萬山道：「你猜對了，不過，我這男女十人，他們的輕功也不錯，剛才若不是你一句話，我就叫他們一個也別活着回去。」

他又爲陶克加了一道繩索，陶克更不會走了！

屠萬山的兩輛大篷車，好像要進入桐柏山區了！

大車並沒往山區駛，因爲就在一處絕嶺後面，一大片老樹山林中，忽見一座十分宏偉的小城堡！

陶克好像到過這山區，但就是沒見過這兒還有座城堡，而且有些神秘！

陶克的家鄉是雞公山，相距此地幾百里，這中間就隔着一個桐城縣！

車子轉入了山道，再往東進入一片林子裡。便在這時候，斜刺裡閃出兩個黑衣大漢，這兩人手上握着馬刀，只一看到大車上的人，立刻哈哈大笑着迎過來了！

「嗨，我日他爹，你們怎麼回來了！」

趕大車的兩個伙計也哈哈笑，其中一人大聲道：「車上坐着堡主，你們還不上前見禮！」

嚄，頭兒變了，變成堡主了！

這兩天大伙對屠萬山稱呼頭兒，如今陶克聞言，不由對冬瓜唐幾人呵呵笑道：「兄弟們，咱們也不知道，頭兒到底是甚麼身份！」

車裡，紅紅姑娘笑笑道：「這以後你們只叫堡主就行了！」

陶克道：「甚麼堡主？」

紅紅掀起車帘子，指着林中一處小城堡，道：「你們看，那就是我們的城堡呀！」

陶克驚訝的道：「何時建造的？」

紅紅道：「已經好幾年了！」

陶克忽然覺得，他似乎又不認得紅紅了！

他以為這批人真神秘，這批人到底是從那裡來的，屠萬山真是響馬嗎？

陶克有些迷惘了！

於是，大車駛到一片小場子上，從堡門內奔出二十多個大漢，隨之又見七八個女人也來了！

這些女人沒纏足，跑起路來比男人還快！

大伙圍上大車，有個中年女人長得十分美，如果仔細看，她還真帶着幾分高貴氣質，緞子夾衫帶洋裙，走起路來搖曳生姿，彎彎的眉毛大眼睛，說話的聲音就好像林中的鳥在唱！

「當家的！」

女的手剛伸，便被屠萬山握在手了！

「夫人，多日不見，妳還是那麼美呀，哈……」

這女人一身成熟美，另是一番韻味！

屠萬山先送上一個重重的吻，然後在大伙的歡笑聲裡，他吩咐：「把東西搬進去，殺猪宰羊，慶祝一番！」

那女的抬頭問：「得手了？」

屠萬山道：「沒那麼容易！」

女的道：「慶祝甚麼？」

屠萬山已向跳下大車的陶克五人招手：「兄弟，過來，過來，先見見你們的屠大嫂！」

陶克五人忙上前，陶克當先施一禮，道：「堡主夫人，妳金安！」

中年女人微微笑，屠萬山可樂歪了：「兄弟，你學得真快呀，馬上稱堡主夫人了，哈……」

就在這時候，紅紅五位姑娘一齊走過來了！

五個人一字排開，對那中年美婦施禮道：「見過夫人！」

美婦人雙目一瞇，笑道：「進去吧，妳們的房子仍然封閉着，叫他們盡快打掃，重新佈置！」

屠萬山哈哈笑道：「叫他們把床換成雙人的，嗨，夫人吶，我已把她們五個許配給他們了！」

他此言一出，那美婦人立刻走到陶克五人面前，她好像替人看麻衣相似的，一個一個的看，她還伸出細嫩的手去拍着每個人的肩頭！

陶克五人很糗的樣子，木訥的不開口！

屠萬山開口了：「夫人，妳看他們五人如何？」

美婦人道：「不錯！」

屠萬山道：「何止不錯，他們五人不但講義氣，而且每個人的武功也是一流的，這幾年我在桐城縣開飯館，真不容易遇上他們五個人！」

美婦人巧笑道：「我一手調教的五仙女，如今都嫁人了？怎麼會那麼巧！」

屠萬山道：「這不是巧，這是緣份！」

他已當先走入堡門，立刻又是一聲吼：「雷總管呢？怎麼不見他出來！」

只聽得一聲應：「堡主，老雷侍候你來了！」

轉角處奔來一個中年壯漢，這人的鼻子特別大，說出的話聲很沉悶，一身短紮十分俐落！

屠萬山道：「雷總管，快去備酒席，咱們關起堡門喝三天三夜！」

雷總管低聲問：「堡主，得手了？」

屠萬山沉聲道：「就快了！」

＊　＊　＊

陶克心中不舒服，因為他已明白，紅紅她們五人是跑江湖的，被屠萬山收留，如今怎麼又是這美婦人的五仙女了，這……

他這才體會到江湖上有那麼一句罵人的話：誰說真心實話，誰就是王八，聰明的人是不會當王八的！

陶克以為，自己笨得似王八，比猪還笨！

不過，陶克打定主意，一定要把這批人的底摸清楚，他們到底是幹甚麼的！

那屠萬山把陶克五人引進堡內的大廳上，嚄，這兒的擺設真不錯，說它是金碧輝煌也不為過！

單只廳上的兩套大桌椅，也是紫檀木雕花式，古瓶字畫也誘人，細瓷茶碗光透亮，掛的宮燈也是琉璃的，這比宮廷也不差！

陶克五人好像「劉姥姥走入大觀園」似的，東看看，西摸摸，一個個變成土包子了！

屠萬山招呼他們五人坐下來，他哈哈笑着對剛進來的雷總管道：「快叫他們六武士進來，大家先見個面，往後辦事就方便。」

陶克一聽，怎麼的，這兒還有六個武士？

雷總管回頭往堡後面走，沒多久，便領着六個壯漢走來了。

這六個人有一半身子瘦又高，

另外三人却壯如牛。

六個人進入大廳上，即刻對屠萬山施禮。

「堡主金安。」

屠萬山笑笑，道：「過來，你們認識一下。」

他把陶克五人唱了名，又對六個漢子說道：「以後就是一家人了。」

六個人對陶克五人抱拳一笑。

屠萬山道：「他們六人乃是我多年的戰友了，依序我為你們介紹，他叫丁可枕，第二人叫謝宏天，後面的一人叫孫大山，我右面的三人分別是李懷德、尹謙與周而完，大夥坐吧！」

嚄！屠萬山這譜擺大了，誰會想得到，小小桐城縣城開飯館的人，竟然搖身一變成了堡主，呼男喝女的一副大王姿態，這不令人大感奇怪呀！

冬瓜唐就看得楞然不會說話了。

成石更是不解其故的左看右瞧心不定。

陶克幹過征西統帶，多少還見過場面，他帶着幾位兄弟坐在冬瓜唐右邊。

那屠萬山舉杯笑笑，道：「先喝茶。」

陶克五人自也舉杯為禮，小口喝了一杯。

屠萬山這才坦然的笑道：「陶兄弟呀，你知不知道我屠某人為什麼把你五位當成知己好兄弟呀？」

陶克一笑，道：「堡主似乎說過，三水幫的那條裝滿銀子的大船……」

哈哈一笑，屠萬山道：「那是咱們未來的計劃，但我却把你五位拉為親近，視為異姓兄弟，又把五個最美的姑娘嫁給你們，你們可曾細想過，我為什麼如此做嗎？」

陶克幾人已想到了，如今該是屠堡主實話實說的時候了，且看他的真實身份吧！

冬瓜唐五人看向屠萬山，均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正自喝茶而又微微笑的這位神秘人物。

於是，屠萬山清清喉嚨，這才娓娓道來。

屠萬山道：「當我發覺你們哥兒五人均是苦哈哈的窮小子時候，我便喜歡上你們了。」

還有喜歡窮人的，窮人身上沒油水，他為什麼要喜歡五個窮小子？

陶克就有些迷糊。

屠萬山又道：「我說個小故事，也許你們就明白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從前孔老夫子被困於陳、蔡的時候，無糧斷炊，快要餓死了，情危之下，便叫他的弟子趕快去向范丹借糧食，可惜范丹也是個窮人，不過，范丹乃東漢時有道高士，范丹不但窮，而且窮得出了名，那時候相傳兩句話，說的就是范丹『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他是經常餓着肚子的，便把家中僅有的一點糧食慷慨借出，可也救了孔子的命，豈料孔子做了官也發了財，便不承認曾借過糧，乾脆他賴債了。」

他哈哈一笑又道：「陶兄弟，故事年深久遠，但却是真的，那些唸書人都是有銀子的，咱們窮人乃范丹後代，我親愛的好兄弟們，咱們向有銀子的下手，應不應該？」

他話一落，屠萬山左邊的六個大漢齊點頭。

陶克幾乎快跳起來了。

他現在終於明白了，原來這伙人是捻軍的餘孽。

捻軍在官家叫捻匪，有大股小股，大股的上萬，小股的一二百人之眾，多為山東、河南、安徽的貧農，這也難怪屠萬山曾說他是大響馬，山東河南出響馬，屠萬山的口音就是魯南口音。

只不過陶克五人也是窮人，見對面六人點頭，他也是點點頭，這表示他同意屠萬山的話。

常在山、冬瓜唐四人也立刻附和陶克點着頭。

陶克幹過軍官，知道捻匪的作風，專門找地主有銀子的財團下手。

屠萬山開大煙館，便是要找有銀子的人，三水幫的銀子最多，他已覬覦有年了。

＊　＊　＊

所謂捻匪，那比太平天國起義還久，清嘉慶年就有捻匪騷擾地方了，直到太平天國攻下南京，捻軍大起，形成一股龐大勢力，變成太平軍北方友軍。

如今，陶克這才明白，原來多年消失的捻匪，竟然有一批人窩藏在此，而官家還不知道他們就是已經消滅了的捻匪餘孽。

陶克心中想着，却並不露出什麼不安來。

於是，酒菜擺好了，這時候笙歌起處，還有歌舞助興，紅紅姑娘又是一番打扮，她們五人與另外幾個女子，每人坐在自己最喜愛的男子身邊。

屠萬山的身邊坐着那美艷中年女人，看上去一派雍容華貴，笑的時候貝齒微露聲若銀鈴，有這麼標緻的女人，屠萬山竟然獨自住在桐城縣。

酒過三巡，陶克道：「堡主，為了我五兄弟，堡主抛棄桐城而歸，三江地方，咱們怎麼能得知三水幫的消息？」

（未完・十五）

「説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上文提要： 王小石在衆高手包圍下，竟然能從別墅逃出來，詹別墅知道有內應，但想不到蔡旋會倒打一耙，她受何小河脅持之後走入內堂，正是王小石隨後遁走的那間房子，詹上人把此事告知蔡京，蔡京派出高手往秘道出口截捕，又怕王小石仍藏在別墅內，身邊又留下三高手護從，將王小石留下的太陽神箭作佐證，要順勢參諸葛小花一本……



易容避過兩奸黨　歌詞鼓勵衆豪心

王小石雖急於知曉一衆兄弟是否已然脫險，但他也不想牽累章旋涉險，何況，剛才她已爲了救他而暴露了身份，再也不能待在蔡京門中臥底。

所以他忍着，等着。

終於等到一爺率領着隊伍出了西苑，他才示意章旋，趁隙脫隊，但章旋却早一步已混入街外人羣裡去。

王小石生怕章旋出事，所以躡跡追去，又因不敢太過張揚，只好在人羣極擠中閃身，滑步，不敢施展輕功。

在西苑外的大街店鋪林立，行人如梭。這兒的大宅自然是蔡京的府邸，靠近他住所之地，全給他老實不客氣一人獨佔了，但離開別墅範圍外的店戶、百姓，本都對這權傾天下的人物有避之則吉的心裡，避之還猶想不及，却非但避不了，連逃也不可以。那是因爲蔡京要他住處興旺熱鬧，繁華威風，以顯他富貴本色，便下令不許商賈百姓作任何搬徙，還把一些在別處營業的生意遷過來這兒開業，不管賠蝕虧損，一概都得賦重稅，否則，將財產充公(入蔡京庫府)，重則殺頭破家。

這樣一來，就算明知虧蝕，一般商家也只好過來開店，不敢遷往別處，蔡京令下，只有這一帶買得到別的市肆所買不到的絹、麥、鹽、茶、米等貨品，把價格訂得奇高，但人們不得不借貸賒求，所賺的都落入蔡京口袋裡。

是以，這兒一帶雖旺，但却只旺了蔡京。本來，要看此地有無太平盛世的繁華氣象，只須觀察在市肆做買賣的和遊人是否一片和祥，歡顏之色，否則，那再靡華也不過是虛飾之象。

這兒一帶行人，便無歡容。

但他們仍好奇。

尤其當他們知道，他們咸認爲神憎鬼厭、權傾天下的人物，就在這兒跟羣奸衆小對全國子民作竭澤而漁，焚林而獵的大搜刮，他們更想遠走高飛，但却不是人人都走得了，避得掉的，不平的不一定可以起而鳴之，不服的不一定能反抗，他們只能逆來順受、卑屈求存。

只不過，他們雖失去了期待，但仍有希望。

人們雖然無奈，但仍有好奇心。

尤其是好奇的是：

看這些挾邪壞法、禍國殃民的人，最終是個什麼樣的下場！

今天他們一旦得悉西苑出了事，更有消息傳來：丞相還給人脅持了！大家無不屏息以待，引頸相盼。

當他們知悉以一弓三矢單人獨力脅持住權相蔡京的人，竟是他們一向心儀的王小石，而王小石孤身犯難，是爲救前時打了皇帝和相爺的兩名好漢而義不容辭，更令他們欽敬不已，喜在心頭。

他們也聽說菜市口和破板門都有人劫囚，衝擊蔡黨、閹黨的人，莫不是天下好漢一起造反？如是，那就太好了。

可惜，結果好像不是。

東、南兩面的劫囚者已退走，聽說還死傷枕藉。

蔡京好像也沒死。

王小石呢？

他在那裏？

爲何不殺了蔡京，爲國家社稷除一大害？

但大多數的人們並不怨怪，他們只希望王小石能平安無事就好，反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嘛！他們都極躭心他的安危。

他們有所不知的是：王小石已經潛出了西苑。

那號稱窮奢極慾，銅牆鐵壁的別野別墅，卻留不住這一顆來自遠方小地方的「小人物」：小石頭。

而今，王小石就在他們眼前。

他們却認不出來。

這樣也好，世上有些大人物，你聽他們平生事蹟、功勳、所作、所爲，大可仰儀、思慕平生，但却不一定須見得才了平生夙願。大部份了不起的人物，如以眞、實面目、原來本性相見、相交，不見得也如他名兒或你所想像中那麼不得了。

何況，王小石根本就不認爲自己是什麼「大人物」。

他一向樂於做「小人物」，唯有小人物才可以自由自在，不必拘束，了無牽掛，這該多好，這才好！

當「大人物」太辛苦了。

不過，人物不管大小，他仍有志、立志且矢志不移的當一名「人物」。

做人不可不當「人物」。

一個眞正的人物才會有擔當的勇色。

沒有擔負正義的鐵肩，算不上是個「人物」。

是以，在王小石心目中：大人物或小人物都不重要，他只求自己「是個人物」，而且，他交友不論名位、富貴，只希望對方最好也是個「人物」。

此際，民衆都沒把王小石這個「人物」辨認出來，這使得他漸能追上章旋。

章旋的背姿很好看。

瘦小得很好看。

她扮成男裝，另有一種氣質，這使得王小石忽爾想起了一個人：

郭東神！

雷媚！

* * *

這是一個王小石永遠也不能理解，既猜不透也摸不清楚的女子。

他不明白她爲何要叛殺雷損。

也不知道她因何要背叛蘇夢枕。

他甚至也不清楚到後來她到底爲什麼要倒過來殺了白愁飛？

爲什麼？

伊好像是一個天生叛逆、獨嗜暗殺的女子！

想到那樣的女子，王小石不覺有點不寒而慄。

但却又偏想起她。

* * *

章旋走得很機伶，但走得不算太快。

她好像有意在等，等他追上來。

他追上來的時候，她也沒理會他，而且蜂湧而至來看「熱鬧」和「亂子」的民衆仍多，他們仍不便多談。

侯章旋的身子轉過了一處破舊的牆角後，走到一棵正飄落着緋紅花朵的樹旁這才停下來，半掩着臉，吃吃的笑着，一張笑靨在白臉飛紅成兩片紅雲。

王小石看了一回，痴了一會，忙左右四顧。

章旋不悅，問：「看什麼？」

王小石道：「怕人看見。」

章旋道：「怕什麼？他們沒發現。」

王小石道：「不是怕敵人、軍隊，怕老百姓。」

章旋奇道：「老百姓也好怕？」

王小石正色道：「怕，當然怕。老百姓是水，大江大河大海，皇帝趙佶、奸相蔡京他們只不過是船、是舟，再凶也只能一時乘風破浪，總有一天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他頓了頓，才又笑道：「我怕的倒跟這些無關……而是妳笑得那麼好看，那麼美，旁人看了，以爲蔡京、一爺麾下都有着這麼出色的人物，可都去投靠他們去了，豈不害人？」

章旋瞇瞇的笑開了。

她揭掉了自己的帽子，一種二八年華迫人的清和俊，以及不怕陽光耀面的俏，盡現眼前。

「沒想到。」她說。

「沒想到什麼？」王小石問。

「沒想到你堂堂大俠，還那麼會逗我這小女子開心，嘿嘿。」她似笑非笑，但只要一瞇起眼，兩個蒸餉子似的玉頰立即現出個淺淺的梨渦兒來：「我沒救錯你，看不出你還有點良心，懂得逗我喜歡。」

王小石近年流亡多地，也跟市井布衣打成一片笑謔慣了，看這女

子笑起來時雙頰脹卜卜的，一片笑意，又像蒸熟透了的包子，便也調笑了一句：「小心救錯了，有時，我的良心小得連自己也險些兒找不到。」

蔡旋正是笑着，笑着，梨渦忽深、忽淺，遽爾臉色一寒，笑容就不見了，梨渦也馬上塡平了、消失了，只聽她峻然道：「你可別騙我，我爲了你，可失去一個報父母家人血海深仇的大好機會！」

王小石聽得一怔，心一寒，一抬頭，只見蔡旋本來滿腮都孕育的笑意裡掛上了兩行清淚，還正汨汨的加速墜落了下來。

王小石心頭更是一震：

這女子怎麼這麼易哭。

才笑，却又變成了悲泣。

他忙道：「妳，妳別着惱，我是說笑的，妳今天仗義相救，我，我很……」

蔡旋冷哼了一聲，臉上嚴霜只盛不消，截斷道：「我不愛聽假話。」

「不是假的，」王小石邊留意這兒一帶的平民百姓，有沒有往這兒瞧，「妳雖然救了我，但總得講理哇！」

他壓低了語音抗聲道。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羣，來來往往却恰好把他們遮擋了。

他本來是想多謝蔡旋相救之恩的，要不是爲了蔡旋安危，他剛才在蔡京已下令釋放唐寶牛、方恨少及劫囚羣豪之後，就想放手一搏，看能不能格殺蔡京這個禍國殃民的奸雄再說；若能，則能爲民除一大害，若不能，最多身死當堂。

可是王小石不能。

他不是個讓朋友因他或爲他而犧牲的人。

他不能把蔡旋犧牲掉。

所以他只好强忍下來。

甚至不能快意的痛快的殺出這耗盡民脂民膏的蔡京府邸。

他本來也想好好的謝一謝蔡旋，但看這女子，忽爾笑，忽爾泣，動輒怨人，動輒不悅，他反而把謝意吞回肚子裏去了，很想說些硬話。

這一來，反惹得蔡旋跺足、蹙眉(但眼兒仍媚，就算是忿忿時也睜不大)、叉腰(叉腰的動作對女人而言就像是位大家閨秀卻忽然成了八婆，但這女子這樣一叉腰卻又出了一種舞蹈般的擰腰折柳的丰姿)叱道：「原來你感激我的，就是這句話！」她竟悲從中來，又珠淚盈睫。

「你說我不講理？」

她又想哭了。

忽然一陣風過。

她身後的花樹，嘩啦啦的落了一片花雨，笑成紅雪，紛紛落在坡上、瓦上、垣上、地上、坡上。

王小石和她的衣上、髮上、肩上。

彷彿心上也落了一些。

落花如雨花，落滿地。

兩人本正要起衝突，却爲這一陣風和花，心中都有了雪的冷靜和月的明淨。

好一會，王小石才道：「我不是那個意思。」

蔡旋一笑道：「那又是什麼意思？難道我講理了嗎？你也沒說錯，只是，怎麼說話老是慌慌張張的，老往人裏望？」

她帶點輕蔑(彷彿對自己還多於對對方)的說：「也許，我是個不值你專心一致的女子。」

* * *

這一句，可說重了，王小石忙不迭的道：「我不是不專心……」

蔡旋輕笑一聲，「你又何必安慰我？我跟你素昧平生，你本來就不必對我說話專心。」

王小石可急了：「我是怕這些老百姓……」

蔡旋倒有點奇：「怕他們？有高手混在裡邊麼？」

王小石道：「這倒不是，我只怕百姓好奇，萬一看到我們脫了軍伍，而且你原是女子，必定過來圍觀，一旦發現，那就不好了。」

蔡旋瞇着媚絲細眼，在長長的睫毛底下一轉，就說：「我知道了，你名頭大，管過事，不少老百姓跟你朝過相，你是生怕他們認出了你，居然和我這樣一個小女子在一起……」

王小石這回可眞要跌足長嘆道，「妳好聰明，但心眼可太那個了……前面都說中了，但後頭卻偏了。」

蔡旋抿着嘴笑。

她喜歡看男人急。

尤其王小石這樣乾淨、明朗的男子，一急就很好看。

(本來一點都不憂郁的他，一急就躁鬱起來了。)

「你倒說說看看？」她好整以暇的說。

「老百姓一好奇，就會驚動一爺和葉神油，他們一旦發現，就會在這兒開打，我個人生死早豁出去了，但老百姓可有爹娘有妻兒的，一個也不該讓他們爲我給誤傷了，我就擔心這個。」

王小石這番話說得很急，也很直。

因爲那眞的是他肺腑之言。

他本性喜歡熱鬧，但却是平民的那種喜樂熙攘，而不是奢華淫靡的那種追聲逐色，他還喜歡去買菜、逛市場，找新鮮好玩的樂子，邊吃着梨子邊趿着破鞋走，這對他而言，端的是無比的舒服、自在。

他還喜歡跟人討價還價，跟他老姊王紫萍一樣，減價也最在行。他曾試過跟一個開高價的奸商減價減兩個時辰，他賴着不走，到頭來他還是成功了，把三十緡的東西他用一個半緡就買了下來了，而他也心知那奸商還是賺了——該賺的他總會讓對方賺的。

後來他可名震京師了，受過他的人認出是他，他去酒館不必付賬，他買烤肉不必給錢，水菓、名酒、山珍、海味、綢緞、寶刀全送到他眼前，他可全都拒收。

不要。

要不得。

要了就沒意思了。

他也是好奇的人，以前他只要見兩三個人聚着，談話的聲音高了一些，或都往下(上)望時，他也跑過來，上望就仰脖子，俯視就低頭。人要是抓賊，他一定眼尖心熱，窮賊他就奪回失物把他趕走算了，惡盜則要一把揪住往衙裡送。人要是出了事，他一定第一個揹上背負，往跌打、藥局裏衝，要不然，把人攤開來，他自己來醫。

而且做這些事兒，他都不留名。

有什麼好留的？縱留得丹心照汗青，也不是一樣萬事雲烟忽過！還不如任憑風吹雨打，勝似閑庭信步。

有時，他看小孩兒在髒兮兮的水溝旁彈石子，用柴刀、菜刀、破盆、爛皿反映着陽光比亮芒，也如此過了一日。

只覺好玩。

有時，在鄉間忽聽一隻鳥在枝頭啁啾，一頭牛在田間呻吟，也十分充實的過了一個懶洋洋的下午。

有時他看幾個人圍在一起罵架，你罵他一句，他罵你一句，你抓他一下，他抓你一下，忽然，收手了，沒趣了，各自散去，他還覺不過癮，沒意思，恨不得摟大家聚攏起來再大打大罵一場才痛快呢！

這就是王小石。

他自認爲：不是做大事、當大人物的人材！

(可是眞正當大人物、做大事的到底是些什麼人？名人不都是從無名的來麼？大人物沒「大」之前誰都是小人物，大事其實都從小事堆疊上來的。)

他深明人們這種看熱鬧的習性。

所以他怕大家發現他和蔡旋。

在這種地方展開廝殺，很難不傷及無辜。

蔡旋却沒想到這個漢子顧慮的、想到的，全不先自身安危，而是這些：

這不是忠臣烈士、大人物、大英雄才幹出的事嗎？但那些名人高士，多半也只嘴裡說說，却從來沒有也不敢做過的事。

蔡旋長年在蔡京府邸裡，這種人和這種事可見得太多太多了。

沒想到現在還有這樣的人。

眼前居然還有一個人。

看他樣子楞楞的，却楞得好瀟灑，楞得好漂亮！

是以，蔡旋只聳了聳肩、嘴兒牽了牽，淡淡的道：「是嗎？這又怎樣？畢竟，沒釀成傷亡就是了。」

她好像已開始忘懷了，至少不再計較這件事了。

看來，她是個惱得快但也轉喜得速的女子。

「妳能不介懷，那就好了。」王小石這才放下了一半的心，另一半仍不敢怠慢，「我也有事不明。」

「嗯？」

蔡旋在看着落花。

每一朵落花是一次失足。

她看見土坡下有一灣清清淺淺的水渠，載落花在如此遠去，使她想起一首歌，竟不禁幽幽的在心裡頭吭唱了起來：

想當日梢頭獨佔一枝春，
嫩綠嫣紅何等媚人，
不辛攀折慘遭無情手，
未隨流水轉墮風塵。
莫懷薄倖惹傷心，
落花無主任飄零，
可憐鴻魚望斷失踪影，
向誰去嗚咽訴不平。
乍辭枝頭別恨新，
和風和淚舞盈盈，
堪嘆世人未解儂心苦，
翻笑紅雨落紛紛。
願逐洪流葬此身，
天涯何處是歸程，
且讓玉銷香逝失踪影，
也不求世間予同情。

她隨意吭起這首歌，所以對王小石問的、說的是什麼話，她也沒好生去注意。

王小石正問：「妳混在蔡京身邊已好些時日了，儘管今朝殺不了他，但人總有疏失的時候，妳總有機會殺他的……妳爲救我出來而犧牲了這報仇良機，是不是有點……妳會不會後悔呢？」

蔡旋沒聽清楚。

她又：「嗯？」了一聲。

隨後，她依稀聽到了「後悔」兩個字，就隨意的說：「後悔？才不。」

然後又加了一句：「落花都失去了下落，世事還有什麼可悔的？」

王小石當然不以爲然她那不以爲意的回答。

他只有苦笑。

他試着道：「那妳不再惱我了？」

蔡旋漫不經心的問：「惱你？惱什麼？」

王小石一怔：「惱我沒專心聽妳的呀！」

蔡旋蹙了蹙眉：「專心？爲什麼要專心？」她倒是眞的想不起來了。

王小石又只好苦笑，看來，這女子可不光是惱得快消得也快，遺忘功夫比記憶能耐還到家，說時遲那時快，晴時多雲偶陣雨，只怕比溫柔還多變難耐。

他試探着道：「既然你不惱，咱們好不好走了？」

「走？」蔡旋四顧，只見牆前左右來往穿插的都是陌生人，想牆垣之後的行人也不少，但沒有一個是她認得的。這麼多年來，她窩在「不見天日」（其實天日仍是可見的，而且那兒還有許多宮燈彩燭、珍禽異獸、奇花怪石、達官貴人，但那對蔡旋而言，無異於行屍走肉，她向來視同不見，只小心周旋）深宮後院一般的「西苑」裡嚮往着外邊的世界，外邊的人，却很少機會可以看得見、加得入。而今自由、自在、回復自身了，她見到這些互不相識的人，只覺得防範大於親切。

「走去那裏？」她不禁茫然反問。

「我不能再呆在這兒了，」王小石可眞有點急了，「我要趕去和剛脫逃和露了相的兄弟們會合，先離開京城這是非之地再說。」

蔡旋聽了就說：「我聽明白了，你要逃亡。不過，你也最好能明白一件事。」

王小石眨眨眼睛：「妳說。」

蔡旋瞇瞇的笑開了。王小石看着她的笑容，覺得這笑笑得實在非常旋轉：要換作是個好色之徒，只怕得要暈暈的呢。

「你得要記住，我爲救你而敗露了身份，失去了伺機殺蔡賊的機會，我要你欠我一個情。」她說得非常直截。「我要你記得報答我。」

王小石本來想說：救人何苦望報？幫人也不必圖謝。像他這次全面策動拯救方恨少、唐寶牛，也沒指望誰會感激他感謝他的。不過，他回心一想，他是這個想法，但別人可不一定這樣想呢。何況是蔡旋如此身在坎坷、且歷經長年伺伏敵側的弱女子呢？他又何必把想法强加於對方呢？是以，他忍住了不說什麼了，只說：「我聽明白了，記清楚了。」

蔡旋展顏一笑：「你明白就最好。告訴你，我是個孤苦無依的女子，我只能用我有限的力量去辦幾乎是不自量力的事。你別怪我自私，我不顧惜自己，又有誰顧惜我？女人本來就應該自私的。我覺得這上天欠了我許多、許許多多。」

王小石苦笑道：「其實誰也沒欠誰的，誰都不欠什麼。天予人萬物，人無一物予天，是你欠天的還是天欠你的？要說欠的，只是人欠你的。」

蔡旋薄唇兒一撇下來翹起不服氣的道：「你說得好聽，你還不是在爭雄鬥勝嗎？誰在這俗世洪流裏爭强逞能，誰就免不了人間斷定成王敗寇的規律，你要救朋友、殺蔡京、幫諸葛先生，就未能免俗。」

王小石想自己無論如何，都得要跟她分手之前勸她幾句，所以道：「說的也是。一個人當然不該白來世間走一趟。人盡其材，物盡其用，得展所長，不負初衷。若是只修行了一輩子，無甚作爲，豈不如同木石？木石尚且有用，人則吃的是白米飯，放的是稻米香，豈非連木石都不如？所以眞正的佛，是同體大悲，無緣大慈的，不是只躲在佛廟寺院裡念經拜神敲木魚，就可成佛的。」

蔡旋瞇瞇的看着眼前這個人，她開始瞇着眼只想勾引這個青年，就像她在蔡府別墅裡，只要她想勾引的人，就必定能成事，但她勾着引着，却忽然想到了些道理，反而覺得自己正給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所勾引過去了。

她不禁有些震動，幾乎以爲自己面前站着說話的，並不是一個「人」，所以她忍不住問：「什麼是同體大慈？什麼是無緣大悲，既然上天沒有慈悲，世間沒有慈悲，我爲什麼要大慈大悲？」

王小石決定把話說完了就走。他常常聽人把「慈悲」之義誤解，而今也一吐爲快：

「無緣大慈是一種眞正的、沒有利害關係的愛。我愛他，他愛不愛我，都不重要，我依然是愛他的。我跟他無緣無故，我愛他全不求回報。這就是大慈。」王小石說：「蒼生衆人與我們非親非故，但我當他們的痛如同己痛，視其苦如同己苦；傷他痛我，人苦我憂。這便是大悲。」

蔡旋欲言又止。

王小石知道自己還是應該說下去：「你別看這種想法傻，其實，有了這種大慈大悲的愛，在感情上反而不會有得失，既沒生收回之念，就不會有煩惱心。沒有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對人好，那只是應該的；但當人家對你不好的時候，你還一樣的待人，這才是功夫。」

蔡旋「哈」的一聲，「你是要我不求你回報罷了，却說了那麼多的話！」

她本來還要說下去，却見王小石一雙清澈如水的大眼睛正端視着她，那麼友善、眞誠，一點敵意和

怒氣都沒有，她說了一半，已覺理虧，竟說不下去了。

「生命很短，所以特別美。人應該加緊脚步，盡速前進，沿途不忘觀賞風景，自尋快樂。記住，『前脚走，後脚放』，要是前脚已跨出去了，後足就不要拖泥帶水，顧惜不前。你而今的處境就是這樣：既已離蔡京魔掌，妳已是自由身了。昨天的事應該讓它過去、消失，且把心神力量放在今天的事情上。」

蔡旋澀道：「我……我該做什麼？」王小石這種話，她雖聽明過來，在相府裏各形各式的人見過、各種各樣的事覽遍，一早就通曉如何防人、整人甚至怎樣害人、殺人，但王小石這種話，她却從沒聽說過。

「妳不要輕視自己的力量。世上並非絕無難事，有些確是很難辦到的。但很難辦成並不是辦不成。一個人若辦不成，很多個一個人就能水到渠成了。只有不肯爲的人，才會做不到。我們若是一滴清水，滴到水缸裏，就是一缸水了，因爲已分不清那一滴是你、那一滴是我。同樣的，滴到臭溝渠裏和汪洋大海中，都是一樣的結果。『你自己的力量』，本來就是可以大到這樣沒有制限的。」王小石平和的說，「我們不應該爲自己付出的心血和勞苦，而劃地自限，迷戀着過去的成就。施予人者，莫論回報，莫圖人情。過去的，過去吧，未來的，反正猶未來。守住現在，當下即是，可貴可珍，自重自愛。」

蔡旋緘默了半晌，幽幽問了一句：「你所說的種種，你自己可能做到？」

王小石哈哈一笑：「我，還差遠哩！我道行那有這麼高！我要做到，還用得着這陣子忙來忙去，却仍是一場空！」

他坦然道：「我還是與世有爭的。」

他這樣夷然一笑，使蔡旋也與之釋然了，輕鬆了，也開心了起來。

「好，你說了這麼多，使我決定了一件事。」

「什麼事？」

「我決定……」

「嗯？」

「跟你們一起走。」

「什……什麼？」

「你不歡迎嗎？」

「我？」

王小石只覺一個頭有七個大。

「你看我現在若不跟你一齊逃走，我還有地方可走嗎？天下雖大，無可容身，你能不顧我死活嗎？」

說的也對，可是，我這是逃亡啊……

「有你在，可以保護我呀。何況，你說話那麼好聽，我想聽下去嘛。」

哎呀呀，誰叫自己一時口快猛說了那麼多那麼久那麼長篇大牘的「金剛經」！

「怎麼啦你？却又反悔了不是！什麼『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全都是騙人的！你就忍心讓我送死嗎？」

「當然不，可是……」

「可別可是了，趕快去跟你的朋友會合吧！」

「不過……」

「什麼不過嘛！你說話好聽，我唱歌好聽，咱一路上可不愁寂寞了。」

「但……」

「但你的頭，走！」

蔡旋再不理會，扯着王小石就走。

王小石本能反應，略一掙動，一不小心，却使得蔡旋頭上盔帽落了下來，露出了烏雲般的長髮，王小石自己也扯落了一些臉上的易容之物。

他們正防有人發現，唯一發現的是人們簇擁過這邊來，一名行人走近之時低聲道：「王樓主，你走你走，我們掩護你。」

王小石一怔，在衆人掩飾下，與蔡旋相扶而行，不數步，有一老太婆佝僂着蹣跚地走過他們身前，澀聲道：「小石，別往那兒走，那兒狗腿子多。」

王小石忙折了方向，又走了一回，只見人多穿插於身前，一替人磨菜刀的大漢一面故意快力磨刀，一面沉聲道：「小石頭，快走快走，我們支持你。」

王小石跟蔡旋相覷惑然。走出了西城門，那守門的一名領隊也不搜查他們，只細聲疾道：「王少俠，保重，好走。跟那運柴的隊伍走，較易掩人耳目。」

王小石二人走近那走在碎石路上的運柴隊，一名背着山柴而且骨瘦如柴的老頭兒，對他咧開黃黑不齊的牙跟他喀地一笑。

這回王小石不待他先開腔，已問：「怎麼你們都知道我是王小石？」

那老者一笑，咳地吐出一口濃痰。

「誰不認得你？天下誰人不識君？一雙石頭般的眼睛，石頭般的顏臉，還有大石頭般的膽子，你不是王小石，誰是王小石！你本來就是我們。」他指着地上給他們踩得卡啦卡啦的石頭，「你鋪的路，我們好走；今天你要走了，咱們不要命，也讓你好好的走。」

王小石只覺一陣熱血衝上喉

頭，只覺自己所做的，都沒有白做，所活的，都沒有白活：上天對他煞是慈悲，給了他多於他所應得的。

蔡旋却悄聲道：「你又多愁善感了？是怪我易容術不精吧？」

王小石這才省了過來，忙道不是，才要開口，蔡旋退了一步，怯生生的說：「你你你……你不是又要講長篇未完完不了的金剛經吧？」

王小石只好苦笑。

「你看。」蔡旋忽又叫道。

王小石隨她指尖看去，只見路邊又有那樣一棵開着紅花的樹，風過的時候，花瓣正一個旋一個旋的轉降下來，憂傷，美艷，有一種誘人般的好看。

王小石苦笑。

他覺得自己像在遨遊多於逃亡。

「我還不明白一件事。」

蔡旋忽又狐媚和狐疑且帶點狐惑的睨睇着他瞇瞇笑。

「你爲什麼老是苦笑不停？」

「吓？

「嗯？」

蔡旋側了側頭，用鼻答問。

陽光突破了陰雲，映照下，鼻尖和頭，很白。

像隻狐。

白狐。

* * *

這個人彷彿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了悲憤哀傷。

一路上，她都在觀察唐寶牛。

顯然的，這個人跟以前的唐寶牛（跟她一起天天瘋天天玩天天胡鬧一天不惹事生非就全身發癢無枝可棲的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人。

可是溫柔又偏偏知道，他和「他」其實是同一個人。

她也明明曉得，「他」就是眼前的唐寶牛。

不過她還是覺得：他不是原來那個唐寶牛。

他不是的。

因爲他變了。

完全變了。

* * *

以前的唐寶牛，光是外號就有六十八個字長，趾高氣揚，面子大得在天空畫了個鼻子就是他的顏臉，天塌下來他頂多叫方恨少當被蓋。他從來不等。他認爲等人是形同羞辱自己的行爲，就算是要等待時機，還不如自己去創造時機。他從來不怕，他自以爲天不怕、地不怕進而頂天立地，最好是天怕他、地怕他。他不忍。他覺得忍氣吞聲是最愚昧的事，服就服，不服便不服，有什麼好忍的？再說，你忍了人，人可不一定知道你忍讓了他，反而可能得寸進尺，還笑你縮頭烏龜呢！所以他從來不忍、不怕、不等。

因爲他是唐寶牛。

一個自稱「巨俠」：大俠不足以形容其偉大的好漢。

除非是遇上他深佩的人，他才忍、才等、才怕。

他向來只怕對方有理，見到好人才忍，對他覺得美麗之女子，他肯等。

這才是唐寶牛。

至少，這是以前溫柔所深悉的唐寶牛。

可是眼前的人，全變了樣。

徹底的變了。

* * *

他仍然高大、威皇、豪壯，但那剩下了形，失去了神；賸下的是虛殼，他彷佛成了個沒了靈魂的人。

他不但無精打采，簡直形同槁灰。

他不再惹事生非，一路逃亡下來，一百里如是，二百里如是，三百里亦如是。他忍，他讓，甚至他肯耐心等待，他不再鼓噪、鬧事，只垂頭喪氣，甚至不言不語、不寢不食。

她曾聯同方恨少、梁阿牛、何小河等人，千方百計，想盡辦法，要逗唐寶牛恢復以前一樣，有說有笑，嘻哈絕倒。

唐寶牛沒有笑。

他笑不出。

有一次，溫柔直接問他：「你知道你已經多久沒笑了？」

當時，唐寶牛臉上出現了一種極其茫然的表情來。

彷佛，他不但已忘了怎樣笑，甚至已不知道笑是什麼了。

這一路逃亡下來，一個月了，他們身上原有的傷勢，多已好了個七八成，但只有唐寶牛，他本來一向好像是鐵鑄成的，對他而言，就似從來沒有不能癒合的傷口——可是這次却不然。

他的傷，其實並不太重，是在「八爺莊」裏打了皇帝、宰相後挨的毒打和任氏雙刑所施的刑傷，這些對平生受傷無算流血成河的他，本就不當一回事。

但他却沒好。

傷依然是傷，而且傷口還在淌血、流膿，且不斷擴大，有的見筋，有的露骨，而且都發出惡臭。

不但沒復元，有時還突然加重了，外傷之後，內傷也加劇。

一路上，八百里路下來，他們雖然都受到追擊和伏擊，也各有傷亡（主要是保護王小石等人的正義力量跟追殺王小石一伙人的官兵、殺手及黑道高手廝拚的結果），但他們都一力護着唐寶牛，既沒讓他出手，也不讓他受到任何傷害。

按照道理，這個天神般壯碩的漢子，在這種細心維護下，沒道理連那一點傷也好不了。

連體弱多病，自稱「弱不禁風」，但就利用這「弱不禁風」的特點練成「白駒過隙」身手的方恨少，他身上所受的傷，也早就復原了。

可是唐寶牛非但沒傷癒，而且還傷得愈來愈重了。

有一天，他們發現他連胸骨也折斷了兩根。

又一次，他們發覺他折斷了兩根指骨，而他自己卻全無所覺——彷佛那不是他的手指，或者，他不知痛楚爲何物似的。

他似一點也不愛惜自己。

但溫柔等人看到就心痛。

這樣一位神威凜凜玉樹臨風的漢子，而今却只有八個字可以形容：形銷骨立，黯然消魂。

她看了也覺得不忍心。

甚至有一天在荒山露宿的半夜裡，溫柔先聽到狠嗥，後是爲貓的嗚咽而忐忑不安，然後又爲一陣陣奇異的聲音而驚醒，遂發覺王小石和唐寶牛正扭打在一起。

大家都醒了，幫忙按住了唐寶牛，發現他又斷了兩根脅骨，斷骨在荒山月下，慘青青的，正翻刺破掀開的創口胸肌脅肉，像一張血口裏伸出了兩根慘青帶白堊色的舌頭。

衆人都詫異王小石爲何要下此重手，頃刻後才知是唐寶牛的傷是他自己下的手。

他竟伸手插入了傷口，扣住自己的肋骨，且用力震斷了它。骨折的聲音終於驚動了十分警覺的王小石。

王小石憤怒了。

他厲聲責問唐寶牛：「你爲什麼要這樣對待自己？」

唐寶牛却說：「你爲什麼不讓我死？」

王小石狂怒的道：「你以爲你這樣做就對得起爲救你們而死去的弟兄們？」

唐寶牛慘笑（那是笑嗎？如是，那「笑」確使溫柔不寒而慄），只道：「我本來就不該活下去的。」

「那我呢？」方恨少忍不住插口說話。他氣得在荒山冷月寒夜裏，他身上的白衣激出一種蒸騰的感覺：「他們也救了我，也爲我犧牲了不少人命，流了不少熱血——如果你我不活下去，不活得好好的，他們都白死了！」

唐寶牛垂下了頭。

「可是……」

「可是什麼？」王小石咄咄逼問，「你在追悔朱小腰的死吧？你以爲這樣折磨自己朱姑娘就會死得瞑目？」

唐寶牛全身劇烈的顫抖了起來。

王小石一巴掌就摑了過去。

一記清脆的耳光。

「讓我也死吧！」

唐寶牛嚎道。

「你死吧！」王小石咬牙切齒的說，「你死了之後，看誰爲朱姑娘報仇！朱小腰爲救你而死，却救了個廢物，她是白死了！你死了，誰殺吳驚濤？誰誅蔡京？誰爲她報此大仇？」

「我！」唐寶牛第一次回復他那打雷般的聲量，「我要爲她報仇！」

「你？」王小石第一個字是鄙夷的，然後才說得斬釘截鐵：「那你先得要活下去再說！」

唐寶牛震了一震，彷佛到這天晚上，他才第一次聽到「活」這個字和「活下去」這個辭兒，使他無限震驚。

甚至哭了起來。

哭了出聲。

一個大男人在荒山裏哭成這樣子無疑是很難爲情的一件事。

可是並不。

大家反而覺得很欣慰。

因爲大家都好久沒聽見他哭過了，正如好久未曾見他笑過一樣。

* * *

從這時候開始，溫柔只覺份外寂寞。

這樣一名無畏的猛漢，原來爲了「情」字竟可以如此神傷、如此脆弱的。

他顯然是爲了朱小腰的死而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

情字弄人，眞可如斯？

溫柔看到這個本來活生生、鐵錚錚的男子漢，心中却生起了無限溫柔。

她因而想到了自己。

她年紀也不小了，她也喜歡過人。

她曾在她父親身畔依戀不去，但後來終發覺她和爹爹的世界畢竟差距太大，待她一旦闖江湖後，又迷戀外頭的波濤洶湧、驚險重重，而忘了歸家了。

她曾醉心於「七大寇」之首領沈虎禪沈老大的醉人魅力。這才是英雄，這才是好漢，這才是可以讓人心繫的男子。可惜，她終於夢醒，也終於夢斷。

她也曾暗中思慕過懷蓋世之材、成不世之雄的大師兄：「金風細雨樓」樓主蘇夢枕師哥的深沉詭秘、捉摸不定。但那也只是浮雲在湖心掠過一般的迷情而已。她再會「金風細雨紅袖刀」蘇師兄時，他已老大、病重、心無旁騖，她只能仰慕之，但總不致眞的能跟一塊冰熱情起來，交融無間。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于阿坤逃出生天，却發現大量銀票還在那件丟在懸崖下的紫色長衫裡，他又潛返回去，却暗中看到了車載金與方大山等人互殺的情景，他取回長衫返到孟古大夫那裡療傷，孟古大夫拿出最好的藥物給他用，果見奇效，當然也花了不少銀票。當他得知刁寡婦由於沒銀子治好傷時，于阿坤馬上領孟古大夫去爲刁寡婦治傷……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地點頻換捉弄人　以逸待勞等敵至

于阿坤見刁寡婦已把傷處包好套上衣袖，笑對孟古大夫道：「你那補元氣的藥也拿出來！」

孟古大夫一怔，于阿坤道：「花的是我銀子，你心痛個鳥，拿出來！」

孟古大夫點點頭，道：「反正你的銀子！」他又把補藥拿出來！

于阿坤道：「傷藥帶補藥，你都留下來，我要留些帶在身上！」

孟古大夫道：「這不可以，我這些藥來之不易！」

于阿坤摸出千兩銀票往桌上一放，道：「夠不夠？」

孟古大夫的眼都直了：「好吧，我割愛忍痛賣給于兄弟了，不過我得提醒你于兄弟，用的時候要省着點，千萬別浪費！」

于阿坤道：「你走吧！」

一旁的小玉已走到孟古大夫身邊，道：「提着你的東西快出去！」

孟古大夫點點頭，收起銀票對于阿坤點點頭，「于兄弟，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是那麼的大方，我眞的渴望能與你再見！」

于阿坤道：「三天一到我的傷沒好，孟大夫，你麻煩就大了！」

孟古大夫道：「放心，我有把握！」

回頭一笑，孟古大夫道：「于兄弟，你又有什麼用得老朽效勞的？」

于阿坤道：「你要記住一件事，有人問起你可會醫治過受傷的人，你的嘴巴可要閉緊！」

于阿坤是想起車載金與商家兄弟二人！

是的，這三個人是不會放過于阿坤的！

他們在吃飽睡足以後，必然會找來附近市集，那時候于阿坤身上有傷，行動不便，絕對難逃三人圍殺！

孟古大夫忙點點頭，道：「于兄弟，你放寬心，安靜的在此養傷，如果有人向我打聽你，我會對那人說不知道，沒見過，聽也沒聽過！」

點頭一笑，于阿坤道：「有你這句話，我在此地高枕無憂了！」

於是，孟古大夫愉快的走了！

小玉站在廳廊上怒道：「當大夫的怎麼這麼狠心，氣死我了，他就知道要銀子！」

刁寡婦在裡面叫道：「小玉！」

小玉匆忙走進去，道：「阿娘，你好多了吧？」

刁寡婦看看椅子上閉目養神的于阿坤，立刻吩咐道：「你看小祖宗的衣衫褲子都破了，快去找人縫製兩套拿來換！」

于阿坤睜開眼來，道：「褲子鞋子要換，長衫就免了！」

小玉道：「長衫也破了呀！」

于阿坤道：「你替我縫縫就行了！」

原因是這件紫衫是王家姑娘熬夜替他趕製，如今雖然破了，但却令于阿坤感到比新的還舒服！

小玉匆匆的走了，她很快的包了一大包東西又走回來，原來平陽集還有個裁縫舖子，正有幾件于阿坤能穿的衣褲，便鞋子快靴也有！

于阿坤正在同刁寡婦說話，見小玉這麼快就把東西包回來，于阿坤笑道：「小玉你還眞會辦事，這麼快就把我要換穿的取來了！」

小玉高興的道：「去得巧了，舖裡原是有的！」

于阿坤見那褲子是天藍色緞子製的，一雙快靴還是鹿皮底，立刻走進內室換穿上！

刁寡婦點着頭，道：「這麼才像個公子哥兒！」

小玉已取過針線，替于阿坤在衣衫上縫補！

于阿坤淡淡的道：「小玉，你不會用針戳我吧？」

小玉立刻向于阿坤跪下，道：「小祖宗，那天我是受命行事，心中一百個不願意，可是……」

刁寡婦道：「都是不苦糊塗，反倒害死自己！」

她一頓，又道：「當時我不知道，否則我必會攔住的，小祖宗，你本是我們大恩人，你多包涵吧！」

于阿坤道：「起來吧，我要在這兒養傷，好了我便走人，別張揚出去！」

小玉道：「我們這兒一共有五個伙計，我去告訴他們！」

刁寡婦見小玉出去，笑問于阿坤，道：「小祖宗，我刁寡婦眞佩服你！」

于阿坤道：「我有什麼地方值得你佩服？」

刁寡婦道：「你年紀輕輕就有那麼大的本事，能夠一個人對付幾個猛漢，怎不令人佩服！」

于阿坤道：「妳的本事也不差，能同路千里交手過招而毫不畏懼，眞女中英雄也！」

苦兮兮的一笑，刁寡婦道：「你在取笑我了，小祖宗，老實說，當年我也是在江湖上跑解的，自從跟了刁三哥，才兩年不到他就出事了，而我……」

刁寡婦目中在滾淚，這是說到她傷心地方了！

是的，人不傷心不落淚，虎不發威不咬人！

于阿坤有些歉然的道：「令妳傷心了！」

刁寡婦道：「多年埋在心裡的傷心事，一旦提及總是會令人傷感的！」

于阿坤道：「在江湖跑解賣藝，日子是辛酸的，不過，妳的刁三哥死後，應該再找個好人嫁呀！」

刁寡婦道：「曾有這個打算，可是，我……我……我在爲一件事情奔走天涯，直到……」

于阿坤道：「什麼大事令妳四處找尋？」

刁寡婦道：「我的女兒！」

她落淚了！

于阿坤一怔，道：「你親生的女兒？」

重重的點點頭，刁寡婦拭淚道：「那日在一個縣城拉場子，原是廟會，兄弟們十分賣力氣，四週圍了不少觀衆。可恨當地的惡霸紅了眼，他們一大羣人來砸場子踢圍子，還打我們的人，刁三哥就是不服氣，他的本事比我好，打得那批地頭蛇傷了一地。

「不料，還是中了他們的毒計，我刁三哥受了傷逃出縣城，我們躲在山中，但那幫人還是不放過。

「爲了不遭毒手，刁三哥叫我躲在廟裡，他一個人引開追的人，當時我的女兒七個月，她只會呀呀叫還站不起來！

「不料，刁三哥引開追兵之後，忽然傳來凄叫聲，我一聽以爲刁三哥被殺，便留下女兒拔刀撲追過去，原來刁三哥躲在一個懸崖上，是追他的人不小心落下山溝中了！」

于阿坤聽故事般不開口！

刁寡婦又落淚了！

于阿坤道：「你們一家團圓了，還傷什麼心？」

刁寡婦道：「等到我同刁三哥再回到破廟裡，我那女兒……女兒却不見了！」

于阿坤一怔，道：「被狠吃了？」

刁寡婦道：「也曾如此想過，可是沒有見血滴！」

于阿坤道：「八成是被人抱跑了！」

刁寡婦道：「我們也是這麼想，可是，誰會把我女兒抱走？」

于阿坤道：「女兒長得怎麼樣？」

刁寡婦道：「十分逗人喜愛！」

于阿坤道：「如果還活着，她該多大年紀了？」

刁寡婦道：「同小玉差不多大了！」

于阿坤怔怔的道：「如果她站在你面前，我說刁寡婦，你還認得出來？」

搖搖頭，刁寡婦道：「女大十八變吶！」

于阿坤道：「你女兒身上沒記號？」

刁寡婦道：「有，她脖子後面

有顆豆子大小的小痣！」

搖搖頭，于阿坤道：「可恨長在脖子後，誰敢去把女子的頭髮拉開來看她的脖子，不是找挨罵！」

刁寡婦道：「所以我領養了小玉，算是我對女兒的懷念！」

于阿坤默然了！

孟古大夫他的刀傷藥眞靈光。

于阿坤只在「聚寶盆賭坊」的後廳上睡了一夜，身上的傷全都結了痂，何止是好了一大半！

于阿坤撩起衣衫解開褲帶看胯上的傷，那地方連着屁股一共兩個大傷口，如今他屈指在痂上彈幾下，還發出「彭彭」的響。

一點感覺也沒有了！

他這裡正要起身走出去，門簾掀起，刁寡婦笑眯眯的走進來，道：「小祖宗，孟大夫那貪財老狗，他的這些傷藥眞管用，我的肩頭不痛了，便是整個右臂也靈活多了！」

于阿坤道：「他敢拍胸脯向我保証三天之內痊癒，大概他的話錯不了！」

小玉伸頭進來，道：「小祖宗起來了？我去端來吃的！」

于阿坤就在刁寡婦的殷殷招待下大吃一頓，那小玉更是侍候得于阿坤不好意思！

小玉見于阿坤吃飽喝足便笑問道：「小祖宗，可要我替你捏拿一陣，鬆散一下筋骨？」

于阿坤道：「馬殺雞呀，我一身都是傷，免了吧！」

刁寡婦道：「傷處不用捏就好了！」

于阿坤道：「不用不用，我的傷好得快，想過午就離開平陽集！」

刁寡婦道：「你要走？」

點點頭，于阿坤道：「惡水灘還有三個惡客在找我，我也不會放過他三個，我相信他們如今正在到處找我于阿坤，這一回再兜上，娘的，我得動動腦筋了！」

他說的話不錯，車載金與商家兄弟都是老江湖，于阿坤如果想收拾他三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阿坤在賭坊的後廳上剛收拾妥當，忽然有個伙計奔進來。

這伙計氣急敗壞的道：「于少爺，快走吧，斜對面來了三個人，正在『平陽藥舖』拍桌子罵人，好像在逼問什麼有人前來治傷的……」

整一整鹿皮帶，摸了摸五把柳葉飛刀，于阿坤臉上露出個冷笑，道：「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刁寡婦立刻取出尖刀來，道：「我刁寡婦自不量力，但有一顆熱騰騰的心，幫你一把！」

于阿坤笑笑，道：「車載金人稱『白山一刀』，那晚我見他舞刀的架式實在兇殘，刁寡婦，你的義舉我心領了，還有那『宛城二怪』也都不是好惹的人物，算了！算了！」

刁寡婦道：「我只是要緊的時候幫你一把，沒有說我一個人殺他們三個，我可沒那麼大本事！」

于阿坤道：「刁寡婦，妳留下來吧，賭坊同騾馬棧，以後還得由妳經管，還是少樹强敵爲妙！」

刁寡婦想了想，小祖宗這是一番苦心，自己怎好辜負他？

算了就算了！

刁寡婦放下刀，道：「小祖宗，你可千萬要當心，切記，殺不過別勉强，拔腿就逃，要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還有……」

「別有了！」于阿坤有些不耐的道：「怎麼應付我自會知道，又不是妳出遠門打仗的兒子，妳左一句當心，又一句逃命，眞的把我看扁了！」

刁寡婦道：「好，好，我不說了，我在院子裡替你燒爐香，求老天爺保你平安！」

于阿坤道：「我還沒死，妳燒的什麼香？」

小玉道：「呸，呸，呸，不吉利的話少開口！」

刁寡婦道：「童言無忌！」

于阿坤走到賭坊前院，忽然門口傳來一陣脚步聲，聞得孟古大夫道：「我不能進去了！」

另一粗啞的聲音道：「老東西，你又想吃生活了！」

于阿坤臉皮一緊，道：「這是商不悔的聲音……」

便在這時候，外面台階下傳來一聲凄叫：「哎喲！」

于阿坤又道：「這是孟古大夫的嚎叫聲！」

身後的刁寡婦道：「叫這老傢伙吃點苦頭！」

于阿坤笑笑，道：「你的話令我心情一鬆，刁寡婦，我有個主意整孟古！」

刁寡婦道：「快說出來聽一聽！」

于阿坤貼着刁寡婦耳邊直嘀咕！

刁寡婦也聽得微微笑直點頭！

於是，于阿坤忽然回身走回後院，幾個轉身便消失不見了！

刁寡婦對幾個伙計一招手，低聲的告訴他們幾句話，這才又與小玉二人匆匆的又回到了後廳裡！

這時候，賭坊的大門被人擂得「咚咚」響！

伙計門吼道：「賭坊早就關門了，是誰在門外窮嚷嚷？」

大門外，孟古大夫叫道：「伙計啊！開門吶，我是對面的大夫呀！」

門沒打開，却聞得有個伙計道：「孟大夫，你怎麼不請自來？你的醫費都給了你，怎麼的，你看

我們銀子好給，不請自來呀！」

孟大夫苦笑的道：「誰說我爲銀子來？開門吶！」

門內的伙計道：「不爲銀子不看病，你來做什麼？」

孟古大夫道：「我是要見于少爺來的，請你們快快把門打開！」

門內的伙計怒叱道：「你昨天來是替我們東家治傷，幾曾在這兒給于少爺治傷？」

孟古大夫道：「先開門再說！」

大門在裡面響起拉門閂的聲音，那伙計邊拉門閂，邊自沉聲道：「眞嚕嗦，你這老糊塗！」

不料大門剛剛開一半，忽然間一聲厲吼，高大的怒漢一傢伙衝進三個來！

這三人進得大門內，劈哩吧啦一陣打，打得三個伙計滿地滾！

孟古大夫沒進門，他低着頭往台階下面溜，仔細看他也好凄慘，已經是鼻青臉腫的變了樣！

有個伙計爬起來吼叫道：「你們是幹什麼的，怎麼進來亂打人！」

三個怒漢不開口，提着刀直往後院衝！

三個伙計已在門口大聲喊：「强盜呀，殺人了！」

大白天，街上有强盜，不少人便站在遠處看！

三個怒漢衝進後廳中，只見刁寡婦正在哎呀哎呀的躺在椅子上，小玉姑娘一邊站，瞪着一雙吃驚的大眼睛望着衝進來的三個人！

只見一個大漢逼近刁寡婦，一把三尺半長的窄刃長刀斜插在右下方，金剛怒目的沉聲道：「老夫車載金，這次登門是爲的找一個身受重傷的娃兒，他在那兒？」

刁寡婦道：「車爺，你找錯地方了吧？」

姓車的沉聲道：「怎麼說？」

刁寡婦道：「你們找身受重傷的人，就應該去找開藥舖的，再說我又不認識你們要找的娃兒，怎麼會找到我這兒來了？」

眞是一推六二五，推得可乾淨！

另外兩個怒漢——

不錯，正是商不邪與商不悔兄弟二人！

原來這三人在深山中以爲手脚乾淨的收拾了方大山等四個人，便匆匆的離開山澗走向一座小村子裡。

他三人借住在村子一家草屋裡，吃飽睡足之後，車載金便提議找于阿坤！

三個人都是老謀深算，于阿坤身受重傷，必定先找一家藥舖治傷！

這三人都有個共同的想法，那便是于阿坤非除掉不可。

因爲，不管未來三人是否重回惡水灘，于阿坤必定是心腹大患，這小子的心眼太靈活了！

這三個人商議的結果，還是先找附近市鎮的藥舖，至少也可以打探于阿坤的下落來！

現在，他三人找來了！

平陽集孟古大夫開的是獨家藥舖，只要問一問便找到了！

孟古大夫賺了于阿坤大把銀子，他也沒忘記于阿坤的交代。

不可對人說出他住的地方，否則……

爲了銀子，孟古大夫咬緊牙關挨揍，嘴巴裡的老牙幾乎被姓車的打掉，等到車載金咬着牙準備剁他的十個指頭，孟古大夫才說出實話。

于阿坤就在「聚寶盆賭坊」的後廳內養傷！

此刻，車載金對商不邪道：「我們被這老傢伙耍了！」

商不邪道：「先搜！」

三個人搜得仔細，便幾口衣箱也倒翻過來，屋樑上床底下，就差沒有挖地下了！

商不悔咬咬牙道：「快走，別讓那老東西躲藏起來，就痲煩了！」

三個大漢又匆匆的奔出來！

只見孟古大夫可憐兮兮的坐在藥舖的那塊招牌下面，見三人衝出來，不由得全身一哆嗦！

隔着大街，車載金舞刀大罵，道：「好個老狗，你膽敢騙你車大爺，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他罵聲猶在，人已欺近孟古大夫，三尺半利刀高舉，車載金齜牙咧嘴的要殺人！

孟古大夫「咚」的一聲跪在地上，哀聲道：「我怎敢耍你們三位爺，難道你們沒找到那小子？」

「于少爺」這時候變成了「小子」，孟古大夫快哭了！

商不邪突然暴起一脚踢過去，怒叱道：「個老王八，還敢說謊話！」

孟古大夫就地滾，「咚」的一聲滾在牆脚上，他哎喲一聲剛出口，商不悔的二尺半寬刃刀已高高揚起來，一雙銅鈴眼瞪成了牛蛋眼，嘿嘿一聲道：「再要不說實話，老子碎了你！」

他喝聲一落，刀刃電閃。

像是閃了個電吹了股細風般，自孟古大夫的右耳切過！

孟古大夫但覺右臉頰一涼，右手一摸，只覺得臉頰上掛了一塊麵片也似的軟肉，一股熱呼呼的鮮血黏糊糊的，忙看了一下右掌。

他立刻大叫一聲：「我的耳朵！」

耳朵沒掉下來，但那與掉下來差不多。

因爲耳朵已經垂下來了，流的血比痛哭的淚還多！

「你是說不說？」

孟古大夫叫道：「眞的在賭坊，我沒騙你們！」

商不悔道：「你他娘的，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

他的話聲令孟古大夫吃一驚，然而商不悔的寬刃刀業已自他的左臉頰切過，他下刀的快，捏拿部位之準，實在令人叫絕。

令人叫絕的是「宛西二怪」手法，也是殺手出招，那麼巧又快的切過孟古大夫的左耳！

左耳未落，與右耳一模樣，都掛在兩邊臉頰上，乍一看，還以爲孟古大夫帶了一對血紅的耳墜子！

孟古大夫左手摸，不由得在地上尖聲叫：「你們……你們……大白天殺人了哇！我說的實話你們不信，你們却對我下狠手，你們……」

孟古大夫這聲怪叫，車載金想了一下，道：「這老狗也許沒騙我們！」

「我本就說的實情！」

商不悔道：「那麼，人呢？」

「人在這兒！」

是于阿坤的聲音！

車載金與商家兄弟猛一震，于阿坤已冷冷笑着從「平陽藥舖」的大門走出來！

商不悔怒叱道：「個老狗，人在你家裡，偏說在賭坊，宰了你！」

鋼刀揚起，正要往孟古大夫頭上砍去！

孟古大夫背頂着牆，眞想鑽入牆裡面！

于阿坤猛古丁怒吼一聲道：「住手！」

商不悔猛一瞪眼，道：「你吼我？」

于阿坤道：「不是吼你還能吼那個王八蛋？」

商不悔沉聲面向于阿坤，道：「小子找死！」

于阿坤突然搖搖手，道：「慢來，慢來！」

「你有何話說？」

「我既然走出來，就是要與你三人比高低玩小命，不過也不急在一時，一定要在這大街之上殺人？你們也未免太藐視王法了！」

車載金冷冷道：「你死在那裏都一樣！」

于阿坤道：「三位也是江湖油條子，爲何辦起事來如此不上道？大街上你們可以殺人，更可以任意殺！但是也要替惡水灘想想，別惹得府城的官家發怒，出兵滅了你們，想一想，你們划得來嗎？」

商不悔道：「老子們上梁山，就是準備大幹一場，媽的誰怕誰？」

于阿坤道：「三位，我們找個地方狠幹一場，誰要是不去他是烏龜操出來的！」

車載金道：「好，你說在那裡？」

商不悔道：「何不在此殺了他走人！」

車載金道：「不，江湖浩瀚，少惹麻煩，還是接受他的挑戰！」

商不悔道：「也好！」

于阿坤道：「三位請先走，離此往西行，有道土地嶺，我們就在土地嶺上分高低！」

車載金道：「你怎麼不走？」

于阿坤道：「我當然要走，不過我也有自知之明，此去如同夜遊魂遇上了夜遊神——八成活不成了，所以我得把後事做個交代！」

商不邪嘿嘿笑道：「你還有自知之明，好，大爺們成全你了！」

于阿坤道：「三位請吧！」

車載金怒視于阿坤道：「不怕你不來！」

他以爲于阿坤身上帶傷，就算想逃也逃不出他三人的手掌心！

于阿坤立刻回應道：「放心，除了閻王爺請客我不去，你們三位……嘿……」

車載金三人大踏着步子走出平陽集。

這地方原是三不管，更是個小小市集，除了個怕事的地保外，想找官家出面，那得走上百二十里到縣城！

三個土匪出了市集便往西轉，一路直上正面的大山裡。

于阿坤說的土地嶺，也正是他們走過的，但三人絕對不知道，于阿坤曾在那土地嶺上整得吳不忌死去活來！

現在——

孟古大夫一把拉住于阿坤，急切的道：「于少爺，快……快呀……快快……」

于阿坤道：「快什麼？」

孟大夫道：「快……快把我賣給你的藥拿出來，再晚一會兒，我的兩隻耳朵便完了！」

于阿坤一瞪眼，道：「藥是我花大把銀子買的，你這時候問我要，拿我當驢呀！」

孟古大夫抖着兩隻血手，道：「于少爺，小祖宗，這原是你惹出來的禍，我是受了無妄之災呀！」

于阿坤怒道：「胡說八道，我還沒有找你麻煩呢！」

孟古大夫道：「我問你于少爺，你找我什麼麻煩？」

于阿坤道：「前日我們說好了的，你不可以說出我在什麼地方養傷，你不但不守信，還帶着那三個殺胚找上賭坊的後廳，老小子，你

怎麼說？」

孟古大夫道：「我說小祖宗，你沒看我被他們逼得人都變了形走了樣？我沒辦法呀……倒是你，什麼時候來到我家裡？」

于阿坤沉聲道：「我是不忍你挨刀，所以走了一半又回來了！」

孟古大夫忙道：「你既然回來救我，救人就救到底，快快，把那些靈藥取出來，我的兩隻耳朵快不行了！」

于阿坤手一伸，道：「拿來！」

「你要什麼？」

「銀子呀！」

「怎麼你也要銀子？」

「普天之下誰不喜歡銀子？我于阿坤更是越發愛銀子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若是沒銀子，那就對不起了，我得趕去赴約了！」

孟古大夫道：「你眞要去呀！」

「關二爺單刀赴會——藝高人膽大，我不怕！」

孟古大夫道：「我看這三個都是能人，那小祖宗決心去我不攔你，只希望你把藥留下來，帶去豈不可惜？」

于阿坤道：「你不花銀子就想要我的藥，只怕會令你失望了！」

孟古大夫已氣急敗壞的道：「我求你！」

于阿坤道：「你那裡不見銀子不治病，我這裡不見兔子不撒鷹，再不見銀子，我可要走了！」

孟古大夫道：「好，我……我……給……」

他顫動雙手自懷中摸出一張銀票，重重的道：「給你，拿去吧！」

孟古大夫眞是一臉的不高興！

于阿坤道：「多少？」

孟古大夫道：「你窮得連字也不認識了，一百兩呀！」

于阿坤道：「才一百兩？」

孟古大夫道：「貨賣識家，你別想唬我，我可是知道那些藥的價錢！」

于阿坤心中憤怒，他早就知道醫道淪喪，一分銀子的藥，在大夫的獅子大開口中，能賣十兩銀子的價。

這門生意是不講價的，誰叫你有病？

不過，如今于阿坤也替自己製造了機會。

因爲他早就潛入孟古大夫的屋子裡，他不急於出面，就是在等待機會。

而且他等到了！

就在孟大夫雙耳垂下即將挨第三刀的時候，他把握住機會出來了！

于阿坤既然製造機會整一整孟古大夫，他是不會輕易把藥拿出來的！

笑笑，于阿坤道：「不錯，這些藥雖靈光，但價錢並不太貴，想來一定很容易買到，那麼你去買別人的吧！」

于阿坤撒開大步要走人！

孟古大夫忙上前拉衣衫！

于阿坤怒叱道：「拉我幹什麼？」

孟古大夫道：「藥全被你買了去，我到那裡去買？我的兩隻耳朵快完了。」

他是經驗之談，一旦兩隻耳朵不痛，什麼藥也治不好他的耳朵了！

笑笑，于阿坤道：「那是你家的事！」

孟古大夫道：「好吧，你開個價！」

于阿坤道：「白銀兩千兩，少一個蹦子兒也不賣！」

孟古大夫一聲怪叫，道：「天爺，你比我的心黑十分哪，小祖宗！我一共才賺了你一千三，你開口就要兩千，你太狠了吧！」

于阿坤道：「這不叫狠，這應該說是運氣，運氣來了，便城牆也擋不住，物以稀爲貴嘛！」

孟古大夫雙肩上的血染濕一大片，眞想不要這兩隻耳朵算了，但一個人若是掉了那兩片東西，那會像個什麼模樣的怪物？

他似乎下定了決心的道：「好吧，我把你的一千兩銀票還你，我只留下你三百兩的醫治費，這該行了吧？」

于阿坤臉色一緊，叱道：「太不像話了，我問你，什麼時候你見買藥治病的人討價還價的。」

孟古大夫道：「小祖宗，算我服了你，行了吧？」

「也得有銀子才能辦事！」

孟古大夫眞想痛哭一場，他顫抖着雙手，道：「也罷，遇上你以爲遇上財神爺，誰知道你也是個棺材裡伸手人物，夫復何言！」

他用力的掏大小銀票一大把，勉勉强强的湊足兩千兩交在于阿坤的手上，道：「黑心小子，拿去吧！」

于阿坤道：「只要有銀子，罵我兩句也是應該的！」

于阿坤把買得的靈藥分一半，小心翼翼的送入孟古大夫手上，笑道：「夠了吧？」

孟古大夫道：「不是全部？」

一笑，于阿坤道：「我還要用呢！」

收起銀票揣好藥，于阿坤哈哈笑着往平陽集市外走！

他走得相當愉快，宛似脚不沾地一般輕飄飄的走了！

其實，于阿坤心中想的是另一回事。

他在拖延時間，時間拖得久，孟古大夫痛得也越厲害！

這種要錢不要命的大夫，是應該叫他多受點罪，也許會令他知道病人的痛苦，以激發他的良心來！

輕鬆的走出平陽集，于阿坤立刻又是另外一種心情！

是的，土地嶺上還有三個惡煞在等着侍候！

于阿坤邊走邊在想，總得想個辦法先折騰三個老小子，如果自己就這麼急急忙忙的趕上土地嶺，豈不是一頭小笨驢？

是的，他的想法是對的，打從老遠跑上土地嶺，可不是去蒙古烤肉看風景，而是一場大戰！

車載金三個老小子在以逸待勞的等着他去送死，再笨也會想得到！

要怎樣才能不吃虧，是于阿坤刻不容緩要做到的！

便在他無計可施的時候，遠處一道土坡路邊，三棵大樹的下面正坐了四個擔柴的！

擔柴的人最辛苦，一擔柴換得幾分銀子，一家人便過上三天苦日子！

四個擔柴的坐在路邊啃乾糧，于阿坤忽然靈機一動，他遠遠的便笑呵呵的走上前，道：「你們是賣柴的？」

有個矮壯漢子道：「要買柴？你說個地址，我們就立刻送上門！」

于阿坤搖搖頭，道：「我不要柴，倒是有件事情我得請四位幫個忙！」

那矮漢道：「我們要趕往平陽集，過了午時還要賣，對不起，少爺！」

鄉下人穿的是粗布短袴，見于阿坤身穿綢緞，以爲是那家大戶的少爺！

于阿坤道：「我不會叫四位白白爲我做事，我有重賞，四位如何？」

矮漢看了看吃驚的另外三位，道：「少爺，是什麼事情，需要我四人幫你？」

另一漢子眨着迷惘大眼睛，澀澀的道：「你……少爺要賞我們……多少銀子？」

于阿坤自懷中摸出一張銀票，道：「我這兒出一百兩銀子，只要你四人替我跑跑腿傳句話就成了！」

四個粗漢全嚇了一跳，宛似他們坐在彈簧上一般，一傢伙全站起來了！

矮壯的漢子走近前，他看了看于阿坤手上的那張銀票，點點頭，道：「不假，這是銀票！」

于阿坤道：「而且是立可兌現的銀票，你們四人分……嗯……每人……二十五兩，你們幹上三個月也不一定能賺這麼多的錢吧？」

有個鬍子稀疏的漢子，自言自語的道：「你……是……可憐窮人的財神爺下凡來？」

于阿坤一笑，道：「我不是財神爺，你見過有我這麼年輕的財神爺？」

那人眨眨眼睛又道：「不是財神爺，必是散財童子吧？」

于阿坤道：「我也不是散財童子，不過有不少人稱我小祖宗！」

矮壯的漢子笑道：「有錢就是爺，你這小祖宗當之無愧，我親愛的小祖宗，你有什麼吩咐？」

于阿坤又是一聲哈哈，道：「你們看，正西方山巒疊嶂中可有一道土地嶺？」

四個人齊點頭，道：「有，有。」

于阿坤道：「土地嶺上如今正有三個人在等我去會面，我不想在那兒見他們，得有個人去通知，叫他們往土地嶺北方的那座山嶺上，就說我在那兒等他們，話一傳到，二十五兩銀子他就會賺進荷包了！」

矮壯的漢子道：「這事容易，我去！」

于阿坤道：「你的爽快，令我發了個小財！」

矮壯漢子笑指于阿坤手中銀票，道：「小祖宗，你的這張銀票……」

一笑，于阿坤道：「爲了取信於四位，這張銀票就由你收着吧！」

矮壯漢子雙手接過銀票來，他看了另外三人一眼，不知如何是好！

四個人仿如置身在夢中般，聞得其中一個草鬍子黑漢道：「這他娘的，不是在做夢吧？」

于阿坤道：「是不是做夢很容易知道，咬咬自己的舌頭看痛是不痛！」

矮壯的漢子遂對另外三人道：「銀票我收着，你們三個等着我，完了平陽分銀子！」

矮壯的漢子大步直奔土地嶺。

于阿坤看得直想笑。

就在矮壯漢走了三里地，于阿坤對那位臉上有着稀疏鬍子漢吩咐道：「輪到你了！」

指着自己鼻尖，那漢子道：「輪到我幹什麼？」

于阿坤道：「二十五兩銀子，你總得爲我辦一件令我愉快的事情吧？」

那漢子畢恭畢敬的道：「當然，當然！」

于阿坤指着土地嶺北面的山嶺，道：「去，你在那道山嶺上坐着，只要見到三個人撲上去，你就對他們說，有個姓于的小祖宗走了！」

那漢子一怔，道：「你不去了？」

于阿坤道：「我當然不去，記住，你只能告訴那三人，就說我在土地嶺南面的那座山嶺上等他們，誰要是不去，他就是兔子生的王八種，王八養的狗熊樣！」

那漢子一笑，道：「容易，容易，我這就去，小祖宗！」

那漢子拔腿就往前面行。

于阿坤雙肩聳着笑！

另外兩個漢子看傻了眼，弄不清于阿坤在玩的什麼鬼板眼！

突然收住笑，于阿坤對那黑面草鬍子漢道：「土地嶺西面有道坡，你知道嗎？」

猛點頭，草鬍子漢笑道：「山溝對面的青草坡，我們常在那兒歇脚！」

于阿坤道：「去吧，你在坡前老松樹下等，見三個人奔去，你就對他們說，小祖宗等不到你們三個人，他走了！」

黑漢子草鬍子一翹道：「他們問我你去那裏，我怎麼對他們說？」

于阿坤道：「就說我去惡水灘方向了！」

草鬍子漢子笑道：「就是這麼幾句話，好記也好講，小祖宗，我走了！」

現在，只有一個中年漢子了！

這人眨着雙目笑道：「小祖宗，我明白了！」

于阿坤道：「你明白什麼？」

漢子捋捋鬍子，道：「你在折騰這三個人了！」

一笑，于阿坤道：「你猜對了，我是在整這三個人！」

猛一拍胸脯，漢子笑道：「小祖宗，你花銀子我們替你跑腿傳話，你請快吩咐吧！」

于阿坤道：「你們有水袋？」

「有，每人都有一隻，掛在扁擔上！」

于阿坤道：「你帶上兩隻大水袋，坐在去惡水灘路邊等他們三人來，他們要喝水，你就向他們要銀子，涼水盡着他們喝！」

那人忽然低聲道：「這三人八成是你的敵人吧？」

于阿坤道：「那還用說！」

那人突然自懷中摸出一個紙包來，笑道：「小祖宗，既然是你敵人，我這裡在山中採有一包巴豆，這玩意如果泡在水中喝下肚，哦哈！三個小子可慘了！」

于阿坤道：「明人不做暗事，我要向他們明敞着交手過招，不要他們死！」

那人一笑，道：「小祖宗，巴豆吃不死人，却能叫這人拉稀水，拉得這人沒力氣直喘大氣！」

于阿坤頭一回聽說「巴豆」，聞言大笑道：「你上山砍柴賣，身揣巴豆幹什麼？」

漢子笑道：「山中有草藥，遇上了就採些，拿去賣給平陽集的藥舖，這也是孟古大夫交代的！」

提起孟古大夫，于阿坤就想笑！

于阿坤笑着又摸出一張銀票，票面二十兩，是孟古大夫給的。

他塞在那漢子手中，道：「對於你老兄的額外服務，我這兒另有賞賜，你收下吧！」

那人一怔，道：「這些巴豆孟大夫頂多給我半兩銀子，你……」

于阿坤道：「東西不值錢，但你的這項建議十分有價值，收下吧！」

于阿坤拍拍那人又道：「你記住，他們問你的時候，告訴他們三個人，我在土地嶺上正等着，他們要是不去，就說我操他們十八代老祖宗，害我在土地嶺上窮等一通！」

那漢子豎起大拇指，道：「眞有你的，小祖宗，你這是整了人也罵了人的雙管齊下，一點虧也不吃，佩服！」

于阿坤道：「你不知道哇，他們在等着要我的命，我只是稍稍折騰他們一陣子，最後還是免不了一場拚！」

那人看了于阿坤幾眼，道：「你是這麼個好人，他們也要你的命，天理何在？」

于阿坤道：「天理公道自在人心！」

那人胸一挺，道：「小祖宗你只要吭一聲，我們四個人幫你打，對方不過三個人熊嘛！」

搖搖頭，于阿坤道：「他們不是三個普通人，你把話傳去之後，立刻快走，千萬不能再被他們碰上！」

於是，那中年漢子便匆匆的往大山中奔去——四擔乾柴便放在大路邊！

于阿坤擧頭看看天，日頭火辣辣的照射下來，有點像是在烤人，這種天氣往山中走本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但于阿坤走得十分輕鬆！

他似乎又在唱起他僅有的那首「蓮花落」，雖然他沒有唱出聲，但在心中唱起來！

一臉的笑意盎然，滿臉的得意之色，于阿坤算算時辰，便大踏步的直往山中走去！

*　*　*

一脚踩在小土地廟的廟頂上，車載金臉色寒寒的道：「商老大，依你看，姓于的小子會不會來赴約？」

商不邪道：「不是會不會，而是敢不敢來！」

商不悔道：「哥，這話怎麼

說？」

商不邪道：「那小子一臉的精明，鬼點子最多，他如果沒有六成把握，他就不會來的！」

車載金道：「你是說小子非有六成把握才敢來？」

「不錯，誰願打沒把握的仗？」

「如此說來，這小子一定撒鴨子了？」

「車兒也別先如此說，他能當衆約鬥，八成會來，倒是我三人得想個妙法子，一舉活捉了他！」

車載金點點頭，道：「我就是這個意思，當初在山洞下方，沒想到他會利用山石與狠齒脫困，沒想到被他逃走，還弄得我們一場火併！」

他咯蹦一咬牙，又道：「這回捉住他，我把他吊上樹，來個頭下足上，雙手分叉，再弄個大螞蟻窩，來他娘的一個萬蟻朝貢，叫他又癢又痛不要命，看他小子尖聲叫吧，哈……」

這種絕子絕孫的怪招，也虧得車載金想得出來！

商家兄弟聽得全身不自在，彼此互望一眼沒開口！

車載金又笑道：「我『白山一刀』自小生長在大山裡，自然也懂得不少求生之道，二位要不要知道一件新鮮事？」

商不悔道：「車兒的新鮮事必然十分逗趣吧？」

車載金道：「其實在我來說，也是不得已而爲之的事情，記得那年我剛過二十歲吧！」

商不悔道：「車兄今年多大了？」

車載金道：「四十有九了！」

商不悔道：「七七四十九，人生一關口，這年車兄得多加小心的過，不過……」他頓了一下，又道：「你說新鮮事，業已二十九年了吧？」

車載金道：「就算是二十九年，如果頭一回聽到，也算是新鮮！」

商不邪道：「這話不算錯，你說說你的新鮮事！」

車載金一笑，道：「記得那年我剛剛行走江湖，有一夜我路過天齊廟，忽然聽得廟內傳來一聲怪叫，好奇心令我翻過牆頭去察看，你們猜我看到什麼了？」

商不悔道：「泥菩薩加和尚！」

車載金笑道：「猜對了，是和尚，一個骨瘦如柴的老和尚，他在廟後面的大樹下，倒栽葱的頭下足上，身子貼着樹幹打哆嗦……」

商不邪道：「他有毛病？」

車載金道：「你怎麼知道？」

商不邪道：「若沒有毛病，一定是在練功了！」

車載金道：「這叫我怎麼說呢？」

商不悔道：「你慢慢的說！」

車載金道：「這個又乾又瘦的老和尚，他全身赤裸，頭頂在地，赤身貼緊樹幹，灰暗中我在附近仔細看，天爺，他身上爬滿了半寸長的黑螞蟻，也不知他在幹什麼，就是不見他出聲叫！」

商不悔一驚，道：「那兒來這麼多的大螞蟻？」

車載金道：「那棵大樹上有個大螞蟻窩，黃澄澄的宛似金子做的，大螞蟻就是從樹上窩裡出來的！」

商不邪道：「這老和尚一定是賤，養了一窩螞蟻來咬他的肉！」

車載金道：「老和尚只把七孔堵起來，黑螞蟻只能在他的身上咬！」

商不邪道：「這又是幹什麼？」

車載金道：「事後才知道，原來這老和尚在治病！」

商不悔道：「治什麼病？」

車載金道：「老和尚一生嗜杯中物，已經到了每日十斤不過癮的地步，只要一天沒酒喝，他的汗毛孔中便隱隱約約的有小白蟲在蠕動，老和尚不只一次的用手拔出這些小蟲，唔！他是拔不勝拔，全身奇癢難熬呀！」

商不邪道：「所以他就用螞蟻來對付！」

「不錯，那大而黑的螞蟻在老和尚身上咬這些通體透明的酒蟲，一次就咬走上千條，不出十天，老和尚身上的酒蟲已盡，他的酒癮也戒了！」

仰天哈哈笑，商不邪道：「所以你要把這一套用在姓于的小子身上了？」

重重的點點頭，車載金道：「一點不錯，這小子身上沒酒蟲，却有一身嫩肉，我只要在他身上割幾刀，螞蟻必然會爭咬，哈……」

他只笑了一半，忽然一瞪眼，指着東方，道：「看，那小子果然來了！」

商不悔與商不邪併肩看過去！

商不悔道：「好像不是，好像是，那小子的身段差不多，可是……」

商不悔的話令車載金一怔，他手搭涼棚再細看，不由罵了一聲，道：「他娘的，不是他！」

三個人一齊看着往土地嶺上奔來的人！

只見一個矮壯漢半跑似的往這道嶺上來，那是一個走山路很有經驗的人，走起山道十分穩重！

車載金對商小悔道：「你看這傢伙是幹什麼的？」

商不悔道：「不知道。」

商不邪道：「截住他一問就知道了！」

三個人齊點頭，又齊齊的看向山嶺下面去！

也眞快，那人已奔上了土地嶺。

車載金還沒開口。

那人已呵呵笑道：「果然你們三個人都在！」

這話說得有點怪，車載金已沉聲道：「喂，你是來幹什麼的？」

矮壯的漢子，不錯，正是懷中揣了一百兩銀票的人，他先對三人一抱拳，笑道：「在下是來向三位傳話的！」

商不悔一把揪起矮壯漢，怒道：「替誰傳話？」

「我……替一位少爺傳話，是他叫我來的！」

「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這一帶賣柴的！」

「那小子要你傳什麼話？」

矮壯漢子道：「他叫我來告訴三位，他不想在這土地嶺上見你們了！」

車載金第一個大駡起來！

壯漢聞駡忙搖手，道：「不，不，不，不是他不來呀，三位爺！」

車載金也抓住矮壯漢的後衣領，道：「你快說，那小子去了那裡？」

矮壯漢遙指北邊高山頂，道：「吸，他就在那山峯上等着等候三位爺！」

商不邪第一個開口駡，道：「個奶奶的小賊種，說好了在這兒比高低，他爲何又摸到那地方？」

車載金一聲大笑，「娘的，老子遇上對手了，若非決心要殺他，我還眞有意思收他爲徒弟，這可是奇葩，也是天才兒童呀！」

商不悔沉聲道：「什麼天才兒童，他是在老虎尾巴上點炮竹，我要痛宰他！」

車載金看看對面山峯，笑道：「二位當知道，這小子以爲我們在此以逸待勞，所以他先去到北山峯上再找這人傳話過來，要我們前去赴約，變成他以逸待勞，這種腦袋瓜子實在高明，比個老江湖油條還令人點頭，嗯！高招！」

商不悔道：「高招個屁，我們下去，也換個地方叫這人送過信去！」

車載金搖搖頭，道：「我們換地方，他可以拒絕前往，以我們三人在江湖上的名譽，豈能失信於一個小子？」

商不悔怒道：「這是什麼話！」

車載金道：「別忘了，如果他要賴，又要換地方，我們也別比鬥了，乾脆就在這荒山裡玩捉迷藏遊戲算了！」

商不邪瞪眼道：「走，找這小子去，他媽的，個鬼靈精！」

三人匆匆下了土地嶺，順着山道一路往北面的大山峯上撲過去！

矮壯的漢子見三人離去，深深吁一口氣，道：「這三個大漢眞厲害，個個手中拎着刀！」

矮壯的漢子往回奔，半路上他遇見于阿坤！

「喂！小祖宗，你不是去北高峯？怎麼又來到土地嶺呀，那三人你一個也別見，他們手中拿着刀，快找地方去藏起來吧！」

于阿坤一笑，道：「賣柴的，二十五兩銀子是你的了，平陽集你可以喝幾盅了！」

矮壯漢子一怔，只見于阿坤哈哈笑着往土地嶺方向輕輕鬆鬆的走去！

矮漢子有些莫名其妙的走回去！

于阿坤已奔上土地嶺。

他又來到那個小小土地廟，爬在地上就叩頭，道：「土地公，我又來了，一年到頭沒人在你的廟前演一場野台戲，沒關係，我來演，你老人家等着看熱鬧，全是精彩的鐵公鷄，可是有一樣，你老人家一定要我贏，過幾天我在這兒給你老燒上一堆香和紙！」

于阿坤站起來，他選了一棵樹葉茂密的老樹躍上去，就在幾根橫枝上，他呼呼大睡起來了！

* * *

車載金從很遠很遠就看到老北峯上面站了個人，他齜牙咧嘴的道：「快，那小子就在峯上面！」

商不邪對車載金道：「車兄，我們從三個方向撲上去，見了面別多說，出手就下重手法！」

商不悔道：「對，我們從三方面衝上去，奶奶的，三把快刀招呼他！」

車載金道：「好，我們散開來往上面堵截，這小子今天非死不可！」

車載金第一個衝上峯，他不由得怔住了。

一個臉上有稀疏鬍子的漢子衝他露齒一笑，道：「怎麼只你一個人趕來了，另外還有兩位呢？」

商不邪已在另一個方向開口道：「我們在這兒！」

那漢子回過頭來吃一驚，身後面已站了兩個大漢子！三把明晃晃的刀在閃耀着嚇人的冷芒。

車載金已沉聲道：「你是誰？」

那漢子心中琢磨，前面三人都不好惹。

滿臉堆着笑，他恭謹的道：「小子是這附近打柴的，只因有個少年人，他一定要托我在這兒等三位，我不好推却，就在這兒等了一陣子，果然三位全來了！」

商小悔怒道：「那小子呢？」

（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 石太師着四煞搶奪石玉娘不果，燕子飛和嚴元伯商議連夜趕路回京都，途中發現關東五虎，據說來中原的還有山本刀之助，赤龍會長井上十朋，黃龍會沒有和他們同來，如意的行踪不明，如此說來，繼黑、青二會之後，赤、蒼、黃三會也想在此分一杯羹，他們的目的乃索回貢品和犬養由美（石貴妃）……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倭公主冒充貴妃　俏如意暗通情報

「如此，也不認識犬養王罷？」

「認識，五年前他來京時，曾作客太師府，本宮就是在那時拜他作乾爹的。」

言來入節合拍，絲絲入扣，幾乎無懈可擊，精明如燕子飛、柳青青依然找不出任何破綻來。

燕子飛指着四名婢女道：「她們四個是妳帶去扶桑的，還是天霸府的人？」

「天霸府的人，是乾爹派來服侍我的。」

「有一件事子飛始終想不通，妳貴為皇妃，為甚麼要作賤自己，答應犬養王以公主的身份下嫁織田介川？」

「純粹是一齣假戲，並不是眞的，無非是想幫乾爹一個忙，設計對付幕府將軍。」

「話不能這樣說，萬一弄假成眞，如何善其後？」

「這事並非出於我們父女本意，是禁不起犬養王的軟硬兼施，才勉強答應的。」

「妳別以為死無對証，將責任推給犬養一個人就可以一了百了，事實上好馬不配雙鞍，好女不嫁二男，單憑這一點就足以問妳一個不貞之罪！」

「燕子飛，休含血噴人，須知人在天霸府，身不由己，不聽乾爹的話可能就有危險。」

「恕本俠無法苟同，這完全是強辯！」

燕子飛一語甫畢，樓下乍然傳來大石頭的呼喝聲：「站住，誰敢擅闖花廳就敲爛誰的頭。」

石如山的聲音充滿了怒氣：「上！放手去幹，有事老夫替你們扛！」

接着是一陣激烈的打鬥聲，當燕子飛、柳青青趕到樓下時，石磊、丁玲抵擋不住逍遙客、鐵大錘、曲德、錢通等人的瘋狂攻勢，大批人馬已如潮水般湧進花廳。

摩肩接踵，浩浩蕩蕩，黃龍會的高手，太師府的家將，加起來也有數十人，一個個來勢洶洶，殺氣騰騰，見人就打，見物就砸，擺出一副狗仗人勢，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的架勢。

石大師、石大勇走在最後，在打手們的一路猛衝下，亦已步下曲橋，進入花廳。

大石頭夫婦倆領着十幾名江湖朋友奮力抵抗，奈何勢孤力單，節節敗退下來。

石大勇好不得意，在後喳呼道：「打啊！砸啊！殺啊！不必客氣！」

「閉上你的狗嘴！」

嬌叱聲中，柳青青的長鞭從衆人頭頂掠過，鞭梢如箭，不偏不倚的掃中石大勇的嘴巴，當場口吐鮮

血，打歪了三顆牙，眞的閉上了嘴。

「住手！」

如春雷轟頂，似霹靂當頭，燕子飛的聲音蘊含着無比神威，來人心頭一震，不約而同的停下來。

燕子飛上前抱拳為禮道：「老太師德高望重，乃國之棟樑，盼能三思而行，切勿意氣用事。」

石如山鬚髮怒張道：「燕子飛，事情很簡單，祇要將貴妃交出，老夫可以不究既往。」

「對不起，事關在下職責，無法從命。」

「不吃敬酒，休怪老夫要動手搶人。」

「公然搶奪嫌犯，罪可不輕啊！」

「老夫搶的是自己女兒，何罪之有？」

「她此刻是待罪之身，老太師恐怕脫不了干係。」

「回府之後，老夫自會向皇上有個明確交代。」

「石貴妃早被我以獨門手法點中穴道，任何人都解不開。」

錢通日前受辱，懷恨極深，出言挑撥道：「燕子飛，你能點得住，就有人能解得開。老太師，唬人之詞，一文不值，快請下令搶人！」

石大勇捱了柳青青的一鞭子，急怒攻心之下，大聲嚷嚷道：「老太師早已懸下重賞，燕子飛的人頭一千兩，斷一肢者百兩，現在連姓柳的丫頭片子也加進去，賞格相同，還不快給我動手。」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曲德等人精神大振，爭先恐後的攻向燕、柳二人。

他二人是何等人物，豈容他們在此張牙舞爪！與丁玲、石磊聯成一線，築起一道鐵壁銅牆，對手雖然人多，還是寸步難進。

冷不防，石玉娘衝出房門，驚呼道：「爹，哥，快來救我！」

儘管僅驚鴻一現，立被守衛推回房內，却已暴露藏身的所在，石太師急急呼喊道：「快去呀，救人第一！救人第一！」

逍遙客首先彈身而起，撲向二樓，燕子飛跟着拔足躍起，凌空堵截，雙方硬拚一掌，逍遙客退回原處。

接着，鐵大錘也揮錘攻來，被燕子飛發掌震退。

錢通、曲德聯手出擊，同樣難越雷池一步。

可是，由於燕子飛堵截羣魔，防線上出現漏洞，柳、石、丁及江湖朋友阻不住對方的猛烈攻勢，被迫退至花廳中央。

黃龍會的高手，與太師府的家將，個個驍勇慓悍，節節推進，外面雖有各路英雄好漢不時湧入助陣，還是無法扭轉頹勢。

錢通眼看勝券在握，暗自竊喜不迭，認定仇恨定可雪報，陰惻惻地冷笑道：「燕子飛，閻王要你五更死，絕不留命到天明，你今天就認命吧！」

發話同時，呼！呼！呼！連攻三掌，好似長江後浪推前浪。

一句話惹惱了燕子飛，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喝一聲：「該死的是你這個老匹夫！」剛猛絕倫的掌浪，似一座山，如一堵牆，硬碰硬的撞上去。

雙方近在咫尺，出手就到，兩掌猛一撞，錢通立覺胸悶氣窒，血脈膨脹，雙腿不聽使喚，身不由己的向後退去。

燕子飛得理不饒人，乘勝追擊，咬着他猛攻不放，決心要拔掉這一株毒草。

柳青青的蛟皮鞭彷若一條會咬人的蛇，靈巧輕捷，又似一柄飛舞的刀，當者披靡，一陣搶攻下來，連傷數人，已穩住陣腳。

丁玲使的是一把單刀，既快且狠，獨樹一幟，贏得一個「神刀」的雅號，施展開來金光閃閃，一片銀白，任何人皆近身不得。

石磊的七節連環棒更霸道，放開來長達七八尺，可以當鞭當杖，收起來短小精幹，又可以當刀當劍，他生性火爆，嫉惡如仇，在左一聲「他媽的！」右一聲「老混蛋！」的叫罵聲中，打斷了三條臂，敲破了兩顆頭。

「下來！」

驀在此刻，屋角傳來一聲暴喝，燕子飛乘勝進擊，原想解決掉錢通再說，忽見逍遙客抽冷子拔身而起，眼看就要到達石玉娘的房門外，驚駭之下，祇得丟下錢通，去截堵逍遙客。

快！燕子飛的速度太快了，逍遙客的脚尚沒越過欄杆，已追至脚下，情急事危，顧不得是否雅觀，抓住他的雙脚猛一拽一掄，卡察！一聲，逍遙客抓斷一根欄杆，像拋繡球似的被燕子飛拋了出去，摔落在花廳門口，趴在地上動不了啦。

燕子飛勢竭而落，正好給了鐵大錘一個可乘之機，當即衝天飛起，與錢通、曲德左右呼應，欲取燕子飛的死命。

「來得好！」

燕子飛好妙的身法，人在空中，雙脚在錢通、曲德的頭上一踩，又告借力彈起，彭！先給了鐵大錘一掌，震得他暈頭轉向，死猪也似的壓碎了一張八仙桌，滾出去一丈五六。

曲德同樣災情慘重，雙眼發直，臉如死灰，被燕子飛一掌震落在地。

最慘的是錢通當胸一拳差點要了他的命，再撞一肘，人在空中時便已暈厥，柳青青恨他入骨，復添一鞭，從左額斜抽至右下巴，出現一條血紅的鞭痕，人也昏倒在牆脚下。

四名領頭的高手一敗，陣脚大亂，柳青青、大石頭、丁玲乘勢強攻，石太師帶來的人兵敗如山倒，節節敗退下去。

氣得石大勇吹鬍子瞪眼睛，直着嗓門吼叫道：「給我上，給我殺呀！殺人有賞，救人更有賞！」

石磊連聲冷笑道：「你娘，別光說不練，有種的上來接石大爺的三棒子試試。」

柳青青更以行動表達了她的憤怒，蛟皮鞭越衆而過，在石家父子的頭頂連爆了數個鞭花，嚇得石大勇頭皮發炸，拉着石太師慌慌張張的退到花廳外面去。

黃龍會及太師府的家將已潰不成軍，紛紛退出花廳，逍遙客、鐵大錘、曲德好似鬥敗的公鷄，立在石大勇左右，氣焰大減。

祇有錢總管仍趴在原處，昏迷不醒。

燕子飛不爲已甚，命大家停下來，別再追殺。

石太師出師不利，十分懊惱，但事不可爲，祇好強自忍下來，道：「燕子飛，今天的這一筆帳，老夫刻骨銘心，永誌不忘，除非你大徹大悟，將貴妃恭送回府，否則，總有一天會在皇上面前跟你算清楚！」

話落，重重地甩了一下袖子，掉頭就走。

燕子飛不假詞色，朗聲回應道：「燕子飛一肩担道義，兩袖兜清風，脖子上的腦袋瓜隨時等人來摘，老太師有何高招直管施出來，區區照接不誤。」

石大勇命人來抬錢通，被柳青青擋住了，道：「錢通是黑龍會的奸細，罪當必誅，石大人如有主僕之情，回去後就可以爲他準備辦後事了。」

「柳青青，俗話說得好，收人錢財，爲人消災，你們收了石某的金子，理當爲石家效命，現在反而吃裡扒外，扯起後腿來，簡直蠻橫無理！」

「石大勇，我們收了你的錢，是答應偵辦貴妃失踪一案，念茲在茲，從沒懈怠，將來一定會有明確交代，可無法擔保必然對石家有利。」

「倘若不利石家，就得退錢。」

「生意早已成立，概不退費！」

「柳青青，妳是個騙子，妳……」

「石大勇，你給我住口，滾！滾！滾！」

隨着這三聲焦雷似的滾，柳青青的長鞭又告出手，硬將石大勇等人趕過曲橋，趕出別有天。

石家氣勢洶洶而來，落得個灰頭土臉而去，刹那間便告奔走一空。

錢通業已甦醒，石磊掄着連環棒，發出一串刺耳嘯聲，正打算敲破他的頭，燕子飛道：「且慢，這條狗的死期還沒有到！」

神刀丁玲一楞，道：「燕兄弟，這條狗一肚子的壞水，留他不得。」

「我知道，石太師和扶桑人眉來眼去，姓錢的可能正是牽線人，很多重要的頭緒還必須從他身上理出來。」

「那就趕快問吧！」

「問？不吃點大苦頭，他是不會說實話的，眼前咱們沒時間跟他泡。」

「總不能就丟在這裡呀。」

「麻煩兩位，先把他送進大牢，然後再作計較。」

* * *

別有天。

花廳樓上。

燕子飛的房內。

屋裡一燈如豆，燕子飛叫人弄了幾道可口的小菜，正與柳青青一邊淺酌慢飲，一邊商討雙劍、玉駝鈴、石貴妃失踪各案的全盤案情。

驀然，從人工湖的這一邊，有一條人影破窗而入。

來人的身法快極了，也妙極了，如春燕，似飛鷹，燕、柳相顧失色，正欲起身截堵，來客已取下遮臉的大斗篷，原來是多情的如意姑娘。

由於如意在扶桑的表現，尤其是柳青青以黑妞的身份和她相處甚久，自然而然地，對如意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好感，今見她踏月而來，馬上堆下一臉的笑容，道：「如意，你們談，我回房睡覺去了。」

她認爲如意夜訪別有天，必然是志在私會情郎，故而主動告退，也好給他們一個親熱的機會，豈料，如意却一把將她拉住了，道：「柳姑娘，我不是來談情說愛的，妳不必走，我們一起談。」

拉着柳青青並肩而坐，宛若一對親密的姐妹花。

如意表現得落落大方，柳青青反倒覺得有些忸怩兒不自在，沒話找話的說：「如意姑娘，聽子飛說，妳在扶桑對他有救命之恩，青青非常感激。」

抿着嘴，眼角掛着一絲神秘的笑意，有意無意中拿起了柳青青的蛟皮鞭，清清楚楚的看到，鞭上仍留有黏附未去的猪毛，如意笑盈盈地道：「如說感謝的話，有一個人柳姑娘倒眞該好好的謝謝人家。」

「誰？」

「黑妞！」

「哦，這個船家女子飛也提起過，有血有肉，古道熱腸，功夫也不賴，只可惜人家遠在天津，說不定又出海了，無從謝起。」

「黑妞的功夫是不含糊，巧的是也用鞭子，不過，她那條牛筋猪毛鞭可比不上柳姑娘的蛟皮鞭名貴，爲人機靈，心性也與妳很相似，簡直就像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

話雖委婉，有心人還是聽得出來，如意已知黑妞便是柳青青，却不挑明，這正是如意聰明的地方，一則避免彼此尷尬，再則也贏得了柳青青的更大好感。

柳青青故意裝糊塗，跟她打起啞謎來，道：「如意，妳們處得怎麼樣？」

「很好，像姐妹一樣，希望我們之間也能處得一樣好。」

「會的，從今以後我會把妳當姐妹看待的。」

「謝謝妳，柳姑娘。」

「我叫妳如意，妳叫我柳姑娘，這像姐妹嗎？」

「呃，我該叫妳青姐。」

「嗯，這還差不多。」

事情的發展，出乎意料之外，却是自自然然的，二女滿心歡喜，無半點勉强的成份，弄得燕子飛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不明白她們心裡究竟在想甚麼。

經過片刻的寧靜，又吱吱喳喳起來。

「青姐，有一句話擱在心裡很久很久了，但不知該不該說？」

「如意，有話就直說吧，不必有任何顧忌。」

「小妹在想，從今以後，我們就結束冷戰，別再爲了子飛明爭暗鬥了。」

「好啊，姐姐也會這樣想過，衷心的希望妳與子飛能早日結成連理，我說的是眞心話，絕無半點虛假，他欠妳太多太多，沒有妳，我連他的人都看不到了，還談甚麼別的。更何況，今日與他朝夕相處，已違當初……」

如意不想再提天津約法三章的往事，忙截口道：「青姐，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就當是一場春夢，雖然小妹一度曾有獨佔之心，甚至還要了不少手腕，動了不少心眼兒，但我發現妳們的感情太深太深了，不忍拆散，也無法拆散，如果拆散對妳對他對我，都會造成永世難以彌補的憾恨。」

言出肺腑，眞心實意，感人至深，使柳青青倍覺溫暖，道：「說了半天，妳還沒有說如何結束冷戰？」

如意瞧瞧柳青青，望望燕子飛，一字一句的道：「小妹願以十二萬分的誠意，祝願你們早日結爲夫妻，我本來就是一個『遲到』的人，絕無怨言。」

「如意，這樣對妳太不公平了，青青不能接受。」

「謝謝青姐的寬宏大量，妳既然如此說，那我們就談談結束冷戰的方法吧。」

「快說呀，有何妙法？」

如意肅容滿面道：「你們中原人有一句話說得很好，不是冤家不聚頭，五百年前，我們三個人大概是死對頭，所以今世才糾纏在一起，青姐不忍見小妹情海滅頂，如意又何忍令青姐抱憾終生？乾脆便宜了他，咱們共事一夫算了，妳先我後，妳大我小。」

扶桑女子的確大方得可以，這種男婚女嫁之事，侃侃而談，毫無忸怩之態，似乎認定了燕子飛非娶她倆不可，害得燕子飛甚是侷促、尷尬，坐立不安，起身立在窗下，將目光投向茫茫夜空。

如意抓住柳青青的手，又補充道：「青姐，妳說這樣好不好，好不好嘛？」

柳青青瞄了燕子飛一眼，道：「如意，一個巴掌拍不響，人家燕子飛若是不想討老婆，妳這番話等於是白搭。據我所知，他已經討了好幾房妻子，甚麼眞理呀，正義呀，還有江湖朋友。」

燕子飛總算找到一個發言的機會，走過來道：「其實，有一個更好的，三全其美的辦法，兩位都沒有想到。」

二女齊聲追問道：「是甚麼三全其美的好法子？」

燕子飛以開玩笑的口胳道：「子飛終身不娶，兩位永世不嫁，豈不三全其美，天下太平。」

二女相視愕然，一言不發，燕子飛繼道：「此刻百事待決，快別說笑了，如意，妳要來就來，幹嘛跳窗戶，嚇人一跳？」

如意正經八百的道：「儘管我們已經是好朋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衡量，還是站在敵對的立場，公然進出別有天，對大家都不好。」

「妳冒險跑來，有事？」

「是啊，而且還是攸關你二人生死的大事。」

「到底是甚麼事？別賣關子。」

「我問你，石貴妃打算如何處理？」

「有罪打入天牢，無罪恭送回宮。」

「打入天牢，會誤了大事，恭送回宮，會要了你倆的命！」

柳青青聽得一呆，道：「有這麼嚴重？」

如意以肯定的語氣道：「當然嚴重，因爲這個女人根本不是石貴

妃，試想，將一個假的石貴妃弄回宮去，乃欺君之罪，豈不要殺頭？打入天牢，以假亂眞，勢必會影響到案情的發展。」

燕、柳的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可是，追問再三，如意仍一口咬定隔壁的嬌客確是個冒牌貨。

柳青青道：「如意妹妹，此事關係重大，可不能隨便亂說，何以見得她不是石玉娘？」

「青姐，妳忘了，我是扶桑人，童年是在天霸府度過的。」

「但是，她們長得太像了。」

「本來就很像嘛，自己人有時候都會分不清。」

「天下那有這樣相似的兩個人？」

「有，當然有！」

「她是誰？」

「犬養由美。」

「這我知道，犬養由美是石玉娘的扶桑名字。」

「不！石玉娘是石玉娘，犬養由美是犬養由美，不能混爲一談。」

「莫非石玉娘也是犬養王的女兒，她們是雙胞胎，送了一個給石太師，或者他們是石如山的女兒，送了一個給犬養幸助？」

如意遲疑再三，臉有難色道：「請原諒，爲了我們全家人的安全，小妹現在還不能說太多。」

柳青青不忍逼她，換了一個角度，道：「犬養由美是幾時來到中原的？」

「她從沒來過，這是第一次。」

「那她爲何自承是偷渡扶桑的？」

「純屬一派謊言，不這樣她怎能冒充石貴妃。」

「說得也是，航期那麼長，是隻老鼠也不可能躲藏那久。」

「不錯，事實上她是在鎌倉碼頭時，臨時跳進箱內又跳出來的，小妹曾目睹全盤過程。」

「她爲甚麼要當着我們的面這樣做，豈不是故意要拆石太師的台？」

「犬養王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爲了便於控制石太師，兩位不健忘的話，應該還記得，由美公主進出木箱之際，正是老太師忙着與犬養父子寒暄的時候。」

燕子飛道：「如意，我還沒有聽懂妳的意思，犬養幸助爲甚麼要這樣對待石太師？」

如意條理分明的道：「犬養王是天生的大奸大惡之人，雄心勃勃，詭計多端，他有雙重目標，一是藉此要脅石太師，好令其擺佈，予取予求，老太師答應『石貴妃』下嫁織田介川，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當然，足見王也應允他一個條件。」

「石太師有何條件？」

「要求犬養王設法將你們埋葬在扶桑。」

「哦！另一個目的呢？」

「挾石太師以自重，誇耀諸侯，威脅織田，進而謀奪權柄，入主幕府。」

「這樣說來，石家父子也誤以爲由美公主就是石貴妃？」

「事實確是如此，不然石家人怎會像火燒屁股一樣，千方百計的想把犬養由美搶回去。」

「有一件事子飛還是不甚了了，箱子裡的字畫到那裡去了？她對一切的一切爲何會那樣熟悉？令人對她的身份無可置疑。」

「此乃小事一件，錢通有足夠的時間與機會辦妥一切，告訴她所有應該知道的事。」

「提起錢通這條老狗，子飛想起一件事來，他在扶桑時曾一度神秘失踪，是否去幹甚麼不可告人的勾當？」

「據小妹所知，石太師這次去扶桑，已將黃龍會全部買下，錢總管大概就是爲這些事奔走。」

柳青青道：「我的好妹子，不是做姐姐的不相信妳的話，而是茲事體大，不能有半絲半毫差錯，除此以外，有無別的理由証明她不是石貴妃？」

如意沉吟一下，道：「首先，小妹要說明，我是玉華宮的人，是從太師府跟着石貴妃一起進宮的，對娘娘的瞭解比任何人都多得多，也深得多，對不對？」

「這一點我完全同意。」

「如此，小妹看走眼的機會，應該微乎其微。」

「那當然。」

「最重要的一點，當娘娘失踪那晚，你們來到玉華宮時，子飛曾抱我飛上紫禁城，下來後小妹曾經說過一句話，兩位還記不記得？」

柳青青尋思少許，忽然驚叫道：「我想起來了，妳當時曾說石貴妃已懷有身孕，照時間算起來，如今應該是挺着大肚皮才對。」

如意笑容可掬的道：「此乃鐵証，眞假立判，明白了這一點就不必再疑神疑鬼了。」

原以爲捉到一條大魚，結果却變成一個燙手的山芋，確非始料所及，燕子飛長嘆一聲，苦笑道：「那現在該如何處置？」

如意胸有成竹道：「依小妹之見，可以把她放掉，暗中盯着她，說不定會另有發現。」

柳青青道：「如意，我知道妳不肯說，但又不能不抱萬一的希望，眞正的石玉娘此刻何在？這件案子撲朔迷離，錯綜復雜，還有雙劍、玉駝鈴……」

如意打斷她的話，道：「青姐，別說了，能說的小妹俱已言明，其他的事關係重大，一旦說出來，我們全家都活不成！」

「好吧，我不問就是，希望你好自爲之。」

「謝謝兩位這麼體諒我，青姐，我該走了。子飛，再見。」

人已越過人工湖，還頻頻招手，依依之情，表露無遺。

柳青青緊鎖着黛眉，道：「子飛，你認爲她的話可靠嗎？」

「她似乎沒理由騙咱們。」

「我也是這樣想，眞的很喜歡這個扶桑妞兒。」

步出房門，本打算到犬養由美的屋內再查証一下，忽見丁玲夫婦走進花廳，大石頭大聲吆喝道：「燕子飛，那條狗送進大牢了，另外，外面有一個妞兒要找你。」

剛剛送走一個妞兒，現在又來了一位嬌客，燕子飛不由的爲之一楞。

柳青青道：「是甚麼人？」

丁玲道：「這個女人的名字好長，叫甚麼鶯鶯、櫻櫻、毒玫瑰、小洋芳子，一大堆……」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燕、柳的臉色已經變了，急忙快步下樓，燕子飛道：「傳話出去，放他們進來，不必攔阻，以免無謂的傷亡。」

神刀丁玲轉身而出，不一時便領着小洋芳子步入花廳。

毒玫瑰有備而來，並非單刀赴會，副會長田風九段在左，右面是一個方臉大耳，一臉煞氣的中年人，三人的身後另有二十名武林人物，大家一律敞開着胸膛，露出古銅色的皮膚，腰帶上標誌顯明，都是八段以上的扶桑高手。

燕子飛抱拳爲禮道：「小洋會長，田九段，別來無恙，子飛昨夜才到，兩位就光臨別有天，消息倒挺快的。」

打量一下那方臉大耳之人，又道：「這位朋友是誰？以前好像沒見過？」

小洋芳子笑盈盈地道：「是蒼龍會的郭會長郭泰。」

「郭泰？不像是扶桑名字。」

「是漢名，這樣才更親切。」

「好一個更親切，何不乾脆說這樣更易僞裝，更易行詐！」

柳青青接道：「鶯鶯會長，咱們是老朋友了，不必拐彎抹角，此來有何見教？就直說吧。」

毒玫瑰一揚柳眉兒，道：「柳姑娘快人快語，聽來好不爽快，本會長恭敬不如從命，就實話實說，希望兩位能見好就收。」

燕子飛道：「甚麼叫見好就收？」

黑龍會長小洋芳子大言不慚的道：「燕大俠已將玉璽、寒蟬奪回，成果豐碩，顏面已足，如肯就此罷手，遠離京都，咱們以前所談的事依然有效，本會願贈兩位一筆厚厚的川資。」

「小洋會長，郭會長，還有田副會長，我們遲早會離開北京的，但不是現在。」

「那時候才離開？」

「追回雙劍、玉駝鈴，查明石貴妃失踪一案的眞相之後。」

「這樣說，燕朋友是不答應囉？」

「妳這是明知故問。」

「你可曾想到拒絕的後果？」

「燕某做事，只問是非，不論成敗。」

「你不怕火燒別有天，殺個鷄犬不留？」

「本俠不接受威脅！」

「這不是威脅，馬上就會成爲事實。」

「這一點我完全同意，但躺在地上的絕不會是我燕子飛。」

「燕朋友準備硬拚？」

「本俠已候教多時！」

唇槍舌劍，火藥味漸濃，毒玫瑰的話更加潑辣刺耳：「燕子飛，這是最後警告，你若再一意孤行，本會長非但要火燒別有天，趕盡殺絕，以前的大屠殺必將繼續，不論老幼，無分婦孺，北京城的老百姓將會再度因你而血染黃沙，橫屍長街。」

不提以前的大屠殺還好，一提起來，燕子飛就怒火中燒，氣衝斗牛，殺機滿面的咆哮道：「毒玫瑰，這筆帳妳已經積欠太久太久了，本俠今天就要妳血債血還！」

激怒了一旁的蒼龍會長郭泰，大發雷霆道：「他奶奶的，老子就不信你姓燕的有甚麼了不起，就算是一條龍，本會長也會叫你變成一條蟲！」

雙掌一錯，跨步欺身，呼！呼！拍出兩掌，招式詭異，身手俐落，果非等閑之輩。

「他媽的，跳樑小丑，井底之蛙，憑你還不配和燕子飛動手，石大爺陪你來玩玩。」

發話同時，石磊的七節連環棒已橫掃出去，硬將郭泰截住，大打出手。

燕子飛恨滿心頭，決心要同黑龍會討還血債，朗聲道：「朋友們，黑龍會的魔崽子個個雙手血腥，今天就是他們還債的日子，將所有通路全部堵住，燕子飛要大開殺戒，爲死難的蒼生索仇！」

三山五岳的好漢一呼百諾，立在花廳的門口排下一道肉屏風，每一扇窗戶皆有人把守，將整個花廳封了個密不透風，連一隻蒼蠅也飛不出去。

小洋芳子懼意全無，聲冷而氣壯道：「好極了，天津碼頭的厚賜，本會長尚沒回報，咱們今天就打個痛快，不死不散！」

劈！劈！劈！毒玫瑰還沒有來得及出手，柳青青的長鞭爆出三個鞭花，嬌叱道：「別盡耍嘴皮子，咱們功夫上見眞章，接招！」

話未落地，人已撲出，和小洋芳子鬥在一起。

其餘的人也沒閑着，各找對象，展開一場慘烈的生死之搏。

燕子飛的眸中火光直冒，怒視着田風，道：「田朋友，善惡到頭終須報，血債要用血來還，你上路吧！」

他畢生不打誑語，向來一言九鼎，既已下了殺人的決心，出手便毫不留情，「血手印」應念而發，「血洗海棠」，劈出一股排山熱浪。

「血手印，不可硬接！」

毒玫瑰不愧爲是一會之長，還眞識貨，出言示警，可惜爲時已晚，大錯已成，田九段來不及留下半句遺言，心口上印下一隻血紅的手印，便匆匆忙忙的進了鬼門關，上了奈何橋。

大石頭大發虎威，有超水準的演出，與蒼龍會長郭泰難分軒輊。

櫻櫻確非庸手，一時半刻之間柳青青還奈何不了她。倒是丁玲的神刀威風八面，已腰斬了兩名八段高手。

燕子飛一招解決了田九段，全場皆驚，亦令小洋芳子大爲震駭，道：「燕子飛，數月不見，想不到你的功力又有精進，花廳太小，施展不易，咱們到外面去幹！」

話雖堂皇，實則已萌退意，到外面去能勝則勝，不能勝則走，此乃萬全之策，却被柳青青識破了，冷笑道：「毒玫瑰，妳少來這一套，溝死渠死都一樣，姑奶奶今天不會給妳任何逃命的機會。」

蛟皮鞭佈下重重天羅地網，將她密密網住，脫身不得。

燕子飛身形三閃，到了郭泰身前，道：「郭會長，咱們今天是第一次見面，很可能也是最後一次，本俠要你命喪異域，以爲後繼者戒。」

這是甚麼話，簡直把堂堂的蒼龍會會長當作組上之肉，甕中之鱉，郭泰勃然大怒道：「燕子飛，你好大的口氣，未免太狂妄自大了，老子就不信你能傷到本會長的一根毛。」

燕子飛滿腔怒火，一臉殺機，不願再浪費唇舌，右掌倏揚，另一招血手印「血染大地」又告閃電拍出。

郭泰乃一會之長，自視甚高，不肯退讓，當下雙掌齊出，硬往上撞，欲爲田九段挽回一點顏面。

砰！兩股強勁無匹的力道猛一撞，眞力四射，熱浪滾滾，激起了一團灼熱的旋風，丈許之內的人齊皆紛紛退避。

蒼龍會長郭泰確非泛泛之輩，在血手印的洗禮下居然沒有死。

不過，却也距死不遠，悶哼聲中，帶着一股血箭，朝花廳門外倒飛出去。

說巧眞巧，孫九峯領着師弟陳恭、柯友德正大步行來，孫提督睹狀大喝一聲，「滾回去！」反手一掌，又將郭泰震回到花廳內。蒼龍會長高來高去，變成了空中飛人。

燕子飛一掌未竟全功，心中好不懊惱，「血洗大地」，揚掌追殺，郭泰反震而回，撞個正着，可憐他初來中原，尚沒一展身手，便死在血手印下。

孫九峯看在眼中，大加讚賞道：「燕兄眞乃天縱奇才，武林奇葩，才半年時光，已盡得血手印之精髓，練至八九成的火候。」

燕子飛道：「三位來得正好，這一羣倭奴個個罪惡滔天，死有餘辜，放手去殺，別放走一人。」

甫一照面，就損失了兩員大將，黑龍、蒼龍二會高手看得心驚肉跳，雙脚發軟，如今再加上孫九峯、陳恭、柯友德，簡直如虎添翼，威力大增，何消片刻工夫，便將所有的扶桑鬼子送進陰曹地府。

黑龍會長小洋芳子實在夠厲害，功力高不可測，鬥志、耐力高人一等，仍在奮戰不懈，並道：「燕子飛，你如果自認爲是一條英雄好漢，就別以多爲勝，照江湖規矩，與本會長來一場公平決戰。」

燕子飛揮揮手，叫大家全部退下，道：「小洋會長，本俠從來不佔人便宜，更不會以衆擊寡，今天一定叫妳死得心服口服，在閻王爺面前無話可說，叫扶桑的子子孫孫再也不敢擾我海疆，犯我河山！」

提足兩掌眞力，大步上前，猛地雙掌齊揚，「血濺海棠」、「血染山河」、「血洗大地」，血手印三絕掌一氣施出，以雷霆萬鈞之勢攻過去，決心要將毒玫瑰小洋芳子斃在當場。

血手印的威力，鶯鶯心知肚明，聰明絕頂的她自然不會自尋死路，非但不會硬接，反而利用燕子飛洶湧的掌浪，平地拔空而起，飛向天窗。

「她溜啦！」

「攔下來！」

「幹掉她！」

小洋芳子溜滑得很，當大夥兒發現她有逃走的企圖，齊聲呼喊時，已接近天窗，孫九峯、陳恭、柯友德、石磊、丁玲全都起身追殺，却無一人得手。

柳青青速度最快，又有長鞭可用，也僅僅掃落毒玫瑰的一隻繡花鞋。

燕子飛撤掌轉身，小洋芳子已穿窗而出，情急之下，不遑多想，式行「龍飛九天」，再變「乳燕投林」，追到窗外去。

轟！身子甫衝出窗外，忽見那神秘的黑衣人迎面飛來，二人狹路相逢，匆忙中各攻一掌，爆出一聲巨響，掀起一陣狂風。

黑衣人被震落在地。

燕子飛被震回花廳。

柳青青打開窗子一看，只見那黑衣人利用人工湖上的幾片浮木，施展出「一葦渡江」的絕技，與小洋芳子雙雙消失在別有天的牆頭。

孫九峯道：「燕大俠，剛才是怎麼回事？」

燕子飛道：「那個黑衣人又出現了，功力高不可測。」

陳恭道：「咱們快追，今天無論如何要揭穿他的廬山眞面目。」

柳青青道：「別追了，他們早已去遠。」

＊　＊　＊

燕子飛命人上樓去叫石貴妃，並對陳恭、柯友德道：「等一下石玉娘下來的時候，兩位可千萬別說話，有一件事情，本俠必須在三頭六面的情形下查清楚。」

石貴妃已走出房門，依舊媚態十足，風情萬千，有如一顆發光的明珠，大家的眼睛皆爲之一亮。

燕子飛小聲問陳恭：「你看這個女人是不是石玉娘？」

陳恭以肯定的語氣道：「是她，沒錯！」

柯友德補充道：「她燒成灰我也認得出！」

石貴妃輕移蓮步，柳腰款擺，甫至樓下，便有撲鼻香風襲來，燕子飛親自搬了一張椅子，讓她坐下，道：「妳說妳是石貴妃，是被陳恭、柯友德劫持走的，對不對？」

「是啊，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那麼，我想請教，陳恭、柯友德是何許人，妳知道嗎？」

「當然知道，是曲敬堂的徒弟，九門提督孫九峯的師弟，孫皇后的貼身護衞。」

「如此，妳見到他們，一定可以認得出？」

「廢話！」

「現在，他們兩位就站在妳面前，請告訴在下，誰是陳恭？誰是柯友德？」

她的面前圍着一大羣人，是柳青青授意圍上來江湖朋友，石玉娘看來看去瞧了好一陣工夫，始終沒敢指認，故作鎭定道：「燕子飛，你說陳恭、柯友德也混雜在內？」

柳青青道：「不錯，請指出來給大家看。」

這下石玉娘可傻眼了，遲疑，遲疑，再遲疑，忽然靈機一動，指着孫九峯道：「他是九門提督孫九峯孫大人。」

大石頭粗聲大氣道：「奶奶的，妳倒眞會矇，這裡只有一個穿官服的人，白痴也曉得他是孫提督，燕兄弟是要妳指認陳恭、柯友德，別打馬虎眼。」

這石玉娘不簡單，臨危不亂，端起了皇妃的架子，道：「孫大人，請叫你的兩位師弟來見本宮。」

柳青青玉臉一寒，道：「少來這一套，要認妳自己認，不認得就說不認得，休想投機取巧。」

這一來，石玉娘沒有咒可唸了，只好硬着頭皮，賭博似的指着柯友德道：「他就是！」

雖是孤注一擲，却也並非完全瞎猜，此女冰雪聰明，從衣着、氣質上察覺出柯友德與衆不同，故而大膽指認。

燕子飛追問道：「他究竟是誰呀？」

石玉娘遲疑一下，道：「是陳恭。」

燕子飛不動聲色，道：「還有一個柯友德呢？」

（未完‧卅）

上文提要：尹大明在這次對決中又受了重傷，王彩雲餵了他一粒天山雪蓮方保住性命，從這次對決中，玄小龍等又發現了丘泰來培養了大批的敢死隊，用來對付他們收復大龍幫的行動，玄小龍希望從敵人口中得到老爹玄劫的下落，却毫無所獲，這時，張冠回到了他原來的睢寧分舵，將他的老部下集合起來……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一計不成復約鬥　戰書塗毒欲謀害

張冠一聽笑笑，道：「給那姓丘的當頭棒喝。」

李子明道：「咱們大伙又回來，便是聽到河上的事件，知道石副幫主與各水路分舵舵主們已回來，才由各地趕回來的，大伙等的就是這一日呀，張爺！」

有個漢子接道：「我還特別跑去渡口找舵主，我知道舵主與卓爺二人在那兒開茶舖，嗨，關門了，叫我白白的跑了二十里。」

張冠一聽，道：「我告訴你們，我與卓舵主已把各陸上分舵的舵主找來了。」

李子明道：「是邱舵主他們嗎？」

張冠道：「不錯！」

李子明道：「他們人呢？」

張冠把手一指，道：「岔路的大道邊，等著我來帶你們，大家一起前往河上吧！」

大伙一聽，一齊吼叫：「走，走……」

張冠道：「快走，有馬的騎馬，再把大車套上，咱們這就去河岸了。」

他已走到門口了，忽又回頭道：「我告訴你們，這可是我心裡話，你們有幾人拖家帶眷的？」

李子明一怔，道：「張爺，你突然問這幹什麼？」

張冠道：「還有，我把話先明說，咱們這一次不是運貨上路，而是去動刀玩命，這種事我不勉强你們幹，心中害怕的人，你們留下來，我們仍是好兄弟，留下來看大門。」

他一連問了五七聲，一個人也不願留下來。

張冠一笑，道：「這麼說來，你們打算跟我一同去找姓丘的拚命了？」

李子明道：「張爺，你就別再多說了，這一年多來，兄弟們同你一個樣，吃香喝辣輪不到，吃苦受罪少不了，還得看人臉色，心中那股子怨氣早就彆不住了，大伙沒說的，早就等著這一天了，不就是玩命嗎？」

又有一人吼道：「操，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不就是看誰狠嗎？」

「對，咱們非宰人不可。」

張冠瞧這光景，不就正是同仇敵愾嗎？他忍不住的嘿然一笑，道：「既然如此，我還有一句話交代。」

大伙眼睛瞪得大，等他的話了。

張冠道：「一旦雙方動上了，絕不能有人撒鴨子，咱們睢寧分舵可看不起這種人。」

「舵主放心啦！」這是大伙齊聲吼，吼得張冠高興的大叫：「套車

上馬，跟我走！」

「轟」聲起處，三十多人擠出屋子來，腿快的已到了馬廄去套車，馬廄中尚有馬匹十七匹，全部拉出來。

三個看守馬廄的漢子對李子明道：「大掌鞭，這兒沒馬看守，咱們三人也上船去吧！」

李子明道：「那就把大門上了鎖吧，上了鎖快上車。」

於是睢寧分舵的人都走了，那位騎馬在前面的張冠，挺著胸膛出了睢寧城，他這是叫大伙瞧瞧，他又成了大龍幫睢寧分舵當家的了。

那「鐵血秀士」張冠率領着他的兄弟們三十六人，一路來到三岔路口，卓飛一見來了這麼多人，不由得大笑！

錢和、王貫伍也高興，邱永山道：「咱們總算不失面子了！」

張冠指着車道：「我把大車也帶來，也許有用處，且看少幫主他們策劃……」

他再把聽到的前夜河上有偷襲之事，對卓飛幾人說了一遍！

錢和急叫：「快去河上瞧瞧，咱們已躭誤太多時間了！」

說着，當先拍馬往河岸方向馳去！

張冠等人一路跟過去，不多久，只見有快船往岸邊靠過來了！

果然，黃忠已在船頭高聲叫起來了！

「是張舵主回來了嗎？」

岸上騎馬的十二人，大車一共有三輛，均是四馬雙轡一併停在河岸邊！

張冠當先下馬奔到快船邊，他急問：「少幫主他們至今還好吧？」

黃忠道：「正爲你們焦慮的等待吶，大伙先上船！」

張冠道：「我的人馬在岸上，我先帶五位舵主前往大船會見副幫主與少幫主！」

黃忠道：「那就趕快上船吧！」

張冠卓飛等六位舵主立刻上船，快船撥轉頭便往河中央的大船駛去！

黃忠在船上看到這六位陸上舵主，忍不住高興得掉下眼淚來！

「天爺開了眼，各位均平安回來了！」

邱永山重重的道：「老黃，你是總舵大把頭，一年多前大海上是怎麼出的事？」

黃忠道：「看起來是遇上大批海盜船的圍攻，當時眞慘，每個船上都有死傷，等到大家一看沒希望，大海上也不能跳海，只好任人宰割了！」

六個舵主聽他說，黃忠咬牙，又道：「等到少主把咱們自山洞中救出來，才知道大海盜金申之洞與丘泰來沆瀣一氣，原來他們是拜把兄弟，有計劃的吞掉淮上大龍幫！」

卓飛與張冠幾人聽得心頭火起。

邱永山吼道：「娘的，難怪石沖那批王八蛋，把銀子盡往自己口袋裝，老人們他一紋也不給，原來是一羣海盜上了岸！」

王貫伍道：「佟洪那個王八蛋，他在開封橫行霸道，我就覺得他非善類！」

幾個人都在駡大街，大船上只見石敢當與玄小龍已等在船邊上了！

張冠幾人上了大船，石敢當對黃忠吩咐！「快送酒菜到岸上，叫兄弟們先飽餐一頓！」

黃忠點着頭，他已把快船往岸邊再駛回去了！

＊　＊　＊

張冠六人來到玄小龍面前，六人齊齊抱拳！

玄小龍却十分關懷的道：「六位叔叔，你們一路上多辛苦了！」

張冠與卓飛早已見過玄小龍的面，但邱永山與于致中、王貫伍與錢和，他們四人還是初次見到！

四個人仔細觀看玄小龍，頓覺似乎看到了老幫主的英氣模樣，四人忍不住上前齊齊抱拳！

「華山分舵邱永山等，拜見少幫主！」

玄小龍忙回禮，道：「各位叔叔，咱們回艙中去吧，各位回來得正是時候！」

他話中有含義，張冠六人跟着玄小龍與石敢當二人一同走入石敢當的大艙中！

石敢當在艙門口吩咐一個漢子，道：「趕快把各位舵主與大把頭都請過船來，有事大家共商研！」

有三名大漢分頭上了小船，匆匆的把林能、李俊、時運生、趙起山、龍虎、馬超人、黃忠，等全部接到石敢當的大船上來了！

這時候，除了尚在床上躺的尹大明之外，便是朱光遠與白永在也走進大艙中！

大家見陸上分舵的舵主全到齊，自是十分高興，每個人似乎有說不完的話，但也是同樣的直叫寃屈！

大艙中，石敢當道：「張舵主又找來三十多人，再加上各位及時趕來，算一算咱們也只有這些力量了，各位有甚麼主見進攻淮上，在此可以提出來！」

這是大事，也是大龍幫能否恢復的重要大事，便是主見也要在肚子裡三思以後才能提出來……

石敢當問玄小龍，道：「少幫主的決定，咱們必定奉行執行，絕不猶豫！」

他以爲玄小龍身邊有了王彩雲，那王彩雲武功才智過人，必已有計謀與玄小龍說過，這才直問玄小龍！

玄小龍一聽之下，他淡淡一笑，道：「石大叔，我不是早對你說過了，這次攻打淮上，事關咱們大龍幫的未來，也關係到大家的生死，一切指揮，大叔你全權處理，便是我與我師妹兩人，也得聽大叔的調度，你就擔待了吧！」

幾句話詞懇義重，大伙聽得十分動容！

石敢當道：「不就是爲了大龍幫基業嗎？既是少幫主如是說，我石某人便以性命擔保，挑下這個擔子了！」

大伙齊聲叫好，石敢當道：「情勢如此，我便提出一套作戰計劃！」

果然，石敢當早有準備，他取出一張草圖來擺開在桌上，道：「過來，大伙圍上來仔細的看！」

人頭擠在一起，目光集中在草圖上，石敢當這才當仁不讓的指着圖上繪的攻堅路綫！

「你們看這些綫，這是水路，水路攻擊由我親率，六處水上分舵人員船隻，共分兩個攻擊船隊，等到淮上河面，雙方一旦交手，兩支船隊立刻左右包夾，咱們的船隊共分兩大六小八條船！」

他看看在場各人，又道：「我與林能舵主各率一條大船，加上六條快船，便組成一個船隊，另外兩條大船，由時運生與李俊二位舵主率領，至於朱舵主與白舵主兩位，全力照顧受了傷的尹舵主，就在我的大船上吧！」

這是人力調配，不會有人反對！

石敢當對玄小龍道：「少主，恕石某斗膽，你與王姑娘一道，率領張冠六位陸上舵主，帶着岸上的那幾位兄弟，由這兒攻向淮上，這一帶有土坡，盡是野地荒林，我心中明白，少主一直想知道老幫主的消息，那麼，由陸上攻擊必方便，而且……」

他頓了一下，又道：「如今的董大年老夫妻與張發旺，這三位忠烈之士，必仍在淮上被囚着，少幫主攻入總舵之後，由張舵主他們掩護，先救出老黃他們，也可以知道老幫主的下落了！」

石敢當的這一分派，在場的人均點頭！

石敢當又道：「海盜們的本性是燒殺掠奪，咱們攻入總舵不能放火，只消滅他們，只要奪回總舵，大龍幫兄弟們必聞聲趕來，需知當年咱們大龍幫興旺之時，船隻上百，人員近千，如今只不過二百七八十人而已！」

玄小龍心中發急，他最擔心的是他爹玄劫的安危了！

石敢當看看各人，又道：「各位，還有甚麼好的意見？」

他發覺時運生在沉思！

石敢當知道這位曾是南京分舵舵主的人物，是有名的「賽諸葛」，不由一笑，道：「時舵主，你必有主意，可否立刻說出來？」

時運生拈鬚一笑，道：「我在想，是下戰書約期決戰，還是以奇襲手段，需知前夜他們偷襲不成，如今必有防備，咱們貿然前往，如同鼠鑽布袋，大不利！」

石敢當道：「時舵主果然高明！」

玄小龍道：「曾聽人言，丘泰來與大海盜金申之洞兩人的功夫了得，不知你們見過沒有？」

石敢當道：「我在老幫主失踪以後，便也悄然離去，當時有老兄弟們告訴我，姓丘的說我不值一提，任我離開，還說我很識相，至於姓丘的功夫，不曾有人見過！」

一笑，玄小龍道：「我有個小小意見！」

石敢當等一聽少幫主有意見，大伙都等着聽一聽！

玄小龍道：「我的意見是既約鬥也奇襲！」

他此言一出，大伙一陣驚楞！石敢當與時運生也驚異的道：「這……」

玄小龍一笑，「約鬥，由我與我師妹兩人前去赴約，我前往約鬥那丘泰來父子，而石大叔便率人直撲而來，奪取總舵！」

石敢當道：「少主，這條計原本我也曾想到，但後來想想再三，覺得對少幫主而言，太過冒險了，所以……」

淡淡一笑，玄小龍道：「雙方搏鬥，刀槍無眼，原本就是一件冒險之事，各位必然都知道這些！」

大伙聽得直點頭，邱永山等尚不知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身負絕學，如今聽玄小龍如此坦然爲自己提出難題，去約鬥丘泰來父子兩人，無不打自心眼中產生佩服之感！

*　*　*

淮上淮上，淮上位在徐州正東方，距離徐州尚不到十里遠，那兒有個無名湖，也有人叫它淮上湖，通往徐州的運河便在此南邊經過！

大龍幫的船隊集中在淮上湖面上，當年玄劫主持大龍幫的時候，這兒還有許多水上小販船活動，這才一年多，水面上已少有小販船的影子了！

從睢寧過來一條快船，眼看着就快進入廣闊的淮上湖了，忽見迎面有一條快船滿帆而來，船頭上有個黑衣大漢雙手叉腰站得高。

就在兩條快船要接近的刹那間，從睢寧來的快船上，楊九子大聲吼叫了！

「打住船，打住船，娘的，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呀！」

他一邊叫自己的快船打住，還高聲對來船打手勢！

「嘩」！對方的船上帆繩鬆了，帆不吃風力，船便也慢慢的停下來了！

兩條快船是一個樣，全是大龍幫的雙桅快船！

幾個大漢舉竹篙鈎子，用力的鈎緊了對方的船，楊九子挺一挺腰便站在船中央！

對方那黑衣大漢走過來，他打從鼻孔直哼哼！

楊九子冷笑，道：「喂，我們是來下戰書的！」

「哈……」

黑衣大漢夠響亮，但楊九子却忿怒的叱道：「娘的老皮，你笑個鳥呀！」

黑衣大漢收住笑，回罵：「操，莫非想打架！」

楊九子道：「何止是打架，開戰之日還動刀殺吶！」

黑衣大漢怪笑一聲，道：「可也妙了，大爺我也是奉了幫主之命前來下戰書的，你他娘的也是下戰書！」

他把手一伸，道：「拿來！」

楊九子道：「你的也拿過來！」

兩個人各自從懷中取出個信封來，高高揚起，那黑衣大漢道：「這是咱們幫主的交代，爲了生命的寶貴，不可亂殺人，才決定約鬥你們個小子叫玄小龍的傢伙！」

楊九子哈哈一笑，道：「巧了，咱們少幫主！他……」

黑衣大漢吼叱，道：「甚麼少幫主，少幫主是咱們的丘大少幫主，姓玄的是老幾！」

楊九子回吼：「放屁，大龍幫本是咱們玄幫主的，是你們海盜頭子的陰謀，總舵人力去海上，他便宣佈自立爲幫主，能算數嗎？操！」

黑衣大漢怪叫道：「爲甚麼不算數，大龍幫這一年多來，業務蒸蒸日上，上上下下有銀子賺，比之過去强上十幾倍呀！」

楊九子道：「我操，那是你們海盜們富了，大龍幫的老人們就慘了！」

這兩人吵起來，看看就要動刀了！

楊九子身後一人道：「九子算了，同他吵甚麼，咱們是來下戰書的，留着力量還怕殺不了他們呀！」

楊九子點點頭！

他戟指對方黑衣大漢，又道：「王八蛋，拿去，咱們少幫主與王姑娘，必按時間地點前去赴約，那一個黃牛不去的是龜孫王八蛋！」

「哈！」

黑衣大漢又笑了，笑得楊九子忍不住的又問：「你個王八操的，那麼喜歡笑呀！」

黑衣大漢道：「咱們幫主有交代，比鬥的時候順便把那個女子也帶上，要一次收拾完事！」

楊九子接過戰書，他冷笑道：「楊大爺有一句廢話，非說不可！」

「廢話？甚麼廢話！」

楊九子道：「明知那丘泰來是個陰謀小人，不守信諾，我却還是要說出來！」

他走到船邊，又道：「丘泰來約鬥，他暗中有陰謀，對不對？」

黑衣大漢嘿嘿笑，道：「對，不對，你去猜吧！」

楊九子道：「所以我這也是廢話，去告訴姓丘的，那一個在決鬥的時候動心眼，設陰險，準定不得好死！」

黑衣大漢冷笑道：「你娘的，你腰間插的是甚麼？」

楊九子拍拍腰，道：「刀！」

黑衣大漢道：「帶刀之人能好死嗎，娘那皮的，身邊帶把刀，也奢想壽終正寢呀，操！」

楊九子一怔間，兩船錯開了！

兩船調頭駛，還聽那黑衣大漢哈哈大笑不已！

楊九子的心中犯嘀咕！他坐在船上直咕噥！

「娘的，這個王八蛋笑甚麼，那模樣他好像很篤定，是不是設下了甚麼毒計呀！」

楊九子把敵人的戰書取在手中，只見上面清楚的書寫着「戰表，玄小龍親啟」！

楊九子唸了幾遍，心中有些怪怪的！

「操，不就是決戰嗎，誰啟還不就是一個樣？」

就在這時候，有個漢子走過來了！

這漢子拍拍楊九子道：「九子哥，剛才要是幹起來，咱們的人比他們少兩個，必吃虧！」

楊九子道：「雙方下戰書，打個甚麼勁，對罵幾句是免不了的！」

他抖着手上敵人戰表，又道：「娘的，咱們的戰表開着口，只伸出指頭就把裡面的戰書取出來了，多方便呀，你瞧，他娘的，他們把戰表封得密密的，要咱們少幫主親自取閱，你不覺得奇怪呀！」

那漢子一笑，道：「有甚麼好奇怪的，這是叫少主自己拆開，別人不可以看！」

楊九子道：「去你的，別人不

能看，我楊九子是姓丘的甚麼人？我聽他嚷嚷呀！」

那人一聽，點點頭道：「對呀，咱們爲甚麼要聽姓丘的？他是老幾？」

楊九子猶疑了一下，咬咬牙，道：「操，老子偏要先拆開來瞧瞧，他姓丘的咬我的鳥呀！」

附近又過來一個漢子，道：「九子哥，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刻你九子哥說了算！」

楊九子道：「拆？」

兩個漢子道：「拆，拆開看看又何妨，不就是雙方要決鬥嗎？」

楊九子不再猶豫了，他還先把戰表照向陽光看裡面，就怕把裡面的戰表也拆破似的！

於是，「察」的一聲拆開了，楊九子伸手就把裡面裝的戰表抽取出來了！

那是一張白色的四方紙，上面寫着：「你若死不了，明日一早五更時分，淮上大龍坡上面，我們決一死戰，你休忘了把你身邊女子帶上！」

楊九子哈哈笑道：「吹牛不是，甚麼死不了！我他娘的這是頭一回……頭一回……」

他忽然臉色變青又道：「不好了！」

有個大漢道：「九子哥，怎麼了？」

楊九子舌頭有些僵硬的道：「戰表……上有劇……毒……」

船上還有三個人，一聽說那紙上有劇毒，誰也不敢去接過來！

楊九子已直翻眼，他拚出一口氣，道：「快……快……回去……」

嚄，三個大漢可忙了，操槳扯帆，急忙的往睢寧河面上駛去！

好在雙方在中途遇上，楊九子的船回得快，他們乃是順流而下，很快的便看到最前面的警戒船了！

警戒船由馬超人在上面擔綱，見楊九子的船過去沒多久就回來，已見楊九子橫躺在船面上，他大叫起來！

「娘的皮，不講江湖規矩呀，兩團交戰不斬來使，姓丘的狗東西便是這一點也不遵守呀！」

馬超人這裡正罵人，楊九子的船上有人吼了！

「大把頭呀，九子哥中毒了吔！」

來船只在馬超人的警戒船邊急速的過去，直往不遠處的大船駛過去！

馬超人吃驚道：「人在船上中的甚麼毒？」

他當然不知道，楊九子中的是戰表上塗的劇毒，那可是江湖中最厲害的毒，名叫「勾魂砂」！

江湖上能用這種劇毒的人並不多，想不到會用這種毒的人來了淮上大龍幫！

馬超人絕對想不到楊九子是中了這種劇毒！

楊九子這是不應該中毒的，他只是覺得好奇才會自作主張的拆開戰表，却也救了玄小龍一次劫難！

* * *

快船急匆匆的靠上大船，石敢當已站在船邊，道：「眞快，下了戰書回來了！」

他再看清楊九子的模樣，大吃一驚道：「他娘的，中風了呀！」

有個漢子指着有石塊壓着的白紙，道：「副幫主呀，不好了，楊九子中毒了，那片戰書上面塗着劇毒呀，用手一摸，人就僵了！」

石敢當已跳到小船上，聽了那人的話，他也不敢去取那白紙，於是，玄小龍與王彩雲過來了！

王彩雲抓起楊九子的手腕只一看，不由驚道：「這是天下最毒的勾魂砂，碰上活不過兩個時辰！」

玄小龍急道：「師妹，快救他呀！」

王彩雲匆忙的又把她袋中珍藏的天山雪蓮祛毒丸傾出一顆塞入楊九子的口中！

楊九子的臉色淡青，兩手發烏，幾乎人們都相信楊九子已無解藥可救了！

漸漸的，楊九子的舌頭不僵了，王彩雲急忙叫人送來一杯溫水，楊九子果然口乾舌燥，一口氣把水喝完！

一邊的石敢當接過一把刀把石頭撥開，大伙這才低頭看白紙上的字！

玄小龍看了冷笑道：「大龍坡……這個地方我好像有印象！」

馬超人道：「少幫主呀，你小時候常往大龍坡上跑，大龍坡下有石洞，你忘了？」

玄小龍道：「我忘不了，我怎麼會忘呢？董大年董大伯就常帶我去那兒玩！」

他深深嘆了一口氣，又道：「眞是想不到，想不到我下天山却要在大龍坡上與人決鬥！」

石敢當道：「少幫主，咱們下戰書，地方由他們選，眞是巧，他們雙方會在中途遇上！」

馬超人道：「我看吶，他們約鬥是假，陰謀是眞！」

石敢當道：「大戰前夕出奇謀，咱們便是決定在他們決鬥的時候兵分兩路攻向淮上！」

玄小龍道：「石大叔，明日五更時分，我與我師妹二人前往大龍坡決鬥，進攻大龍幫總舵之事，便由石大叔與各位大叔們費心了！」

他對王彩雲又道：「師妹，明早一戰，十分重要，形勢如果不對，咱們立刻聯手直接攻取總舵，莫忘了先救人爲要務！」

王彩雲點點頭，道：「小龍哥，你放心，我在幾次與他們的打鬥中，發覺那些海盜們只不過一個狠字，若論眞功夫，實在不怎樣！」

她轉身緩緩的又道：「取來個火種一用！」

她是對身後站的一個漢子而言，那人立刻往船尾奔去，很快的便取來火種燃起來！

王彩雲接過火種，他對四週的人們道：「大家小心，別把冒出的煙吸入肚子！」

大伙一聽之下，各自便把鼻子捏緊，王彩雲舉着火種對準那張白紙燒去，就聽「沙」的一聲響，一團火花燒起來，看得人們心驚肉跳！

王彩雲皺緊眉頭，道：「淮上必有高人，這種毒物非一般江湖中人所擁有！」

玄小龍一聽，吃一驚，道：「師妹，不知是甚麼樣的能人？」

王彩雲道：「如是我爹在此，他老人家必會知道，我不知道，不過我聽爹說過天下各門各派的毒，如太行千毒谷的毒最霸道，四川唐門的毒最陰，苗疆則以蠱毒爲最，南海也有一種毒，來自海底毒蛇提煉的蝕心毒！」

玄小龍道：「那麼，這種毒會是甚麼人使的？」

王彩雲搖頭了！

* * *

楊九子能坐直身子了，大家爲他慶幸，石敢當咬牙切齒道：「姓丘的以爲必毒害了少幫主，他怎麼想得到，他的這條毒計成了泡影，嘿……」

於是，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又走回大艙中了！

石敢當立刻調兵遣將，他把陸上人馬也加强，除了張冠六位舵主之外，另有睢寧分舵的三十多兄弟，石敢當再抽調三十名兄弟配合，那已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了！

石敢當把陸上的指揮權交由張冠負責，只因爲張冠不但武功高，而且這一帶他也最熟悉！

陸上分舵的另外多位舵主有分配，每人身邊分配十人爲一小隊，相互支援，交互掩護，他們的目標便是攻入總舵大宅中！

至於河面上船隊，分由水上分舵與幾位大把頭負責，這是最重要的一環，只因爲姓丘的早把大船與快船集中在淮上湖面，那才是決戰的地方！

要知大龍幫往日鼎盛時期，人員近千，如今石敢當這面也只不過兩百人尚不到，明日之戰，石敢當諸人心中有數，他們必需以一當十才有把握取勝！

* * *

河面上傳來牛角號，嗚嘟嗚嘟連着吹，四更天剛到，大船近岸靠，石敢當與幾位船把頭，大夥送玄小龍與王彩雲上了岸！

這時候岸上早備有一輛大車，趕大車的不是別人，乃是與楊九子交情深厚的崔老十！

崔老十與楊九子兩人均是大龍幫的老人，昨日楊九子尚幸未被毒死，崔老十第一個就火大了！

崔老十請纓，要爲楊九子報仇，却被石敢當派他爲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趕大車！

大車停在河岸邊，兩匹快馬早已套妥當！

玄小龍沒上車先回身衝着石敢當等重重抱拳道：「各位大叔，咱們這幾個月的努力，無他，就在此一戰了，是個甚麼樣的結局，那得看咱們的決心了，大龍幫不是玄家的大龍幫，大龍幫是咱們大家的，我祝福各位了！」

他說完便上了大車，王彩雲早已坐在車內了！

玄小龍拍拍崔老十，道：「咱們走啦！」

「得」的一聲吼叱，兩匹快馬拖着大車便往大道上奔馳而去，刹時消失在黑暗中了！

這裡，石敢當一聲吼！

「兄弟們，咱們等待的就是今天！」

他踮起脚來看附近，又吼叫了！

「張冠呢？」

有人在岸邊回應：「張冠在此！」

石敢當道：「你們可以上路了，各位，馬到成功呀！」

「馬到成功！」大伙齊聲吆喝！

只見黑暗中一行人出發了，仔細看過去，除了張冠、卓飛等六位陸上舵主之外，每人更帶了十位勇敢善戰的兄弟隨行，這在此刻也算是個不小的力量了！

* * *

河面上的船隊移動了！

誰也聽不到任何聲音，沒有牛角號，也沒有尖銳的口哨聲，便人們的嘴巴也閉上了，無他，這是去偷襲，下半夜的偷襲，當然不能出聲音！

各船早已議妥了，一旦航行，燈火管制！

河面上，只見一團團的大小黑影在移動，直往淮上那個湖面移動着，光景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搏鬥，就要在拂曉時候展開了！

* * *

王彩雲掀起車簾子抬頭去看天，她指着北斗七星對玄小龍道：「天快亮了，七星西偏把朝中天吶！」

這是天象，玄小龍知道師妹懂

得這些。

趕大車的崔老十道：「王姑娘，再走三里就到大龍坡了！」

玄小龍道：「小時候我記得有條大道直通大龍坡！」

一笑，崔老十道：「少幫主，我不說你怕是不知道，幾年前老幫主爲了方便上坡頂祭告天地，更在坡頂立了個廟，供的就是龍王爺，老幫主說過，大龍幫的由來就是因爲這大龍坡風水好，咱們大龍幫才興旺發達！」

他抽鞭趕馬催着往前馳，一邊又道：「自從立了廟以後，又開了一條大道，盤了兩盤半繞上大龍坡頂！」

玄小龍道：「大車也可以上坡頂了呀！」

崔老十道：「坡上面也可以搭戲台唱野台戲吶！」

玄小龍道：「我以爲還是我小時候一樣，只有小路通坡頂！」

王彩雲道：「咱們就坐着大車上去吧！」

玄小龍道：「不但坐車上去，而且咱們去了以後就坐在大車上不出去，看清敵人的一切勾當再說！」

王彩雲道：「師兄，這個決鬥，一開始敵人就在使手段了，所以咱們今早赴約，必需要特別注意，步步小心，半點大意不得！」

玄小龍道：「師妹，爲了我爹，爲了大龍幫近千的兄弟們，咱們今天必須勝，絕不能輸！」

王彩雲道：「昨日楊九子中的毒，我以爲丘泰來必已請來高手助陣，這個人不知甚麼來頭！」

忽聽崔老十道：「少幫主、王姑娘，開始上坡了！」

隨之就覺得大車往上翹起，崔老十皮鞭子撩在半空「叭叭叭」的連聲響！

玄小龍道：「崔叔呀，到了坡頂收住馬韁繩，你甚麼也別問，更是坐在車轅上別下地！」

崔老十道：「少幫主交代，崔老十照辦，只不過少幫主與王姑娘二位千萬要小心了！」

只見大車在大龍坡繞了兩遍「之」字形方向，立刻問到了大龍坡上面！

大龍坡已被美化過，有一條五丈長的大道，兩邊種的是大樹，路的那端連着場子，再往場子的那面看過去，一間大廟孤零零的在坡邊！

場子上擺了個怪祭壇在中央，妙的是圍繞着祭壇各有三丈距離，八名少女站在花盆前！

只見這八名少女似天仙，每個人的手中一把剪，那麼優雅的在修剪着盆中的花枝！

大車在場邊停下來，很靜，東方剛露魚肚白！

突然，嘩郎郎之聲傳來，祭壇上出現一個白鬍老道人，只見他左手銅鈴連着搖，繞着祭壇直轉動！

別的老道是桃木劍，這位老道手中有一把精鋼劍！

鈴聲響起來，八名少女便舞動着手中剪刀繞着花盆舞起來，對於大車的到來，她們渾然不覺！

就在一陣鈴聲中，祭壇上的白鬍老道忽的一聲粗重的沉吼：「玄小龍，還不下車走過來！」

大車中，王彩雲低聲對玄小龍，道：「小龍哥，咱們的運氣不錯呀！」

玄小龍道：「怎麼說？」

王彩雲道：「咱們坐的這大車太有用了！」

玄小龍道：「那老道在叫陣了，這大車有甚麼用？」

王彩雲道：「先把這解毒丸含在口中！」

王彩雲不但把一粒解毒丸塞入玄小龍口中，而且也暗中把一粒解毒丸拋入自己口中，她對崔老十又道：「崔叔呀，你也含一粒！」

崔老十早對這王彩雲佩服得五體投地，聞言接過一粒解毒丸放入口中！

王彩雲道：「你們怎麼會知道，那八盆花含有劇毒，如果我猜得不錯，此老道必是來自太行山千毒谷！」

她再看看場上，又道：「八個女子都非泛泛之輩，一旦進入花毒陣中，她們就如同幽靈一般，會突然在你面前出現，等到發覺，早已着了她們的暗算！」

她對崔老十道：「崔叔，你下車去吧，站得遠遠的別過來！」

崔老十道：「我爲二位趕大車呀！」

王彩雲道：「我來趕大車！」

崔老十道：「姑娘也會趕大車？」

一笑，王彩雲道：「我由塞外來，騎馬趕車當然會，快下去吧！」

崔老十一聽，放心的下了車，他退到幾丈遠就不退了，因爲這種場面不看可惜！

* * *

祭壇上，那老者又是幾聲吼叱！

「喂，玄小龍，你既來了，就該大大方方的走下車來，同你家太行千毒谷主，長生道人司馬修決一死戰，此刻爲何當縮頭烏龜！」

王彩雲取出一紙人來，巧妙的貼在玄小龍的身上，道：「小龍哥，且先逗逗這老道，果然被我猜中了，他來自太行山千毒谷！」

玄小龍道：「師妹，妳小心了！」

王彩雲掀起車帘，輕妙的坐在車轅上了！

王彩雲的出現，令那祭壇上的司馬修猛的一瞪眼，他遠遠的叱道：「那玄小龍爲甚麼不出來？」

王彩雲叱道：「老道，你明知故問呀！」

司馬修高聲道：「怎麼說？」

王彩雲道：「都是你那坑人的手段，你如此年紀，心腸仍然狠毒，那下的戰表上竟然塗了劇毒！」

司馬修大叫：「他人呢？死了嗎？」

王彩雲道：「你可惡啊，我要殺了你！」

她這是聲嘶力竭的一聲大叫，却引得祭壇上的司馬修哈哈狂笑！

「死了，死了呀，哈……」

「哈……」

這笑聲來自大龍廟，廟門開處，只見走出一個人來，那是個黑臉年輕人！

是的，「黑面金剛」丘占魁大搖大擺拉門而出！

丘占魁站在台階上，他戟指對面遠處的大車，得意的笑道：「玄小龍那小子果然中毒死了，哈……只有妳這女人沒死，但也離死不遠了！」

王彩雲大怒，叱道：「是你這黑狗，你爹呢？你爹約鬥，爲何他不來？」

丘占魁道：「既然玄小龍已死，還約鬥甚麼？妳若識相，下車來投降吧，我會收留妳的，哈……」

王彩雲道：「你不配！」

丘占魁對祭壇上的老道道：「司馬道爺，活捉最好！」

司馬修大聲道：「如果她聰明，如果她入陣以後不反抗，我留她不死！」

他又對王彩雲道：「你這女子，還不快來受死，坐在車上囉囉嗦嗦，令人不耐！」

王彩雲叱道：「丘泰來不來，我同何人決鬥？」

司馬修道：「難道妳打算藉故再溜回頭？」

王彩雲道：「你以爲我會回頭嗎？」

她又對正自得意的丘占魁道：「姓丘的，我問你，你們把玄老幫主藏在甚麼地方了？」

丘占魁更是得意的笑道：「玄小龍已死，玄劫更沒指望了，妳也沒指望了，還問這些做甚麼？」

王彩雲道：「今天既是攤開來拚殺，你何不大方的告訴我，玄老幫主怎麼樣了？」

丘占魁大吼：「妳去猜吧！」

王彩雲回吼：「我不猜，我要你說我來！」

丘占魁道：「我說他死了，妳相信嗎？我說他沒死，妳相信嗎？只有妳跟了我，妳終會知道玄劫的生死！」

王彩雲大怒，叱道：「死到臨頭不忘色，你等着挨殺吧！」

丘占魁大聲叫喊：「司馬道爺呀，活捉銀子我加倍！」

司馬修已厲叱道：「王彩雲，妳休賴在車上不下來，還不快來！」

他手上的銅鈴又搖起來，三張符紙也燒着了，只見場子上八名美女舞得更加快速了！

王彩雲坐在車轅上就是不下地！

她却又呵呵笑的道：「她們跳的這是甚麼舞呀，挺好看的，我要看她們跳完舞再下車！」

司馬修一聽火來了！

美女跳舞爲的是誘人入陣，然後刺殺，豈能無止境的跳個沒完沒了！

「休得胡言，難道不想想你們河面上的船了嗎？」

他這是逼不得已的把這話吐出來！

果然，車內的玄小龍低聲道：「他說得對，咱們不能永遠把寶貴的時間耗在這裡！」

王彩雲低聲道：「小龍哥，我趕車直衝過這花毒陣，送你過去廟門前，你去搏殺丘占魁，我去修理那個玩毒坑人的司馬修！」

玄小龍道：「師妹多加小心了！」

王彩雲揚聲厲叱：「老道人，我來了！」

只見她大吼一聲抖起絲韁來，兩匹怒馬在她的催動下，那管他地上擺着花，那管他美女扭蛇腰，呼轟着便衝入花毒陣中了！

這個行動令祭壇上的司馬修驚怒吼叱不已！

「可惡啊，我的花，我的美人兒，我的……」

豈料車不往祭壇衝過來，繞個彎衝到了大龍廟的台階前！

丘占魁一聲大笑，道：「美人兒投懷送抱呀，丘大爺我照單收下了！」

丘占魁雖然如是說，手中的怪刀可也舉得高！

不料大車只在他的面前一晃而過，丘占魁大叫：「別走，陪丘大爺過幾招！」

他這話說着，頭也跟着大車瞧，忽的一條人影自大車後面閃出來，那人影宛如晨曦流星一般，閃到了丘占魁的面前！

丘占魁忍不住的一聲：「你……」

「噢！」他的這聲嗥叫聲響徹了整個大龍坡，立刻間，有個怒漢自

廟中衝出來了！

隨這怒漢的身後面，四名黑衣殺手也來了！

原來大龍廟中還藏了殺手！

細看那怒漢，不是別人，乃大龍幫的大掌舵，「大摔碑」石沖是也！

石沖衝出來，想救丘占魁已晚了一步！

石沖見丘占魁雙手按住肚皮，臉色已灰而口吐鮮血，立刻扶住他，道：「少主，忍着，忍着！」

他又對四名殺手大吼：「殺了他！」

玄小龍拔出長劍，劍尖上在滴血，四個殺手奔上來，大吼一聲：「殺！」

四個殺手豁上了，丘占魁中劍活不成，他們四人就別想回去了！

石沖急急的抱起丘占魁往大龍廟中走，只走到門邊他吼叫了！

「少主！」

原來他發現丘占魁已斷氣了！

忿怒的抛下丘占魁，石沖舉着雙臂咯咯响，他一步步的逼向正在狂殺中的玄小龍！

玄小龍發覺這四名黑衣殺手的功夫不亞於淮上五虎五個人，他正自思忖如何應付，忽見石沖過來，玄小龍心中一緊，他不再猶豫的厲叱一聲：「修羅殺！」

好一道極光流芒自空中盤旋而來，玄小龍的人已隨之騰起三丈高下，就聽下面發出吭叱之聲，鮮血已在狂標飛濺！

石沖就在這時候到了玄小龍的面前下方了！

「大摔碑」石沖一聲厲吼：「好個奸詐小子，你原來沒被毒死，却來個將計就計暗藏在大車內呀！」

玄小龍半空中忽起忽落間單足點在剛剛挨劍倒下的那殺手頭上，一個勁旋，閃過石沖那開碑一掌，也掌如飛的迎上去！

玄小龍的長劍封住了另外三人的利刀，就聽得三聲辟啪，打得石沖吐出一口鮮血來！

玄小龍一個大旋身直往空中旋去，看上去宛如龍捲風，那三個殺手立刻三把刀交叉指向空中的玄小龍！

這一刻，石沖也大吼一聲，雙掌推舉，吐氣開聲，一股子勁氣阻住了玄小龍的空中去路！

玄小龍左臂急甩，右手長劍側身橫掃，狂吼如龍吟般：「殺！」

「噢！」

「轟！」

「唔！」

這幾聲如同一次發出來，玄小龍的身子直往斜處滾翻，撞在廟前台階上，左臂已失了知覺！

那長劍入肉之聲，有個殺手的半張臉不見了，疼得這人握刀捂臉狂奔而去，那鮮血一路濺在地上，如同在下着一場血雨！

石沖一招震得玄小龍撞落在地，他跨過兩個殺手，一團烏雲也似的抖着雙掌直往玄小龍擊去！

玄小龍見這石沖不要命的撲來，還咬牙冷笑，心中忿怒已極！

原來這石沖原是大龍幫他爹身邊的老部下，却爲了爭奪副幫主之位，藉機會投靠丘泰來父子，玄小龍早就要收拾石沖了！

此刻，他見石沖飛身撲來，他不再呼喊，暗中咬牙，忽的平飛而上，雙手舉劍，修羅劍中一招「天外飛虹」就聽「颯」聲起處，玄小龍的長劍已穿入石沖的肚皮自背後透心而出！

兩把利刀便在這時候殺到了！

玄小龍不及拔劍出來，他抛劍後躍，修羅神掌立刻使出救命怪招「鎖龍手」！

只見他右手巧妙的扣住一人的右腕，打橫撥開另一人砍來的利刀！

就在「噹」聲起處，玄小龍已把那人摔在三丈外！

石沖把個身子往上挺，玄小龍伸手自石沖的肚皮上拔出長劍！

那名殺手見玄小龍厲害，他打算逃，但玄小龍已發出厲叱！打横攔住那名殺手！

「你逃不掉了！」

那名殺手忽然抛刀滾向玄小龍，一路地堂刀殺出一片銳芒來，凶殘的厲叫：「殺！」

玄小龍冷笑一聲，長劍下擊中抖出一道流芒，只聽一聲尖嘷，「叭」的一聲，一條斷臂掉在地，那人已痛得滾在地上和着一地鮮血染滿了大片黃土地！

玄小龍仗劍逼向被他摔在台階邊的那名殺手，叱道：「丘泰來在甚麼地方？」

那人已失人性，聞言一聲咒駡：「在你娘的床上呐，兒！」

「噢！」

「哦！」

玄小龍不留情，聞言不再猶豫，一劍掃過這人的脖子，立刻把這人殺死在丘占魁的屍體一邊！

玄小龍的左臂痲痛，他以眞力去阻那石沖一擊，却是因那石沖有開碑之力，玄小龍一時間難以提起他的左臂！

此刻，令他吃驚的事發生了！

場子上的陣式被馬車踐踏得花碎人散，八個女子閃到了祭壇後方！

兩匹拉車的健馬却已死在場上了！

仔細看去，兩匹健馬口吐黑沫，顯然中毒而死！

原來那花毒陣中不但花有毒，便是地上也洒了毒，人若走入陣

中，便是不殺也會中毒而亡！

馬匹也免不了中毒，在繞圈奔馳中，兩匹健馬忍不住的相繼倒斃！

玄小龍見師妹王彩雲正在祭壇上與那長生道人司馬修殺得慘烈，立刻仗劍奔去！

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早已先服了天山雪蓮解毒丸，自是不怕甚麼劇毒！

祭壇上拚鬥的司馬修仗劍抖袖與王彩雲殺得緊張，玄小龍已過來了！

司馬修大聲一個口哨，嚄，祭壇後的八名美女立刻發動了！

這八名美女有怪招，一上來，八人穿梭在玄小龍四週，看上去宛似羣星拱月！

玄小龍眞不便向這些美女下手段，他舞劍繞身護住，心中可也發了急！

不料八名美女繞了幾圈有動作，她們的紗衫在脫，每脫一件，便往玄小龍抛去，看上去如同彩雲罩頂！

玄小龍更不知如何下手，當那些紗衫罩過來，他也只能錯身疾閃，却也聞到一股怪怪的香味！

玄小龍怎知那是另一種花毒之香，如果不是他曾服了「天山雪蓮解毒丸」，只怕早已倒斃在地上了！

於是，又見八名美女在繞奔中再脫短衫，眼看着每人只餘下一件小褻衣了！

玄小龍見這光景，也自驚訝不已，就在這時候，忽見八名美女雲髻鬆散，長髮飛飄，在她們抛了短衫仍不見玄小龍摔倒在地，一個個拔下了頭上銀簪，玄小龍見這光景，立刻明白這八個女子抛完衣衫，要對他施打暗器了！

玄小龍不等八名美女發動，大吼一聲，長劍疾掃，這時候他那痲木的左臂也靈活起來！

修羅劍與修羅神掌刹時便展開來！

先是左右兩面打來的飛簪被他掌劍拍落，迎面又是一支飛簪射到，玄小龍忿怒的大吼一聲！

「殺！」

他忽然明白過來，他如果不對這些美女下狠手，他就無法脫身！

玄小龍最擔心的還是祭壇上，師妹正同那個白髮老道狠鬥在一起！

玄小龍的修羅殺招使出來了！

只見一片毫芒迸射開來，迎面一個美女那麼白嫩的胸脯已標濺出鮮血來！

「哎唷！」

噗通一聲，那女的已倒在血泊中了！

玄小龍雖然殺了一個美女，另外七八人不但不閃逃，反而發一聲喊往他狂撲而上了！

玄小龍大怒，掄動長劍，劍削掌劈，立刻間七個美女也倒下去了！

七個之中還有兩人沒斷氣，但却衝着玄小龍露出十分怨毒的眸芒！

玄小龍不看，抬頭發現祭壇之上雲霧不散，那白髮老道司馬修白髮飛揚，舉着一支精鋼劍盡在半空之中虛幻不實的左劈右指，口中還唸唸有詞！

再看王彩雲，也是虛空舞動雙袖在雲霧中，她的神色木然，顯然已使盡了力氣！

王彩雲的額上汗珠子一顆顆的往下面滴，光景已是汗濕羅衫了！

玄小龍一見這光景，不由大怒，再看那祭壇，乃是由四張方桌所拼湊，桌上再放神桌，那地方怎能上去搏殺比鬥。

玄小龍一聲怒叱：「師妹，小心了！」

隨着他的這一聲喝叫，只聽幾聲辟啪响起，那祭壇已被玄小龍足踢掌劈的打翻，那神幡、法器，香案上的零件，在煙灰飛飄中散落一地！

就在這時候，王彩雲一聲大叫！

「師兄小心！」

玄小龍仗劍側身，黃影閃掠而來，司馬修的精鋼劍已當頭劈來！

果然，司馬修厲叱：「你敢毀道爺的神壇！」

玄小龍冷笑道：「我已殺了你的美女花毒陣了，毀你神壇又怎樣！」

司馬修收劍低頭看，果然地上死了他的八美人！

司馬修忽的大哭，聲驚神鬼！

猛古丁，司馬修改哭爲叫，叫聲刺耳！

「小子啊，我要把你碎屍萬段！」

他一步步的往玄小龍逼去，臉上忽綠忽藍，陰陽怪氣的足踏七星步子。

王彩雲却冷笑道：「七星捉妖步，有甚麼好唬人的！」

司馬修忽的回頭道：「妳怎知老道這步子是七星捉妖步，妳師父是誰？」

王彩雲道：「別問了，已經拚命流血了，還有甚麼交情可言！」

司馬修一聲冷叱：「我殺了妳這妖女！」

不料他剛撲近王彩雲，王彩雲已騰空而起，半空中雙袖飛舞，直往老道的劍上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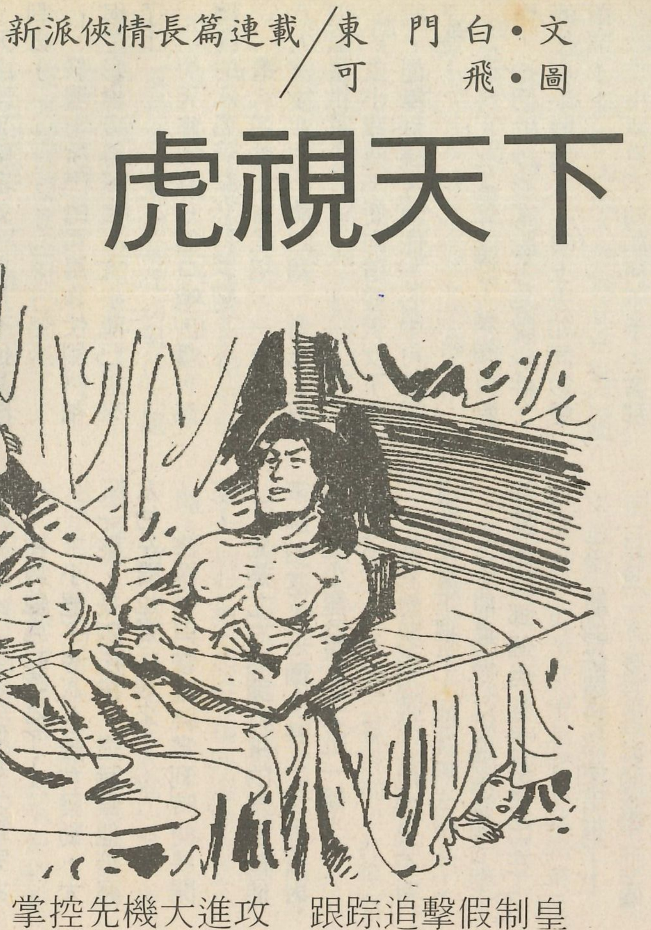
玄小龍便在這時候出劍了！

（未完・卌二）

上文提要： 婁梅利用火器襲擊幪面人，幪面人帶着傷却一心要刺死婁梅，因爲婁梅已認出他不是眞正的「雙龍頭」錢大經，因之要殺她滅口，幸好她被另一幪面人救出。以白倫爲首的白道之人對昔年的案子誓要深究，以恢復洪門數百年來的聲威，於是分派人手，決定在下一次行動中生擒假「制皇」假錢大經及錢起……

虎視天下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文・東門白　圖・可飛



制皇假撃追踪跟　攻進大機先控掌

三更不到，眾人到了洪幫附近，已見幫內有火光冒起，且有喊殺及兵器交擊聲，眾人分三個方向前進，發現翁仲這邊的人也都幪了面。

因爲至少錢氏姊妹，二人是不能不幪面的。

洪幫平常看來人手不多，但一旦有事，能在半個時辰之內召來一兩百人之眾，現在幫內能打能拚的就有兩百人以上。

白倫等人自然是要儘快找到「雙龍頭」及「龍頭」。

但數百人在捉對拚搏，要找「雙龍頭」也很難。

有幾處房屋起火，家丁在救火。

和洪幫中人捉對拚殺的就是「嵊泗居士」翁仲的人都蒙了面，翁仲的人總計也不到百十人，當然不是他全部的實力。

此刻負責生擒錢起的白殿卿和郭香也沒有找到錢起，副龍頭以下的內外八堂中高手都到齊了。

當然，洪門除地位顯赫的內、外八堂人物，另有「聖賢」、「恆候」、「披紅」、「插花」、「金鳳」、「紅旗」、「黑旗」、「藍旗」、「執法」、「青剛」、「巡風」、「巡山」、「鎮山」、「花冠」、「銀鳳」、「賢牌」、「白旗」及「八德」等。

另有所謂「九排」：「江口」、「守口」及「檢口」等職位。

另有「十排」是轅門官，專司報告。總之，仍有等而下之的職位，無暇一一備述，因爲洪門組織龐大，不龐大也無法在全國佈下一張巨網。

在最巔峯狀態下，南七北六一十三省，任何一個堂發生事故，都能很快傳遍全國，眞正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由於白倫和小龍這一撥人的參與，洪門中人有點招架不住，他們不知這些人的來路。翁仲等人也是不知。

但洪門中人陸續由四面八方接獲召集令而趕來的還在繼續中。

小松這工夫發現一個蒙面婦人很像她的母親，立刻奔上前去，此刻這蒙面婦人正和洪門二人在搏殺。

有位內八堂的人道：「相信這位不是二小姐也是三小姐，快改變矛頭對外吧！別作下親痛仇快的事。」

這婦人不出聲。

小松接近，以「蟻語蝶音」叫了一聲「娘」。

這婦人微震一下，並沒回應。似乎沒聽到或者表示她不是小松的娘。

小松又叫了兩聲，仍是如此，小松道：「娘，有了另外一個男

人，連女兒都不要了？娘，妳太狠毒了！」

這婦人仍不出聲。

「娘，爹請白前輩整容，已恢復了十之七八，全都是爲了娘，您現在有甚麼理由拒絕爹呢？」

小松說得也許對，也許根本不對。

在目前，根本就不是康杰能不能恢復面貌的問題，而是她是過河卒子，只能前進無法後退。

因爲她已經作了背棄丈夫及女兒的事。

再回頭已經太遲了，所以她要大幹。

大幹的眞正目的，却並不是眞的要作「制皇」或「龍頭」而變成暴富，而是恨這假「制皇」和龍頭毀了她一生。

她早知「制皇」是假的，那是在她和翁仲有染後不久。

錢氏姊妹並不是至美的女人，但錢家姊妹却具有一般女人所缺乏的大家閨秀風範，而且魅力無限。

沒有魅力是不能算是美人的。

小松狠聲道：「娘，我和爹以妳爲恥……」

此刻白倫、婁梅和小龍三人找到了假「制皇」。

小龍亮劍撲上。

他此刻沉疴已癒，老前輩的如白倫、白殿卿和婁梅還送他不少的眞力，小龍已今非昔比了。軟劍如靈蛇電射疾噬，居然接下了假「制皇」五六招。

此刻白倫示意，叫婁梅暫勿出手。

小龍的絕症痊癒，感恩之心極深。

此刻他要爲諸老分憂，也算報恩。

他的劍招差不多還是以前那些招式，但威力相乘增加，這和病癒後信心恢復以及內力增加都有關連。

這位假「制皇」大爲驚異。

小龍這小子居然能接下他二十餘招而無顯著的敗象。

這眞是太可怕了。

但三十招以後，此人招術陡變。

在此陡變下，劍氣如牆，暗勁湧洶，小龍的軟劍已不容易攻進去了，於是婁梅撲上道：「老小子，今夜是你昇天歸位的大喜日子，我爲你準備了猪頭三牲，香蠟金箔，爲你舉行『告別式』！」

此人劍氣縱橫，加上一個婁梅，似乎並沒完全失去攻勢。

爲了生擒此人，白倫正要上，忽然出現了一個女蒙面人，揮劍接下了白倫，似乎論功力並不輸於白倫。

一般來說，凡是精於醫道的，武功未必高深。

白倫正是如此。

他一生苦研醫藥，廢寢忘食，不知中毒多少次（按古人嚐百草，中毒死亡者不計其數，才有今日之成就）。

要是他下的工夫是武功這方面的，自然是天下無敵了。

只不過他雖不比這女蒙面人高出多少，却是只高不低。

還有個林琴在一邊，一直在打量這個女蒙面人。

人都有私心，林琴又怎能例外？

她第一眼就看出，這女蒙面人就是母親秦杏。

可是此刻似乎別人都沒看出是她。

如她呼叫等於告訴別人這就是她的老娘。

她並非想助紂爲虐，僅是家醜不想外揚而已。

如今義父和母親鬥得不可開交，白倫已略佔了上風。

那邊小龍和婁梅雙戰「雙龍頭」，也不分上下。

林琴是個反應靈敏的姑娘，此刻却不知道該如何處理這場面。

那知白倫力貫劍身力砸三劍，把這女蒙面人震退兩大步，道：「看在妳晚輩份上，識相點，請便吧！」

林琴不由感激涕零，也汗顏無地。

她這才知道，人家義父早知她就是母親秦杏了。

秦杏一言不發退走。

林琴跟出此院，道：「娘……娘……」

秦杏不理，林琴又跟到另一院中，此院中似乎無人。

「娘，妳不要女兒了？」

「是妳這丫頭不要我們了！」

「你們？另一個是誰呀？」

秦杏自知失言，道：「妳不必管我。」

林琴道：「娘，您到這兒淌這渾水幹甚麼呀？」

秦杏道：「除非你能幫我對抗白倫和小龍他們。」

「娘，他們都是正人君子，爲甚麼要對付他們？」

「不必多問，他們和我們敵對，就是我們的仇人。」

「娘，你們是指誰？」林琴道：「娘，妳這樣不是像小松的媽媽了？」

「小松的媽媽怎麼樣？」

林琴不願多說，道：「娘，妳爲甚麼要幫『雙龍頭』？」

秦杏吶吶又止。

「娘，說嘛，我是妳的女兒呀！」

「女兒又有甚麼用？胳膊肘老

是往外彎!」

「娘，妳在外作甚麼事老是瞞着女兒，也不知道在玩甚麼花梢，女兒的事只好自己張羅，娘，我錯了嗎?」

秦杏不出聲。

「娘，我和小龍在一起也錯了嗎?」林琴道:「請告訴女兒，妳為、甚麼要幫洪幫對付我們?」

秦杏似乎還不想說穿。

這工夫忽然門外走進一人，道:「因為目前的『雙龍頭』不是眞的錢大經，而是昔年的黑道巨擘林莽!」

此言一出，林琴如中雷殛。

世上眞有這麼回事?自己的父親是黑道巨擘?而這大煞星又正好是男友(也可以說是未來的丈夫)的對頭?

林琴悲呼道:「娘，眞的是他?」

「是又怎樣?」

「無怪近幾個月來娘老是在這一帶兜來兜去了，原來……」

秦杏道:「丫頭，既知他是妳爹，你幫不幫他?」

林琴道:「娘，眞正的『雙龍頭』錢大經前輩呢?」

「妳管他那麼多?妳幫不幫，不幫就滾開!」

林琴淚下如雨，道:「娘，這就是妳對女兒說的話嗎?」

「對!妳爹是渾球，可是別忘了血濃於水。」

「不，娘，不能用『血濃於水』這句話去作壞事。」

「丫頭，算哩!由她去吧!我們回去看看。」

林琴大聲道:「是不是昔年爹殺了錢大經取而代之了?」她想起，錢大經果然像她爹林莽。

也可以說林莽很像錢大經。

秦杏道:「不是的，丫頭妳別胡說。」

「那錢大經是怎麼死的?」

「我怎麼知道，他要死誰能不讓他死?」

秦杏悲聲道:「妳太使人失望了，明知已經大錯特錯了，還不知回頭，妳可知雪裡埋屍是埋不久的?」

秦杏道:「管他，能埋一天就算一天，丫頭，如果有一天妳也嫁了這麼個丈夫，妳又能如何?大義滅親?那眞是冠冕堂皇的詞令，試問，又有幾個人能做到?」

白倫道:「如是你女兒林琴，她就能做得到，秦杏，近來妳在附近徘徊，老夫早知妳在想什麼了，妳和林莽以巨箭互通消息，又在墓地約見，結果他沒有去，却派了個部下去想宰了妳，妳居然還袒護他。」

林琴道:「義父，這事您為什麼不早告訴我?」

「早說又有什麼用?現在面對面事實俱在，她都不承認呢!」

「娘，昔年小龍的父親龍伯伯和小松之父康伯伯二人火併，是不是我爹林莽唆使由錢起挑撥的?」

白倫道:「八成如此。」

這工夫，門外湧進七八個洪門高手，不管他們是不是一伙的，圍住進攻，這是因為秦杏幪面，白倫和林琴也易了容。

洪幫中人把他們一視同仁。

甚至於把翁仲的人也當作他們一撥的了。

此刻錢起被白殿卿及郭香聯手攻擊，以錢起的深藏不露，這二人那會得手，甚至還落下風。

康杰率領一干年輕人和三四十個洪門中人搏殺。

翁仲和錢氏姊妹等人加上嵊泗列島上調來的百十人衆和對方的百十人厮殺，雙方已有傷亡之約三分之一了。

看來，翁仲和錢氏姊妹發難，事先準備不夠。

似沒能先在內部造成爆發性的混亂及傷亡。

現在看來，雙方(加上翁仲及白倫、小龍這邊的人)和洪門的力戰，乃是平手之局。因為洪門中人仍有人陸續趕來。

只是有一點，他們可能支持不久，那就是主要高手的攻擊，全集中在「雙龍頭」，「龍頭」及內八堂前三四名身上。

這壓力是空前絕後的。

婁梅、白倫、郭香和小龍都是一流高手。

尤其是小龍，大病初癒，信心十足，這幾年來因病魔纏身，內力不繼，力不從心所積壓之鬱氣，一旦可以抒發出來，這股銳氣勢不可擋。

光是一個小龍，林莽就得全神來應付。

何況還有個婁梅。

只不過，這老賊也很了得，二人聯手要想制服他還差一截子。

錢起此刻也佔了上風，把白殿卿和郭香逼得團團轉。而康杰和一干年輕人應付近兩百個洪門中人，眞有擋不勝擋，殺不勝殺的感受。

因為洪門的人還在繼續增加。

倒下的沒有增加的多。

加之洪門又增加了別的幫手人物，如「三姑」中的「鳩面姑」崔紅和「六婆」中「三手婆」巫媚娘，而「收生送死」的苗金枝也到了。

小龍和白倫這邊却只到了「嶺南五虎」譚氏兄弟，而「翻天手」熊光，乃是林莽的朋友，當然也到了。

這場血搏由二更天開始直到四更，已是死傷累累，遍地傷殘，哀

嚎不已，火頭又起了幾處，照耀得如同白晝。

翁仲的人已死傷過半，鍾華也負傷幾處。

錢氏二姊妹和她們的心腹，也有數人傷亡。

情況似乎對翁仲及白倫這兩邊都不利，但是，洪門要想重創這兩撥人的精英，也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此刻小龍和婁梅暫退，張望自己的人，翁仲忽然撲向林莽。這二人力接三招，不分軒輊高下。

這二人誰也沒佔誰便宜。

因為二人都已拚了約兩百招以上。

小龍和婁梅立刻去協助康杰父女及一干年輕人殺入洪幫人羣之中，眞有如虎入羊羣，所向披靡。

將近五更時，小龍再次協助白殿卿和郭香對付錢起。

至於白倫和林琴，則雙戰「翻天手」熊光。

這老小子的功力幾乎和林莽差不多。

白、林二人聯手，並沒佔到太大的便宜。

加之此老賊剛來，尚有充沛的體力。

白倫忽然引吭大聲道:「老夫白倫，要對洪門朋友們說幾句話，希望朋友們不要再認賊作父，繼續受他們役使了。」

喊殺之聲略斂，顯然有很多人在聽他說話。

白倫大聲道:「洪門『雙龍頭』本是一代奇俠及武林耆宿錢大經，其二女及二婿領導羣倫，但被黑道巨擘林莽所覬覦，由於林莽的外貌極像錢大經，於是林由其得力助手協助向錢施襲，殺了錢大經而代之。」

四週一片嘩然。

白倫續道:「錢起本名馬雲，本是巨賊林莽的死士，所以錢大經遇害後，錢起挑起龍玉和康杰火併，而暗中各個擊破。

「於是龍玉傷重失踪，大半死亡，大小姐也告失踪，康杰重傷，面目全非。罪魁賊首，就是林莽和錢起二人，也就是現在的『制皇』和『龍頭』。」

洪門兄弟個個怒目相向，但林莽却厲聲道:「別聽這老賊危言聳聽，他不過是想篡奪本幫數百年的基業而已，兄弟們，我們要誓死護幫。」

洪門兄弟疑信參半。

這是指內、外八堂以下的弟兄，他們有點相信。至於內、外八堂人物中他們高高在上，顯赫的地位得來不易，當然不願懷疑「雙龍頭」及「龍頭」的身份。

白倫續道:「至於錢起這賊子更不是東西，跟浪道人學了『房中術』，在外面弄了十來個女人，其中有水月庵六、七個尼姑，還有「百花閣」的紅姑娘梨花，以及幾個武林女子，結果事敗，突下殺手，十一個女人殺了八個滅口，各位若不信，一查便知。」

洪門兄弟又是一陣竊竊私語。

因為紙包不住火，有人已聽說錢起性喜酒色，有很多女人。

但也有人不信，以為是惡意中傷。

當然，也有一部份人內心信了，表面上却故作不信。

因為要在洪門中高居要津，不能得罪錢起。

因為錢起就等於錢大經(假的)，而「雙龍頭」也就等於「龍頭」，他們的確是兩位一體，密不可分。

沒有人看到或聽到錢大經(即林莽)曾責備過錢起，而且幫中之事不分鉅細，錢起都可以作主。

此刻林莽和錢起知不知道一大部份敵人是翁仲及其部下和兩個錢家的女兒呢?當然知道，這怎能瞞得了他們。

這麼一來，死心塌地效忠洪門的固然仍不在少數，動搖的却也不少，起碼已不像原先那麼力搏賣力了。

就在翁仲的百餘人傷亡過半，行將不支撤離時，他的部下又增援了一百五十人左右。

本來小龍這邊也有大半受傷。

如范通、柳談、小松、李靜芝等人都有輕傷，連婁梅和白殿卿都不能例外，可見搏殺之慘烈。

這麼一來，洪門就很快地支持不住了。

而且翁仲的手下到處放火。

林莽只好派出心腹到「洪閣」上把重要物件取走，不久，「洪閣」上也冒出了火苗，然後陷入火海。

「洪閣」付之一炬，對洪門兄弟的信心打擊至大。

但洪門是宇內第一大幫派，要征服他們並不容易。

幾次反撲，更增加了雙方的傷亡。

而白倫和小龍這邊更是形成了銅牆鐵壁，重要角色一個也不讓他們溜掉，這邊的人和翁仲那邊都要消滅目前的洪門主腦人物，有志一同。

只不過雙方的動機却完全不同。

小龍這邊可以說是為了復仇，使洪門恢復數百年前的正軌，使之成為反清復明，匡扶漢室的一線希望。

翁仲那邊却就不同了，他們完全是基於一種野心。

他們想統御天下武林，也想撈

錢發橫財。

他們的理由都是那麼單純，也是那麼强烈。

三方面都不會輕易罷手，一直殺到天亮。

洪幫仍有人三三五五的趕到加入搏殺。

白倫約的人手也陸續到了，其中有「怒山神君」鄒昌，「長白雙仙」金氏兄弟，還有一個是不說話就是打。

她就是「毒燕子」廖小雨。

這位三十出頭，丰姿綽約的小婦人，一出現就奔向林莽。

她和林莽間的仇恨，只有白倫和婁梅少數人知道。

當初林莽沒和秦杏交往之前就和廖小雨甚熟。

在廖小雨小產期間，又交上了秦杏。

廖小雨事後問罪，林莽老羞成怒，居然想殺之滅口，幸虧廖小雨的二位師父呼延第一及呼延第二聯手才驅走了林莽。

從此以後，林莽就失去踪跡，傳說是這樣的，男女間的事很難說。

很多人都以爲林莽的仇人太多，八成被人家做了。

但像呼延兄弟，廖小雨以及秦杏等有心人，却不以爲他死了。好人不長命，禍害一千年，他果然沒死。

廖小雨一聲不響，劍劍不離林莽的要害。

而現在圍攻林莽的人還有婁梅及小龍。

至於攻擊錢起的，仍是白殿卿和郭香，有時白倫或「嶺南五虎」譚氏兄弟也出手助之，到此，已確實看見林莽和錢起這些年來藏拙的情形了，尤其是錢起，身懷絕技。

如果不是使出了眞功夫，他們二人早在天未亮之前就被生擒了。

白倫交代，這邊要保存實力，主要是看他們雙方的苗頭，等於坐山觀虎鬥，不必太拚命。

翁仲本來就想以五百人衆打這次硬仗的。

他以爲洪門人手固多，但在一天內號召五百人，只怕沒有那麼容易，況且，他還派有狙擊殺手在半路上攔截，但他大半人手沒能及時趕到。

有很多洪門中人在半路上就被狙殺了。

就這樣，雙方都有增援，互有消長，白倫和小龍這邊負責監視洪門主腦人物，以防逃走。

整整地又拚了一整天，夜又來臨。

三方面的人都是筋疲力盡，但誰也不能罷手。洪門不肯把既得的利益拱手讓人，翁仲既已投入三百人衆，而且死傷過半，又豈能半途而廢。

白倫和小龍這邊，更是勢在必得，必欲得之而甘心。

那知就在人困馬乏之時，忽然又出現了三個幪面女人，有如從天而降，其中二人攻向廖小雨及白倫。

廖、白二人本是纏住林莽的。

這兩個突如其來的女人，一出手就是凌厲無匹的招式，冷不防之下，白、廖二人各受了點輕傷，被擊退三四步。

而其餘的人都在應付次要的高手。

至於三個突來的女幪面人之一，却奔向錢起。

此刻攻擊錢起的是康杰，冷不防這幪面女人施襲，康杰急起閃避招架，錢起忽然一鶴衝天上了屋面。

而林莽在兩個幪面女人突襲之下，他也鑽入屋中，追入時，已經不見了。小龍等人立刻分幾路去追這兩個人。

追人分派了四路，一路由白倫、林琴和小龍爲主往北，第二路由康杰率小松等年輕人往東，第三路由「嶺南五虎」譚氏兄弟負責往西。

第四路是婁梅、郭香和范通一道往南。

另外是呼延兄弟及廖小雨一道。

白倫邀來的友人如「長白雙仙」金氏兄弟及「怒山神君」鄒昌等，也都追出，奇的是沒有一路人馬找到林莽和錢起。

有人以爲一定是自秘密地道中逃走，或仍藏在地道之中。

可是生擒洪門外八堂中人逼問之下，又說沒有秘密地道。

婁梅和郭香私交不錯，二人都是不拘小節的女人，只是郭香比婁梅年輕約十七八歲，人品也比婁梅好。

他們三人往南追出十來里，已是二更稍過，由於婁梅的輕功比郭、范二人高些，已超前數十丈。

就在這時，郭、范二人發現了一條人影，頗似錢起。

也來不及通知婁梅，立刻暗暗跟踪。

但不久却把人追丟了，二人坐下歇息，郭香脫下鞋子道：「小弟，姐姐的脚好痛，這一天一夜力搏，眞夠受的。」

「姐，我爲妳按摩一下好不？」

「這……這多不好意思。」

「姐，我不在乎，姐姐在乎？」

「我在乎什麼？只怕人家說我專找年輕人。」

「姐，不瞞妳說，我比較喜歡成熟的女人。」

郭香道：「只怕姐姐成熟過了火吧！」

「姐，小弟喜歡就行了。」

郭香沒說什麼，伸出脚讓他爲她按摩推拿。

郭香二十八九，正是女人發育最飽和，人生經驗也最豐富之時，她以爲白倫不反對她和小范一起，就有成全之意。

只要她不把小范當作玩物，白倫就不會反對，別人也不會閒話，她喜歡小范，是因爲她知道小范的身體有過人的長處，當然也喜歡他的單純。

就在這時，忽然隱隱聽到兩個婦人交談的聲音。

聲音很小，但因是深夜又是順風，大致可以聽到一些。

其中聲音較粗的女人道：「林莽做夢也想不到有此內亂。」

另一聲音較細的道：「他早該想到，錢氏兩姊妹留在幫內，紙包不住火，難道她們連自己的父親也認不出來？」

粗聲的道：「要不是翁仲那個老賊，她們姊妹兩人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造反，不過也不必發愁，事情不會太糟。」

「姐姐是說洪門不會垮？」

「垮？笑話！俗語說，百足之蟲，死而不殭。況洪幫全國分堂密佈，成員成千上萬，那麼容易就垮了？」

「姐，秦杏這個老東西很討厭。」

「小妹，我當然也討厭她，只不過她是林莽的原配，她沒有排擠咱們，已經很不錯了。小妹，認了吧！」

郭香和小范立刻伏在大石後草中，眼見兩個女人併肩走過，居然就是剛才三個救林莽及錢起的幪面女人之二，另一幪面女人是不是秦杏？有此可能。

二女走過之後，小范道：「香姐，我們跟上去，能踩上這兩個女人的脚印，可能會找到林莽或錢起。」

郭香道：「但要特別小心。」

「聽口氣這二人是找林莽的女人。」

「八成是……」

「秦杏眞傻，還袒護林莽那老賊呢！」

「男女間的事很難說。」兩人遠遠跟着，不敢太近，因爲不久前在洪幫中親眼看到，這兩個女人身手了得。

以郭香和小范兩人的實力來說，應付一個也未必有把握。

可惜婁梅不在，要不然三個人那就好得多了。

二人跟出二三里路，眼見二人進入一個小鎭。

也許是一個較大的村莊吧，小范道：「香姐，只怕找不到她們了，這村莊至少有一百多戶人家。」

「找找看，這種人棲息之所，應和一般百姓不同。」

的確，二人找了不到半個時辰，就找到了一幢兩進的宅子，所謂兩進，就是兩個四合房加起來那麼大。

他們以爲這兒必是洪門的一個秘密聯絡站甚麼的。

但是，宅中居然沒有人。

既然沒有人，兩個主臥室內的設備却十分講究而豪華。

郭香道：「看到了沒有？鄉下人不會住這麼豪華的住宅，但却沒有找到任何和洪幫有關的文字或其他証物。」

就在這時，院中忽然有五七個人談話聲。

二人猛吃一驚，自屋內窗縫中望出去，居然是內八堂的人物，爲首的是「執堂」的廖天祥、「坐堂」馮大奎、「禮堂」林兆基。其餘是「巡山」及「巡風」等人物。

僅是這幾個內八堂中人二人就無法接下來。

只聞「坐堂」堂主在院中道：「請問屋內是『雙龍頭』還是『龍頭』大爺？」

小范不敢應一聲。

因爲他的聲音太嫩，但不應聲也不成，證明院中之人已知屋內有人。郭香含糊地道：「『制皇』！」

院中之人一聽是「制皇」，而且是女聲回答，就不再問了。因爲內八堂的人知道「雙龍頭」「制皇」有幾個女人。

在古代，皇上是自然可以有很多女人。

只不過富商巨賈也可以有不少的女人。

有很多女人只是証明這男人有辦法，似乎無人責備他玩弄女人，也沒有男女不平等這類的話，這些人不出聲，自去戒備。

小范和郭香在屋中走不了。

小范道：「香姐，怎麼辦？硬闖？」

「不成，我們兩人不是三個內八堂的敵手！」

「難不成永遠被困在此冒充『制皇』？」

「有何不可？目前又能如何？」

兩人目光一接，突然糾結在一起，對，此刻反正走不了，不如就冒充「制皇」，正在和女人幽會。相反地，如不玩這個，久久屋內無聲音（因爲二人不敢交談，以免被聽出口音），而引起懷疑。

如果兩人在作那事，在窗外覬覦的外八堂人物，就不敢入屋，因爲頭臉可以用被子遮起大半，在外看不清。

兩人心意相通，也由於早已彼此吸引，自然是水到渠成。

郭香沒有看錯，小范身負異稟，條件過人。

過來的女人是十分喜歡這種有優越條件男人的。

但是，還沒有達到圓滿境界，忽聞外院有人大聲道：「花、柳兩位人回來了……」

喊叫的人分明是「執堂」廖天祥。

這用意非常明顯，乃是故意讓屋中的「制皇」聽到，叫他提早把屋中的人設法弄走或藏起來。

當然，郭香和小范也知道這人的意思。

小范道：「香姐，現在是非闖不可了！」

「不成！」

「不闖也是死路！」

「不一定，你要見機行事，我在床下藏着。必要時我們連手合擊，弄死一個，再設法外溜，但不能衝。」

「香姐，妳要冒充林莽？」

「試試看！」

「這怎麼成？」

「也許成，這兩個女人都是林莽的人，一定會進來一個來，反正男女間的事，就是這樣，一進屋你別說話，上上看！」

「上上看？妳，妳要我……」

「對，這是爲了救命，我不會怪你。」

「被識破會死！」

「八成，因爲提起姓花和姓柳的，我想起了兩個心狠手辣的女人，一個是柳寒蟬，一個是花冷露。」

「怎麼？殺人不眨眼？」

「當然，所以你要表演，以自救爲第一要務，弄不好咱們兩人都要完，弄得好，你又會沾點便宜。」

「我和別的女人……香姐不吃醋？」

「這一點我還看得開，因爲這是生命攸關，你這麼作是爲了救命，我不但不會吃醋，還會感激你！」

「香姐，不行……」

「來不及了！記住，萬一事敗，我會出現施襲，但並不希望如此，因爲即使能施襲成功，也逃不出去。」

這工夫柳、花二女已來到門外。

郭香藏於床下。門外二女居然還在禮讓，柳寒蟬低聲道：「冷露，妳先進去吧！如他還有餘力，我再進去。」

花冷露道：「不，柳姐，應該妳先。」

「自己人客氣甚麼？老頭子有的是體力，誰先誰後還不是一樣。」

於是花冷露道：「柳姐，那我就不客氣了。」

門，輕輕地被推開。

屋內無燈，但隱隱可見一個男人躺在床上，且上身裸露在被外。

「林老頭……」花冷露往床邊一坐。

此刻如果郭香要下手，在床下只要伸出一手即可辦到。

但是，這是玩命，因爲殺了這一個仍然跑不了。

小范不敢出聲，就只有立刻貼上，一手攬她的腰，另一手就爲她脫衣，不論多麼精明的人，在此情況下，都不會理智，也不會有高度警覺心。

因爲她不可能想到有人在此冒充林莽。

小范倒也不是童男子，要是個雛兒，那可能立刻露出馬脚來。

原因是一個情場老手，風月健將，和一個童男子上床，一試便知，因爲處男和處女一樣，必然慌亂而失惜。

「老東西，你急甚麼呀！」花冷露自褪下衣，雙臂一圈，就把小范弄到馬上，然後放開四蹄馳騁起來。

文人把女人比作一匹馬，眞是匠心獨運。

一般的馬，騎者可以自由控制。

當然，也有烈馬連老手也控不了。

只不過小范是塊奇材，當然是男女方面的奇材。

他的條件奇好，而且耐久持時。

而他過去偶爾去逛逛窰子，由於條件優越，有些窰姐還倒貼他。

他此刻相信，林莽這老傢伙在床上一定不老。

要不然爲甚麼，花冷露說他今天不大靈光？

「老頭子，今兒個是怎麼哩？是不是一天一夜動手，體力消耗盡了？你過去可不是這麼差勁。」

小范不能不加點勁，也不能太生龍活虎。

總要符合林莽的身份。

他不知道，這女人會不會在事了之前發現是他？

按理說，她應該能感覺出來的。

第一，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的身體，肌膚有彈性，光澤膩滑，和一個近五十歲的人是絕對不同的。

其次，林莽在其他方面怎麼會完全和他一樣？

小范心中躭憂，花冷露却已經臣服了。

她嬌吁喘喘不動了，然後有氣無力地道：「蟬姐……輪到妳了……」

小范一聽，我的天，林莽何許人？莫非他的「房中術」比錢起更精博？聽口氣，二女是經常輪流侍候的。

他眞想宰了一個或者制住一個偷偷一溜。

當然如今是來不及了，因爲花冷露已下床穿衣，柳寒蟬毫不在乎地寬衣上了床。床下的郭香猛咬牙。

因爲小范是她的男人，是她看上的。

剛才好合到一半被她們撞散。

如今她却在床下聽小范連御兩匹跑馬，她幾乎擔心這張床會負荷不了「克察」一聲塌下來。

這一個更厲害，更狂熱，小范眞正體會到了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歲賽金錢豹的諺語。

更絕的是，花冷露坐在一邊椅上觀戰。

小范沒見過這樣大膽的女人。

而正在交戰的柳寒蟬也不在乎有人看戲。

正因爲如此，床下的郭香急出一身汗。

她此刻絕對不敢出手。

當小范和花冷露作這事時，由於柳寒蟬在門外等候，她還是不敢。總之看着聽着自己的男人和別的女人做這事，那滋味也只有身受者知道。

柳寒蟬並不想耗時太久，是不是顧慮到老林太累了？

大概不是。如是賢妻，今夜根本就不該和他玩這個。

柳寒蟬穿上褻衣，漠然道：「小子，你是甚麼人？」

小范不由魂飛天外。正要出手，穴道已被制。

郭香在床下不敢動。

她並非不顧小范，而是她此刻一動，兩個都要完。

也許還有機會，她要耐心地等候。

小范到此，不說也不成了，道：「我叫范通。」

「你怎麼會在這兒？」

「因爲追錢起等人，到此發現此屋，猜想必爲洪門的私宅，就在這時你們的內八堂兄弟已回……」

「你走不了哩？」

「不錯，接着，妳們二位也來了，我聽妳們交談，知是林莽的人，你們把我當林莽，我也只好把你們當……」

「當甚麼？」

「當我的女友。」

「你的女友是誰？」

「說出來妳們也不知道。」小范道：「莫非二位早知我不是林莽？却又先後和我作這件事？」

柳寒蟬道：「不錯。」

「甚麼時候曉得的？」

坐在一邊的花冷露道：「就是你爲我寬衣，你我膚肌相接之時，因爲一個未滿二十的男人肌膚有韌性。」

花冷露道：「而且在那種青春洋溢，活力無窮的動作中，怎麼會覺察不出來？那時我就以蟻語傳音告訴了柳姐姐，且和她商量，決定故作不知。」

「故……故作不知？」

「不錯。」

「林莽不是戴了綠頭巾了？」

「他和錢起一樣，到處都有女人，他不大在乎他的女人和別人，而我們也不願意爲他這種人守寡。」

一聽這口氣，這那有甚麼夫妻之情。

就算是一夜露水夫妻之情也沒有，聽起來這樣令人寒心。

男女間到了這地步，就形同陌路了。

郭香在床下心想，這兩個女人說這種話，難道也不怕林莽的部下聽到？其實那些人已經走了。

原來這兒確是洪門的秘密處所。

也算是「雙龍頭」及「龍頭」的落脚處，洪門遭此變故，內八堂的人必須回去處理現場，不需在此保護。

其實最大的原因是，這些內八堂的人物本來睜一眼閉一眼，不管雙龍頭及龍頭和女人的事。

但是，這是甚麼時候？

目前是生死存亡的關頭，洪門總堂大火，連「洪門」都一炬成灰了，部下不死即傷，元氣大傷。

在此檔口，「雙龍頭」居然還有興緻在此弄女人。

那些部下聽到屋中的淫樂之聲，一怒拂袖而去。

他們本是來聆聽「雙龍頭」教誨，指示機宜，如何重整旗鼓反擊的。他們看穿了一切，絕望至極。

小范道：「二位不怪我……」

「看在你小子很能使我們滿足份上，就饒了你，但要跟在我們身邊作我們的長隨，不過你放心，名義上是長隨，實際上只作那件事就成了！」

小范道：「林莽不會疑心？」

「就讓他疑心好了！」

花冷露道：「柳姐，林莽和錢起不會到這兒來，八成去了三十里外的分堂，咱們也餓了，我出去弄點吃的如何？」

「也好！請快去快回！」

花冷露出門而去，小范以爲這是脫身的好機會，忽然又摟住了柳寒蟬，這種女人需索無度，不由蕩

笑道：「怎麼？還有胃口？」

小范道：「我以為柳姐也許還沒有盡興。」

柳寒蟬道：「有一點！」

「柳姐上床，小弟再服侍效勞……」

柳寒蟬往床邊一坐，羅衫半解，小范也正在動手動脚時，忽然有隻手自床下伸出！疾點柳寒蟬兩腿上的「委中」「台陽」及「承筋穴」。這幾個穴道都在腿彎正中及附近。

重手點中，兩腿自膝以下就不會動了。

柳寒蟬大吃一驚。

她的雙膝以下不能動，上半身卻能動，立刻制住了小范的「乳根穴」，小范「蓬」然倒在地上。

但郭香卻自床下鑽了出來。

「妳……郭香？妳……妳怎麼會……」

這是柳寒蟬所絕對想不通的事。

郭香道：「總之，這是巧合，我們二人在此遇上洪門八堂的七八個人，不便出面，正好妳們二人就到了，我不能出面，只好由小范冒充林莽。沒想到妳們兩人裝糊塗而銷魂取樂一番，讓我在床下趴了近一個時辰！」

柳寒蟬道：「郭香，妳要放聽明！」

「怎麼說？」

「別以為我的膝下已不能動就以為我好欺負！」

「雖然不好欺，卻也沒有甚麼了不起。」

郭香解了小范的穴道，道：「為了使這件事神不知鬼不覺，我們要把妳帶走，也可作為交換俘虜的人質。」

柳寒蟬道：「只怕妳想得天真了些！」

郭香道：「妳以為我現在會怕妳？」

柳寒蟬道：「不信試試看。」

小范道：「香姐，我們要快走，不一會花冷露就回來了！」

郭香逼近要去點她的肩井穴，但柳寒蟬了得，反而疾點郭香的肘關節，小范助之，使柳寒蟬兩面受敵。

柳寒蟬道：「小范，有所謂一夜夫妻百日恩，剛才我曾和你有過夫妻的恩情，你忍心助她？」

小范道：「剛才和妳只是為了救命而玩票，談不上感情，而妳們也不會把我當作丈夫一樣地看待，我喜歡香姐。」

兩人再次攻上，那知柳寒蟬突然雙手齊揚，射出數道寒芒，兩人急閃，由於太近也太意外，各中一枚白骨釘。雖然都不是要害，卻都已受了傷。

為免她再次施放暗器，二人只好退出屋外，就在這時，二人聽到外院有聲音，八成是花冷露回來了。

兩人立刻自後面溜了，怕花、柳兩人追趕，急奔十里之外。

郭香道：「小范，我來看看你的傷。」

「香姐，不要緊，只是皮肉之傷，倒是妳……」

「我只是被射破了褲襠……」

小范要看，她沒有給他看，且為小范敷藥。

小范道：「香姐，今夜的事妳不會放在心上？」

「這怎麼會？況且又是我叫你那麼作的。」

「可是我總感覺對不起妳！」

「我們只是朋友，不是夫妻。」

「香姐，妳不以為我們未來也可能成為夫妻？」

「小弟，別忘了！我比你大了近十歲呀！」

「可是我不以為有甚麼不好。」

「不成，當我老態畢現時，你還年輕，這是不配的。」

「香姐，如果我不在乎呢？」

「小弟，將來你就在乎了，摟着一個比你大十歲的女人，總不是滋味，我不能自私自利而不管別人！」

「香姐，妳不要我了？」

「小范，姐姐可以交你這個朋友，你要就給，但不能談婚姻。」

「假如我請白前輩出面作媒呢？」

「小范，你那麼認真？」

小范抱住了她，以行動來表現。

郭香無法抗拒小范，因為他的條件太優越了。

要不，為甚麼連柳寒蟬花冷露那兩個女人都服了他？

＊　＊　＊

林琴的情緒很壞，因為她知道自己是黑道巨擘林莽的女兒，可能是殺死錢大經及龍玉兇手的女兒。

這叫她如何仍和小龍在一起？

小龍並沒輕視她，甚至怕她多心，盡可能不提這件事。

但越是不提，她越是難過。

因為其餘的人一旦談起洪門的事，就不由自主地大罵林莽老賊和錢起那陰賊，林琴聽了心如刀割。

小松呢，和她也差不多，衆小罵她的母親也很難聽。

儘管父母團圓，只不過母親的醜聞幾乎無人不知，衆小還親眼見過她和翁仲在車內狂蜂浪蝶的舉動。

所以小松和林琴同病相憐，走得很近。

（未完・十五）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